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石门开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 序 ·

寻找昨天

在我很小的时候，邻居住着一位独臂将军。空荡荡的袖管，使他肩头的将星更增添了神秘的光泽。

一次，我站在他脚边。仰起头，像仰望着一座高山。“你怎么只有一支胳膊？”

“被子弹咬去了。”

“子弹有牙吗？”

“当然有。”

将军的笑容灿烂极了，没有一丝阴影。

这也许就是我最初认识的昨天。

它使一个完整的人变成了残疾，也使一个普通的人变成了将军。

我说不清它究竟是残酷，还是仁慈。

当解放军出版社把创作长篇报告文学“解放石家庄”的选题交给我，我才有机会走进昨天的世界。

叩响一扇扇将军的门，用纤细的手推开他们记忆的窗；走进一家家图书馆、资料室，在浩瀚如沙的文字里淘金；来到不知换过多少茬士兵的连队，面对褪色的战旗，张开想象的翅膀；

漫步昔日铁马金戈的沙场，静静凝眸坠入山巅前那一轮燃烧的残阳，任思绪随风飘荡……

一个偶然的机，在 301 医院的高干病房里，我与一位陌生的老人邂逅。有人告诉我，他就是石家庄战役中 3 纵 7 旅的旅长易耀彩。想不到，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我悄悄地打量着他，满头青丝，精神矍铄，与我先前见到的那些老态龙钟的将军截然不同。老人笑着让我猜其年纪，我有意打了个埋伏，“大概不到 70 吧。”老人听罢，开怀大笑，笑声中荡出一种孩子般的满足和天真。

因我已买了出差的机票，于是约好，回来后就去采访。老人欣然应允。“我等着你，到时候一定给你好好摆摆龙门。”两个月后，我从外地返京，正准备去采访易耀彩将军时，却被一张报纸冻僵了步履——

刺目的黑框镶嵌着将军那张英武的脸庞，深邃的眼睛望着所有注视着他的人，微微绽开的嘴角似乎含着某种遗憾……他走得那么突然。

他把他的昨天带走了，他把他所知道的 7 旅带走了，带进了那个令人无法寻觅的黑框……

不停地奔波。

不停地采撷。

不停地面对报纸上那一个又一个刺目的黑框伫足长嗟。采访本变得越来越沉重，堆积在脑子里的却是一砣砣浓得化不开的色块。

这天夜里，我做了个梦。

那凝重的色块奇异般地化开了，变成了一幅画。我久久凝视着画卷，在

梦中寻找过去。

暮秋的阳光，不像夏天那样炽烈，也不像冬天那样惨淡。高耸入云的石家庄解放纪念碑，犹如一柄被战火锻造的利剑。疾驰的战马，“啾啾”嘶鸣着踏过历史的尘烟。骑兵高高扬起的披风，像胜利的旗。

我独自在纪念碑前沉思。

每一座纪念碑，都是一枚历史的书签。

但愿它能为我导航，驶向被漫漫迷雾包裹着的海洋。我把手轻轻放在光洁的大理石基座上。

它醒来。缓缓地转动头颅，让阳光扫过微微发涩的记忆。无声地和我交谈。

谈成功与失败。

谈毁灭与永恒。

谈昨天与今天。

谈战争与和平。

谈得好不投机。

忽然，一个稚声稚气的童音打断了我们的交谈。

“妈妈，这个人是不是佐罗？”一个胖胖的小男孩走过来，指着那尊青铜雕像。

“不是，那是解放军。”

“不对，就是佐罗！就是佐罗！”

年轻的妈妈不再言语。

我却从那童稚的话语中感到一阵莫名的苍凉。

不由得想起了发生在这个城市里的一件事。

公共汽车上，一个小偷被捉。

惶惶然，小偷丢开赃物，掏出匕首，朝着那宽阔的胸脯猛扎下去。

车厢里一片死寂。

几十名乘客（包括被窃的失主），全都悄悄地背过身去。英雄的血，在地板上溅开一片殷红，却始终未能唤醒那一车麻木的灵魂。

那汽车恰恰就从这纪念碑旁驶过。

我从纪念碑基座上走下来，走向与纪念碑紧紧相依的大石桥。弯曲的桥身使人想起老人的脊梁。

桥头，一个瘦瘦的中年人，正蹬着梯子，专心致志地往那刻好的字里抹金粉。

这座桥，已被列为石家庄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耀眼的阳光，铺在被金粉勾勒的字上，折射出一片灿灿的金黄。遗憾的是，参观的人少得可怜，其魅力远远比不上石家庄附近仿照《红楼梦》营建的宁国府和荣国府。

桥上的四尊石狮子，仿佛也因寂寞而显得无精打采。它们是那场战斗的见证。那伏尸喋血的场面，它们永远也忘不了。可是，似乎再没有谁想静下心来听听它们的话语。

从桥边走过的人，都步履匆匆，一张张脸上充满着梦想、期望、欢乐。

历史，被岁月冲淡了痕迹。

一辆公共汽车在离我不远的车站停下，我紧跑几步，跳了上去。我不知

道它的起点和终点，也不想打听。

窗口像流动的画廊，画面不停地扑过来，移开去，一幅又一幅。高耸的饭店。

繁华的街道。

恬淡的田园。

车轮在纵横交织的马路上旋转。

碾过闹市。

碾过郊野。碾过色彩斑斓的经济开发区。

碾过矮小的火柴盒似的旧宅院……

再也看不到昨天那累累的弹壁；再也听不到昨天那尖利的枪声，再也嗅不到昨天那扑鼻的血腥……

昨天，在经历了战火焚烧之后，已经属于另一颗恒星。一位当年指挥过石家庄战斗的将军，故地重游时，竟迷失在丛林般的楼群里……

“下一站，烈士陵园。”

我的心突然被触动了，急忙站起来，挤到车门口。

陵园里静悄悄的。

苍绿的松墙神情凝重，水泥铺成的地面铁灰一片，一排排墓床枕着金色的黄昏，格外安宁。

几只蹦蹦跳跳的小鸟，忽而飞上树梢，忽而栖落墓碑，撒下几串啾啾。

三五个捧着书本的少年，来来回回地走着，像是在背诵什么，却听不到声音，只有那水红色的衬衫，为这黯淡的基调揉进几枚鲜亮的音符。

寥寥几只花圈，不知是什么时候摆放的，上面的花朵早已枯萎，不时被风衔走几个花瓣，飘得很远很远。

倒是那些不甘寂寞的野花，一簇簇，一丛丛，点缀在墓地周围，像彩色的星星，啄破了灰濛濛的沉寂。

我默默地在墓地徜徉，希望能发现什么。

解放石家庄时，据不完全统计，有名有姓的牺牲者就达 1350 人。

忠魂长眠无语。只有那悲壮如血、燃烧如火的精神，像巍峨的纪念碑，在后人的心中冉冉升起。

作者简介

马继红 1954年出生于北京。196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曾任卫生员、护士、新闻干事。1974年开始业余文学创作，著有报告文学集、散文集、长篇纪实文学、长篇报告文学5部。1980年作品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现为总后勤部专业创作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诗学会理事。

马春林 1950年出生于北京。1968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曾任战士、新闻干事。1977年开始业余创作，主要以报告文学、影视剧本为主。著有长篇报告文学《黄金与十字架》、报告文学集《天下第一兵》。创作的电视剧有《五彩贝》、《军旗下的红十字》、《太阳树》、《核桃人》、《红土地的呼唤》等。现为解放军报社军事编辑。

石门开

第 1 章 兵败大清河

历史有时像一枚硬币，当它把辉煌的一面展示给你的时候，你千万不要相信，另一面也同样辉煌。

战车的轮子

天闷得出奇。

密匝匝的高粱地里，响起一片“踢踢踏踏”的脚步声和粗重的喘息声。

高粱已经成熟，丰满的穗头似沉甸甸的头颅，压得挺拔的高粱秆不住地轻轻晃动。空气中弥散着高粱成熟那特有的苦涩微甘的气味。

嚓啦啦。

嚓啦啦。

一双双疲惫的脚从地里蹚过去，柔韧的叶片被折断，纤细的高粱秆在断裂中呻吟。深绿色的汁液浸出来，地上像铺了一层绿毡。

没有人说话。只是偶尔不知谁的扳机触碰到什么物件上，发出一两声短促而刺耳的声响。

这是晋察冀野战军 4 纵 11 旅的一支部队，奉命向平（北平）、津（天津）、保（保定）交界的大清河开进。

营长胡立达停住脚，扯下帽子，攥在手里，像攥着一把揉碎的树叶。

他忧郁地望望天空，乌黑的三团疾速地翻滚着。那形状，使人想起古战场上奔驰的战车。乌黑的车轮，乌黑的车身。

一阵沉雷滚过，似车轮摩擦大地时发出的轰鸣。

同一时间。

陕北窑洞里，一双充满魅力的眼睛微眯着，也在注视华北大地上的这驾战车。

他在地图前已经站了很久了，弹落的烟灰在地上铺了薄薄的一层。

晋察冀，这毗邻东北、山东、晋绥、晋冀鲁豫四个战略区的丰腴大地，这贯穿平汉、同浦、陇海、平绥数条大动脉的咽喉要塞，这容纳着北平、天津、保定、唐山、石家庄、张家口等重要都市的战略腹地，从解放战争一开始，便成为国共双方争夺的焦点。毛泽东的目光溯流而上，一直追溯到几年前的那次重大转折。

1945 年秋。

当日本外务大臣重光葵拖着一条笨重的假腿，双手哆嗦着吃力地登上泊干横滨的“密苏里”战舰，在投降书上签字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接连发出七道进军令，命令各解放区部队依据波斯坦公告规定，向附近城镇及交通要道的日军发出通牒，限期交出全部武器。

遥居西南的蒋介石，岂容大半个中国落入共产党人之手。在美国政府的干预下，蒋介石火速调遣精锐部队，向被解放军包围的城镇、要道推进，抢地盘，抢城市，抢胜利果实。大规模的空运，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属罕见。

一夜之间，几十万伪军摇身一变，成了“国军”。

与此同时，蒋介石致电日军总头目冈村宁茨，让日军在国民党受降前，做“有效的防御”，致使不少解放区部队不得不含恨撤离已包围并一度占领

的大中城市。

雾都 8 月，毛泽东赴约来到山城，参加国共两党对等的谈判。蒋介石以为毛泽东不敢来，但他来了。有人会设圈套，有人敢进圈套。设圈套者最终未必能网住别人，进圈套者则最终撕破这圈套从而更磊落地展示自己。

险棋一步，大勇者胜，大智者胜。

在谈判中，蒋介石提出了“统一军令”和“统一政令”的口号，想借此取消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民主政权。不少人也跟着叫喊“不要另起炉灶”。毛泽东幽默地回答：“不要另起炉灶的话，我很赞成，但是蒋介石得要管饭。他不管我们的饭，我不另起炉灶怎么办？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而是蒋介石的炉灶里不许我们造饭。”

事后，蒋介石找到周恩来，“盼告诉润之，要和就照这个条件和，不然，请他回延安带兵来打。”

毛泽东闻之，朗然一笑，“现在打，我实在打不过他，但我可以用对付日寇之办法对付他，他占点线，我占面，乡村包围城市，莫看我们只有几十万条破枪，试看鹿死谁手？”

一席话妙语连珠，又无疑高屋建瓴。

1946 年初。

当毛泽东和蒋介石代表双方，终于在《国共两党停止军事冲突协议》上签字的时候，国际舆论却出现了明显的偏颇。

美国总统杜鲁门致信即将来华调停的特使马歇尔上将，“我特别希望你说服中国政府，召开一个包括主要党派代表所组成的全国会议，以获得中国的统一，同时实行停战。特别是华北要实行停战……”

于是，由马歇尔、周恩来、张治中代表三方签订了停战协定，并同时成立了“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处理国共双方在各地的——只一～军事冲突。

执行部就设在旧北京饭店。

美国国会通过了《拟予中华民国以军事援助和军事顾问的法案》，将十亿美元变成了蒋介石的飞机大炮，为国民党装备了 45 个师。

联合国救济总署将 52 国人民捐赠的食品和物资运到中国，其中 98% 被美国转手送给了国民党。

1946 年夏。

当维持了 5 个月的和平被蒋介石当作一块抹布踩在脚下时，华北战场国共双方的实力出现了悬殊对比。其兵力是 37 万对 6 万，而且所有大城市、交通要道、日军装备、美式装备都在蒋介石手里。

集宁失利。

大同失利。

张家口失利。

晋察冀被蒙上了一层灰色的阴影。

历史的车轮驶进 1947 年。

当中国共产党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反攻，东北战场、山东战场、西北战

场、晋冀鲁豫战场捷报频传的时候，晋察冀则显得有些沉寂。尽管相继进行的易（水）涑（源）战役、满城战役、保（定）南战役、青（县）沧（县）战役都打得不错，特别是正太战役，歼敌 35400 人，解放了 7 座县城，断绝了太原军火工业的主要燃料来源，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但与华东战场的莱芜战役相比，不过是小菜一碟。

中央热望着晋察冀打大胜仗，打翻身仗。

……

门轻轻响了一下，周恩来走进来。

“晋察冀有电报吗？”毛泽东扭过头。

“没有。”

几天前，朱德、刘少奇代表中央工委从河北安国发来电报，报告了晋察冀军区拟定的出击大清河作战方案，请军委斟酌批示。

次日，军委批准了大清河战役计划。

“电报发走几天了？”

“10 天了”

“10 天。”毛泽东轻轻自语着，将手指移向地图上那片被数道细小蓝色曲线交织网络的地区，用力一敲，“很快就要打响喽！”

起风了。高粱“哗啦啦”地摇动着，一浪赶着一浪，把声音推向一眼望不到边的远方。

部队加快了速度，一张张汗涔涔的脸从胡立达眼前闪过。许多面孔他还十分陌生，大都是最近才补进来的新兵。

“营长，快走啊！别让兄弟部队把肉都挑吃了，光让咱们 3 营喝汤。”

说话的是 8 连原 4 班长王祥海，别看小伙子年岁不大，却已经立过两次大功。打定县时，整整一个排拼得只剩下五个人，他浑身都沾满了血，敌人的血，战友的血，自己的血。事后数了数，伤口竟有七八处。好在没伤着内脏，在医院住了十几天，便偷着跑回来。班长的位置让别人替了，只好临时编在预备队里当战士。

“别净想着吃肉，要准备着啃骨头。”

“啃骨头更过瘾，到时候挑个最硬的给我留着，可别看咱不是兵头了，就偏心眼。”

胡立达没有再说什么，他觉得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压抑。

“叭”，一个铜钱大的雨点砸在地上。

还没容胡立达看清第二个雨点，地上已经变成了一片泥泞。这雨来得如此突然，如此迅疾，不是像往常那样，雷鸣电闪地敲打一番，给人以警报，而是直截了当地从天空上猝然倾泻，劈头盖脸搞得人回避不及。

急骤的雨柱像鞭子，打得高粱簌簌颤抖。一团团飘移的白雾，像雨的精灵，在高粱头上翩翩起舞。

世界落入了黑沉沉的深渊。耳鼓里只有一种江河咆哮般的空鸣。

被水浸透的鞋，“噗哧噗哧”地呻吟着。脚窝越陷越深，飞溅而起的细小的泥珠，不一会儿便糊满了绑腿。稀溜溜的泥地像磁石，左脚刚拔出来，右脚又被粘住。人们索性把鞋子甩掉，一双双脚丫子拍得泥地“叭叭”直响。

锯齿形的电光，不时地冲撞天空，扯过来一声声震耳欲聋的霹雳，天空

仿佛碎裂了一般。

“营长，队伍还往前走吗？”小通信员拼命地扯着嗓子，声音却仿佛被雷声卷走了似的，隔着雨帘，胡立达只看见他的嘴巴一张一合。

胡立达用力挥挥手，示意部队继续前进。军令如山倒，在未接到上级新的命令之前，不要说下雨，就是下刀子也得往前走，这是军人的天职。

撞上牛犄角

李宗仁坐在沙发上，双目微阖，像一尊静静的雕像。

这位国民党华北战区的最高统帅，自抗战胜利后，从汉中行营主任调任北平行营主任，便把行营设在了前清皇帝的宫苑——紫禁城居仁堂。

虽说这里豪华舒适，富丽堂皇，比他以往在五战区住过的老河口庙堂，在汉中住过的青砖老屋，在桂林住过的靖江王府，不知要强多少倍，可他心里却怎么也舒坦不起来。国民党内部的尔虞我诈、争权夺利，已搞得他筋疲力尽、焦头烂额。近日来，共产党在华北的晋察冀部队也越来越令人难以琢磨。昨天夜里，平汉线固城至保定间突然告急！继而，涞水县城告急！大清河几处渡口遭到袭击！

共军究竟打什么主意？

他不能说不熟悉他的对手。

北伐进军中，他曾同他们携手并肩。

民国16年（1927年），他被蒋介石密召到南京，参与策划了“4·12”政变，也就是清党，许多共产党员、进步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被他们通缉、逮捕、处死。

30年代初，他再次对共产党在桂西山区的东兰等根据地进行围剿，杀害了共产党人的领袖韦拔群，并将其首级割下，拿到几个城市去示众。

而在1934年秋，当红军放弃苏区根据地，被迫转移后，为防止红军进入广西领地，以保存实力，他对蒋介石的命令阳奉阴违，对红军则采取了“外打内通”、“明打暗通”的政策，表面上虚张声势，摆出一创进攻的架势，实际上“打尾不打头”，为红军让出了一条走廊。

1937年，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消息传来，他在各省军政领袖中，第一个通电支持。令他声名大震的台儿庄战役，在战斗发起之前，也曾得到过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的帮助。

就是在这种一会儿和，一会儿打，忽而是友，忽而是敌的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中，他逐步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尽管彼此的政治信仰截然不同，但他对这个组织里的许多人，特别对蕴藏在这个组织中的那种锲而不舍、百折不挠的精神，却时常感佩不已。当然，他也不能说很熟悉他的对手。

这主要表现在战略战术上。共产党人的战术往往和兵书战策大相径庭，其变化之多，让人既理不出规律，又摸不着头脑，尽管他对毛泽东的一些军事著作，曾逐字逐句地研究过。特别对毛的《论持久战》，他极为推崇，下令印了10万册，发给桂军全体军官，作为必读书目。并且，他还曾经专门邀请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为其下属高级军官讲过课。

但是，书本和打仗毕竟不是一回事，就像小孩玩的万花筒，一经旋转，就能变幻出成千上万种不同的图案。

目前华北这盘棋，尚未分胜负。

开局之初，他确实走过几步漂亮的险棋，投出的每一颗棋子对全盘局势都发生了重要的作用。事后，他却常常捏一把冷汗。他很为自己侥幸，诸如

集宁战役，完全是因为对手的疏忽才给了他可乘之机，使其转败为胜。对此，他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喜形于色。因为他知道，这场较量是在双方实力不均等的情况下进行的。自己的车马炮几乎比对方多出了一倍，打赢了又算什么能耐。可是，近半年来，他明显地觉得自己的优势在消失。虽然棋子比对方还略多一些，但大多兵力都被城市所累，真正能够机动的兵力不仅少，杀伤力也不足。眼下对方的这步棋，是出于什么目的？会不会对自己构成新的威胁？

李宗仁从沙发上站起来，缓步走向地图，重新审视着眼前这对弈的格局。

在号称平、津、保“金三角”的大清河地区，刚刚从西线调集来5个师，进行了一次清剿，篦头发似地篦了一遍，并留下第16军的7个团、第94军的两个团及王凤岗的两个保安总队继续进行点线驻剿，同时，第34集团军独立第95旅、第157旅、第92军以及第13军第4师、第54师大约20个团的兵力就驻扎在天津、徐水、容城一带，很容易对进犯共军形成合围。至于破袭平汉路，不过是虚晃一枪声东击西罢了。

想到这，他的心似乎安定了一点。

临近中午，部队终于靠近了大清河北岸咎岗附近的一个小村子。

胡立达命令部队原地待命，同时命令搜索排到村里去摸摸情况。

雨还在下。

战士们全都泅在高粱地里。冰凉的雨水顺着发梢、顺着鼻尖、顺着脊梁，没头没脑地往下流，似乎连骨头都被淋得透湿。“叭”，一声猝发的枪声从雨幕中划过，紧接着，“劈劈啪啪”地响成了一片。

王祥海侧耳听了听，“准是1营、2营和敌人接上火了，咱们怎么还在这里窝着。不行，我得找营长问问去。”

胡立达正在审讯俘虏。

软塌塌的帽檐下露出一张惨白的脸，湿透的军装裹着瑟瑟抖动的身子，活像一只落汤鸡。

“番号？”

“第16军94师280团1营3连2排4班，我是班副。”

王祥海的嗓子眼跳了一下：当了俘虏还忘不了个衔。老子是正班级。

“村子里有多少兵力？”胡立达又问。

“咎岗那边我不知道，这个点只有一个排，长官让我们沿村构筑工事，阻击共匪。”话出口，他才发现说漏了，怯怯地望了胡立达一眼：“不是共匪，是贵军。”

王祥海扯了扯胡立达的袖子：“营长，跟这小子罗嗦什么，人家都干上了，咱们是不是也往前靠靠？”

胡立达瞪了王祥海一眼，接着审讯俘虏。又问了几个问题，回答得都是支支吾吾，含含糊糊。

“胡营长，团长找你！”团部通信员急匆匆跑过来。

一见团长，胡立达就知道仗打得不顺，团长的额头上布满了阴云。

“情况怎么样？”胡立达小心翼翼地问。

“很难啃，部队冲了三次，都没冲进去。伤亡很大。”

“敌人到底有多少兵力？”

“据原先了解的情况，驻守咎岗的是敌16军94师师部率280—9一团三

个营，可从交手的情况看，肯定不止这些，火力很猛，加上一些地堡暗碉，1营2营吃了不少亏。”

“我们什么时候上？”

“我找你正是为这事。”团长略微思索了一下，“我想，你们最好在东南角打它一下，给敌人一个出奇不意的攻击，能撕开突破口更好，即使撕不开，也可以分散一下敌人的火力，你看怎么样？胡立达点点头。

“什么时候能打响？”

胡立达掏出怀表，表针已经指到了12点半，他粗粗地计算了一下，“一个小时之后。”

“那好，这边的情况由你照应，我还要到1营2营那边去看看。”

雨丝如麻，“噼噼”地敲着高粱叶。地上的水，不少地方已经没过了小腿肚子，胡立达带着队伍悄悄地向村子西南角摸去。从地理位置讲，大清河这一带水源格外丰富。除了大清河，还有白沟河、白洋淀、文安洼，至于那些没有名的沟沟汊汊，更是数不胜数。这沾水就涝的水洼子，哪经得起这场大雨？开始，水还能往下渗，很快便饱和了，明汪汪地积在地上，雨珠溅出许多玻璃球似的小水泡，生生灭灭。

高粱地与村子间隔着一条沟，沟里稀稀拉拉地栽着些芦苇。胡立达带着8连连长李世杰和几个排长悄悄地潜过去。胡立达有个习惯，每次战斗打响前，只要有可能，他总要亲自到前沿侦察后再决定进攻路线。

他们匍匐到一个土坡前停住了。

透过濛濛雨幕，可以看到村子外沿的一道水沟和一圈鹿砦。没有明显的碉堡和居高临下的火力点，只有一些坟包似的小土丘微微凸出地面。

“再往前靠靠。”胡立达招呼了一下李世杰。

这回看清楚了，鹿砦后面是两道工事。工事右侧，有一个青灰色类似牌坊的建筑，左侧是一个高出地面约一米的圆形碉堡，碉堡旁边有一座孤零零的小庙和几棵槐树。

胡立达眼睛一亮。

“8连长！”他轻轻叫了一声。

没人吭气。他扭过头，只见李世杰的脑袋沉沉地伏在地上，半边脸栽到了泥水里。胡立达摸了摸他的鼻子，已经没气了。

真他妈见鬼了！刚才并没有听到枪声，莫非是流弹？胡立达越想越窝火。打仗是要死人的，这个道理他懂，但出师未捷先折将，打他当营长以来还是头一遭。瞬间，心里腾起一种不祥之兆。

下午1点30分，战斗正式打响。

8连由副连长带领，避开敌人正面火力，从侧后迂回。

胡立达的目光紧紧咬着那支扑上去的队伍。“嗖嗖”的子弹从耳边擦过，打得高粱粒子四处乱飞，他像没听见一样，一动不动地追踪着目标。

“加强火力掩护。”

机关枪发疯似地嘶吼着。冲在前面的战士已经突破了鹿砦，眼看就要接近小庙，一旦占领了小庙，就等于揷上了一颗钉子。

胡立达正这么想着，前面的队伍不知为什么停止了运动。举目再看，那一个个趴在地面上毫不起眼的小土包，此时还吐着一团团猩红的火焰，交叉的火力严严实实地封锁住了前进的道路。

“怎么不投手榴弹？”胡立达心里喊着。

像是回答他的诘问，“轰”“轰”的爆裂声中，溅起一柱柱浑浊的泥浪。敌人的机枪哑了。进攻的部队趁机跃起，可是，没跑出几步，又被密集的弹雨压得抬不起头来。

第一次进攻受挫，8连伤亡过半。

胡立达铁青着脸，拳头攥得“咯吧”响。对于“王凤岗工事”，早在兴济战斗中，他就已经领教过了。这种工事的特点是高低结合、明暗结合、内外结合，梅花堡、子母堡四面分布，堡与堡之间还有地道相通，结构颇为巧妙，十分适合平原开阔地的防御。

上次那一仗，几乎赔进去一个连，才把那些土碉堡攻下来，结果大部分敌人都顺着地道溜了，既没打死，也没抓着。气得胡立达牙根痒痒，暗暗发誓，一定要报这一箭之仇。想不到，冤家路窄，在这又撞上了。

“营长，让我带几个人上去吧。”

胡立达扭过头，是王祥海。头上的绷带早被雨淋透了，沾在上面的血痂，化做一道道棕色的血水，顺着脸颊不住地往下淌。对王祥海的求战热情，对他的战术、技术及处置情况的能力，胡立达都是满意的。可是，不到万不得已，把王祥海放出去，他多少有点舍不得。他之所以把王祥海放在预备队，是准备找机会提他当排长的。

王祥海似乎看出了胡立达的犹豫，“营长，你下命令吧！我今天非把王凤岗这龟儿子抓住，不能让他再祸害老百姓了！”

在大清河一带，提起王凤岗，老幼妇孺没有一个不恨得咬牙根的。这家伙是本地人，抗战时，在八路军混过一阵子，因为吃不了苦，投降了敌人，当了铁杆汉奸。抗战胜利后，又投靠蒋介石，当了保安总队司令。他对八路军的地道战、游击战颇有研究，打仗有一套，祸害老百姓更是心毒手狠，胡立达记得，在一次诉苦会上，整个会场都哭成了一团。

“王祥海同志，我任命你为突击队队长，从7连和预备队挑选30名战士，一定要把突破口撕开。”

“是。”

王祥海刚要转身，胡立达又把他叫住，“记住，不是要你去拼命的！”

“是。”王祥海朝胡立达端端正正地敬了个军礼。

雨，仿佛下累了。雨丝渐渐稀疏，天却更加阴沉。还没到黄昏，已经模模糊糊地看不见人影。听着前面那响成一片的枪声，胡立达的心怎么也安定不下来。“通信员。”

“有。”

“你上去看看，注意隐蔽。”

不大一会，通信员兴奋地报告：突破口撕开了！王祥海已经占领了小庙，正准备向纵深发展。

“好小子！”胡立达一拍大腿，“马上通知7连连长到我这来，你再去告诉王祥海，一定要守住突破口，我马上派后续部队跟进。”

胡立达正和7连连长商量怎么组织部队，一阵“嚶嚶”的尖啸，从头顶掠过，高粱穗子被打得四处迸散。根据子弹的射程，胡立达猜得出是美式机枪。一个可怕的念头倏地从他脑子里蹦出来，莫非敌人增援了？

正想着，通信员抱着挂花的胳膊回来了。

胡立达最不愿发生的事，还是发生了。

“王祥海呢！”胡立达黑沉沉的脸几乎变成了紫褐色。

“没找到他，大概是‘光荣’了。”

“其他人呢？突击队的其他人呢！”

“我只发现了四五个伤号，敌人的火力太猛，一时还撤不下来。”

“这么说，30个人都裹进去了！”胡立达狠劲一跺脚，溅起的泥水落了一脸。

小通信员没敢吭声，悄悄地把头低下。

又一阵密集的子弹朝高粱地射来，声音格外沉闷，像雨夜中的犬吠。伴着高粱痛苦的呻吟，密匝匝的高粱地被打得七零八落。“7连长，你带领部队隐蔽。我去找团长，这仗没法打了！”

野司第一仗

微弱的灯芯举着一豆火苗，忽悠悠地摇曳。窗外，凄凄冷雨敲打着门窗，水流如注。白亮尖利的电火在破棉絮似的黑云上呼啦啦地燃烧。隆隆的雷声几乎分不出个来，使人感到一种难耐的窒闷。

“老李，我看今晚这个仗不能打，咱们是不是给野司（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首长发个电报，说明一下情况。”

2纵队司令员陈正湘双臂交叉抱在胸前，眉心紧蹙，不安地望着坐在炕桌旁的政委李志民。

“我也有这个考虑，地形我们不大熟悉，敌情也摸得不透，又赶上这么恶劣的天气，战斗力肯定会受影响。毛主席说，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我同意你的意见，立即给野司拍个电报。”

晋察冀野战军是在朱德、刘少奇的倡导下成立的。

1945年秋，绥远战役期间，晋察冀军区曾组建过野战军，下辖3个纵队，后称晋察冀第一野战军，聂荣臻兼司令员兼政委。尔后，因形势需要，又组建了第二野战军，萧克兼司令员，聂荣臻兼政委，下辖五个纵队，主要任务是保卫热河、保障通往东北的冀热辽走廊。至1946年11月，由冀热辽走廊进入东北的部队达11万人，干部2万人。

1946年冬，第一、第二野战军同时奉命撤销，领导机关与晋察冀军区合并，作战时由军区临时组织前方指挥所。1947年春天，刘少奇和朱德东渡黄河，来到晋察冀，经过一段时间了解，他们发现野战军司令部与军区司令部合并后，既不在前方，也不在后方，各纵队之间处于一种联合作战的形式，各旅乃至各团都有自己的后方，缴获资财、俘虏训练、伤员治疗、后勤供给都各顾各，整个战争机构和制度并未建立起来。

为改变这种状况，适应大兵团运动作战的需要，朱德在1947年6月1日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了重新组建晋察冀野战军的建议。6月3日，在刘少奇给中央的报告中，也提出有必要将晋察冀部队进行一次改组，以形成一个统一的战斗集团。中央军委同意了朱德、刘少奇的建议，决定组建晋察冀野战军。

7月底，晋察冀野战军在河北定县的一个小村子里宣布成立。由杨得志任司令员、罗瑞卿任第一政治委员、杨成武任第二政治委员、耿飚任参谋长、潘自立任政治部主任。

大清河战役，是野司成立后的第一仗。

新官上任三把火，晋察冀上上下下十几万双眼睛都盯春这一仗。

按照野司的部署，2纵的任务是渡过大清河后，向大清河北的板家窝攻击前进。一部兵力攻击板家窝，力争歼灭守敌16军军部和81团两个营，主力置于板家窝以东及西南地区，寻机歼灭西北增援之敌，并堵截咎岗可能向西突围之敌。战斗定于9月11日零时发起。此刻，距战斗打响还有3个小时。

陈正湘正在斟酌给野司的电报稿，作战参谋推门进来：“首长，野司电报。”

陈正湘接过来，看了一眼，递给李志民。

“战斗准时发起，望你们坚决执行，非有特别重大变化，不要改变计划，愈坚决愈能胜利。”

两人交换了一下目光。

陈正湘随手把没有起草完的电报稿揉了。箭在弦上，不能不发。

他转过脸，问身边的参谋：“兄弟部队的进展情况怎么样？”“4纵在咎岗已经发起过三次冲击，均未奏效；冀中兵团已进至霸县、新镇之间，并迫近霸县，准备相机夺取；第10军分区已达开口。”

“板家窝情况摸清了吗？”“只是从外围进行了侦察，村子呈长方形，东西大约一公里，村前有一道四五米宽的沟，栽满了芦苇，还有一些不规则的地堡。”“部队的情绪怎么样？”

“求战情绪很高，只是天气恶劣，大部分部队都在雨地里忍着。有的连队已发生了非战斗减员。”

陈正湘在屋里轻轻地踱着，心里有一种无法排遣的郁闷。一道雪亮的闪电从窗口直劈进来，借着亮光可以看到，窗前那棵大柳树几乎被揉成了乱麻。

“传我的命令，4旅从板家窝东南方向，6旅从西北方向，零点准时发起进攻。5旅担任阻援，向咎岗方向警戒，明白了吗？”

“明白。”

雨，时大时小，整整下了一天一夜。

仗，时断时续，整整打了一天一夜。

“轰轰隆隆”的雷声，“哗哗啦啦”的雨声，“噼噼啪啪”的枪声，“嘀嘀哒哒”的号声，汇成了一曲雄浑的交响。

尽管战士们打得很顽强，进展却不理想。

位于板家窝的2纵当天夜里突进两个团，因暴雨中断联络，攻击受阻，不得不撤出来。次日再度发起冲击，将敌压缩至村西南角与东南角。

位于咎岗的4纵，多次多方位向敌发起冲击，一直没有突进去，伤亡甚大。

位于霸县的冀中兵团独立第7旅，11日晨攻克县城南关，黄昏发起攻击，22时突入城内，将敌压缩至北关。

位于开口的第10军分区，将敌压缩至村内的三个大碉堡，数度攻击，克其一碉。

经过一番血的厮杀，最后才弄明白，驻守板家窝的是敌16军军部、109师师部、河北第7保安总队及109师326团的3个营；驻守咎岗的是敌94

师部率两个团 6 个营。兵力比原预计的多出 2 倍。

由于久战不决，敌 34 集团军主力及第 16 军全部，星夜兼程，向板家窝进逼；敌独立第 95 旅由徐水东援；驻津 157 师也于 11 日西进增援；此外，敌 13 军第 4 师被调遣向大清河靠拢；第 54 师由山海关向津开进。种种迹象表明，敌人要将晋察冀野战军合围在大清河北一带。敌人的机动兵力已达 20 个团，而晋察冀野战军第 3、第 4 两个纵队只有 18 个团，加上冀中军区的 5 个团，也只有 23 个团。且地形水网纵横，易进难退，于作战不利。为避免再次陷入被动，野司决定 12 日晚撤出战斗。

血染高粱红

夜，黑漆漆的，像个大坟场，偶尔透出星星点点磷火似的光亮。雨虽然收住了阵脚，凉飕飕的夜风吹打着被雨水浸透的军装，仍寒彻肌肤。

嚓啦啦。

嚓啦啦。

高粱地里响起一片破碎的声音。

一穗穗被雨水打得精湿的高粱，忧悒地注视着这支疲惫的队伍，注视着一张张从它跟前经过的面孔，大滴大滴沉重的水珠，从高粱穗子上扑簌簌滚落，像无声的眼泪。

40 年后，笔者在保定干休所采访了胡立达。谈起当年的那场战斗，清晰得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

那天晚上，团长让我们营担任后卫，掩护大部队撤退。我把 9 连长找来，这是全营唯一还保持着战斗力的连队。刚刚布置完任务，7 连长摸过来。“营长，你看是不是组织点人，把烈士遗体抢下来。”这件事他不提醒我也想到了。这两天，倒在敌人阵前的烈士起码有百十人，大多数都没有抬下来。这些英勇的战士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总不能让他们暴尸荒野。

我让 7 连长牵头，把所有没挂花的人召集在一起，临时组织了个运尸队。大伙儿背的背，抬的抬，除了十几个倒在敌人阵地上而无法找到外，凡找到的都运了下来。

天很黑，看不清谁是谁。不少遗体被雨水泡得已经发胀变形。有铲子的用铲子，没铲子的用刺刀、用手，在高粱地里刨了个大坑。一边刨，积水一边哗哗地往里灌。

战士们把一捆捆青高粱铺在坑底，用脚踩实，然后，把烈士的遗体一具具放在上面。由于坑小人多，只好一个挤着一个，一层压着一层。看到那情景，真让人心里揪得慌。

盖土前，我又让他们砍了一些青高粱，搭在烈士们身上，说什么也不能把那黄泥巴直接往烈士身上盖。

黎明，地平线露出一线灰蒙蒙的青光。

我带着队伍往下撤，大伙儿走几步一回头，我知道他们心里难受。我让 7 连长在墓地上临时做了个标记，打算什么时候部队打回来，再重新安葬一下。

可谁知，一晃就过了 38 年，直到离休后，我才有机会重返这片土地。

时过境迁。

红通通的高粱不见了。高粱地前那片壕沟也被填平了，铺上了平展展的

柏油路。村子里盖起了许多新房。村口摆着一溜小摊：卖茶叶蛋的、卖煮苞米的、卖豆腐丝的……

我问一位老人：村前那片地里是否发现过遗骨？因为当年埋得很浅。

老人想了想：“有，有。改水田时都刨出来运走了。”“运到哪去了？”

“运到西边那个荒土岗子去了。”

我按照老人的指引，找到了那片积满碎砖乱石的荒土岗子。蒿草很深，草窝里、石缝间，间或可见星星点点的白骨。

我心里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只能默默地请烈士们原谅：好兄弟，我对不起你们……

说到这，胡立达把头深深地垂下了，一滴浑浊的泪从他那撑着头的手指缝里溢出来。

|

第2章 痛定思痛

失败像一把犁刀，当它把你的心割破的时候，同时也掘出了生命之河的水源。

走出阴霾

华北平原的秋天是迷人的。一望无垠的田野上，绽满了金色的微笑。清爽的秋风洗涤着被夏季焚烧过的天空，空气中弥散着一股果浆的清香。

野司正在举行前委扩大会。

会议从一开始，就被一种沉闷的气氛笼罩着，所有与会者的脸都像霜打了似的，连平日最爱打哈哈的人，也沉默得像个泥胎。大清河一仗，打得心里别别扭扭的，肠子仿佛挽了几个结，怎么着都不舒坦。

司令员杨得志站起来，他个头不高，身板长得墩墩实实。在红军将领中，他称得上是一员虎将。在长征路上，他率领的红一团，始终是红一方面军的刀尖子，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打过不少漂亮仗。可他的性格却不像“猛张飞”那样叱咤风云，森严冷苛，临敌生威。他平时讲话不多，说起话来也总是慢声细语，他几乎没有发火的时候，从不与人争高下，脸盘上总挂着一抹淡淡的微笑，使人感到谦和、亲切。然而，他又确实确实是一个山崩于前、地裂于后而面不改色的人，在部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同志们，今天的会，不用我说，大家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我们刚刚打了大清河战役，这是野司成立以来的第一仗。应该说，这个仗打得并不漂亮，退一步说，是个得不偿失的消耗仗。歼敌5千多，我们伤亡却6千有余，未达到预期目的。包括你们在内，大家都有情绪。有些牢骚我们也听到了，什么‘肉没吃到，反而把门牙顶掉了’。今天的会，就是要总结大清河战役的经验教训，扭转情绪，放下包袱。”

会场静悄悄的，明媚的阳光从外面射进来，被木格窗切成一个个金色的方块，铺在桌上、地上。

与会者依旧谁也不作声。有的用手托着下巴，做凝神思索状；有的“叭哒叭哒”抽着自制的卷烟，喷出一团团淡蓝的烟雾；有的翻来复去地看着手里的地图；有的在纸头上画着谁也看不懂线条、符号。

“怎么，你们这些炮筒子都哑巴了？”

为了活跃一下气氛，杨成武从座位上走下来，作为野司的第二政委，他兼有文官武将的双重特征，他能写文章，能在大会上演讲。会做思想工作，知识面也比较宽，但同时他又能打仗。在长征途中，以至日后的八年抗战里，他一直是与杨得志齐名的一员猛将。杨成武在屋子里转了一个圈儿，目光依次从每个人的脸上移过。

“我知道你们每个人都憋了一肚子的气，咱们竹筒倒豆子，来个痛快的。不要怕碍着我们的面子，不讲出来，话在肚里憋久了是会生虫儿的。”

放在往常，这几句话，准把大家逗乐了。可此刻，谁也笑不出来。

“我先开个头，就算抛砖引玉吧。”闷了好一会儿，2纵队司令员陈正湘那浓重的湖南口音才打破了沉寂。“要说打仗，历来就没有常胜将军，大清河战役没打好，有主观的原因，也有客观的原因。”

“从主观上讲，求战心切，在没有摸清敌人实力的情况下，便急于下决心，等于盲人骑瞎马，走一步，算一步，打了一场糊涂仗。同时，在兵力部署上，口子张得过大，想一口吃个胖子，结果，事倍功半。”

“从客观上讲，天时地利于我们都不利，战前我们没有考虑到会遇上持续不断的暴雨，加上大清河一带地形开阔、沟汊纵横，由此阻滞了部队的进攻。王凤岗这个地头蛇的刁钻顽固，也超过了我们先前的估计。大清河战役确实有很多教训值得汲取。但是，撇开大清河战役，有些问题我们是不是也值得思考呢？”

说到这，陈正湘有意识地停顿了一下，似乎在考虑下面的话应该怎么说，与会者都不由自主地把目光移过来。

“这些天我一直在想，全国各战场捷报频传，陈粟大军继莱芜战役之后，又取得了孟良崮大捷；刘邓大军已渡过黄河，进入鲁西南地区，揭开了战略反攻的序幕；东北战场秋季攻势越打越猛；彭德怀、贺龙领导的西北野战军已转入内线反攻。我们晋察冀是老区，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之一，基础好，区域大，人口多。自1946年7月党中央发出号召，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至今已一年有余。这期间，仗打了不少，漂亮的有，但不漂亮的也不在少数。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我们的堑在哪里？为什么我们的战斗动作总是被敌人所吸引，费力不小，歼敌不多？为什么我们不能像兄弟部队那样痛痛快快地打个翻身仗……”

为什么？

为什么？

陈正湘那声凝重字重的话语在屋子四壁回荡，也在每个指挥员的心里回荡。大家互相交换着目光，同样的问题，他们也曾不止一次地在心里发问，却找不到答案。

战争中的胜与败，形式上往往都是在一个短暂的时间内完成的，而实质上，却又有着漫长的必然准备。事物的发生、发展、激化是有一个过程的，犹如涌动的浪潮，当你看到浪峰迭起的瞬间，只是它的完成式，它的发生、发展却常常被人们所忽视。

晋察冀这支部队，既是一支久经战火锤炼敢打大仗、恶仗的英雄部队，也是一支未经过正规训练从青纱帐里钻出来的“大游击队”，有自己的长处，也有自己的弱点；有自己的经验，也有自己的局限；有清醒的时候，也有迷失的时候；眼下，对于这支部队，最重要的不是总结出大清河战役失利的一二三，而是能够清醒地认识自己，使昨天的自己走进今天。

晋察冀在长达8年的抗日烽火中，虽然创造出了一整套游击战的理论和经验，成为中国革命战略思想的精萃，虽然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被树为“敌后模范抗日根据地”，受到了毛泽东等人的表彰，成为全国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一面旗帜。可是，当历史进入战略转折的时候，许多指战员的思想观念和作战方法却没有随之进行转变，依旧停留在“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作战方式上。部队与部队之间协调不力，联络不通；上级与下级之间情况不明，指挥不灵，致使集宁战役功亏一篑。

1947年3月，晋察冀中央局召开了“安国会议”，就如何在军事上争取主动，摆脱被动，扭转华北战略局面，进行了认真地讨论，提出了“大踏步进退，主动向敌守备薄弱点出击，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方针。

相继发起的正太战役、青沧战役、保南战役，取得了三战三捷的胜利。

正当人们的情绪刚刚有所扭转，大清河战役的失利，又带来了新的困惑。

世间，没有什么事物是固定不变的。路，有直有弯；河，有起有伏；月，有圆有缺。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呈螺旋形上升的。历经了坎坎坷坷的晋察冀，就像山谷里奔涌出来的溪水。跌宕是痛苦的，又是前进中所不可缺少的。只有经得起跌宕的溪水，才能呼啸着向大河涌流。

寻找战机

自从会议开始，耿飏的目光就一直盯在地图上。大家的发言，他似乎都听到了，又似乎都没听到。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他在琢磨下一步的作战方案。

战争，自古以来就是单纯而复杂的。说它单纯，基本要素只有六种，战不过攻守，术不过奇正，形不过虚实。说它复杂，每次战斗又都有其各自不同的特点，变幻莫测。

“老耿，该你的节目了。”杨得志碰了碰耿飏。

耿飏这才把目光从地图上拔出来，从文件包里抽出一纸电报。

“大清河的仗打完了，大家一定都很关心，中央对我们这一仗是怎么看的，下面我就把刚刚收到的中央军委的电报念一下。”

空气顷刻间凝固了。

人们的心不由自主地提到了嗓子眼儿，几个抽烟的人把烟送到唇边，居然忘了吸。

“大清河战役虽然未获大胜，但指战员的战斗精神很好。只要有胜利，无论大小，都是好的。”

人们面面相觑，以为自己的耳朵听错了。

耿飏把电报又重新念了一遍。

像一股和煦的春风掠过，几天来堆积在与会者心头的忧闷开始一缕一缕地消散。

“中央没有批评我们，而给了我们客观的肯定。党中央是理解我们的。聂荣臻司令员也让我告诉大家，顶掉了门牙不要紧，可以镶金牙。打一仗，进一步，歼敌的机会还多得很呢！”说到这，耿飏侧过身，指了指墙上展开的地图，“下面，我就把下一步的作战方案跟大家交个底。”

会场气氛顿时活跃起来。

“目前，我晋察冀野战军的战略任务，仍然是配合东北的秋季攻势，牵制关内敌人向东北增援。鉴于这种情况，聂荣臻司令员提出了四个作战方案：一是出击察（察哈尔）南，二是进攻石门（石家庄），三是再出大清河，四是进击保（保定）北。这四个方案哪个最好？”

下面的人早已按捺不住，各抒己见，嚷得像开了锅。

耿飏听了一会儿，双手向下轻轻一按，示意大家安静下来。“聂司令员认为，第四个方案最好。这是因为出击察南，山高路远，做长距离机动，粮食、道路、运输均有困难。此外，找晋察冀主力单独与傅作义作战，实力相当，难收显著战果。李文则可乘机抽调部队支援东北，于东北的秋季攻势不利；攻取石门，时机尚不成熟。石门虽已陷入孤立状态，守军仍有3万余人，且工事坚固，可能久攻不下，打成我们所不希望的胶着战；再出大清河，因地形障碍，不便主力机动，尤其是刚刚结束了大清河战役，难以捕捉战机；相形之下，第四个方案的好处在于：其一，可切断平汉线，打烂敌人通往东

北战区的走廊。其二，地形熟悉。其三，回旋余地大，进出方便。其四，能够有效地牵制住敌人，因为这个地区是华北守敌的心窝子。如果把京津保比做一头牛，我们既不砍它的头，也不剃它的脚，专门吃它的肚子。”

在野司的领导班子里，耿飏是一个极富特点的人。他虽然从小没上过几天正规学堂，却不失为一个学者型的军人。军人的威仪和学者的儒雅，在他身上表现的十分和谐。

在他的履历中，担任参谋长的时间特别长。1935年，他曾任红一方面军红一师参谋长；长征后，调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以后，又相继担任了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和晋察冀野战军参谋长。连敌人都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位出色的参谋长。

参谋工作，古代兵家称之为“庙算”。既在双方力量对比的基础上，通过智谋而达到以弱胜强、以少胜多、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之目的。要达到这个目标，除了参谋部门在作战前必须提供大量精确的数据、情报外，参谋人员的清晰的思路和灵敏的应变能力也十分重要。

耿飏的求知欲极强。古今中外的军事著作，凡能找到的，他都利用行军作战的间隙，一字一句地研读。早在苏区的时候，他就向左权借阅过左权自己翻译的克劳塞维茨、伏龙芝等人的军事著作。著名古代军事家孙武所著的《孙子兵法》，他不仅能倒背如流，而且能够做到古为今用，融汇贯通。

“在教科书上，战役方针可以概括为八个方面，这就是指导思想、战役企图、作战方向、战场选择、战斗方法、力量使用、发起时机和发展阶段。”耿飏侃侃而谈。

“目前，指导思想和战役企图，我们已经明确了，作战方向已报请中央军委批准，剩下的就是究竟用什么方法来打这一仗。具体战场选择在哪？兵力怎么部署？我想还是大家先议一议。”几位急性子已经迫不及待地举起了手。

耿飏先后请几位纵队司令和旅长谈了各自的想法。

“大家提出围点打援，在运动中歼敌，把野鸭子轰起来打，想法是对的。这两年，我们的实力虽然有了不少发展，但还是不能拉开架子和敌人面对面地打硬仗。这样做，是敌人求之不得的。我们必须扬长避短，打巧仗，出其不意地在敌人最致命的地方捅上一拳。‘围点打援’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兵书《战策》中就已经记载过了。刚才几个同志的意见不一致。有的主张围保定，有的主张围徐水，还有的主张围容城和固城，各有各的道理。‘孙子云：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

“在这里，孙老先生把这个问题讲得再透彻不过了。其奥妙就在一个‘必’字上。相形之下，徐水的有利条件更多一些。”

耿飏说着，用指示棒围着徐水画了一个大大的圆圈。“你们看，一来徐水的战略地位重要，既是北平的南大门，又是平汉路的咽喉；二来守敌较少，便于围住。当然，打徐水也不是没有缺陷，最大的问题是打援战场太近，弄不好就可能出现胶着状态，失去战机。这是一条险路，如同走钢丝，但战争本身就是一个冒险的事业。这一仗能不能打好，关键是能不能创造战机。”

“讲到这，我插一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吃过亏的。”杨成武讲了姚村战例。

那本来是一个稳操胜券的战斗，晋察冀部队以绝对优势在姚村包围了敌人5个团，即将发起总攻时，由于情报不准，指挥失误，分散了兵力，贻误

了战机，把到嘴的肉丢掉了。

“由此看来，捕捉战机，确实是战争学中一门重大的指挥艺术，它是对每个指挥员胆魄、智慧、决心的考验，而这种考验又常常表现在战斗展开之后所发生的战前无法预测的重大变化上，它要求我们要有以变应变的能力，因地而变，因时而变，因任务不同而变。总之，要敌变我变，以己度敌，反观其术，方能变在敌先。”

杨成武讲完了。杨得志开始宣布各纵队的任务。

“同志们！”

杨得志的目光无声地从那一张张被硝烟和风霜熏染的黝黑的脸上划过，心里突然泛起了一丝柔情。

一个战役刚刚结束，还来不及休整，另一个战役马上又要展开。连日征战的劳累，使这些刚刚30岁出头的指挥员们眼角已经聚起了皱纹，有的头上甚至抽出了白丝。他们太辛苦了！他们需要休息，需要营养，需要深造……

然而，仅仅一瞬，杨得志便掐断了那根正在周身蔓延的温情的丝线，思路重新回到即将展开的血与火的战场。

“2纵队及独立第7旅附野炮10门、山炮2门，于10月7日黄昏出发，以两日行程，到达徐水地区集结，确实查清徐水敌情。如敌兵力在一个团以下，则11日开始动作，坚决歼灭之。同时，破袭徐保间铁路，清扫沿线各碉，向保定威迫；

“3纵、4纵将主力布置于平汉线两侧，打敌援兵。如敌人从保定增援，则歼敌于徐水以南；如敌人从容城增援，则歼敌于徐水以北；如敌兵力过多，则在杀伤后西转遂城，诱敌深入，迫敌分散，力求在运动中予以各个歼灭。”

杨得志停顿片刻，加重了语气：“同志们，各个纵队的任务都明确了，下面我还要再强调几句。我们这次作战是为配合东北秋季攻势，在条件并不成熟的情况下进行的。大家知道，敌人的总兵力还多于我们，敌人的装备、火力、机动能力还占着明显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和敌人决战，确实有一种似临深渊、如履薄冰之感，这就要求我们这些高级指挥员千万不能轻敌。我们整个战役就像一部大机器，各个纵队不管担任什么任务，围城也好，阻援也好，都是这架机器上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有相互之间密切协同，机器才能运转自如。再有，大家回去后，一定要先开个会，统一思想。不要再背着大清河的包袱了，只有放下包袱，才能振作精神。我要说的就是这些，同志们有信心没有？”

“有！”

从那响亮的回答中可以看出，人们的情绪已经扭转过来了。

第3章 北平布阵

对弈是残酷的，双方都在争夺棋盘的支配权，每一颗棋子都可能牵动全局。

居仁堂会议

中南海居仁堂（现改名怀仁堂）。

这座紫禁城里的古建筑，历来是政权首脑们聚会议事的场所。在那绛紫的檀木门扇上，不知记录了多少历史的声音。

主持人还没有到，前来开会的人三三两两地坐在靠墙的沙发上闲聊。

第3军军长罗历戎没有介入同僚们的高谈阔论，空洞的目光怔怔地盯着地面，显得心事重重。

昨天，蒋介石携夫人宋美龄、军务局长俞济时从南京飞抵北平。罗历戎奉召特地从石门赶至，参加这次由蒋介石亲自召集的高级军事会议。会上究竟要讨论什么，他尚且不知。他盘算的是要不要把那揣度已久的想法在会上端出来。无疑，这是个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然而，对蒋介石的喜怒无常，他也是深深领教的，提得不好，非但不会应允，反而会召来一顿臭骂。

“老兄，琢磨什么呢？”罗历戎微微一愣，抬起头，站在面前的是第16军军长袁朴，大概刚刚打了胜仗，容光焕发的脸上荡着一股得意的春风。罗历戎木然地摇摇头。

正在这时，会议厅的门一下子打开了，戎装佩剑的侍卫官在门口高喊：“委员长到——”

立刻，所有的人都像弹簧似地从椅子上弹起来，原地立正，目光不约而同地射向门口。

几秒钟后，全副戎装的蒋介石出现在会议厅。紧跟在后面的是特派视察员罗奇和国防部第三厅厅长罗泽闾。

桌子两侧的将领们屏声静气地凝视着蒋介石：极富感情的嘴唇紧闭着，唇上那撮小胡须几乎绷成了一条直线。眉宇间隐含着一种肃杀之气，光洁的额头上似乎浮荡着一抹翻滚的战云。蒋介石环视了一下四周，两肩猛地向后一耸，脱掉那件黑色斗篷，大步走到桌前，在上首位置坐下。随后，向两边招招手，各位将领才离开站立的地方，纷纷按序入座。

“诸位。”蒋介石清了清喉咙。

将领们的屁股刚与椅面接触，又“刷”地一下弹起，一阵皮鞋后跟相撞的“咔咔”声，笔直的身躯如同一根根栽在地上的水泥桩子。蒋介石满意地眯起双眼，他为此而陶醉。他喜欢这种威严的场面，喜欢这带有几分宗教色彩的崇拜仪式，喜欢人们重复他的语言。每逢这时，他总是尽量去延长时间，以细细体味那种主宰天下命运者所特有的愉悦。

片刻，蒋介石脸上浮起一丝矜持的笑容，微微欠了欠身子，伸出双手，向下按了按，示意众人坐下。

会场顿时肃然。众将领像往常一样，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这心中的偶像。

只有坐在蒋介石右侧位置上的李宗仁表情平淡，看不出众将领目光中的那种虔诚。在风云莫测的官场与沙场上，李宗仁与蒋介石曾几度合作，几度分离，甚至几度兵戎相见。1929年，蒋桂战争以李宗仁、白崇禧败北而告结束，但蒋李之间的冤缘却从此蒂结。

1933年夏，蒋介石要李宗仁、白崇禧派兵去江西“协剿”红军。白崇禧

虽不得已派了两个团，但到达江西后，只实行深沟高垒和遥相对峙的政策，尽量避免与红军正面接触，以保存实力。1934年11月上旬，蒋介石再次电令李、白，要桂军到湘江堵截红军。李宗仁、白崇禧连夜召集高级军事会议，李宗仁在会上说：“围剿红军，理应在江西四方筑碉，就地消灭。如今要网开一面，也应将缺口开向闽粤两省，把红军驱至沿海，便于就歼。但是，老蒋却将缺口开向西南，压迫红军西窜入桂，以期我军与红军在械斗中两败俱伤。实现其一箭双雕之目的。”为保存桂系实力，李宗仁在对红军的作战上，想方设法避免与其正面冲突，同时，为应付蒋介石，冥思苦想，想出了一个绝招：让广西民团的团丁扮演被俘红军，拍摄了一部《七千俘虏》的电影，到处放映。蒋介石对此又气又恨，既不好责备，又不肯嘉奖，私下里骂白崇禧的军队“简直是外国军队”。“七七事变”后，蒋介石从庐山拍电报到桂林，约李、白速赴庐山，共商抗战大计。不久，李宗仁被任命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开赴徐州前线。离开广西之前，李宗仁特地拜见了早年追随孙中山的国民党元老、德高望重的老同盟会员陈劭先，请劭老出面成立了一个“广西建设研究会”。李宗仁所以这样做，因为他知道，劭老早在1928年便在国民党内举起了反蒋大旗，他正好利用劭老的声望，联络国民党内外的反蒋人士。

1938年的一天，蒋介石下榻武昌官邸，忽听街上欢声雷动，便问何事，左右告诉他，市民们正在游行庆祝台儿庄大捷。蒋立刻沉下脸，面露不快：“有什么可庆祝的，让他们走远点，不要在这胡闹。”蒋介石并不是不喜欢听捷报，不喜欢的只是这个胜仗是李宗仁打的罢了。

1945年2月，李宗仁被免去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职务，晋升为汉中行营主任。名义上，这个职务权力更大，按照通常思维，它意味着管辖好几个战区，实际上，它毫无意义，因为它不直接指挥任何军队，前方军队统统接受重庆的命令。

抗战胜利后，李宗仁被调任北平行营主任。虽说直辖第11、第12两个战区，包括5省（河北、山东、察哈尔、绥远、热河）3市（北平、天津、青岛），名义上辖区的一切党政军机构都得听他这个主任的，权力不可谓不大，可是实际上，连他手下的处长都由蒋介石直接任命，他无丝毫调兵遣将、控驭下属之权。蒋介石虽说也曾电令中央在华北的各级机关，都要按行营主任的命令行事，事实上，各机关仍旧我行我素，与行营风马牛不相及，行营也根本管不着他们。蒋介石的命令不过是敷衍李宗仁面子的一纸虚文。尤其是中统、军统在北平的特务，更是不可一世，为所欲为。

李宗仁在日后的回忆录中详细披露了当时的心态：

“……我属下的将领多半系天子门生，既不能命，又不能令。我虽为华北军政最高长官，事实上却未能行使我应有的职权……”

当然，李宗仁也不是省油的灯。既然有职无权，他便索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过且过。国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夕，蒋介石专程派参谋长陈诚带着他的亲笔手谕，到北平宣读：“……为安定民心，鼓舞士气，“平汉路应于三个星期内打通。”闻此令，众将领面面相觑，一言不发。陈诚见状，只好点将，先问孙连仲，孙连仲只是表示对总统手谕坚决执行，但究竟怎么执行，并无下文。接下来，陈诚又问李文，李文与孙连仲的回答相差无几。问到傅

作义，傅作义的回答更简单，“平汉线不在我 12 战区作战范围内。”陈诚无法复命，只好去请教李宗仁，李双目微阖，慢条斯理地说：“论军人本分，当然应该服从命令。不过，为了事实着想，我们更不应该欺骗最高统帅。若以现有兵力打通平汉线，根本不可能。如果能打通，则早已打通了，还用得着等到现在？”李宗仁的话说得不阴不阳，但陈诚知道，他指的是 1945 年蒋介石派孙连仲率高树勋、马法五、胡博翰 3 个军从新乡北上企图打通平汉线那件事。结果，平汉线非但没有打通，反而损兵折将。李宗仁接着说：“现在并未增加一兵一卒，忽然限三个星期内打通平汉线，实是梦想。”

陈诚问：“那如何向蒋主席复命。”

李宗仁说：“只好据实报了。”

陈诚怕据实而报，会遭蒋介石怪罪，脑瓜一转，下油锅也得找个垫背的，“德公，你是者前辈，我能否以您的名义，给蒋主席打一电报，照实报告呢？”

李宗仁尽管知道陈诚的用心，但仍然作出一副宽容大度的样子，“你如果有难处，而我又是北平行营主任，当然可以用我的名义报告。”李宗仁说完，随即电告蒋介石：

“奉手谕后，即召集各将领讨论，深觉以目前兵力，断难完成任务。与其知其不可而为之，莫若养精蓄锐，等待有利时机，一举而完成之。”

蒋介石接到电报后，尽管极为不快，但对李宗仁也没有办法，只好复电：“接德邻兄来电，考虑允当，前令着即暂缓执行。”

此次，蒋介石专程来北平，因为东北战局把他饶得焦头烂额，平汉路的事便已无暇顾及了。

按照会议程序，第一个内容是各战区司令长官向蒋介石禀报战况。

主持会议的李宗仁朝坐在对面的第 11 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望了一眼。在徐州前线时，孙曾是他的部属。抗战胜利后，孙被委任为保定绥靖主任，可上任时却不准其带一兵一卒。孙来华北指挥的全是空运来的中央军，各级长官多是蒋之嫡系，有陈诚系、胡宗南系、汤恩伯系，孙连仲根本指挥不动。在这一点上，他与李宗仁有同病相怜之感，不时凑到一块发发牢骚，感慨地方军一支又一支地

——q 父——被老蒋吃掉。看到李宗仁给他使了个眼色，孙连仲故作矜持，碰了碰身边的傅作义，“宜生，还是你先讲。”

傅作义也不推辞，打开面前的卷宗，站起身。

他中等个，笔挺的呢料军服透着几分滞洒，长圆脸上，一对剑眉直插鬓角，颇有一股英武之气。特别是那炯炯有神的目光，显露出常胜将军所特有的踌躇满志。

自占领张家口后，傅作义于一夜之间声名大振，蒋介石将他推崇为“中兴大臣”、“天之骄子”，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为此专门发了号外，国防部长白崇禧亲自到绥远劳军，确实红火了一番。“目前，我 12 战区的敌我态势是这样的：自从我大军威逼张垣，共匪落荒而逃，收复张家口以来，共军主力慑于国军之威力，向南流窜，集结于平汉线一带，平张线战事趋于缓和。我主力控制了县城以上的几乎所有战略要点，并以点制面，形成长蛇阵。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击腰则首尾齐应，可谓万无一失。目前正准备进一步向共匪根据地压缩，寻机吃其一部。”

蒋介石含笑微微颌首，傅作义十分得意地坐下。

孙连仲见傅作义在蒋介石面前讨了好，急忙站起来，他与傅作义同是北平行营的左膀右臂。他虽然在李宗仁面前不时发些对蒋的牢骚，但在投蒋的杂牌将领中相比较还算是受蒋青睐的。除第 11 战区司令长官的头衔外，还兼任河北省主席，军政大权集于一身。

蒋介石所以重用孙连仲，自然有他的考虑。孙氏乃行伍出身，系河北雄县人，1912 年被冯玉祥召募入伍。1930 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冯、阎失败后，孙连仲受冯玉祥之命，在河南焦作一带收容了 3 万余残部。吃穿无着，走投无路，境遇十分困难。无奈，只好乞求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接济。韩想乘人之危，将其部队划归己有。孙自然不肯屈居人下。最后，恩来想去，还是投了蒋介石，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 26 军。

在孙连仲的历史上，也曾有过十分光彩的一笔，那就是名垂青史的台儿庄血战。当时，第 2 集团军实际可以作战的只有 3 个师，同 4 万余日军精锐激战竟旬。据守台儿庄南关一隅的第 31 师师长池峰城，为免全军覆没，向正在前线督战的孙连仲请求撤至运河南岸。孙当即严令：“士兵打完了，你就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再填进去，有敢退过运河者，杀无赦。”那誓与阵地共存亡的民族气节，一时被传为佳话。

蒋介石把他放在华北，一方面是想利用他的蛮勇，严督部队，与共军决战。另一方面则想利用他人地皆熟、便于联络各界的长处，以固其政，弥补自己在华北根底不深之缺憾。孙连仲自然明白蒋介石的用心，但对其表现出的信赖和提携仍然感激涕零。为感激蒋介石的知遇之恩，孙连仲想尽种种办法，奋力争功，以求见宠。

他离开座椅，走到墙边，轻轻按了一下电钮，湖蓝色丝绒帐幔缓缓向两边拉开，露出一副巨型华北地图。

孙连仲咳嗽两声，拿起靠在墙边的指示棒。

“方才宜生对张垣绥署的敌我态势做了阐述，下面我把保定绥署的情况略作说明。自从共军背信弃义，撕毁‘双十协议’，挑起战端以来，以其惯用的集中兵力、人海战术等伎俩，曾使我军出现过些许失误。究其原因，一是战线过长，机动兵力形不成拳头；二是协同不力，致使共军钻了空子。自从我们改用重点防御战略之后，一扫以往之弊端。北平、天津、保定、石门、塘沽，各战略要点分别有重兵把守，点与点之间，相距不过百十公里，且有铁路相通，共军已无隙可乘。日前结束的大清河战役就是明证，此战给共军以重创，恐怕一时难以恢复元气。”

说到这，他有意顿了一下，观察会场的反应，看到蒋介石的嘴角微微向上一翘，精神不禁为之一振。

“目前，全国各战场，除东北共军在人数上略占优势外，其他均为我众敌寡。在兵器装备上，共军更是难以望我项背，他们手里只有少量从日本人那里收缴的山炮野炮，且弹药奇缺。依靠这样的装备，夺我设防坚固之大城市，无异以卵击石。只要我们精诚团结，恪尽职守，定能挫败共匪之进攻，消耗共军之实力，进而转入反攻，复我民国之版图，永绝匪患于未来。”

孙连仲的这番话，说得蒋介石心花怒放。他此行之目的，一则调兵遣将，以解东北战区燃眉之急；二则给华北打打气。想不到，华北的局势比他想象的要乐观得多。

蒋介石充满热情的目光扫过会场，脸上的表情已不像最初进来时那么冷森，眉眼间漾着一种亲切的平和。他有意把身子朝前探了探，似乎想缩短与

众将领之间的距离。

“方才宜生、仿鲁（孙连仲的字号）谈得都很好。东北、华北唇齿相依，欲得东北，必坚守华北；欲保华北，必坚守平津保，此乃华北之心脏。平津保三者失一，则不能鼎立，犹如人体心肝肾不全，亦不能生存是一个道理。”

一番似是而非、东拉西扯的宏论之后，蒋介石又一一询问了各军的守备、作战情况。

第13军军长石觉、第16军军长袁朴、第92军军长侯镜如、第94军军长牟廷芳，纷纷起立，滔滔不绝地陈述战绩。

坐在一边的第34集团军总司令李文，默默注视着他的这些慷慨陈辞的部属，尽管他知道，这些战绩都是掺了水的，但他依旧心安理得地听着。下属的成绩愈辉煌，他的脸面愈光彩，这点道理他还是懂的。

“第3军情况怎么样？”

蒋介石早就注意到了一直默默不语、埋头沉思的罗历戎。“卑职在。”罗历戎慌忙站起来。

蒋介石冷冷地包了他一眼，并没有往下讲话，罗历戎只觉得一道寒光射来，直刺得他惴惴不安，不敢抬头。

第3军

第3军，在国民党军的序列中，可称为元老。它的前身是蔡锷、李烈钧、唐继尧等人为了讨袁护法组编的护国军。北伐之前，广东国民政府将该部编为第3军，第一任军长朱培德。在国民党军队中，这是唯一保持着北伐时授予番号的部队。

抗日战争中，第3军曾在中条山惨败于日军，后编入胡宗南部。

日军投降后，胡宗南电令罗历戎火速赶赴华北，抢占石门。从此改归第11战区第34集团军李文指挥。

罗历戎到达石门后，四处招兵买马，用日军投降时留下的武器装备部队，先后成立了军直炮兵团、汽车连、战车连，每个师还成立了炮兵营、汽车排，同时收编附近大量伪军，抢修工事，加强防务，妄图把石门变成“罗家天下”，并扬言“誓与石门共存亡”。不料，好景不长。一场突如其来的正大战役，如狂风暴雨，横扫了石门外围据点90余处，切断了北至保定，东至德州，西至太原的条条通路，使石门变成了一座陆地孤岛。

老谋深算的罗历戎，深知此棋之厉害，他表面上装得镇定自若，实际上却心乱如麻。同僚们那硕果累累的战绩，那慷慨激昂的陈辞，他仿佛听到了，又仿佛没听到，直到蒋介石点到他时，猛然，迷茫的思绪才又回到现实中来。

“你谈谈石门的防务情况。”蒋介石已经失去刚才的热情，口气淡淡的。

“报告校长，学生在石门两年余，始终遵循校长之教导，对共匪严加防范。在日伪原有防御设施的基础上，深挖壕，广筑碉，并在市内修筑了核心工事，如果用固若金汤来比喻石门之设防，毫不夸张，共匪若无铁嘴钢牙，只怕是来得了，回不去。”蒋介石木然的脸上毫无反应。

罗历戎突然话锋一转：“只是……”

蒋介石警觉地向上翻了翻眼皮。

罗历戎的心猛地一缩，音调降低了八度，喃喃地说：“只是目前石门被共军所困，粮秣弹药短缺，供给困难，军心不稳，恐怕不是久呆之地。”

听到这儿，蒋介石陡然变色，腾地一下站起来，愤愤挥动手臂。“饭桶！

简直是饭桶！我就不信，共产党走到哪都有饭吃，你堂堂一军之长，率领着几万大军，驻守在石门这样天时地利的好地方，连饭也弄不到！一切都要依靠政府解决，可耻！可耻！”蒋介石歇斯底里地渲泄着。

会场鸦雀无声。对于总裁的骄横跋扈、喜怒无常，人们早已司空见惯。

罗历戎把头深深垂在胸前，站得笔直，静听着蒋介石的训斥。蒋介石话音刚落，他立即用低沉的语调：“鄙职无能，请校长严教。”

蒋介石怏怏地离开座椅，不停地踱着步子，人们本能地低下头，空气中弥散着一种惶惑和不安。

蒋介石停住脚步，他忽然意识到自己的做法可能过了。作为一个统治者，他深知人心向背的重要，懂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罗历戎虽能力平平，无显赫建树，毕竟忠心耿耿，属自己之嫡系。石门弄到这种地步，确实也不能完全怨他。况且，目前正是用人的时候。

想到这里，蒋介石放缓了口气，装出一副开怀大度的样子，“知错就好，你要知道，石门乃共匪眼里的一颗钉子，知道我为什么把你放到那，而不把别人放到那吗？”蒋介石说着，向罗历戎投去意味深长的一瞥。

对于手下的将领，蒋介石深知其各自的秉性。对谁该拉，对谁该打，对谁应该又拉又打，对谁应该先打后拉，乃至什么时候拉，什么时候打，他颇有研究。有时随随便便的一句话，或者狂风暴雨后的一抹微笑，便可使对方感恩戴德一辈子。

“请校长放心，鄙职一定牢记校长明训。”罗历戎双腿用力一磕。尽管他知道，蒋介石的话大半都是言不由衷的，但此时听起来，干枯的心田还是禁不住涌出了一股感激的津液。

……

同床异梦

蒋介石重新回到座位上，目光盯着桌面。有意无意地摆弄着桌上那支红蓝铅笔，转一转，停一停。

“德邻，华北目前的机动兵力究竟有多少？”他慢慢地说着，眼睛并不看李宗仁。

李宗仁见蒋介石发问，不由得怔了一下。别看从会议开始，他一直端坐在位置上，心里盘算的则是另外一回事。

几个月前，蒋介石曾试探性地给李宗仁捎话，想让他接替熊式辉担任东北行营主任。眼看着东北战局日趋恶化，国军败北已显，这不是明摆着把他往火坑里推嘛！他向蒋推说有病，胃溃疡要做手术。蒋还是劝他赴任，并说 he 可以先去美国行医，此职暂由白崇禧代理，并派陈诚数次来北平促驾。

李宗仁坚辞不受。蒋介石只好作罢，改由陈诚出马任东北行营主任。

这件事过后，李宗仁深深地舒了一口气，但转念一想，未去东北，虽属万幸，但华北也并非长久之地。在他的辖区内，大半地盘已落入共产党之手，国军只是占领着少数几个大城市而已，重蹈东北覆辙，不过是个时间问题。正当他进退维谷之时，国民政府恰好公布了将于 1948 年“行宪”，即按国民大会制定的宪法，选举大总统，实行总统制。李宗仁突然绝路逢生，他自信抗战以来作风开明，信誉甚佳，参加副总统的竞选，不是没有取胜的可能。如幸而获选，便可做积极打算，倘若失败，也可趁机就坡下驴，解甲归田。两种前途，均可摆脱在北平的处境。

这年 8 月，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特使魏德迈将军专程来北平与李宗仁会

晤，一番长谈之后，魏德迈认为李宗仁的许多见解颇有见地。离华前，在蒋介石为其举行的茶会上，魏德迈直言不讳，“中国的复兴，有赖于富有感召力的领袖。”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为此广泛制造舆论，“在一般人心目中，象征着国民党统治的蒋介石，其资望已日趋式微，甚至目之为过去人物也”。反之，称“李宗仁将军之资望日高”。这把火一烧，更坚定了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的决心，并开始着手具体的行动。就在蒋来北平的前一天，他让秘书给正在庐山参加三青团全国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程思远发电报，要程立即赴北平密谈。刚才，李宗仁正在盘算程思远可能哪一天会到。听到蒋介石的问话，他不慌不忙地站起来。

“我区拥有保定、张垣两个绥署，一个集团军，共9个军，45个师，约有50万兵力。各城市驻防占去大半，此外，还要维护交通线及交通线两侧的据点，再扣去这一部分，真正能够用于机动的，不过两三个军，不足10个师的兵力。”

“这么点？太少了。”蒋介石摇摇头，接着说：“鉴于我多年与共匪作战之经验，他们惯用伎俩乃声东击西。共匪首脑大多是打游击出身。孙子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对此，我们必须以毒攻毒，将兵力分成守备与机动两种，用三分之一的兵力守备，三分之二的兵力机动。只要守备兵力在战斗中能够支持三日以上，吸引共军主力于城下，我机动兵力便可一举而歼之。”

“委员长高见。”众将领异口同声。

蒋介石微微一笑，眼睛里闪烁着愉悦的光辉。

罗历戎的心怦然一动。刚才，他还为挨了蒋介石一顿训斥而沮丧，此刻，他从蒋介石的这番话里发现了转机，埋在心底的想法又开始萌动。思忖片刻，站起来：“聆听校长教诲，学生受益匪浅。为尽快实现校长的战略意图，学生认为，如果将第3军军部及所属一个师另一个团，从石门调至保定，便可使死兵变成活兵，增加华北机动兵力，既有利于华北战局，又能有效地支持石门日后的保卫战。”

罗历戎陈述完毕，仍直立不动，等待着蒋介石的回答。

早在正大战役之后，罗历戎审时度势，便萌生出此念，并斗胆向蒋介石、胡宗南提出过请求。胡宗南心里默许：第3军是他的老底子，负责这一战区指挥的李文又是他的亲信，将第3军一分为二，脚踩保定、石门两条船，对他日后做华北王是有利的。蒋介石则忧虑重重：素有“燕晋咽喉，南北通衢”之称的石门，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便群雄四起，烽火不息。尽管刘邦曾将此地取名为“真定”，寄托真正平定之意，实际上数百年间，却很少真正平定过。古人尚知此地之重要，以史为鉴的蒋介石，不到万不得已，当然不会轻易撒手。他出示了黄牌。

时隔半年，旧话重提。坐在一边的孙连仲不由得替罗历戎捏了一把汗。他看看罗历戎，又看看蒋介石，发现蒋介石并无动怒之意，便顺水推舟，“罗军长之见，确有道理，请总裁明断。”孙连仲所以为罗历戎说话，因为他心里也藏着个小九九。在华北这盘棋上，无疑平津保是核心。石门的孤立，使他夜不能寐。他担心哪一天平保铁路也会突然被切断，使保定陷入石门的困境。为确保平津保这三角地带，他不得不忍痛割肉补疮。

蒋介石抬起头，含威不露的目光在空中游荡，最后停留在罗历戎的脸上。

“照你的作法，石门守兵还剩多少？”

“报告校长，还剩一个正规师，和相当于一个师的地方部队。”“倘若共军趁虚攻城，你想过没有？”

“不是学生夸口，凭石门之防御工事，国军可坐守三年。”“如此说来，北调部队由谁率领？”

“校长放心，由我亲自带他们向北开进。”“我部可以派两个军到保定以南地区进行扫荡，接应第3军主力到达定县。”孙连仲说。

“不必了。北调部队有五个主力团以上的兵力，即便遇到共军拦击，也完全可以击退。”罗历戎十分自信地朝孙连仲笑笑。“而且，据确切情报，聂荣臻野战军主力自大清河一役受到重创后，此刻正在保定以北地区休整。石家庄至保定一线没有发现共军正规部队。”

“从孤城向外撤军，横跃二三百里共匪赤地……”蒋介石自言自语着，眉心不由得蹙了一下。

这细微的表情变化，使罗历戎的心不由得一颤，他生怕蒋介石会因此收回承诺，急忙插话：“委座，只要在保北拖住共军主力，我部完全可以穿越共区，安抵保定。”

蒋介石不动眼珠地盯着罗历戎，那令人难以捉摸的目光，望得罗历戎心里直发毛。

看了一会儿，蒋介石笑了，“既然你有如此勇气和把握，倘若能创造一个孤军穿越共区，独立完成移防任务的奇迹，亦可做各战区的楷模。有关具体的行动计划，你可同罗泽闾再商量一下。”罗历戎一阵窃喜，收腹挺胸，从齿缝间崩出一个响亮的“是”字。

蒋介石轻轻移动了一下身子，望着众将领那平静得近乎木然的神色，心里泛起一丝不快。他不喜欢这种淡泊的目光，他要把每双眼睛都煽动得喷出火来。

“诸位。”

蒋介石声音里充满着昂奋的激情，眼睛里闪烁着蓝色的光焰。“目前，与共匪之决战，是关系到党国生死命运之决战。革命军人必须以党国事业为己任，抱着有我无敌之决心，勇于进攻，主动求战，方能达到统一建国之目的。”

“誓为党国效劳！”

声音短促、洪亮，震得四壁嗡嗡直响。照例，会议到此该结束了。李宗仁不知是为迎合蒋介石，还是为显示华北战区最高长官的威严，轻轻咳嗽一声，把众将的注意力吸引在自己身上。

“委员长亲临我战区视察，是对我们最大的鞭策，最大的鼓舞，万望诸位遵从委座指示，有计划、有步骤地做好秋季作战准备。我以为，忠臣谋国，百折不回；勇士赴难，万死不辞，乃军人之武德。在当今时局艰危之时，尤应得到贯彻。我才疏学浅，极需诸位全力鼎助，同舟共济。恳请诸位严督部下，恪尽职守，努力完成委座之重托。”

“愿为党国效劳！”人们照例扯着嗓门喊了一声。

李宗仁望着蒋介石那因得意而露出的假牙，一丝狡黠的微笑浮上了嘴角。

圆恩寺密晤

次日午后。

妩媚的阳光照得人心里懒洋洋的。偶尔，微风吹来一阵浓郁的花香，更

增添了几分醉意。

第34集团军司令李文和第3军军长罗历戎，应蒋介石之邀，前往圆恩寺。这里是蒋介石在北平的行邸。

车子在胡同口停下。宪兵团规定，任何官员和车辆都不得靠近。

两人一前一后进了院子，沿着一条卵石铺成的甬道，向屋里走去。

罗历戎一边走，心里一边“怦怦”地打鼓：蒋介石把我们找来干什么？昨天会上的决定，会不会又被他一句话推翻。对蒋介石的反复无常、朝令夕改，罗历戎是深深领教的。

李文倒比较坦然。他是黄埔一期生，怎么算也是蒋的嫡系。他估计到此次谈话可能与石门有关，但无论怎么变，与他个人的利益是没有多少干系的。

走进客厅。棕绿色的窗幔拉得严严实实，屋里蒙着一层沉静的冷色。猩红的波斯地毯，又在这冷色调中掺进了些许柔和的暖意。在侍卫官的引导下，李文和罗历戎静静地坐在客厅一角的皮沙发上等候。

过了好一会儿，蒋介石才走进来。他换了一件真丝纺绸大褂，脚下趿着一双软底拖鞋。别看他从军已近30载，身为中华民国三军总司令，但对那沉重的呢子军装和紧束腰身的武装带，却怎么也习惯不了。私下里，还是喜欢穿老祖宗传下来的中式服装。见到蒋介石，李文和罗历戎像根弹簧似的，“悠”地从沙发里弹起来，站得笔直。

蒋介石摆摆手在沙发上坐下，示意李文和罗历戎坐在自己身边。

蒋介石身为国民党最高统帅，除了军人的威严，独裁者的骄横，谋略家的凶险和希特勒式的狂妄外，他还有另外一面。在某种场合，他会表现出长辈的温和，朋友的亲切，有时甚至还会落下几滴打动人的眼泪。

据说，蒋介石对不同的人谈话，常常使用不同的语调。用奉化方言，表示亲切；用吴语方言，表示好感；用浙江官话，表示严峻。此刻，他使用的却是官话与方言杂交在一起的语调，使人难以捉摸他的用心。

“知道我找你们来干什么吗？”

罗历戎的神经一下绷紧了，诚惶诚恐地摇摇头。

蒋介石十分舒适地伸展了一下身子，把头靠在沙发背上，眼睛翻向天花板，漫不经心地问：“石门都有哪些工厂？重要的物资和机车有多少？”

罗历戎摸不透蒋介石的用意，机械地答道：“机车大约有百余台，工厂有纺织厂、发电厂、机车修理厂。”看到蒋介石没有什么反应，罗历戎又急忙补充道：“机车大多是旧的。”

蒋介石把目光从天花板上收回来，“依我看，石门应该固守。”罗历戎木然地点点头，心一下子凉了半截。

“但是——”

蒋介石故意托长了尾音，罗历戎的心又重新被勾起来，吊在半空中。

“将第3军抽调一个师到保定，也是必要的。”

听到这句话，罗历戎的心才终于落进肚子里，长长地吁了口气。

“校长，您看什么时候起程合适？”李文问。

蒋介石眯起眼，想了一会儿，“我马上要去沈阳，这边的事儿由你们自己定。”

一想到东北，蒋介石的火就不打一处来。

“老子惨淡经营几十年，好不容易挣下这点家当。想不到共产党这个赤佬，靠打日本押对了宝，一下子就发起来，对我步步紧逼……”蒋介石牙巴

骨挫了挫，眼睛里流露出一股含混着仇视和报复的凶光。

李文和罗历戎静静地听着，不知为什么，心里竟浮起了一丝对蒋介石的怜悯。

自从血腥的“4·12”开始，蒋介石的这种咒骂几乎一天也没有停止过，不仅骂，而且疯狂地剿杀，直杀得共产党血流成河，落荒而逃。如果对手换了别人，恐怕早已呜呼哀哉了。偏偏碰上毛泽东，硬是拖不垮，打不烂，杀不绝，硬是把当初罗霄山脉那点点火星燃成了现在的燎原大火。烧东北，烧华东，烧中原，烧华北……烈火攻心，面对这燎原火势，他怎么能不恼，不气，不忧心伤神，不肝胆俱裂？

“校长，要是没有别的事儿，我们是不是先回去？”李文恐怕气头上的蒋介石把自己也一锅煮了。蒋介石点点头，趿着拖鞋朝前走了几步，在客厅门口停住。“华北的局势，全仰仗诸位了。你们要格外小心，确保万无一失，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送走了二位，蒋介石回到沙发上。

昏黄的壁灯照着他倦怠的面容。

华北的这盘棋，比东北的要好一些。此次调整，他挪动了一颗棋子。

他想象不出对方如何还手。也无从评价，这究竟是一着高招，还是一步臭棋……

第4章 胶着战

战争往往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栽下的是希望，收割的也许是失望。

鏖兵徐水

黄昏。刚刚收过庄稼的平原，像产后的母亲，在淡淡的暮色中显得安详娴静。两只燕子呢喃着，向南飞去。

“轰！”一阵剧烈的震颤把宁静撕碎了。团团浓密的硝烟骤然腾起。

“哪里打炮？”

94军第5师师长邱行湘“腾”地一下从椅子上弹起，几步走到窗前。可惜，窗前那棵茂密的大杨树，把视线全挡住了，什么也看不见，只是窗玻璃被震得瑟瑟直抖。

两天前，他刚率领师直属队移驻徐水，并未发现什么异常，怎么突然间打起炮来。

“报告师座，是共军在围城。”副官匆匆推门进来。

“迅速查清，共军有多少人？命令15团，严加防范，扼守城关。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共军突破。”

很快，副官便折回来。“报告师座，据悉，是共军主力，先头部队已突破外壕，逼近城关。”

邱行湘一惊：“他们来自什么方向？”

“东北方向。”

邱行湘在屋里转了两圈，视线落在那张“徐水城防图”上。这是一座易守难攻的古城，不但有厚厚的城墙作为屏障，还有一圈宽三丈、深一丈的护城壕，城垛箭楼分别布有明碉暗堡，枪眼高低错落，绝无射击死角。看着看着，一丝自信的微笑跳上邱行湘的嘴角。

担任主攻的晋察冀野战军2纵队5旅第13、第14团，分别以2营、3营作为刀尖，沿着鸡爪形交通壕，直扑城头。

“快架梯子！”滚滚浓烟中，不知谁在喊。

梯子还没架稳，人们便开始争先恐后地往上爬。

那场面，颇有点像冷兵器时代的攻城，不同的是，城头泼泻的不再是弓箭和滚木礮石，而是炽热的弹丸和成束的手榴弹。梯子被炸断了。

青灰色的古城笼罩在一片烟火之中。

“用竹竿子绑炸药！”

营长那嘶哑的声音几乎被震耳欲聋的枪炮声吞没。

擎着高高的竹竿，战士们依旧奋不顾身地往上攀。

敌人仰仗居高临下的优势，密集的火力像铁扫把一样，每扫动一下，便卷走一片活蹦乱跳的生命。

举着望远镜观兵了阵的邱行湘，得意洋洋地从城头上走下来，当即亲拟电文，急告北平：

“共军主力围困我徐水，我军士气旺盛，迭挫凶锋……很快便收到了孙连仲的复电。

“以寡胜多，殊堪嘉奖。希激励三军，坚守城池，聚歼来犯之敌。”

次日黄昏。第二次攻城拉开序幕。

晋察冀部队汲取了昨日的教训，没有贸然直扑城头，先集中火力摧毁四周的碉堡。

随着阵阵火光溅射，直炸得城头土崩石飞。端庄古雅的箭楼顿时变得残破不堪。

14团2营4连、6连的部分战士，踏着滚滚浓烟，趁敌人懵懂之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在城门北关撕开了一个口子。然而，后续部队没有及时跟进。当重新组织起第二梯队时，时机已经错过。醒悟过来的敌人以加倍的疯狂，把攻城部队死死压制在护城壕下。

突入城头的分队立即陷入了四面受敌的困境。

他们以垛口为依托，顽强地厮杀。

“只能死在城上，不能死在城下！”

信念与热血一起燃烧。

但终因弹药不足，寡不敌众，厮杀声由强渐弱，直至最后消失在一片悲壮的轰鸣中。

孙连仲站在地图前。

脑子里乱纷纷地旋转着许多念头。

共军突然在徐水打响，究竟想达到什么目的？

是为了夺取这座城池？此城位于平保之间，与保定间隔仅90余里，按共军一贯的作战原则，决不会选此腹背受敌之下策。是为了截断平汉线，像石门一样，把保定孤立起来？这种想法倒是成立，但共军目前还没有那么大的胃口，保定毕竟不是石门。

那么……

突然，一个念头从孙连仲脑子里滑过：共军一定又在玩围点打援的把戏。他疾速地将目光从徐水移向固城，又从固城移向容城，这是一个充满魔力的怪圈，三点之间，最长一条边也不过几十公里。想到这，他抑制不住地狂笑起来。

站在一边的副官百思不解。

短短几个小时内，已接连收到了五份徐水的告急文电。

孙连仲倒背双手，迈着款款的台步。“罗历戎出发了没有？”“还没有。”

“再催催他，让他尽快北上，昼夜兼程。转告邱行湘及全体徐水官兵，让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只要把共军吸引在徐水城下就是胜利。”

副官刚要转身，又被孙连仲叫住。

“传我命令，第94军主力并第95师，沿平汉线西侧向南开进；第16军第94师、第109师经白沟河进至容城，沿铁路东侧向南开进，双管齐下，共解徐水之围。”

副官领命去了。孙连仲不无得意地在屋子里转着圈。

“到时候，一定要玩个漂亮的，让老头子看看，也不负老头子华北之行。”

他这么想着，竟喜不自禁地哼起京剧《空城计》的唱段来：“我正在楼上观山景，

忽听得城下乱纷纷……”

中间还夹了一句道白：“司马懿的兵来得好快呀！”

撑开口袋

夜深了。月亮锁在云层里。

四周静悄悄的。

只有一片沙沙的掘土声和偶尔从村庄里传出的狗吠。按照野司的部署：

2 纵除攻城部队外，其余的在徐水东北方向的芦草湾、南北营构筑工事；

3 纵在徐水东南方向的高林营、狼窝庄、麒麟店构筑工事；4 纵在徐水正东方向的王台镇、东西牛村、玉村构筑工事；1 号防御阵地。

2 号防御阵地。

3 号防御阵地。

三只同时撑开的口袋。

3 纵 8 旅旅长宋玉林、政委黄文明带着十几个营以上干部，一边走，一边勘察地形。

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片平坦的开阔地，贯穿南北的平汉线骑在阵地正中。铁路两侧是日伪时挖的防护沟。

这样的地形，对进攻的一方是十分有利的。既便于机械化部队迅速接近展开，又便于小股部队沿沟隐蔽运动。而对防守的一方，则困难重重。

走着走着，宋玉林发现了一段坍塌的土墙。在一般人眼里，它就像满地的石块、荒草，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可宋玉林却看出了它独特的军事价值。

“张英辉。”他叫住了 23 团团团长。

“你在这放一个机枪小组，战斗打响后，集中猛烈的火力杀伤敌人，然后，迅速转移，以此做为假目标，吸引和牵制敌人。”“明白。”

月亮悄悄移出云层，吐着青幽的光，给大地镀上一层银箔。重重叠叠的卑人掩体，像密密的鱼鳞。

叶脉般的壕堑纵横交织。

隔不远便凸起一座小蘑菇似的地堡。

各个连的阵地伪装得也很巧妙。远远望去，有的像一簇荒僻的坟地，有的像一片高低不平的丘陵，有的则和浑黄的大地完全融为一体。

3 纵司令员郑维山和衣躺在一铺土炕上，枕着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随着胸脯的起伏，鼻子里发出阵阵均匀的鼾声。他是一个典型的军事干部，说话干脆，办事果断，心直口快，雷厉风行。能打仗，能走路，能吃苦，也能睡觉，是原红四方面军有名的“夜老虎”。政委胡耀邦则不同，别看他也是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但那单薄瘦小的身板和那张永远年轻的脸盘，似乎与他的经历和身份对不上号。头一回见面，很少有人把他当做纵队首长。对此，他从不挑理，无论对谁总是那么随和、亲切，时不时地还爱开个玩笑。可他一旦站在讲台上，那响亮的声音，那恢宏的气势，那深入浅出的道理，那妙语连珠的语言，特别是那撩拨人心的激情，能把台下几千人，讲得热血沸腾，讲得热泪盈眶。

胡耀邦最大的嗜好是读书。他有一个小小的木头书箱，走到哪儿带到哪儿。里面装的书五花八门，有线装的《史记》；有托人从敌占区买来的十八世纪的名著《简爱》；有联共党史；有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人撰写的小

册子；有关于党内思想政治工作的论述，也有从附近一些县志上摘抄下来的精华。

在穿着上，胡耀邦也与众不同。别人穿裤子，讲究一点的扎皮带，不讲究的随便找根绳子一系就完事。他别出心裁，粗针大线地在裤腰上缝了两根背带，穿起来颇有点西装背带裤的味道。胡耀邦喜欢诗词，尤其酷爱毛主席在马背上吟成的那首《沁园春·雪》，没事的时候，便独自咏诵，语调抑扬顿挫，连走路脚步也随着语调高低起伏。久而久之，他身边的小鬼居然也都学会了背这首诗词。

这年9月，晋察冀野战军成立，各纵队领导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他和郑维山一起调到3纵。别看彼此性格、经历相差甚远，一个是威风凛凛的武将，一个是文质彬彬的儒生，然而，相互取长补短，配合得倒也默契。

方才，他跟着郑维山去前沿视察。虽说搭档时间不长，他已经发现了郑维山那个不是习惯的习惯，每次战斗打响前，郑维山必须亲自到前沿去看看，心里才踏实。他有他的理论，也不知从哪本书上看来的：人在接受知识时，视觉占83%，听觉占11%，触觉占1.5%，味觉占1%，难怪古人云：百闻不如一见。郑维山每次去看地形，都能发现不少问题，提出不少建设性的意见。

转了一圈回来，已经是下半夜了，郑维山鞋也没脱，就势往炕上一倒。胡耀邦不想睡，从书箱里翻出一本书，半倚半躺地靠着墙。想不到，他手里的书还没翻过一页，郑维山已经鼾声大作。看着郑维山睡的那个香劲，胡耀邦轻轻笑了笑，把裹在自己脚下的大衣搭在他的身上。

突然，烛台上昏黄的火苗悠悠地跳了两下。

郑维山睁开眼。经验告诉他，一定有一发炮弹在附近什么地方爆炸。

胡耀邦放下书，“这么快就醒了，还不到20分钟呢！”

郑维山揉揉眼，“我感觉到好像什么地方在打炮。”

“真的？我怎么什么也没感觉到？”

“你的注意力都在书上，就是炮弹打到眼皮底下，也不会感觉到。”郑维山诙谐地笑笑。

“要我说，你呀，肯定有这方面的特殊功能。”

两人正说着话，值班参谋推门进来。

“据观察所报告，刚才有一发105榴弹炮炮弹从西北方向射向我阵地前沿。”

“老郑，真有你的！”胡耀邦不无赞叹地咂咂嘴。

话音未落，地面又是一阵轻轻地震动，远处传来沉闷的爆炸

“一定是敌人炮兵试射，看来天亮以后，敌人就要发起进攻。”

郑维山正说着，电话铃响起来。他急忙抓起听筒，里面传出杨得志的声音。

“是郑维山同志吗？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

“我们已经完成了一切防御准备，只等着敌人来钻口袋了！”“告诉你，敌人的援兵已经被我们调动了，目前正沿平汉路两侧向徐水增援，来势很凶，比我们预料的要多得多，怕是会把你们的口袋撑破了！”

“司令员放心，我们保证他来多少，吃掉多少！”

“好，不过你们还是要作好精神准备，准备打大仗，打恶仗。没打响之前，让部队注意休息。”

“知道了。”

太阳像一个燃烧的火球，缓缓地从地平线升起，越升越高，渐渐地，红色消退了，变成了一面耀眼的小镜子。

阵地前沿一片沉寂。

9点整。大地发出一阵剧烈的颤抖，铺天盖地的炮弹，冰雹似地砸向阵地后面的小村子。蒋军果真上了当，把村子作为攻击目标。

重炮打完了一个基数，刚刚垂下滚烫的炮管。黑老鸦似的轰炸机群又盘旋在村子上空，狂轰滥炸了一番。

终于，那沉重的“隆隆”声远了。

按照蒋军一贯的进攻模式，该轮到步兵登场了。

战士们抖抖满身尘土，迅速进入射击位置。

高高的尘障已经被风吹出了一个个豁口，透过这些豁口，可以看见那疏密不等的散兵线，如涌动的黄色波浪，缓缓地向前翻滚。200米。

100米。

50米。

……

几百只枪口同时喷火，织成一片赤红的火网。敌人像扑向滩头的潮水，停顿片刻，便“哗”地一声向后退去。丢下一片片歪倒的尸体和一声声悲惨的呻吟。

如此进攻，重复了几个回合，敌人也仿佛累了，不到黄昏，便偃旗息鼓。

小夜曲

月亮已经睡了。村子还醒着。

这个叫田村铺的百十户人家的小村庄，仿佛盛不下突然涌进来的那么多士兵，那么多喧嚣，那么多乌黑的枪管，那么多闪亮的刺刀。

休秸杆扎成的篱笆墙几乎被涨破了。

村前村后升着一堆堆篝火。

远远望去，小村子就像被架在火堆上，飘动的袅袅青烟，带着几分哀怨，几分凄寂。

一棵粗大的槐树，剪影般地贴在天幕上。

树下的哨兵有气无力地捎着枪，围着树机械地转着圈，像赶进磨道的牲口，一点点地轧着黑黝黝的夜色。

一盏晃晃悠悠的马灯移过来，似夜的眼。

“口令！”哨兵扯起喉咙，沙哑的嗓音如同敲破的铜锣。树叶静静地垂着。没有人回答。

“口令！”哨兵的嗓音开始发颤了。

马灯颤颤地围着大树画了个圆。

哨兵的公鸭嗓子陡然变了调。他的脖颈被一只敏捷的手死死地扼住了。

手的主人叫王文，是“钢铁第一营”的一排长，外号“智多星”，脑瓜一转就是一个点子。

白天打了一天，他还嫌不过瘾，晚上又带着两个人摸过来，准备打打牙祭。抓完俘虏，意犹未尽，又想了个花花点子：

“志森，再给他来点动静，热闹热闹。”

王志森拎着枪，东边一梭子，西边一梭子，直到挑逗得双方“噼噼啪啪”

地干上了，王文才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解下俘虏的裤带，倒剪双臂捆好。

“让他们先打着，咱们到南边去看看。”

村南边亮着几盏马灯。借着昏暗的光亮，一些人正在挖工事，有蒋军，也有被驱赶来的老百姓。

“投两个‘白兰地’，吓唬吓唬他们，注意别伤着老乡。”王志森是团里有名的投弹能手，一甩手，不偏不倚，正砸在那个指挥挖工事的小个子身上。轰隆一声，小个子应声而倒。王文又开了几枪，把马灯打灭。黑暗中，几十个人乱成了一窝蜂，没头没脑地乱撞。不一会儿，身后响起了激烈的枪声，不知道谁和谁打起来了。

王文他们又转到村东边，神不知鬼不觉地摸进去。

空场上燃着几堆篝火，明丽的火苗“呼拉拉”地跳着。火堆旁，依偎着一圈昏昏欲睡的士兵。不远处，一口大锅正腾腾地冒着热气，显然还没有开饭。紧傍着火堆的枣树上，拴着几匹马，“哐哐”地打着响鼻。

王文与王志森如此这般了一番。王志森解下腰里的两挂鞭炮。王文举起从司号员那借来的军号，这些都是八年抗战中的保留节目，不大功夫，“噼噼啪啪”的枪声，“轰轰隆隆”的手榴弹爆炸声，“嘀嘀哒哒”的军号声，此起彼伏。

敌人一惊，火也不烤了，觉也不睡了，操起家伙“叮叮咣咣”地干起来。

王文怕他们打得不过瘾，又陪着他们打了一会儿，才高高兴兴地往回撤。回到阵地眯了一觉，那边的枪声还没停，时断时续地整整响了一宵。

死亡高墙

次日，蒋军进攻特别迟。太阳升到一竿子，才开始炮击。密集的炮弹带着令人心悸的啸声，强烈地摇撼着、撕扯着阵地。

各种调门的死亡之音，沙哑的、哀怨的、尖利的、暴躁的、低沉的——腾空四溅。堑壕掩体一层层崩塌下去，像撕碎的破棉袄。一连连长窦云刚蹲在猫耳洞里，只觉得脑袋“嗡嗡”直响，眼前金星乱迸，大地在身下不住地蹦跳，人仿佛变成了浪尖上的小舢舨，每一块肌肉都被震得簌簌直抖。刺鼻的梯恩梯味，搅得心里一阵阵恶心。

炮击刚过。

窦云刚钻出来。

眼前一片狼藉。被弹片刈除的灌木丛和浸着血肉的泥土混杂在一起，被炸成几截的残肢断臂乱糟糟一团。

几架“野马”式飞机排成串，肆无忌惮地俯冲过来。

哒哒哒——

窦云刚举枪就是一梭子。

他忘记了彼此武器的悬殊，忘记了自身的安全，脑子里想到的只有发泄，发泄那几乎使胸膛爆裂的仇恨和怒火。

飞机忽地昂起头，好像不相信被炸成烂蜂窝似的地面上还能射出子弹。转了一个圈，又是一阵俯冲。

窦云刚只觉得一股热浪由天而降，旋风般的子弹像灼热的蜂群，一古脑地钻进了他的胸膛。被子弹溅起的泥浪，劈头盖脸地压住了他的身躯。他挣扎着，手向前伸，仿佛要推开那凶恶的死神，声音窒息在喉咙里，终于，眼

前变成了一片黑暗，痉挛的身子陡然躬起，随即又软瘫在地上，殷红的血慢慢地浸进泥土。蒋军开始进攻。

耀武扬威的坦克“轰轰”地震颤。

叠成梯形的士兵猥集在坦克后面，一步一趋地朝前拱。钢铁在流动。似不可抗拒的庞然大物。履带下的一切都被碾得变了形。

子弹飞过去，打在坦克身上，火花迸飞，一阵“滋滋”乱响。坦克毫不理会，照旧一往无前。

手榴弹飞过去，像一群翻着跟头的黑鸽子，腾起一团团烟雾。坦克轻松地甩甩脑壳，没事一样。

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

拿破仑不否认。

希特勒不否认。

斯大林和毛泽东也不否认。

倘若将历史的时针拨回几圈，当著名的西方记者斯特朗在延安枣园发出“中国共产党最需要的是小米、步枪和盐……”的感叹时，美国墨西哥州的荒漠上，正聚集起一支以20亿美元做后盾的向核高地冲击的劲旅。

不管人们是否承认原子弹的出现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起了促进作用，广岛、长崎的残酷事实，却使人们充分认识了武器的威力——这凝聚着人类智慧、又能使人类毁灭的魔鬼。

眼瞅着开在最前面的坦克已抵近战壕，趁坦克跨越壕堑履带松弛的瞬间，战士王海眼疾手快，将一捆10多斤重的炸药，塞进了坦克履带里。

“轰”的一声，神气十足的乌龟壳被炸瘫了。

王海攀上炮塔，打开仓盖，扒拉了一下那颗低垂在胸前的脑袋，只见耳道里溢出一股血。敌人被震死了。

后面的坦克见此情景，都不约而同地调转方向。步兵也无心恋战，争先恐后地挤到坦克前头，寻求坦克的庇护。

机枪手刘志豪看时机到了，索性把重机枪从掩体里扛出来，架在战壕上，泼泻的子弹如风扫残云。往枪膛里送子弹的小鬼兴奋地低声数着数，数了一会儿，竟数不清了，阵地前布满了零乱不堪的草黄的色块。

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

毛泽东把这颠扑不破的真理阐述得更加完整，更加精辟。就在广岛遭受袭击的第二天，重庆的一家报纸对此作出评价，认为这是“一次战争艺术的革命”。

毛泽东不同意这个观点。

几天后，在延安窑洞前的石桌旁，他对来自内布拉斯加的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发表了那番震惊世界的谈话，“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9年后，在中南海游泳池边，毛泽东又重新把这番话讲给了来自克里姆林宫的赫鲁晓夫，使这位身材矮胖的俄国人惊得目瞪口呆。在赫鲁晓夫事后撰写的书中曾这样回忆：

“我试图向他解释，一两枚导弹就能使中国所有的部队化为灰土。毛泽东只是微微一笑。那笑里藏着只有中国人才有的自信。”

“轰！”

乘胜追击的战士刚刚返回阵地，敌人的炮弹撵着脚跟又砸过来。比上一次时间更长、更猛烈。

半边天宇都变成了烧红的炉膛。

“敌人搞什么把戏，两次进攻间隔还不到半小时。”郑维山望着硝烟涂抹的天空，自言自语。

“打钢铁呗，还不是仗着他的美国大鼻子。”胡耀邦在一旁搭话。

“徐水方面情况怎么样？”郑维山问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文年生。文年生正举着望远镜观察阵地。他也是纵队干部调整时到的3纵。他为人忠厚，沉稳缄言，知识才华含而不露。但有一点与众不同，三伏天，人们躲在树荫底下，扇着蒲扇还嫌热，他却躺在被阳光晒得滚烫的屋顶上，任凭太阳蒸烤；到了“腊七腊八，冻掉下巴”的日子。人们都恨不得把炭火揣在怀里，他却迎着寒风在井台上冲凉水澡，连帮他提水的小鬼都冻得浑身打哆嗦，他却没事一样。听到邓维山的问话，他放下望远镜：“刚才接到野司电报，2纵仍在攻城。”

“敌人肯定是打红眼了，急于突破这道防线，和徐水的守敌会合。部队还撑得住劲吧？”

“第一梯队伤亡不小，第二梯队还没展开。”

“告诉部队，把正面兵力撤下来一些，加强两翼，敌人冲锋时，两翼部队多搞点阵前反击。既要注意保存阵地，又要力求杀伤敌人。”

战火仿佛把时间拉长了。

每一分钟都倾泻着钢铁，每一分钟都流淌着鲜血，每一分钟都充满着生存与死亡、胜利与失败的角逐。

这一天，敌人先后组织了八次进攻。教科书上最规范的陆空步坦协同进攻搞过；小群多路、无重点渗透性进攻搞过；利用炮火优势、密集型集团式进攻搞过；人海战术、涌浪式轮番进攻也搞过。惨淡的夕阳终于溅落在地平线上，那进射的红光犹如浸漫的鲜血，冒着腾腾的热气，红得令人震撼。尚未散尽的浓烟在微风中袅袅飘动，好似战神黑色的斗篷，呈现出一种悲壮惨烈而又神秘莫测的气氛。

被蒋军称为“死亡高墙”的防线，依旧握在晋察冀野战军手中。

困 惑

奔泻的河水，一旦遇到急转弯，常常会出现漩涡。只有冲破这“圆”的困惑，才能继续向前。

杨得志背对着窗口，目光怔怔地盯着屋角那只正在结网的蜘蛛。他的脑子里仿佛也有一张网，一张由纷乱思绪结成的网。作战室里电话不断。人们打电话的呼喊声，走动的脚步声，以及窗外那闷雷般的炮声，他好像全都未听到。他的思绪也像那奔涌的河水，当河道突然出现转弯时，便不由得陷入了“圆”的漩涡，“圆”的困惑。

眼前的这场战斗还要不要打下去？如何打下去？

按照围点打援的设计，敌人的援兵确实被引出来了。但一两天内援兵整整聚集了五个师，却是始料不及的。敌人吸取了以往孤军冒进的教训，仰仗其制空权和炮火优势，紧紧猥集在一起，齐头并进。切不开，割不断，出现

了本不希望出现的对峙局面。几天来，虽然给敌人以惨重的杀伤，我们自己的损失也不小。

杨得志走到屋子正中那张方桌前，作战参谋正把前线刚刚报来的情况标在作战图上。

情况比他想象的还要严峻。狭小的徐（水）、固（城）、容（城）三角区域，竟集结了双方数万人马，参差交错，进退维谷。

撤出战斗，容易，但并未达到预期效果；继续顶牛，已经顶了四天，还要顶多少天？那将意味着让战士付出更多的鲜血。

战略决策，有时简单得令人一挥而就，有时又复杂得令人举棋不定。眼下手里的这颗棋子，究竟落与不落？究竟落在哪里？这种对局势的利弊权衡，对敌我态势的判断，在军事家的作战活动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战争，不仅是双方力量的较量，更是指挥员智慧的较量。杨得志懂得，轻视对手等于轻视自己。在两军对垒的棋盘上，因为对方失误而使自己得手的情况并不罕见。但是，他不允许产生这种侥幸心理，这种完全建立在敌人失误上的胜利，常常是靠不住的。

他的目光在纵横交织的红蓝箭头间巡睃。看来，只有向西挺进，迫敌分散，诱敌深入，才可能创造出运动中歼敌的战机。在大部队行动之前，能不能再搞一点出其不备的动作？

“司令员，野司电报！”

郑维山接过来看了一眼，没说话，将抽得已经捏不住的烟屁股狠狠碾在鞋底子上。

郑维山每逢思考问题时，总喜欢在屋里默默地踱步，总喜欢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他虽然身为纵队司令，但他观察问题的眼光却常常逾越纵队的界限，对整个战斗发展、战役全局，都有着一种内在的洞察力和感知力。根据前几天交战的情况，他已隐隐感觉到，再这样打下去不行，心里浮荡起一种暗暗的潜忧，但是，下一步的态势究竟如何发展，眼前又似乎罩着一层雾霜，令人难以看透。“上级有什么指示？”胡耀邦靠过来。

“你自己看！”

“什么，让我们打涑水？为什么要打涑水？”胡耀邦抑制不住地喊出声来。

涑水位于啄县与固城之间，一旦打响，难免不受腹背夹击。况且，从部队目前的集结地到涑水，要经过敌人的防区，孤军深入，在军事上也属大忌。再退一步，部队经过几天鏖战，各方面损耗已经不小，再打涑水，能不能攻得下？即便攻下，要付出多少代价？郑维山、胡耀邦、文年生，三个人相互交换了一下眼色，下级服从上级，这是每个军人最起码的常识，特别是在战场上，更容不得任何人去讲价钱，讲条件。可是……

郑维山挠了挠理得短短的板刷头，“我们是不是给野司回个电报，谈谈看法。”

“你就不怕人家说你抗旨不遵？”文年生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把电报在手里抖了抖。

郑维山沉默了。凭心而论，他对野司几位领导是信赖和尊重的。野司组建不久，第一仗就打得不够顺，应该维护他们的威信。可是，一个合格的下级指挥员，并不仅仅是首长的传声筒，而应当成为首长的耳目、大脑和神经。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古人早有明训。何况我们可以把理由向野司首长陈述清楚，征得野司同意，再决定下一步行动。”胡耀邦快人快语。

“这么说，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了。”文年生指指郑维山、胡耀邦，又指指自己。

“政委，你耍笔杆子出身，能者多劳，电文还是你来起草。”胡耀邦也不推辞，“刷刷”几笔，一份电文跃然纸上。

野司：

来电收悉。关于打涑水，我们认为目前条件不大成熟，我们意见就地坚持，争取情况转机。

胡耀邦把电报交给郑维山。郑维山看了看，递给文年生。“措辞是不是太生硬了？”文年生不无顾虑地看了胡耀邦一眼。“我们主要是讲情况，措辞怎么样，野司首长不会介意的。”“既然如此，我没意见，不过，丑话说在前头，如果挨板子，咱们谁也跑不了。”郑维山往电报稿上拍了一巴掌。

第5章 罗历戎北上

灾祸与幸福，像没有预料到的客人那样来来去去。幸运本身就是一种骗人的伪装。

狗咬狗一嘴毛

安乐椅轻轻地摇动着。

罗历戎双臂十分舒适地搭在紫檀木扶手上。

迷离的目光随着椅子摇摆的幅度，在空中划着一个又一个弧状曲线。

他在想心事。

自从北平军事会议老头子应允了他率军北上的请求，心里好一阵窃喜。但他不是那种喜形于色的人，脸上故意装出一副为党国事业万死不辞的庄重和深沉。

谨慎小心的孙连仲对此举却始终放心不下。罗历戎离开北平前，孙连仲特地把他叫到自己的房间。

“老弟孤军北上，勇气堪嘉，只是……”孙连仲顿了一下，见罗历戎没有什么反应，故作关心地把头凑过去，“届时，要不要让刘化南部从保定向南扫荡一下，策应你们，以防有失。”

罗历戎淡淡一笑：“孙司令长官过虑了。且不说保定以南无共军主力，不可能遭到的大的截击，即便遇到情况，鄙人所率五个团的兵力，也完全有把握将其击退，勿需派兵保障。”

孙连仲看着罗历戎那目空一切的神气，知道再说也没有用，话锋一转：“这样当然更好。委员长在会上已经说了，倘若罗军长能创造出孤军驰骋共区之奇迹，一来可以做为榜样教育国军，二来也可受到委员长嘉奖，届时，鄙人一定为将军设宴洗尘。”“多谢。”罗历戎双手抱拳。

孙连仲派了一架专机，当天便送罗历戎飞返石门。

在仕途上，总的讲，罗历戎也算一帆风顺。早年押上了“黄埔”这个宝。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后，升任为胡宗南部第1师第2旅第5团团团长。1936年，第1师扩编为第1军，他也水涨船高地当了第78师副师长。以后，随着胡宗南的晋升和所辖部队的扩大，又升任了第3军军长。

倘若此次再创个奇迹，与全国战场接连败北的局势相比，说不定老头子一高兴，赏赐一枚青天白日勋章也是可能的。想到这，他仿佛看到了那激动人心的场面，看到了老头子那难得绽开的微笑，看到了同僚们充满羡慕和妒嫉的目光，心里不禁飘飘然起来。有人敲门。

罗历戎头也不回，随口喊道：“进来。”

来人是北平孙连仲派来的宋高参。罗历戎急忙从安乐椅上站起来，把他让进客厅。

宋高参从随身携带的黑皮包里取出一纸命令。

罗历戎接过来，是孙连仲亲自签发的。

“第3军开往河间，即日行动，不得有误。”

罗历戎心里一惊，这么快又变卦了？他疑惑地望着宋高参，宋高参神秘地笑笑，又从皮包里取出另一纸命令。

“石门北上部队，限期做好出发准备，轻装简行，只带3日给养，4日行程抵达保定。”

罗历戎如坠五里云雾。

宋高参吐出一串漂亮的烟圈，“第一份命令是假的，第二份才是真的，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万一走漏了风声，也可以迷惑共军。”“这是孙长官的意思？”

“当然。不仅如此，他还让暂留北平的刘化南迅速赶回保定，向方顺桥一带搜索，以接应贵部。”

“有这个必要吗？”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

罗历戎不再说话，心里忽然腾起了一种说不出的烦躁。他对孙连仲的周密部署并不领情，如此保驾，太有损他那充满冒险和传奇的英雄气概。连带什么、不带什么都规定得那么细，一派娘娘腔，哪有大将风度？但是他不敢把这种情绪流露出来。一来宋高参是孙连仲的心腹，二来也确实难为了孙连仲的一片苦心。

罗历戎故做轻松地笑笑：“请回复孙长官，鄙人一定按令行动。另外，对他那严丝合缝的安排，鄙人感激不尽。”

送走了宋高参，罗历戎忽然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当初，在老头子面前慷慨陈辞的时候，他只是希望赶快离开石门这个不祥之地。但真的要行动了，带哪些人，走哪条路，在哪儿宿营，途中可能发生什么情况？又觉得心里没着没落的，似有一种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感觉。

他走到写字台前，顺手拉开抽屉，取出一副印制精美的扑克，按照一位朋友教他的方法，想占一卦看看凶吉。

牌刚刚摆好，门轻轻响了一下，罗历戎回过头，裂开的门缝把外面那张脸挤成了窄窄的一条。

罗历戎急忙收起牌，但还是被第7师师长李用章看到了。

“军座，运气如何呀？”罗历戎尴尬地把牌扔进抽屉：“闲得无聊，随便摆摆。”李用章凑近罗历戎，神秘地压低声音，“军座，听说您要亲率大军北上？”

罗历戎没有回答，把宋高参带来的密令取出来，递给他。在国民党内部勾心斗角、互相倾轧的角逐中，罗历戎和李用章虽然也各怀心计，但总的讲，是一个山头的。一般的事儿，罗历戎对李用章并不回避。

李用章受宠若惊地接过密令，反反复复看了几遍：“军座，带哪个师北上，定了吗？”

“依你之见？”

“那还用说，当然是带我们7师。”

“为什么？”

“7师是当初跟您一块从甘肃过来的，3军的老底子。”“行了，这事你知道就行了。到时候还要专门研究，你就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是。”李用章感激地点点头。

第3军作战指挥室。

石门市党政军首脑聚集一堂。

屋里很静。只有罗历戎那浓重的四川嗓音在四壁回荡。“委员长所以做出这个决定，就是为了把死兵变成活兵。”说着，他拿起指挥棒，指了指石门防御图，“我们驻守的石门，虽然固若金汤，但毕竟因为共军切断了交通线，而不能纵横驰骋，英雄无用武之地。按照委员长指示，从石门抽出一部分兵力，前往保定。这样做，不仅可以增加华北战区的机动力量，对石门的巩固也是一个支持。大家都看过打架，是双方面对面地打好呢？还是一部攻其正面，一部抄其后路好呢？当然是后一种好。一旦共军有夺我石门之企图，我北调部队可迅疾南下，抄其后路，使之不战自溃。”罗历戎说完了。会场在瞬间沉寂之后，响起了一片“嗡嗡”的议论声。人们表情各异，有的沉默，有的惊诧，有的疑虑重重，有的苦苦地琢磨着罗历戎的“加减法”。部队北调，石门兵力减少，明摆着防御力量削弱，为什么却偏偏说成加强？

“军座，请问究竟哪些部队北调？”

罗历戎顺着声音望去，提问的是第32师师长刘英。

“至于北调部队，”罗历戎有意顿了一下，“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是在北平与第11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第34集团军司令李文共同商议后确定的。下面就具体部署说一说。”

人们的注意力立刻被吸引过来。

“北调部队由本人亲自率领，其中包括第7师全部、第16军所属第66团，以及军直属部队。石门防务由刘英全权负责。原军部系列的战车连、军炮连、汽车连统一划归刘英直接指挥。”罗历戎话音刚落，刘英站起来，“军座，恕我斗胆，我以为这样部署不妥。”

罗历戎厌恶地溜了他一眼，“刘师长有何高见，请讲。”“目前，就石门防务而言，守备市区的是第7师，我师做为机动力量，一直驻扎在石门四郊，倘若军座要把第7师带走，势必造成交接之麻烦……”

罗历戎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意味深长地笑笑，“刘师长所言极是，只是有一点，刘师长大概不会健忘，胡司令长官任命的石门警备司令是你，而不是李用章。”

听了罗历戎的话，刘英简直气不打一处来。当初，32师刚刚划归第3军建制，胡宗南确实曾任命刘英为石门警备司令。但罗历戎不摸刘英的底，32师又非3军嫡系。一心想独揽石门大权的罗历戎，深怕刘英尾大甩不掉，便从中玩了个把戏。派32师进攻正定，乘其空虚，将第7师调驻市区。当32师凯旋而归时，窝已经被人占了。刘英只好忍气吞声，把部队驻扎在郊外，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头司令。想不到此时，罗历戎又把这块早已扯烂的破布，重新当旗挂起来，招摇撞骗。他心里暗骂罗历戎这只老狐狸，但大面上也不便发作，只好打落门牙往肚里吞。

“各位，还有什么高见？”罗历戎见刘英不吭声，想就此收场。“军座，我以为，此次北调并非上策。”

“嗯？”罗历戎从鼻颌部挤出一个颇为不悦的鼻音。

参谋长肖健站起来，“北调计划乃蒋总裁亲自批准，孙长官周密策划，鄙人本不该再说什么，只不过，我是为军座着想。”肖健观察着罗历戎的神色，方才那怡然自得的神情已黯然逝去，烦躁、温怒像积聚的阴云爬满了眉峰。

肖健暗自得意，起身走到地图前，“军座请看，从石门到保定，虽然只有150公里，但这不是普通的150公里，正定、新乐、定县、望都均被共军

所占，此乃一片赤土，军座孤军深入，我看好似……”“好似什么？”

“好似唐僧西去，一步一层险，可谓凶多吉少。”

“此线并无共军主力。”

“今天也许没有，但你保得准明天、后天也没有？共军惯于声东击西，军座未必不晓。”

望着肖健那因得意而扭歪的嘴角，罗历戎心底不由得腾起一股无名火。

“肖参谋长何必这样悲观自弃？”

“岂敢岂敢，不过是忠言逆耳罢了。”

“什么忠言逆耳，黄鼠狼给鸡拜年！”罗历戎在心里骂了一句，一片不大不小的阴影投在了他的心上。

罗历戎与肖健有隙，由来已久。

日本投降后，孙连仲本想将石门交给他的副司令马法五接管，不料，马法五途经邯郸时被刘邓部队聚歼。孙连仲无奈，才不得不将石门改为李文接收。李文嫌石门太小，不愿做这个石门王，故令罗历戎急进，将石门大权交给了罗历戎。

罗历戎进驻石门后，两手伸得长长的，一只手抓权，排斥异己，提拔亲信，竭力编织以自己为核心的小圈子；另一只手抓钱，借口军用，派兵到山西阳泉抢运煤炭，运到上海倒卖，仅此一项，便发了大财。

肖健身为参谋长，本来也想在石门搞一点“自留地”，可惜，还没容他伸手，所有的肥肉都被罗历戎用铁叉子扎得死死的。看着别人大口大口地吃肉，自己连汤也喝不上，心里自然不满，便暗地联络了警备司令刘英、副司令李文定以及最早接纳石门的先遣军头目侯如墉、刘壮飞等人联合倒罗。虽未奏效，却也搞得罗历戎声名狼藉。

此次北调，肖健早已打听到名单里没有他。对于石门的前景，明眼人谁不清楚。眼看罗历戎搜刮够了，一抬腿把这条破船蹬了，他心里气不过，便想出了这么个主意，故弄玄虚，硌棱硌棱罗历戎。

一直沉默不语的石门市市长尹文堂，见是时候了，慢慢悠悠地站起来，“罗军长奉蒋总裁指示，率部北调，作为石门地方官员，鄙人心里真是又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罗军长离开石门，如飞鸟离笼，广阔天空将大有作为；难过的是，彼此共事一场，情同手足，却要分开，今日离石去，不知何日归？”说着说着，眼角竟挤出了两滴泪水。

这位尹市长原是孙连仲的秘书。孙倚仗自己是河北省主席，拚命安插亲信。最先安插进石门的是专员高挺秀。哪知，新官上任不足一月，便迫不及待地亲自带人去仓库盗窃了白布 5000 匹，正好撞见查夜的警备副司令李文定，人赃俱在，不容分说，一千人被解往北平。这起轰动一时的盗窃案，搞得孙连仲十分狼狈。但又不忍石门肥缺为他人所占，便把自己的秘书派了来。

尹文堂来到石门后，才得知所谓的“父母官”并非肥缺。军内物资和敌伪产业早被接收完毕，留给他的不过是一个经济萧条的烂摊子。

在官场上，他与罗历戎的关系十分微妙。他虽乃一市之长，但实权却握在罗历戎手里，对这个土皇帝，他不得不敬畏三分。罗历戎呢，因为尹文堂和孙连仲的关系，大面上总还谅解得过去，暗地里却又处处设防。

几个月前，孙连仲来石门视察，和尹文堂话头话尾里已有放弃石门之意。

临行前，尹文堂特地与孙连仲同乘一辆汽车前往机场。尹恳求挪个地方。孙连仲答应回去考虑，并再三叮嘱，此话万万不可走漏出去，尤其不要让罗历戎知道。想不到，罗历戎竟抢到了自己前头。

尹文堂对此虽不无妒嫉之心，但事已如此，还不如说几句过年话，做个顺水人情。

他掏出一块雪白的麻纱手绢，揩了揩眼泪，“罗军长治理石门两载有余，工事坚固，固若金汤，士气旺盛，民心所向，实乃党国之幸，百姓之幸，石门之幸。”

有人随声附和着，响起几声稀稀落落的掌声。

“此次罗军长率部北调，鄙人仅代表石门市政府同仁及 20 万黎民百姓，预祝其一路顺风，早传佳音。”

罗历戎微笑着点点头。尽管尹文堂这番话把他的心持得舒舒坦坦，但肖健带来的那片阴影，却怎么也抹不掉。

在黎明前倒下

第 3 军司令部灯火通明，人声嘈杂。一辆辆摩托车进进出出。院子里乱做一团，墙角升着一堆火，几个人正忙着打开一摞摞文件扔进火堆。升腾的浓烟携着片片纸灰飞到空中，又飘飘袅袅地落下，像一群翩飞的黑蝴蝶。

罗历戎依旧躺在安乐椅上，闭目养神。

译电员悄悄走进来，“军座，北平来电。”

罗历戎将电报扫了一遍，瞳仁里不由得迸出一束异样的光亮。电报是孙连仲拍来的，告诉罗历戎已在徐水地区吸引了共军主力，命他迅即率部北上，以形成南北夹击之态势，将共军一举歼灭。

老天有眼！

罗历戎心中一阵暗喜：共军主力被吸引在保北，此行保险系数将大大增加。

“叫李师长来见我。”

李用章匆匆进来，“军座，找我有事？”

“部队换防进行得怎么样了？”

“起码还得两天，扯皮的事太多。”

“不行，必须在今天午夜 12 点之前结束，通知撤下来的部队，带足 3 日干粮，待命出发。”

“怎么这么急？”

“北平来电催呢！他们在徐水拖住了共军主力，让我们尽快赶到，以便南北夹击。”

“军座，部队长途跋涉，再去参战，恐怕……”

“你懂什么！”罗历戎狠狠地瞪了李用章一眼，“通知守备部队，从即日起实施戒严，只许进不许出，部队北调的消息，绝对不能走漏风声。”

“是。”

李用章刚刚离开，军法处处长走进来。

“军座，那个案子怎么处理？”

“哪个案子？”

“就是中和恒药店那个，‘19 号’移交过来的。”

“19 号”是石门的特务组织，全称“石门市动员委员会肃奸组”，因住在中正街门牌 19 号，故得此名。这个组织自 1947 年 4 月成立以来，聚集了

一批杀人不眨眼的魔鬼，疯狂捕杀共产党人和无辜群众。

“犯人是什么性质的？”

“嫌疑犯。”

“什么嫌疑犯？”

“政治嫌疑犯。”

“那还用问吗？蒋总裁早有指示，刑事犯释放，政治犯一律枪毙。”

“军座，这个案子还没有最后审定。”

罗历戎不耐烦地挥挥手，“哎呀，你也不看看现在什么时候了，哪有工夫定案。既然是‘19号’那边交过来，再交过去就是了。”

夜深了。无边的黑暗将石门团团围住，到处黑黝黝一团，整个自然界都仿佛穿着丧服。

两辆汽车从中正路19号驶出，前面一辆是囚车，后面一辆是美国中吉普，没有任何声息，只有车轮碾过地面发出的“沙沙”声，恍若黑色的幽灵。

不知走了多久，车子停住了。借着路灯那昏暗的光亮，几个五花大绑的人从车里被推搡出来，每个人嘴里都塞着烂布，从那褴褛的衣衫和憔悴的面色，可以想见，他们一定经历过许多非人的折磨。

紧接着，坐在中吉普上的人也先后跳下来，没有枪，每人手里握着一把匕首，锋利的刀刃在夜色中闪着雪亮的寒光。

一个刽子手走过去，对准其中一个五花大绑人的心脏。四目相对，一个闪着狰狞的磷火，一个燃着愤慨的光焰。

“你想到过死吗？”刀尖挑起被缚者的下巴。

被缚者傲然扬起了头颅。

“今天老子就成全你！”刽子手把匕首向上一抛，随手接住，将夜空划出一道白色伤痕。“也许你说得对，这个城市将来是属于你们的，但遗憾的是你永远也看不见它了。更遗憾的是，你们的亲人永远也不知道这里就是你们的殉葬场。”说着，他朝旁边已经挖好的几个土坑瞥了一眼。

空气阴冷潮湿，冷风阵阵吹着旷野中的几棵小树，如泣如诉。一片枯叶打着旋，悄然飘落。

“噗哧！”刺刀朝着被缚者的心窝处猛扎进去，一股滚烫的血喷出来，染红了刀柄，染红了土地。

刽子手狞笑着，用力将刀把一绞，五花大绑的人像推倒的谷个子，重重地跌倒在地上。

相继，几个刽子手一拥而上，每人对付一个。有的被剃目，有的被割头，有的胸部挨了30多刀，其状惨不忍睹。

行云低垂，空气中充满了恐怖与血腥。

他们在黎明前倒下了。

没有悲壮的枪声，没有激昂的口号，甚至来不及再看一眼动人的日出，来不及与亲人道一声珍重。他们就是中和恒药店被捕的五名地下党员：贾文锦、王焕然、王国士、吴子珍、王振海。为石门的解放，他们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直至石家庄解放后，人们才找到了他们的遗骨，重新进行了安葬。

泄漏天机

空寂的大街，行人稀疏。不少商号、店铺大白天都下了门板，个别几家门前悬着“牺牲血本”“大甩卖”的幌子，招魂幡似地飘荡着。一队队荷枪

实弹的士兵，匆匆地走来走去，一辆辆蒙着军用帆布的卡车，“轰轰隆隆”地从身边开过。

凭着特殊的职业敏感，杨亚丽嗅出了一股不同寻常的味道。敌人莫非要走？

往哪走？

走多少？

什么时候走？

一连串问号在她脑子里旋转，不知不觉地她走进了北横街。这里因靠近第3军军部，一向比较僻静。可此刻，却热闹非凡。沿街坐着一溜花枝招展的军官太太，有的守着箱笼桌柜，有的摊着锅碗瓢盆，有的用衣架挂着四季衣裳。看样子是卖的，但又羞于吆喝，只好守株待兔。

见杨亚丽走过来，一位穿旗袍的太太急忙把她扯住，“小姐，买几件衣裳吧，这衣裳便宜。”

杨亚丽停住脚，认真地翻看着架子上的衣裳，十分内行地用手捻捻衣料，又分别问过价钱，故做惊讶地叫道：“哎呀！这么好的衣裳，怎么忍心卖这个价。”

太太一脸委屈，“说得是呢，要不是走，谁肯卖。”

“去哪啊，这兵荒马乱的。”

太太警觉地望了杨亚丽一眼，“去投奔亲戚，又是孩子，又是包袱，带不动。”

杨亚丽选了一件坎肩，刚要走开，又被另一位太太缠住了。那人手里拿着一口炒菜锅，半哀求半恳切地：“买上吧，只合一根冰棍钱。”

杨亚丽把锅接到手里掂了掂：“你也是要走亲戚？”

“不是。孩子他爹非要变卖点现钱做买卖。”

“做买卖连锅也不要了？”

女人的脸腾地一下红了，“家里还有一口锅，够用了。”杨亚丽把锅又塞回那女人手里，“我也说不准哪天要走，买了也是累赘。”

“你行行好，买回去先用着，走的时候再卖嘛！”

杨亚丽抱歉地摇摇头。

那女人叹了口气，只好再去招揽别的主顾。

敌人肯定要走！回到家里，杨亚丽把街上的所见所闻和自己的判断，告诉了丈夫底玉清。他们都是冀中11分区情报站的情报员，在日本投降前打入石门的。

“你分析得不错，方才老三刚刚来过。”

“他来干什么？”

“喏。”底玉清指了指床上的一个包袱，“他说暂时要出去一段，这些东西让我们替他收藏。”

“去哪说了吗？”

“没说，但话头话尾露出来，可能去北边。”

他们所说的老三，在蒋军第3军军部供职，因为和底玉清是老乡，便常来走动走动。底玉清夫妇俩每次都待如贵宾，日子久了，便无话不说。正大战役后，罗历戎准备偷袭正定的情报，就是老三在喝酒的时候露出来的，使驻正定的党政机关及时撤离，避免了损失。

“这个情况要不要向上级党组织报告？”杨亚丽焦急地搓搓手。“当然

要。不过，我想晚上再找老三来摸摸底。”

三杯酒下肚，老三的脸已经有了点颜色。杨亚丽一边殷勤地斟酒，一边不住地说着劝酒话。

“哥嫂，又不是外人，何必这么客气。”

“兄弟这一去，也不知道要多长时间才能见面，吃顿团圆饭，一来表示点意思，二来也预祝兄弟一路平安。”

“不会有危险的，军长都打了保票。”

“那可说不准。俗话说，行车坐船三分险，又赶上这么个战乱年月，也不知兄弟走哪条路？”

“没事儿，我们走的那条路保准没共军，共军都到保北去了。”酒至半酣，你一言，我一语，他们终于摸清了3军的行动路线和出发日期。

送走了老三，杨亚丽翻箱倒柜，找出一身孝服穿上，又从被里上扯下一条白带子扎在头上。

“你这是干什么？”底玉清不解。

“听说哨卡卡的很严，只许进不许出。我就说老人没了，回老家奔丧。”

“能行？”“实在不行，我就把这个掙给他。”杨亚丽晃了晃手腕上亮闪闪的镯子。

“现在就动身？”

“刻不容缓。”

福兮，祸兮

罗历戎烦躁地看了看表，已经凌晨两点了，还没睡着。尽管身下的席梦思床非常舒适，蓬松的鸭绒被也十分柔软，可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这毛病是正大战役后染上的。对石门这座孤岛，他总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恐惧，如同坐在火山口上，不知哪一天喷薄的岩浆会进射而出，把自己化为灰烬。

眼下，马上就要离开这个鬼地方了，怎么还睡不着？是兴奋，是紧张，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他说不清。

他怔怔地望着天花板，该办的事情似乎都办了。早两天，他便吩咐秘书，将这些年来苦心经营积攒的黄白之物、古董字画，统统打点整齐。并把所有的金元券都换成了金条和袁大头。这件事办得滴水不漏，无论亲信还是政敌都毫无所知。

罗历戎走下床，从一只玻璃瓶里倒出两粒安眠药，一仰脖吞下去，重新回到床上躺好。

一想到明天就要出发，那颗心又像悬在空中的气球。

不知过了多久，大概是药力发挥了作用，他终于睡着了。又不知过了多久，一阵刺耳的电话铃声把他从梦中惊醒。天已经大亮了。他跳下床，愤愤地摘下话筒，正欲发作，里面传出一个柔软得像女人一样的声音。

“军座，我是杨光钰，有件事，我思虑再三，还是想找您谈谈。”杨光钰是第3军的副军长，虽然和罗历戎也尿不到一个壶里，但因资历老，一般情况下罗历戎不驳他的面子。

过了一会儿，门外响起一阵轻微而富有节奏的叩门声。

罗历戎打开门，把杨光钰让在沙发上。“什么事儿？”

“我想……”

“说嘛。”

“我考虑了很久，北援部队是不是由副参谋长吴铁铮和第7师师长李用章带队，咱们……”

“咱们怎么样？”罗历戎扔掉手里的烟蒂。

“咱们还是从天上走保险。”

听到这，罗历戎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我真不知你老兄怎么会想到这一步棋，兽不可一日无王，兵不可一日无帅。孤军北上，正是我等报效党国、一展宏图的千载难逢之机。平日，我们教导士兵要义无反顾，当将领的怎么能临阵退却呢？无事则罢，倘若真有个三长两短，让蒋委员长知道，怪罪下来你我也吃罪不起。”

看到杨光钰脸上变了颜色，罗历戎刹住话脚，换了一种口吻，“我知道你是担心共军拦阻，我何尝没有这种担心。不过，北平电报上说得清楚，共军主力已被吸引在徐水城下，料他也不会有分身法。充其量不过弄些土八路、游击队袭扰一下，我堂堂美械化国军，如果连这点沟沟坎坎都过不去，岂不被国人耻笑。”

“军座所言极是，我方才所说也是希望尽快赶到保定，折回头来接应部队，即使遇共军拦阻，也可两面夹击。既然军座决心率部开拔，杨某定当遵从。”

杨光钰被罗历戎一阵奚落，极力想挽回点面子。

罗历戎没有再说什么，把杨光钰送出门外。关上门，用嘲弄的口气轻轻说了声：“胆小鬼。”

10月15日午后1时，罗历戎下达了出发命令。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从石门开出来。

其中包括由参谋处、副官处、军务处、军法处、军医处、新闻处、人事室等十几个处室和一个野战医院组成的庞大的军部，以及直属特务营、通信营、工兵营、炮兵营、辎重营、骑兵团，和第7师、第16军第66团全部，此外，还有铁路警察大队、学生青年军及一大批家属，总计13,000余人。

罗历戎甚至独出心裁地把一个魔术团也带在身边。

汽车、马车、炮车，一辆咬着一辆，像一条蠕动的巨蟒。窗外，大地在旋转，河流在旋转，村庄在旋转。

罗历戎默默凝视着从眼前移过的景物，心里突然变得忐忑不安，就像一艘离开了坚实大陆的小舢舨。海天茫茫，等待他的究竟是什么？

是凶？是吉？

是福？是祸？

第6章 回马一枪

战争从来都是兵家竞技的舞台。指挥员的创造力实际上是一种应变力。

叉路口

夕阳缓缓下沉，沉入一片红紫相间的帷幔。

蜿蜒的小路上，一队人马款款而行。谁也不说话，只有“得得”的马蹄，踏着雨后湿润而富有弹性的土地；踏着垄沟田坎上那金纽扣一样的雏菊；踏着铺满大地的灿灿余辉。

天光以极快的速度向西遁去，四周涂上了一层凝重而缓慢的铅灰。所有的东西都疲倦了，连同影子。

“老杨，你觉得我们这一仗打得怎么样？”杨得志把头转向并辔而行的杨成武。

“充其量，只能说打了个平手。”

经过五天鏖战，野司终于决定主力部队撤出战斗，经固容公路转移到铁路以西姚村地区，集结待命。

暮色渐浓。撤下来的部队无声地行进在空旷的原野。

深秋的夜风像灰色的精灵，在一棵棵树梢上漫卷。忽然，急转直下，长袖般地甩出一个漩涡，掀起战士们布满硝烟的征衣。没有月光，看不清他们的脸，但从那踉跄的脚步和重心不稳的身躯上，可以推断部队的疲劳程度。

前方出现了一个叉路口，把小路劈成两半，像横在大地上的一个褐黄色的枝桠。

走在后面的作战参谋余震策马赶上：“首长们要不要休息一下？”

杨得志勒住马，扭头望了望耿飚和杨成武。

野司的五位领导，第一政委罗瑞卿一直在阜平开边区土地会议，政治部主任潘自力带着一部分机关工作人员已先期出发，故此，只剩下他们三个人。

耿飚和杨成武还未答话。只听身后传来一阵急骤的马蹄声，像惊心动魄的鼓点。

“首长们停一下，有重要事情报告。”

来人是留在原指挥部驻地东西马庄的野司通信员。由于跑得急，浑身的衣裳都让汗潮湿了。

“报告首长，这是刚刚收到的聂司令员的电报。”

杨得志展开，电文极短。

杨、杨、耿：

密悉。罗历戎率第3军出石家庄，现已渡滹沱河向新乐开进，请你们相机处置。

短短三十几个字，如石击水，在杨得志心里荡起了层层波澜。最先反应出来的是意外，而后是惊喜，继之是兴奋。

他把电报交给杨成武和耿飚，脑子飞快地旋转起来。

将罗历戎引出洞，他们事先不是没有考虑过，但徐水距石门路途遥远，且石门兵力本来不足，这种可能微乎其微。如今，想不到罗历戎竟送上门来。

眼疾手快的作战参谋余震，急忙从马袋子里取出地图，就地铺开。

浓重的夜色已经把夕阳的余辉吞噬殆尽，四周模模糊糊一片。借着马灯

微弱的光亮，耿飚迅速找到了新乐。

从电报的时间推算，敌人还在向前推进，再往前便是定县，定县是石门与保定的中间点。

变化如此突然。

摆在他们面前的也是一个叉路口。

一条路，按原计划继续西进，跳出南北敌人夹击的包围圈，这是一条比较平安的路，也是一条无所作为的路。

另一条路，调头向南，把罗历戎阻住、包围、吃掉。这是一条险象环生的路，也是一条积极进取的路。

此刻，部队正在西进中，忽然调头向南，浩浩荡荡的千军万马怎么组织？路上发生拥挤混乱怎么办？

遭敌空袭怎么办？

后勤供应接济不上怎么办？

各部队协同失调怎么办？

蒙在鼓里的敌人一旦清醒过来，尾随夹击怎么办？

胜利与失败离得那么近，就像一个物体和它的影子。

究竟走哪条路？

军情紧迫，不容徘徊。冥冥中，每个人似乎都能感觉到时间钟摆撞击心壁发出的震颤。

此时此刻，对他们来讲，需要慎重，更需要果断；需要经验，更需要勇气。

聂司令员电报上说得明白：相机处置。这里包含着信任，也包含着责任，更包含着千军万马的命运。

面对这步可能大获全胜、也可能满盘皆输的险棋，杨得志、杨成武、耿飚果断地做出了决定：部队调头向南，抓住罗历戎！打掉罗历戎！站在一边的余震看了看表，从接到电报到做出决定前后仅用

了20分钟。

40年后，当笔者坐进原国防部部长耿飚的会客室，这位建国

后虽不曾授衔、却始终保持着军人气质和风度的将军，回忆起当年叉路口的一幕，依旧感慨万千。

“世间，无论多么有预见性的军事家，都不可能事先把战斗中发生的每一个细节妙算准确。正如列宁所说，战争是一种形式繁多、差别万千、错综复杂的事物。人类从事的任何活动，都不像战争给偶然性这个不速之客留有那么广阔的活动天地。正是由于战争的这种特殊性，所以打仗不能按谱而弄，因为谱不能应变而变。“衡量一个指挥员的创造力，实际上就是看他有没有应变力。这种应变力也许表现出来的只是短暂的一瞬，却需要平日多方面的积累，包括判断、推理、经验、知己知彼的程度，有时甚至还需要那么一点灵感，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才能形成决心。

“事后也曾有人对我说，这么大的军事行动，你们三人只用了20分钟便做出了决策，是不是太草率了。对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看的，衡量一个决策是否草率，不应只从作出决定所用时间的长短来判断。我们是对战局形势进行了缜密思考，对南下歼灭罗历戎的可行性做了周密计算后，才作出决定的。《孙子兵法》在谈到决策时，特别强调要避免‘狐疑不决’、‘主将不一’、‘机巧万端，失于迟后’。也就是说，决策者在关键时刻，绝不能犹豫不定，

意见不一。当时，我们所处的情况也不允许我们犹豫，不允许我们有过多的思考，如果像现在这样，凡事都要研究研究、讨论讨论，恐怕晋察冀的那段历史就要重写了。”

隐形战线

这封由聂荣臻拍给杨杨耿、披露罗历戎北进军情的绝密电报，其依据究竟出自何处？早在初稿写作时，便引起过笔者浓厚的兴趣，但几经了解，说法不一，悬殊甚大，又找不到确切的文字根据，便只好忍痛割爱。直到书籍出版，心头仍残存着一丝隐隐的遗憾。偶有一日，笔者翻阅《中国老年报》，无意中发现了有一个醒目的标题《情报，抵得上十万兵马》，副标题——忆清风店战役中的北平情报组。署名是离休老红军王文。

我怀着极大的兴趣，一口气读完。然而，在获得了某种满足之后，竟引发了更多的不满足。文中的许多情节只不过提了个头，尚未展开，便掐断了。

强烈的探索欲激起了我深入采访的热情，我首先给《中国老年报》打电话，询问作者的单位、地址，答复是：来稿太多，无法查找。我理解他们的难处，因为我曾去过这家报社，在编辑部那小小的斗室里，从书柜到案头，从窗台到地面，几乎堆的全是稿子，在这浩如烟海的稿件中去查寻一篇文章的作者，确非易事。况且他们人手也很少，不能再勉为其难。

但我不太甘心，于是，抱着电话，挨个与驻京的各军队于休所联系，渴望沙里淘金。结果，还真的找到了两个叫“王文”的人，可惜他们都不曾经历过这件事，不过是同名同姓罢了，令人空欢喜一场。在此，我只好把王文同志发表在报纸上的那篇文章，撷取有关片断，摘录如下，以飨读者。

1946年10月初，中共华北局社会部随军撤离张家口。刚到涞源，许建国部长把我找去，让我速去北平接管电台工作。组织上知道我曾在苏联受过训练，能收发电报，还会装配和修理收发报机。因为北平的电台跟解放区老是联系不上，才决定让我去。

我到了北平，与甘陵同志接头，他带我住在阜城门内苏省吾家。苏是北平的老住户，出身破落地主，本人大学毕业后赋闲在家。他爱好无线电、养鸟、拉胡琴等，邻居们都把他看成是个“纨绔子弟”，所以在他家架设电台不会引起敌人的怀疑。

苏省吾为了掩护我的工作，开设了一家修理收音机的商行，他自任经理，由我当修理技师。

1947年10月初，由我党打入国民党第11战区司令部（驻丰台）的刘光国同志了解到，蒋介石在北平召开的军事会议上，策划让其嫡系驻防石门的第3军等部，由军长罗历戎率领，北移保定。甘陵同志搞到了这次军事行动计划的复写件，立即将这一情报交给我。

在这之前，苏省吾家突然来了个不速之客，是苏的同事，在国民党新一军工作。此人白天睡懒觉，夜里熬到很晚也不睡，喝酒、唱戏，还经常突然窜到我的工作间来，给我的工作带来极大的干扰。

为及时把这份重要情报发出去，我和苏省吾商量，让苏想办法把此人缠住，苏知道此人爱唱戏，便拿上胡琴，陪着他玩，你拉我唱，我拉你唱。而我则利用这段时间，当夜把情报分成几份，拍给了晋察冀分局和晋察冀军区。

事后，晋察冀分局社会部转来了晋察冀军区的嘉奖令和聂荣臻司令员的赞扬：“我们的情报组织抵得上十万

兵马。”

龙调头

决心下了，战场选在哪？

在保定以北打，是敌人之所求，于己不利。仗必须在保定以南打，而且还不能选在离保定太近的地方，因为敌人在保定不仅有一个军，保定以北还有更多的部队。

耿飏伏在地图上。

一望无垠的田野，纵横阡陌的小路，弯弯曲曲的河流，星罗棋布的村镇，都从图上那凝缩成圈圈点点的干瘪标志中蹦出来。读图是一种精神操练，身心可以随时从这个地方跑到那个地方，沿途各种问题，泡在思维里蠕动。这里没有正误胜负，全靠读图人极高的鉴赏力。

终于，耿飏手里的那支红笔停住了，围着清风店画了一个大大的圆圈。

清风店因何得名，不知道，距其不远还有一个明月店，想必是五观庄的两位仙童下凡落脚之地。

清风店位于保定以南、定县以北，四周都是平原，又是解放区，敌人无险可守，无兵可援，其南面还有一条唐河，只要罗历戎一过河，我军就可迅速控制渡口，形成关门打狗态势，是打运动战的理想战场。只是罗历戎的部队距清风店只有 90 多里，而晋察冀野战军离清风店最近者 150 里，最远者 250 里，且正在西进，每一分钟都在拉大距离。

按照正常的行军速度，一般每小时 5 公里，即使急行军，每小时也不过 7 公里。然而，人毕竟不是机器，连续急行军很难保持这个速度，4 个小时以上总要吃点东西，十几个小时总要休息休息。就算不吃不喝不休息赶到预定战区，巨大的体力消耗也很难保持战斗力。

另外，几昼夜的徐水激战，无论攻城部队还是阻援部队，都已相当疲倦，突然强行军南下，24 小时内走完 200 里左右的路程，战士们能不能吃得消？能不能先于敌人赶到预定地点，布设好伏击圈？

240 90，对比是严峻的，但又不是机械的。杨得志算了这样一笔帐：

罗历戎的部队距清风店虽然只有 90 余里，但他们是不敢搞夜行军的，这样便挤出了一夜的时间；况且，罗历戎根本不可能估计到这一步棋，他一定以为共军主力仍被吸引在徐水城下，保南平安无事。即使有所察觉，受辎重、眷属之累，速度也不会太快；再有一条，罗历戎所经区域全是解放区，在此活动的徐德操独立第 8 旅和大量训练有素的地方武装，一定会积极有效地钳制敌人。“战士的积极性也要考虑进去，大伙早就憋着一股劲，打大仗，打胜仗。只要告诉战士们，这次行动是歼灭敌 3 军，活捉罗历戎，部队的情绪肯定会鼓动起来。”杨成武说。

“还有两个问题，我认为应当引起注意，一个是吃饭问题，吃饭关系到时间，一顿饭连做带吃，起码得个把小时，三顿饭就是三四个小时，省下这些时间，赶一赶能跑出五六十里地。再一个是救护问题，连续强行军，赶到战场就要打响，而且是硬仗，伤亡在所难免，如果让部队自己运送伤员，势必影响战斗。”

杨得志点点头，耿飏不愧是个好军师，在许多问题上想得都很细。

“这两个问题，我们可以求助于孙胡子和林铁同志，他们肯定有办法。”杨成武说。

“既然如此，兵贵神速，我们是不是马上就行动？”耿飏收好地图。

“我看可以。”杨得志站起身。

“这么大的变更，要不要请示聂司令员？”杨成武问。“请示当然要请

示，但不能等了，我们的决心和聂司令员一贯强调的精神是一致的，聂司令员会同意的。”杨得志说。借着马灯的微光，耿飏开始起草命令。没有桌子，连一条凳子腿都没有，公文就垫在膝盖上。

野战军各纵队：

除2纵5旅、3纵7旅、8旅和独7旅不动，由陈正湘、郑维山指挥继续阻敌外，其余部队接今后立即掉头南下，限24小时内赶至方顺桥以南的清风店地区。

身边没有电台，传达命令只好采取最原始的方法，作战参谋们分头纵马，赶赴几个较近的部队，然后再采取接力的形式，有电话的用电话，没电话的派人，近的通知远的，远的通知更远的。千军万马开始调转方向：向南！向南！向南！

4纵司令员曾思玉还不知道这个消息。他这人有个怪癖，说优点也行，说缺点也罢，无论行军打仗，总喜欢往前靠，有时他的指挥位置甚至超过了团指挥所。

走着走着，前面出现了灯光，是晋察冀军区独8旅司令部驻地。

曾思玉勒住马。他忽然想起应该给2纵司令员陈正湘打个电话，问问徐水的敌情有什么变化。

电话接通了。耳机里传出陈正湘那爽快的湖南口音：“你老兄跑到哪里去了，野司首长正到处找你呢！”

“找我？什么事！”曾思玉一怔。

“当然是好事！石门的罗历戎出动了，野司首长让你马上去接受任务。”

“真的！”曾思玉禁不住兴奋的喊起来，“我马上去！”刚要放电话，他忽然又想起了什么，“喂，你们的任务呢？”

“野司让我们继续留在这，扭住敌人，保证你们的胜利。”“太好了！祝你成功！胜利后见。”

曾思玉飞身上马，一路急驰，赶到野司临时驻扎的小村子，参谋提着马灯早已在村口迎候多时了。

“可把你老兄等来了，找你真不容易。”耿飏用力在曾思玉肩膀上捶了一拳。

“是打是罚，我都认了。有什么任务，快说吧！”

耿飏把马灯提到桌上，那上面摊着一张五万分之一的地图。“你看，我们现在的位置在这。罗历戎的位置在这。”曾思玉的目光顺着耿飏的手指移动。

“我们决定在这歼灭他。”耿飏对准“清风店”用力敲了两下。“野司命令你纵全部南下，从平汉线以南直插清风店，必要时把2纵第4旅也加上。与你们齐头并进的还有2纵第6旅和3纵第9旅，他们的路线是平汉线以西。无论如何一定要在清风店抓住罗历戎。”

“明白了，还有什么指示？”

“看你急的，人在这，心早就飞了。”杨得志把曾思玉重新按在炕沿上：“要告诉同志们，能不能取得这次胜利，关键是能不能在预定时间内赶到清风店，胜利就绑在大家的脚杆子上。”“知道了。”曾思玉站起来。

“别忙着走。”杨成武拽住了他的胳膊，“这次行军可能比打仗还要艰苦，路上要注意搞好宣传，你们4纵的宣传队很活跃嘛。再有，要组织收容

队，走的快的先走，不要等，同志间既要互相帮助，又不要互相牵扯，早到一分钟，胜利的把握就多一分。”“首长们放心好了，保证完成任务。”曾思玉说着话，脚已经跨到了门槛外面。拴在门口的那匹马，仿佛也和主人的心情一样，兴奋得刨着蹄子。

月下飞马

月亮细得像淡淡划过的指痕，密匝匝的星星顽皮地眨着眼睛。偶尔，一颗流星坠落，划过庄严、纯净的天幕，绽出无声的闪光。得得得……

一串急骤的马蹄声由远而近，如狂飚，似暴雨，落在地上几乎分不出点来。

一片片丛林，一道道沟壑，一个个村庄，从眼前一晃而过，蜿蜒的土路上掀起一道褐黄的尘烟。

马已经跑到了极限，四蹄扬起时，肚皮几乎擦着地面。密密的鬃毛早已被汗水打湿了，鼻孔急促地喷着团团热气。

骑马人似乎还嫌不快，双腿使劲地夹着马肚子，两手不住地抖动着缰绳。凉飕飕的夜风掠过耳边，呼呼直响，额头上的汗珠，却越聚越多。

他，就是晋冀军区政委王平。本来，他正在阜平参加晋察冀军区和华北局召开的土改会议。正开着会，聂司令员悄悄把他从会场叫出来。从聂荣臻那严峻的眼神里，他估计到事关重大。“刚刚接到报告，石门的罗历戎正北上向保定靠拢，我已告‘二杨’及‘耿’，让他们相机处置。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主力都在徐水，石门至保定间拉开了一个空档，只有冀中军区徐德操的独8旅和你们的一个团。你必须马上赶过去，指挥这些部队和广大民兵，想方设法迟滞敌人。”

“我这就走。”

聂荣臻看了看表，“就要开饭了，吃了再走吧。”

“不用了。”

“那就带点干粮。”

王平点点头。一转身就把这事儿忘了。警卫员早把那匹乌骓马牵出来。这匹马跟王平很长时间了，彼此间都有了感情。看到主人出来，马刨刨地，晃晃脑袋，神气十足地抖抖长鬃，朝着他“咳咳”地叫了两声。

王平接过缰绳，亲昵地拍了拍马脖子，“老伙计，今天可要辛苦你了。”说着，双手抓住鞍桥，脚下用力一蹬，身子腾空而起，稳稳地坐在了马鞍上。立即，乌骓马像脱弦之箭，直射出去。

从阜平到清风店，相距二百多里。不知跑了多长时间，天渐渐黑了。乳白色的炊烟和灰色的暮霭交织在一起，像一层透明的薄膜，把远处的村子罩得若隐若现。

又不知跑了多长时间，肚子“咕噜噜”地叫唤起来，喉咙干得几乎要冒出火，嘴里苦涩涩的，浑身仿佛颠散了架。

他真想停下来，哪怕只喝一口水。可是，这个念头刚刚闪过，便被打消了。他懂得，在两军对垒的沙场上，时间意味着什么。跑呀，跑呀，星斗在头顶移动，景物在身边退缩。不知不觉地速度渐渐慢下来。俗话说，响鼓不用重擂，好马不用鞭催。一般情况下，王平根本舍不得打这匹马。眼下，也顾不得这许多了，他拼命地夹着马肚子。奇怪的是，马好像没有察觉主人的心情，反而越跑越慢，最后，索性站住了。

王平无可奈何地跳下来，马的两肋汗淋淋的，浸湿的皮毛闪着丝绸般的

幽光，腹部像铁匠铺里坏了的风箱，不时出现痉挛的、不规则的颤抖。眼睛无力的睁着，眼角凝着一滴透明的泪珠。默默地望着主人，好像在说：我实在走不动了。

王平爱抚地拍拍马头，心里不由得泛起一丝怜悯：它确实跑得太累了。

王平牵住马缰，想遛遛它，接着再跑。马蹄仿佛钉在地上，怎么也拉不动。

他只好绕到后面去推。想不到，刚一伸手，这匹高头大马竟“扑通”一声仰倒了。

王平俯下身，轻轻抚摸着马鬃。马微张着眼皮，恋恋不舍地望着主人。鼻息越来越弱，越来越弱，像飘忽的游丝。

王平叹了口气，心里热辣辣的不是滋味，一匹如此骤悍的好马，竟生生给累死了。

好在附近有个村子，而且已经离清风店不远，他临时借了一匹马，继续赶路。

事后，记者了解到，包括许多专门研究清风店战例的人，也并不知道这段插曲。

这个故事，曾经被岁月的沙漠掩埋了许久。

第一次披露于世，见于杨得志同志撰写的《横戈马上》一书。

杨得志没有忘记这位幕后英雄。

依照这个线索，笔者叩响了王平将军的门。

出乎意外，老将军谈的并不是那场战役钳制敌人如何，而是那匹马。

“真可惜呀！以后再也没有遇到那么好的马。”

目标清风店

熹微的晨光，在地平线上勾出一缕幽幽的淡蓝。

“喂，我说你们停一停，咱们都快成了光杆司令了。”

听到耿飚的喊声，杨得志和杨成武回过头，果真，只剩下他们骑的三匹马。跟在后面的警卫员和几位作战参谋早被甩得渺无踪影。

杨得志勒住马，“这是什么地方？”

“已经过了保定，前面就是任各庄了。”

“再跑几步，到村子里等他们。”

过了好一会儿，余震和几位作战参谋才匆匆赶到。还没下马，耿飚已迫不及待地喊起来。

“快把电话架通。”

“是。”余震应着，从马上跳下来，身子一趔趄，险些摔倒。他稳了稳神，脚步蹒跚着，像刚学会走路的孩子。

“怎么回事？”杨得志看出了破绽。

“没什么。”余震不好意思地摸了摸屁股，“我那马背上没鞍子，这一夜跑得太快，屁股给颠烂了。”他一边说，一边瘸着腿走开了。

电话很快架通了，耿飚不停地摇着电话机，了解各部队情况。杨成武正与杨得志商议，准备起草一个战斗动员令。警卫员推门进来，“首长们要不要吃点东西？”

三个人几乎同时点点头。自17日中午离开东马庄前，垫补了一点干粮，到现在已经十几个小时粒米未进，刚才脑子里塞的全是敌情，早把肚子扔到一边去了。这会儿，经警卫员一提醒，才确实感到饿得前心贴后背了。

耿飏用手握着话机，朝“二杨”努努嘴，“这里有我。你们二位再加上这个小鬼，赶快做饭，最好快一点，我们在这停不了多久。”“丑话说在前头，我可不会做饭，还是司令员和小鬼做，我去遛遛马。”杨成武说。

“行呵，既然大伙信任，我也就不推辞了，到时候请你们尝尝我的手艺。”杨得志憨厚地笑笑。

按照分工，各自忙活开了。

耿飏守着电话机，大脑紧张地运转着，敌情，我情，红蓝线条在地图上交叉纠葛。

杨成武牵着几匹马，沿着村外小路，不停地走过来，走过去，心思全系在那个动员令上。

动员令必须简洁、明快、生动、有力、充满火药味，一听就浑身长劲。他想起了长征路上飞夺泸定桥的战斗。

历史与现实竟如此相似。时间，也是刻不容缓；路程，也是240里。当时团里提出的口号只有六个字：要桥！要桥！！要桥！！！他们把口号写在路边的石头上，写在传递的纸条上，写在每个人的背包上。全团上下，只有一个信念，夺桥；只有一个目标，夺桥；只有一股劲头，夺桥！夺桥就是胜利！夺桥才有出路！

13年过去了，此情此景仍历历在目。

他边走边想，时而凝思得忘记移动脚步，时而激动得手臂上下挥舞，时而又沉静下来，匆匆在小本上记下只言片语。

“伙头军”杨得志也忙得不可开交。别看他当司令员运筹帷幄，做起饭来却手忙脚乱。先是找锅、找柴、找水。水烧得“咕嘟嘟”直滚，贴饼子用的棒子面还没和好，不是软了，就是硬了，只好不停地加水加面。好不容易捏巴捏巴把饼子贴上，灶里的火又快熄了。铁锅温度不够，几个饼子顺着光溜溜的锅壁滑进水里。杨得志一着急，索性用勺子把掉进水里的饼子搅碎，又切进几块红薯、一棵白菜，哈哈，居然飘出一股诱人的香味。

耿飏端着碗，一边往嘴里扒拉一边取笑：“你这饭做得不怎么样，一点湖南风味都没有，我还等着吃你烧的家乡菜呢！”耿飏和杨得志是老乡，都是湖南醴陵县人。

“这不能怪我。没得辣椒，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我正经有两手没露呢！”杨得志笑着为自己打圆场。

“要我说，这饭倒满有河北风味的，司令员已经是半个河北人了。”杨成武边吃边招呼警卫员，“拿点过去，给余震他们尝尝。”

警卫员没动窝，“用不着，人家做的肯定比我们强。”

“你看怎么样，连小鬼都这么认为。”耿飏咬了一口焦黄的玉米饼子，“我说老杨，日后全国解放了，你干什么都行，千万别去开饭馆，准砸锅。”

“砸锅卖铁嘛！”

大家都跟着笑起来。

饱餐了一顿。杨得志意味深长地望了杨成武一眼，“刚才吃的是我的，现在该吃你的了。”

“我的‘那个’还没出锅呢！只是在肚子里打了个腹稿，要是老潘他们在就好了。”

“谁在念叨我呀！”

说曹操，曹操到。政治部主任潘自力、宣传部长邱岗一阵风似地卷进来。

“太好了！”杨成武一把抓住他们给“俘虏”走了。
不一会儿，战斗动员令送到了杨得志手上。

“前线全体指战员：

配合兄弟地区反攻，打大胜仗的机会到来了。我们面前就是蒋匪忠实走狗罗历戎。敌人轻率远逃，行军疲劳，孤军深入，心理恐慌，已经给我们造成打大歼灭战的充分条件……

杨得志一边看，一边暗自叫好，看着看着，他索性站起来，有节奏地念出了声：

……集中一切兵力火力，猛打！猛冲！猛追！狠打！硬打！拼命打！毫无顾虑地冲垮敌人！包围敌人！歼灭敌人！不顾任何疲劳，坚决执行命令！不顾夜行军，急行军！不管没吃饭，没喝水！不管连天连夜的战斗！不许叫苦！不许怠慢！走不动也要走！滚着爬着也要追！坚决不放跑敌人！

……哪里有敌人就冲向哪里，哪里枪响就冲向哪里，哪里敌人没消灭就冲向哪里！活捉罗历戎！创造晋察冀空前大胜利！

杨得志念完了，手里仍旧攥着那页纸，他仿佛看到浩浩荡荡的队伍，正喧嚣着朝前涌动，犹如一股澎湃的浪潮，一股卷起的风暴。

“行，有你的！比我的‘那个’强多了，有辣椒面，也有胡椒面，读了心里发热，身上长劲，够味道。”

“什么够味道，还在夸你刚才那顿饭呢！”耿飏走过来，他只听到了个话尾巴。

“哪里是我的，是成武他们写的动员令。”

“那太好了，部队现在情绪不错，再鼓鼓劲，肯定赛过罗历戎的汽车轮子。”

耿飏说完，把头转向杨得志，“咱们的指挥所是不是往前挪挪。”

“当然要挪，立刻就挪？”

参谋和警卫人员听说指挥所要前移，一边收拾地图，一边试探地问：“首长们要不要打个盹，已经一天一夜没合眼了。”

耿飏一挥手，“清风店！一切都要到清风店再说。”

第7章 速度的较量

兵贵神速。装备和体力是速度的两只轮子，意志和决心是速度的另外两只轮子。

胜利系在腿杆上

村庄还在沉睡。

秀妮蹑手蹑脚地爬下炕，轻轻推开屋门，抱起一捆柴禾。婆婆也跟着爬起来。

“娘，你多睡会儿，时候还早呢。”

“躺着也睡不着。我寻思，说不定这回开过来的队伍里，有你男人。”

听着这话，秀妮的脸“唰”的一下红了。照说，她还是新娘子呢！嫁到婆家没几天，男人就参军走了。

秀妮蹲下身，把柴禾塞进灶膛，点着火。红红的火光映着她俊秀的面庞。

“他上次捎信说，在白洋淀一带打仗呢。”

“部队打仗哪有准地方，今天在东边，明天就可能在西边。天明了，你到路边去迎迎，说不准能见着。”

“娘，让队伍上的人知道了笑话。”秀妮知道，队伍上的人娶媳妇有条件呢。很多连长、营长都还打着光棍。兰海参军时，在婚姻问题上打了埋伏。

“笑话什么，他是你男人，又不是旁人。”老人从炕洞里掏出几个鸡蛋，磕在碗里，用筷子搅碎。

“你把那双鞋也给他捎去，整日价打仗，鞋脚费。”

“要是碰不上呢。”

“碰不上就给了旁人呗。哪个穿上还不是穿，这么死心眼。”老人笑着数落道。

秀妮偷偷一笑，两个浅浅的酒窝在唇边绽开，更增添了几分妩媚。

沙沙沙……

一阵阵急促的脚步声在宁静的大地上回荡。被无数双脚板螳起的尘烟悬浮在空中，为薄雾笼罩的田野扯起了一条褐黄的飘带。地球仿佛倾斜了。

一支支南下队伍“哗啦啦”地向前滚动。

走呀走……

走得汗流浹背，浸湿的军装上印满了一圈圈白碱；

走得膝盖打不过弯，两条腿像灌了铅的铁棍子；

走得脚板打满了血泡，血泡又被压扁，细嫩的肉和粗砺的鞋底子磨擦，一步一剜心；

走得身子不由自主地扭开了秧歌；

走得鞋子什么时候丢的都不知道；

走得人睡着了，脚步还在机械地挪动；

走得一个跟头翻在地上，便再也爬不起来了。

……

如果说，绿荫下的漫步是一种享受，竞技场上拉松充满了刺激。那么，这种远远超过体力极限又没有金牌诱惑的急行军，就不能不视为一种痛苦。

奇怪的是，人们的脸上却看不出有什么痛苦的表情，相反，竟洋溢着一种昂扬的神采。

宣传队员们活跃在道边路口，竹板打得呱呱响。

蒋介石，靠老美，
我们胜利靠双腿。
同志们，快快行，
能走才算是英雄。
坚决消灭第三军，
活捉军长罗历戎。

一队骑兵飞驰而过。踏踏的蹄声像激荡的鼓点，透着一种撼人心魄的力量。

其中一个干部认出了前卫营营长胡立达。

“老胡，你们是想吃肉啊，还是想喝汤啊？”

“那还用说，当然是吃肉！”

“要想吃肉，‘11号’还得挂4档。”

目送着骑兵远去的背影，胡立达飞身跃上路边的一个小土堆。

“同志们，刚才骑兵老大哥的话听见了没有，咱们是想吃肉啊，还是想喝汤啊！”

“吃肉。”队伍里响起一片整齐而愉快的声音。

“要吃肉，咱们就不能怕掉肉。罗历戎也不是傻子，不会乖乖地在那等着我们去消灭。野司首长说得好，胜利就绑在我们的脚板上，大家有信心没有？”

“有。”洪亮的声音从几百个喉咙里迸出来，惊天动地。

胡立达满意地笑笑，不到10个小时，部队已经走出了百十里地。照这个速度，天黑前赶到清风店是没有问题的。

得得得……又一阵马蹄声。

几匹快马仿佛从那刚刚升起的太阳中驰出来，被霞光勾出一道灿灿的金边。是野司的几位首长。

杨得志勒住缰绳，从马背上跳下来，看着身边那哗哗涌动的望不到头的铁流，他问走过来的一位干部。

“你们是哪部分的？”

“报告首长，2纵队4旅。”

“噢，这么快就赶上来了？”

“从接到命令，就这么连走带跑，一整夜没敢停脚。”杨得志重新把目光投向身边的队伍。

士兵们掂着枪，身上挎着子弹袋、米袋，打着绑腿的脚杆匆匆地流动。

每一张或淳朴或机智的脸上，都透着使命的庄严。

他太熟悉这支队伍了。

这是一支从井冈山走下来的队伍，多少年来，就是凭着这双脚，走过皑皑雪山，走过茫茫草地，走过弹雨穿梭的沙场，走过困苦交织的泥泞，从昨天走到今天，从弱小走向强大。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与其说是写出来的，

不如说是走出来的。

“你们有多长时间没休息了？”

杨得志知道，战斗开始时2纵4旅的任务是攻打徐水，整整鏖战了两天三夜，又奉命转移到容城一带阻援，在所有南下队伍中，他们的位置是最远的。

“大概有八个昼夜了。”

八个昼夜。杨得志心里腾起一种说不出的沉重。

他发现，战士们的情绪虽然高涨，但极度的疲劳却显而易见。每个人脸上都蒙着一层灰，由于缺少睡眠，眼窝涂着淡淡的黑圈。脚上的布鞋，不少已经跑得张开了嘴，露出了脚趾头。两条腿也失去了往日的灵活，抬不起，扯不动。与其说他们是靠体力在支撑，不如说他们是靠意志在坚持。

——99——一个战士走着走着，脚下不知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一个趔趄，身子不由自主地朝前扑去，刚好砸在前面行军人的背上。走在前面的人急忙转身抱住他。他一激灵，睁开眼，不好意思地笑笑。原来，他刚才睡着了。他狠狠擂了自己一拳，告诉周围的人，“好兄弟，以后你们谁要看见我再睡，就擂醒我。”

目睹此情此景，杨得志的眼窝禁不住有些发潮，他想起了一位外国军事家的评论：在全世界的士兵中，俄罗斯和德意志的士兵是最优秀的。

可惜这位外国军事家没有机会看到我们的战士……

是不是应该让部队停下来休息休息，哪怕10分钟。不，5分钟。此刻，千金难买一憩。

“怎么样，还能坚持吗？”

“没问题，只要抓住罗历戎，把这一百多斤搁在路上咱也认了。”

“那可不行。大家都把这一百多斤搁在路上，谁还去抓罗历戎呀！”

“首长，我懂了。”那干部端端正正地敬了个礼，赶到前面去了。太阳升到一竿子高，三路南下大军分别绕过保定，陆续进入解放区。

离老远，村子里的了望哨便喊起来。

“咱们的队伍过来啦！”

早已守候在路边的乡亲们开始忙活，他们大多是半夜接到的通知，有的整整忙了一宵。

沿路每隔50米左右便放着一口大缸，盛着甜丝丝的枣茶，黄澄澄的小米粥。每个大缸外面都裹着厚厚的棉被。缸与缸之间临时架起了许多锅灶，火苗舔着锅底，青烟袅袅，热气腾腾。路边熙熙攘攘地站满了人，挎蓝子的，端钵箩的，捧陶瓷小罐的，拎柳条编筐的……食品更是丰富多采，焦黄的贴饼子，喷香的白馍馍，刚出锅的烫面包子，撕成条的烧鸡，染了色的鸡蛋。

队伍一列列地从乡亲们跟前走过，谁也没有停下。

乡亲们一边跟着队伍跑，一边不住地把东西往战士们手里塞。

他们热爱这些战士，这里有他们的儿子、兄弟、丈夫。

战士们一边接过来，一边不住地道谢。

他们熟悉这些乡亲，这里有他们的父母、妻子、姐妹。

乡村剧团特地编排了《数来宝》、《小放牛》、《霸王鞭》等节目，说说唱唱，好不热闹。

儿童团员也不甘落后，十几个排成一溜，稚嫩的嗓音又甜又脆。

解放军，吃饱饭，
紧赶路，上前线。
打它一个歼灭战。

不少推小车的乡亲，也不管车上原来装的是啥，“呼啦”一下倒在路边，从队伍里拽出几个“扭秧歌”的战士，不容分说，把他们捺在车上，推起来就跑。一气跑出个二五里地，把他们放下，折回头来，从队伍里找出一些体力不支的战士，接茬再跑。

秀妮也夹在人群里，跟着一帮闺女、媳妇里里外外张罗。姑娘们多是送慰问袋的，每个袋子上都绣着花，里面装着鞋垫、手巾，个别识字的还写上几句时兴的话。媳妇们做的袋子里装的都是些吃的，也有些撕成绑带那么宽的新布条。

邻居一位媳妇轻轻碰了碰秀妮：“见到兰海兄弟了吗？”

“没有。”秀妮摇摇头。刚开始，她还注意在人群中寻觅，后来，队伍过得多了，竟忙得把这事忘了。

“哎呀，你真是！我看到了，就在前面，走出没多远，你快追上去，跟他说两句话。”

“真的？”“谁还蒙你，快去吧。”

秀妮一气小跑，跑出一段路，又站住了。她望着那长长的像流水一样的队伍，不停地从身边流过去，流过去，都是一样的军装，一样的大枪，到哪去找兰海呢！再说，自己过门没几天，兰海就走了，虽说心里天天念叨，可兰海的模样，还真有点说不准。万一认错，多臊的慌！即使认对了，部队行军那么紧，哪有说话的工夫。想到这，秀妮转过身，悄悄地往回走。

队伍还没过完，她一眼看到走在里面的一个小战士，一瘸一拐的，脚上的鞋早飞了。她想起了给兰海做的那双鞋，鞋底纳的那个密呀，里面絮的全是新棉花。

秀妮紧跑几步，把鞋挂在小战士的脖子上，“小兄弟，换上吧……”

“这……”小战士一时不知说啥好。

秀妮挥挥手，“快走吧，俺男人也在队伍上……”

“老耿！”

听到有人喊他，耿飏猛地勒住缰绳，扭头一看，竟是冀中行署支前指挥部的负责人吴树声。昨天夜里，确定了南下的决心之后，在向部队紧急部署命令的同时，耿飏分别给孙胡子（冀中军区司令）、林铁（冀中区党委书记兼冀中军区政委）和吴树声打了电话，请求冀中人民给予大力支持。刚才，他从那夹道欢迎的乡亲中走过时，已深受感动，正想找个机会向他们致谢，想不到居然在这儿碰上了。

耿飏跳下马，紧紧地握住吴树声的手，“树声同志，真想不到，你们行动的这么快，想得这么周到，等这一仗打完了，真要好好谢谢你们呢！”

“瞧你，说这话就见外了。你们打仗为了谁，还不是为了老百姓，为了乡亲们嘛！大伙儿一听咱自个儿的部队要南下打老蒋，支前的热情高着呢！”

——耿飏牵着马，和吴树声边走边谈。

吴树声告诉耿飏，在一夜之间，冀中已经组成了一支有98,000多民兵和民工、10,000多副担架、3,400辆大车、9,600头牲口的支前大军。林

铁让吴树声给野司领导捎话：前线需要什么，后方就保证什么，两千万冀中人民全力支援解放军打胜仗！耿飏听着，不由得想起了毛泽东同志的那句名言：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回首中国革命的历程，从罗霄山脉的红米南瓜，到长征路上的彝汉结盟，从青纱帐里的大刀鸟铳，到支援前线的浩浩民工，历史无一不在证明着这样一个真理。

又走出一段，耿飏和吴树声紧紧握了握手，翻身上马。马蹄踏踏地跃动着。

当耿飏再次回过头去，周围的一切竟突然变得那么模糊，那么迷离。

他这才意识到，是泪水模糊了视线。

艰难的路

淡淡的晨光爬上窗棂，罗历戎醒了。

头昏沉沉的。整整一夜，他像是睡着了，又像是没睡着，似乎做了很多梦，又一个也想不起来。

他懒懒地爬起身，揉了揉惺忪的眼睛。

勤务兵早已把洗脸水预备好了，他懒得动。

外屋的折叠桌上，摆着按惯例准备的早餐，几片面包，一碟果酱，一块不大不小的黄油，一只喷香的煎蛋和一杯加了炼乳的甜咖啡。他没胃口，连看都懒得看。

他站起身，披上睡衣，默默地在屋里转悠。

从石门出来已经两天半了，才走到新乐。队伍简直不是在走，而是在爬。照此速度，再过两天也不一定能抵达保定。

罗历戎扳着手指头，算着，想着。

当初，把沿途的土八路看得太简单了，以为他们根本不堪一击，想不到，这些背着大枪的农民倒真的成了气候。

第一天宿营，刚进村，大槐树上就吊着两个西瓜大的地雷，再往里走，街口路旁，墙根树边，到处都栽着“小心地雷”的牌子。害得工兵东挖挖，西挖挖，虽说炸响的不多，但弄得人神不守舍。接下来两天，尽管没有发生大的战斗，四面八方的骚扰却一分钟也没有停止过，枪声忽紧忽慢，忽左忽右，你不拉开架子打，“嗖嗖”的子弹贴着头皮飞，挨着谁就是一个血窟窿。你停下来构筑工事，拉开架子打，又偏偏寻不到人影。你刚刚离开工事开拔，子弹又撵着屁股追。没办法，原来的两路纵队，只好收缩成四路纵队、六路纵队，呈集团运动。这样一来，便大大降低了行军速度。罗历戎正想着，情报处长推门进来。

“刚刚收到陆空联络信，据飞机侦察，大批民兵正向我方云集。”

民兵！民兵！又是民兵！罗历戎愤愤地把那封信揉成一团。“通知部队，立刻造饭，准备开拔。”

“军座，”情报处长怯生生地望着罗历戎，“造饭的粮食还没有着落。”

从石门出发时，罗历戎带了近二百辆大车的辎重，包括红木家具、沙发床垫，唯独没有带粮草。照他的想法，当兵吃粮，天经地义，走到哪就应该吃到哪。可谁知，迎接他的却是一片空空如也。走进屋子，被褥没了，炕席卷了，橱柜抬了，门窗卸了，饭锅拔了，水缸搬了，连水井都填了。别说人吃的粮食，连喂牲口的草料都找不到一把。

想到这，他眼前不由得又浮现出那深陷在眼窝里的阴鸷灰冷的目光，和那骂骂咧咧的浙江官话。

“共产党走到哪都有饭吃，你罗历戎身为军长，率领几万大军，连饭也混不上，真是无能！”

他不由得打了个寒战。尽管他对蒋介石的训斥一直耿耿于怀，私下里并不承认自己无能，可此次北行，偏偏让蒋介石言中。他轻轻咬了一下嘴唇，一股无名火从心底翻卷到喉咙。

“废物！还站在这干什么！通知部队，找到什么吃什么，找不到也要按时开拔。”

表盘上的时针指到9点，第3军的队伍才懒懒散散地从四五个村子开出来。行不成行，列不成列。

负重过量的骡马凄惨地叫着。

汽车马达吃力地吼着。

沉重的炮车“隆隆”地碾过地面。

队伍中间还夹杂着一些红红绿绿的色块。筋疲力竭的军官太太们，三三两两，踉踉而行。

有的士兵壮着胆子往马车上爬，被驭手一鞭子抽下来。士兵火了，端起刺刀，照着马后鞞就是一下子。受伤的马毁着蹶子，挣脱了缰绳。驭手和士兵大打出手，几乎动了手中的傢伙。

有的士兵看当官的不在，顺势就地一躺。发现当官的走过来才慢吞吞地爬起来，把枪横担在肩上，继续往前走。

“走到哪了？”

罗历戎问副参谋长吴铁铮。

“前面是东王庄，离这里大概还有5公里。”

罗历戎皱了皱眉，“一个上午怎么才走了10公里，照这个速度，什么时候能走到保定？”

吴铁铮指了指窗外拥塞的公路，车挡人：人堵车，乱糟糟一团，简直像梗阻的肠子，耳鼓里充塞的全是闪路让道的吆喝。

罗历戎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

他有点后悔，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为什么偏偏想出离石北上这个主意。倘若在石门，此刻，也许正躺在安乐椅上喝咖啡，也许正坐在戏园子里听京戏，也许……

一阵倦意袭来，罗历戎索性闭上眼睛：眼不见，心不烦。突然，耳边爆出一阵惊悸的喧哗。罗历戎猛地睁开眼，只见窗外的人们像撞上了恶狼的羊群，慌不择路地四处奔突。“怎么回事？”

吴铁铮拉开车门，正要下去看个究竟，一颗子弹贴着车顶飞过，他急忙把脖子缩了回来。

“一定又是民兵在捣乱。”

话音未落，一阵尖利刺耳的声音从半空中直压下来。经验告诉罗历戎，是炮弹。

大地猛地抖动了一下，泥土石块呼啸着飞上半空，又雨点似地“噼里啪啦”地落下来。

“军座，怎么样？”惊魂未定的吴铁铮急忙问。

罗历戎并不回答，反问吴铁铮，“哪里打炮？”

“可能是共军打的吧。”

“我还不知道是共军，我问你炮弹是从哪个方向打来的？”“这……”由于炮弹来的突然，吴铁铮也弄不清楚究竟是从哪个方向打来的。他迟疑了一下，“大概是从北面打来的。”罗历戎一惊，“这么说，此地发现共军正规部队。”

“不可能。上午接到的陆空联络信上说，共军主力还困在徐水一带。”

“那怎么会打炮？民兵会有炮吗？”

吴铁铮也纳闷儿。他不知道怎么回答，似乎哪种答案都解释不清。

正琢磨着，第二批炮弹又呼啸而至，在离公路几百米的地方炸起许多烟柱。

“军座，我看咱们还是快走吧！”

罗历戎点点头。“告诉炮兵主任，向开炮方向还击，让共军也尝尝我们的炮弹。”

胜利的标点

“飞机！注意防空！”

胡立达话音未落，五架呈梅花状排列的空中“野马”已经压到了头顶。其中一架一个猛子折下来，摇曳的机翼几乎贴着路边的老槐树，骄狂地撒着野性。

“快吹防空号。”

司号员刚刚把军号举起，第一个号音还没有发出，敌机一个长长的点射，当即，有人栽倒。

周围的人几乎同时涌向栽倒的人，在路面聚起了几团人疙瘩。

“散开！快散开！”胡立达拼命地挥动着手臂，嘶哑的声音几乎变了调。

人群刚刚散开，后面的几架敌机又俯冲下来，飞溅的弹丸砸了满地的麻子坑。好险！

连着几个回合，敌机得意地摇了摇尾巴，晃动着身子，扬长而去。

胡立达望着那遁入云层的黑点，狠狠地吐了口唾沫，正要集合部队，三四辆被高头大马拉着的胶轮大车飞驰而来。

大车冷不丁地在队伍跟前停住了。

“怎么回事？！”随着声音，从大车里蹦出个人来，严峻的面孔揉着冷光。是司令员曾思玉。

“报告首长，部队刚刚遭到敌机空袭，伤亡了6个同志。”

“伤亡了就不走了！你们前卫营的任务是什么，知道不知道？”曾思玉火了。

他是一员战将，一头雄狮。他希望他手下的人变成一群雄狮。

“现在最关键的是时间！时间！懂不懂！留下几个同志处理后事，其余的全部轻装，疏散队形，全速前进。”

“是。”

刹那间，河流般的队伍化做了无数支小溪，沿着田埂、小路飞奔直下。

讨厌的敌机，像一群赶不走的“嗡嗡”的大苍蝇，不停地在头顶盘旋，但因找不到攻击目标，也只好漫无目的地扫射一阵，快快而去。

天擦黑，部队终于按时赶到了方顺桥以南。经过昼夜连续行军的战士，一听说目的地到了，一屁股坐在地上，再也起不来了。不到五分钟，四处便响起了一片鼾声。

有的手里拿着干粮袋，袋口的绳子还没解开，就睡着了；有的打算脱下鞋来晾晾脚，刚脱下一只，另一只还没来得及脱下就入梦了；有的手里捏着烟荷包，金黄的烟末子撒了一身也毫无知觉；一个小鬼大概梦见什么好吃的了，干裂的嘴唇不住地嘖吧……胡立达也想阖阖眼，刚坐下，一匹栗色小马从远处飞奔而来。转眼，便到了跟前，骑手猛带缰绳，战马被勒得前蹄腾空，向前窜跳了好几步才站住。

骑手飞身下马，立即报告：

“纵队首长命令你营继续急行军，拂晓前赶到清风店地区，进入战斗。”

“是。”胡立达摇晃着身子站起来。他觉得浑身的骨头像散了架似的，每一个关节仿佛都生着芒刺，难以忍受的疼痛，“吱吱”地渗进肌体的每一个细胞。脚底板的血泡已经被压烂了，和袜子紧紧粘在一起。如果一直走，也许不觉得什么，停一下再重新着地，火辣辣的感觉揪得心不住地痉挛。他真不敢想象，这二百里地是怎么走过来的。

从方顺桥到清风店还有五十里。如果放在往常，根本搁不住小伙子们三蹦两蹦。可此刻，人们的疲劳程度已经超过了体力忍受的极限，不要说五十里，就是五里，对每个人也是严峻的考验。他轻轻地从战士身边走过来，走过去，几次想叫醒司号员，吹集合号。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不忍心。可是，他又不能不叫醒他们。军令如山。军人，必须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混沌灰濛的夜色把天地融为一体，战士们互相搀扶着，拖着几乎挪不动的双腿，顽强地一步步地朝前迈进。每向前走一步，就离胜利近一步，他们默默地鼓励着自己，也鼓励着同伴。在这种时候，人人都需要有一根坚强的精神支柱。

夜风撕扯着他们的军衣，裹着刺肤的寒意。

冷雨和汗珠融合在一起。

不时有人跌倒，但队伍始终在前进。

胜利的渴望推动着他们，神圣的使命意识使他们产生出超常的力量。只有这时，他们才真正体会到平时所说的“奋斗”的含义。他们要战胜敌人，也要战胜自己。他们要把这种意志力证明给自己看，也证明给人类看，给一个时代留下这代人顽强的足迹。每一个脚印，都浸着殷红的血丝；

每一个脚印，都凝着军人的意志；

每一个脚印，都是通向胜利的标点……

沉重的夜幕覆盖着宁静的大地。

静得令人心慌，令人压抑。

曾思玉搓着手，不安地走来走去。

此刻，他真希望听到枪声。可四周偏偏什么动静也没有，沉寂得像黑色的海底，憋得人有点喘不过气来。

莫非罗历戎跑过去了？

这是他最耽心的。但根据掌握的情况分析，齐头并进的六个旅都没有与敌人遭遇，罗历戎不可能插翅而飞。

莫非又缩回石门了？

这种可能性也不大。此地距石门比保定还远，况且罗历戎是奉蒋介石之命北上，私下跑回去，借给他个胆，他也不敢。政治部主任李昌推门进来，不由得一怔。

只见曾恩玉盘腿坐在炕上，眼睛半睁半闭，嘴里喃喃自语，眉头一动不

动，犹如老和尚打坐一般。

“司令员，干什么呢？”

曾思玉望了李昌一眼，“我在祈祷马克思在天之灵，千万不要让罗历戎跑掉，马克思会向着我们的。你说呢？”

“心诚则灵！”李昌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飞来的厄运

淅淅沥沥的雨点，敲着屋顶，敲着窗棂，敲着门楣，敲得罗历戎心乱如麻。太阳穴总有一根血管突突乱跳，杂七杂八的念头不住地在眼前涌现。一会儿是亮晃晃的勋章，一会儿是黑洞洞的枪口，一会儿是蒋介石那钉子一样的眼神，一会儿是刘英那幸灾乐祸的好笑……

罗历戎挥挥手，极力想驱走这乱七八糟的幻觉。偏偏事与愿违，各种幻觉反而搅和在一起，涨得头脑发炸。

他推开门，向隔壁的作战室走去。

吴铁铮正斜倚在椅子上打盹。听到脚步声，忙睁开眼，见是罗历戎，立刻站起来，

“军座，这么早就起来了？”

“睡不着。情况有什么变化吗？”

“没什么变化。现已查明，拦阻、骚扰和尾随我们的除了民兵，还有冀中军区独立第8旅和晋冀军区的小股部队。”

罗历戎轻轻“嗯”了一声，“保定那边情况怎么样？”“一直没有联系上，”

“赶快联系，让他们天亮以后务必派出部队向南接应我们。”“军座，您不是……”吴铁铮想提醒罗历戎，他当初是竭力反对保定出兵接应的。“情况已经变化了嘛！敌变我变，乃军事上最基本的常识。”罗历戎不快地瞥了吴铁铮一眼。

前面就是唐河了。

澄澈的碧波缓缓流动着，耀眼的阳光仿佛在河面上撒了一层金。

这是从石门出来的第二条河。过了这条河，就能望见保定大门了。

部队乱糟糟地拥在河边。脱鞋子的，绾裤管的，就是不见有人往河里走。后面的部队越聚越多，在河边筑起了一堵厚厚的人墙。唯一的一座木桥，早已被堵塞得水泄不通。远远地便能听到人喊马嘶的嘈杂。

“怎么不过河？”罗历戎铁青的面孔阴云密布。

“河床上泥沙滚动，一步一陷，弟兄们怕……”

“怕什么！命令所有部队，全部涉水过河。”

两声凄厉的枪声朝天震响。

散乱的士兵像一群被惊慌和恐怖摄去灵魂的绵羊，迫不得已地向河里走去。

桥上的混乱状况并未改观，一辆辆马车、汽车、炮车，把桥面塞得严严实实。驭手拼命地抡着鞭子，吆喝着牲口；没有熄火的汽车突突地颤抖着，排烟管吐着灰黑的浓烟；一些企图从桥上过河的人，不时被车辆挤落在河里，一片惊慌的尖叫夹杂着粗野的咒骂。罗历戎背过身去，他不愿看这混乱的场面。

昨夜没有睡好，眼眶周围的酸胀感越来越强。他想活动一下筋骨，双臂刚刚张开，竟像触电似地僵在了空中。只见一群乌鸦，“哇哇”叫着朝他飞

来，像一片阴云，从头顶移过。

罗历戎的心里像吞了一只死苍蝇一样恶心。

他快步返回吉普车，车子被人流、车流拥挤着，寸步难行。尽管司机不停地捺动喇叭，仍旧无济于事。吴铁铮只好拉开车门，朝天放了两枪，才勉强让出一条小道。不料，车轮刚刚碾上桥面，又被前面的一辆炮车挡住了。

拉炮车的大骡子，前蹄掉进了桥窟窿，整条腿悬在桥下。尽管驭手前拉后推，扛着牲口的头往上抬，响亮的鞭子“叭叭”直甩，就是站不起来。可怜的骡子拼命地挣扎着，浑身的肌肉簌簌直抖。“还等什么，把牲口毙了！”罗历戎不耐烦地催促着。“那炮呢？”

“把炮掀下去。”

“轰隆！”河里溅起几丈高的水柱，掀翻的大饱和骡子的尸体一起被推进河中，歪七扭八地栽在泥里。

过了桥，罗历戎示意车子停下。他拉开门，双脚刚刚着地，负责通信联络的摩托便“嘎”地一声停在面前，递给他一个白色降落伞系着的绸布口袋。

罗历戎瞥了一眼，口袋里装着一个牛皮纸信封，又是陆空联络信。

吴铁铮接过去把信封撕开。

北上第3军指挥官：

我们发现大部共军南下，距你们不远，即做战斗准备。

什么？罗历戎一把将那张纸从吴铁铮手里夺过来，猝然收缩的瞳孔里闪出一道绿光。

“地图！”

吴铁铮赶紧把地图铺开。

罗历戎的目光顺着平汉线向前移动，片刻，自信地摇摇头。“不可能。共军的主力不是在保北吗？他们又不是神行太保，这么远的路，莫非是飞过来的？”

他正要派侦察兵再探，头顶又传来一阵飞机的轰鸣。

飞机在空中盘旋了两圈，降低了高度，白光一闪，弹出一个小小的降落伞。

是和先前一样的牛皮纸信封。

第3军指挥官：

现已查明，共军大批密集队伍南来。距你们很近，请速速做好战斗准备。

罗历戎怔怔地盯着信纸，仿佛一下子被抛进了凶险的梦境。这一切来得这么突然，这么意外，像六月天下了一场大雪。

但他毕竟是久经沙场的老将，烦乱的心情很快镇静下来。经验告诉他：目前唯一的良策是尽快找到一个依托点，查明对方意图，再做计议。

“这附近都有些什么村子？”

“前面不远就是清风店，有一片村落。”

“命令部队跑步前进，迅速占领村庄，构筑工事，准备战斗。”

罗历戎愤愤地把手里的信揉成一团。

“都是他妈的聋子、瞎子，共军都到了眼皮底下，才现已查明。昏庸无

能，误党误国，坏事就坏在这些人手里。”

骂够了，他正要钻进吉普车，一阵“哇哇”的声音又在头顶响起，一群乌鸦呼啦啦地落在路边一棵老槐树上。

简直晦气透了！

罗历戎“嗖”地一声从腰里抽出手枪，对着老槐树连勾了两下。

乌鸦惊飞而起，偏偏不肯远去，在空中转了一圈，又重新落在那棵槐树上，“哇哇”地叫得更响。

罗历戎气冲冲地摔上车门，也不管副参谋长还没有回来，朝着司机大吼一声：“快走！”

身子沉沉地靠在椅背上，耳边仿佛还响着那“哇哇”地鼓噪，五官痛苦地扭成一团。

第8章 望梅止渴

战争是充满不确定性的领域，战争中行动所依据的情况，好像有四分之三是藏在云里雾里。（克劳塞维茨）

帷幄之中

唐河南岸，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

整整一面北墙，挂满了地图。

参谋们正把象征各个纵队的箭头，用红笔标在上面。

从那红蓝相间的态势可以看到：罗历戎的第3军已全部被围困在于各营、大瓦房、北支合、南合庄、高家佐等十几个村子。它的正面是晋察冀野战军第6、第9、第10、第11旅；

背面是冀中军区独8旅和第12旅一部；

东西两侧是第4旅和第12旅（欠一部）。

野司的几位领导正聚在一块议论军情。每个战役，指挥员都要经历两次，一次在脑海，一次在实地，此刻，他们正从第一次向第二次过渡。

杨得志显得格外兴奋，大家没有白跑，罗历戎到底被我们抓住了。下一步的任务就是怎么把它切开、吃掉。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比划，好像面前的不是地图，而是一个瓜，一块肉。杨成武往跟前凑了凑，“部队连续几天作战，体力消耗很大，马上要投入这场恶战，困难不能不考虑到。”

杨得志的目光依旧盯在地图上，接着杨成武的话音：“困难当然是有的，但敌人比我们更困难。他们事先根本没有料到会在此时此地发生这场遭遇战，一切准备都很仓促，精神上的恐慌和士气的低落是可想而知的。”

一直伏身在地图上的耿飏，这会儿抬起头来：“我同意司令员的分析。我的意见是早打、快打，打速决战。我们的目光不能只盯在清风店这一坨。”耿飏把油灯、水杯、钢笔摆成一条线：“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保定以北的敌人肯定会不惜血本南下，稍一拖延，就可能对我们形成新的夹击。”

杨成武：“所以，我们万万不可掉以轻心，胜利我们虽然已经看到了，甚至可以说把握了一部分，但并没有最后抓住。战场瞬息万变，战机稍纵即逝。我们要始终把主动权抓在手心里，就必须告诉战士们，要发扬不怕疲劳、不怕牺牲的精神，咬咬牙打好这一仗。”西南合。国民党第3军指挥部。

罗历戎不知围着桌子转了多少圈，那样子好像在推一盘磨。这猝不及防的敌情，使他产生了复杂的心理效应。他说不清是懊恼，是沮丧，是恐惧，还是郁闷。

然而，最令罗历戎愤慨的还不是共军的突袭，而是那麻木不仁、至今仍蒙在鼓里的孙连仲。

桌上扔着他刚刚拍来的电报，从头到尾，简直全是梦话、昏话、屁话。

来电获悉。关于你部发现共军主力一事，大可不必惊慌，一定是共匪惯用的疑兵之计。昨日，徐水守军刚刚击退共匪重围。一夜之间，他们连辆汽车也没有，怎么可能一下子跑到清风店？目前，我军已将共匪团团围住。为实现蒋委员长亲自制定的南北夹击计划，还望你部速速北进。

切切！

北进！北进！往哪进？

罗历戎颓然地坐在椅子上。

窗外，枪声似狂风，呼呼地尖啸。堂堂孙司令长官竟轻信共军主力仍在保北的谎话，真乃将帅无能，累及三军。

屋门轻轻响了一下，进来的是吴铁铮。

“有事吗？”罗历戎故意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他不愿在部下面前暴露自己心情的阴郁。

“李文司令长官来电，答应即调援兵南下。”

“知道了。”罗历戎淡淡地说。心里却骂道：不见棺材不掉泪。“部队情况怎么样？”罗历戎站起身。

“主要兵力部署在西南合、东南合、南合营、东同房、西同房，第66团在高家佐。每个村子外面都挖了战壕，村庄里凡坚实一点的房屋，都改造成碉堡和火力发射点，可达到上下交织的效果。村外的开阔地，炮兵都周密计划了火力，此外，还用鹿砦、老百姓的大车等杂物组成了一道阻击防线。”

罗历戎满意地点点头。正在这时，译电员送来一份孙连仲拍来的急电。

本部已达徐水，决于马日摧破当面之匪，向方顺桥挺进。

一想到孙连仲大梦初醒的尴尬，罗历戎简直又好气又好笑。人的心态，有时连自己都难以驾驭。自从看到孙连仲拍来的第二封电报，罗历戎那灰冷的情绪才渐渐有所好转，一个大胆的计划在他脑子里脱颖而出。他要把蒋委员长一贯推崇的“南北夹击”计划，从保北移到保南来实现。只要自己把共军主力咬住，拖上一两天，保北的军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压将过来，上下合围，岂不大功告成。

想到这，一句成语倏然浮上脑际：塞翁失马，安知非福。自己就像那失马的塞翁，说不定也会创造个因祸得福的奇迹。他背着手踱了几步。

“速向孙、李长官复电。”

以目前情况论，诚乃歼匪良机，应速饬南下部队轻装兼程南进，以其将匪歼灭于望都以南地区为宜。

战场上，对于指挥员来讲，处优势而不松懈，难；处劣势而不悲观，难；千方百计地将劣势转变为优势，更难。眼下，罗历戎就要在这最难的题目上做文章。

以血拭刃

胡立达蹲在一堵齐腰高的小土墙后面，衣襟敞开着，帽子不知被扔到什么地方去了。钢针似的头发直直地立着。两只铜铃大的眼睛几乎瞪出了血，干裂的嘴唇凝着黑紫的血痂。一块随手捡起的土坷垃被捏得粉碎。

打了这么多年仗，真还没见过这么难啃的鳖壳子。突击队已经上去了四批，一上去就没影了。手里只剩下一个残缺不全的机动连了，还上不上？

“通信员。”他拧着脖子大声吼着。

“有。”一个机灵的小鬼纵身一跃，来到他面前。这个兵是他接来的，入伍那天刚满16岁，揣着娘专为他生日煮的热乎乎的鸡蛋，穿上了军装。胡立达看他年纪小，没舍得把他放下去，这会儿，满打满算入伍还不到两个月。

“我掩护你，你到前面去看看，了解一下情况，立刻回来报告。”

“是。”

胡立达一甩手扔出两个手榴弹，敌人的火力被吸引过来。密集的弹雨把他隐身的矮墙打得一块块崩塌。胡立达就势一滚，滚到一个老百姓埋萝卜的土坑里，继续射击。

忽然，“轰”的一声，掩身的土墙被炸塌了，泥土石块呼啸着腾空而起。

胡立达只觉得一个重重的东西压在了身上。睁眼一看，是个人。再仔细一看，是教导员周末挺。

“老胡，快帮我拽出来。”周末挺顾不上抖掉满脑袋的土末子，用手捂住肩膀。

胡立达这才发现，一块弹片嵌在他的肩头，半边在里，半边在外，殷红的血正顺着手指缝往外冒。

“谁让你掩护我。”胡立达没好气地揪住弹片，用力一拽，连血带肉撕下来一块，顺手扔给他，“快下去包一包，这个，留做纪念吧。”

通信员没回来。

营部 16 个通信员，只剩下两个了。胡立达不忍心再派，他真想大哭一场。可是，哭不出来浑身所有的津液仿佛都被火烧干了。眼睛、鼻子、嘴巴、胸膛，几乎没有一个地方不喷火。

高加佐的战斗进行得也不顺利。

9 旅把进攻道路选在一片茂密的棉花地。结果，整块地被打得七零八落，有的棉杆断成了几截，连根子都从地里打翻上来，像是被一群野猪拱过似的。几株幸存的棉杆，在弹雨中挣扎，打落的棉桃四处飞溅。

曾担任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副院长的曹步墀将军，当时任 3 纵 9 旅 2 营营长。那场战斗，在他脑子里烙下了一个一辈子也忘不了的画面：背衬着翻滚的浓烟，9 个正准备跃出堑壕的战士纹丝不动地伏在地上，像 9 尊石刻的雕像。他们眼睛睁得大大的，目视前方，手里平端着枪，保持着前进姿势。

阳光透过硝烟，照在他们身上。

清风吹散尘雾，扑在他们脸上。

可是，他们什么也感觉不到了。

耳道里溢出的血，已经凝固，像黑色的泪。

几分钟前，3 架四引擎重型轰炸机从这里经过，5 颗重磅炸弹直落而下。

他们被活活震死了。

各个旅的情况不断汇集到野司。

经过第一阶段试探性进攻，敌人主动收缩，向西南合拢，将摊开的手掌迅速地攥成了一个拳头。

面对敌人层层设防的工事和密集的火力，部队每推进一步，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乃至每条街巷、每个院落都要进行反复争夺。伤亡之惨重，超出了野司指挥员的估计。

此外，还有一种潜在的危险，那就是指战员急于求成和麻痹轻敌的情绪。这内在的“敌人”，使人们丧失了冷静、理智，眼睛红了，暴躁的心被枪声拖拽着狂奔。

一批批冲上去。

一批批倒下来。

标定转机

作战室的气氛，沉闷得有些压抑。

杨得志把手臂抱在胸前，目光冷峻地盯着作战图上那预示着险恶回流的蓝色风浪。

罗历戎久攻不下，如此难啃。李文的增援部队步步推进，咄咄逼人。

种种军情，险象环生。

战争，永远都留有遗憾。如果这盘棋让他重走一遍，他绝不会像赶牲口似的，把一万多敌人，赶到巴掌大的地方，让他们去抱团滚疙瘩。

下一步该怎么走呢？

“我们不能再这么一层层地剥笋子了。我们必须采取吃核桃的方法，中间突破！”耿飚说。

吃核桃，杨得志脑子里闪过一道光亮。这个比喻太贴切了。必须立即改变攻击方式，大胆穿插，分割围歼。

杨得志把耿飚和杨成武叫过来。

三双目光同时凝聚在作战图上。

代表各个旅的茶缸、铅笔、手表、电筒，在图上不停地挪来挪去。

战争，说穿了，就是交战双方的互相算计，我判断你怎么想，你判断我怎么做。因为都是兵家，都熟悉用兵之道，因此谁计高一筹，谁就可能掌握主动。

罗历戎也在等待转机。

给北平的电报发出去已经十几个小时了，至今仍未复电。四周都是共军的牙齿，随时都能听到那响亮的咀嚼声。从作战副官临时绘制的那张作战简图上可以看到，自己的防御阵线已经变成了狗牙状。共军的蚕食速度确实令人吃惊。倘若南合营再有闪失，军部所在的西南合便将赤裸裸地暴露在共军的枪口下。

这是最后一道屏障。

他竭力想找出一个出奇制胜的方案，可是，那平时自认为精明的头脑，一会儿像一团麻丝，乱糟糟地理不出头绪；一会儿像一个万花筒，乌七八糟什么都有；一会儿又变成了一张白纸，空空荡荡

他呆呆地愣了一会儿。

眼下唯一的良策只有等待。等待援兵的到来。

等待是痛苦的。但这种痛苦有时却是可以创造奇迹的痛苦。

此刻，等待对于罗历戎还有另外一层意思。虽然反击共军已没有力量，但顶住共军还是可以办到的。

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

他希望共军急躁，（久攻不下怎能不急？）共军愈急躁，他赢得主动的可能性就愈大，这是战术上的“可胜在敌”。

然而，这一切的一切，说到底，是能不能等来援军。等得来，则可能出奇制胜；等不来，则必定鸡飞蛋打。

随从副官送来一杯热茶，他接过来，吹了吹浮在上面的茶叶，刚要喝，一阵惊天动地的霹雳仿佛就响在耳边，震得屋子簌簌直抖，房梁上被虫子蛀食后残留的白粉末，飘飘扬扬地落了他一身。

“还愣着干嘛，快去查查，是哪打炮！”

副官正欲转身，吴铁铮急匆匆扑进来，几乎与副官撞个满怀。

“军座，共军集中了几十门炮，猛轰南合营，我前沿工事大部被摧毁，

共军已从西北两面突入村子，遭我火力杀伤后缩了回去。”

“守南合营的是哪个团？”

“7师第19团。”

“命令柯民生一定要给我守住，哪个敢溃败下来，军法从事。”

副官得令走了。

屋里只剩下罗历戎和吴铁铮。

“军座，我们是不是想个办法？”

“仁兄有何高见？”

吴铁铮望着罗历戎那令人难以捉摸的目光，话到嘴边又改了调门。

“是不是再给北平发电，请他们无论如何速速派兵来援救我们。”“电报稿不是你亲自拟的吗？至今没有回音，你也不是不知道。”

想到这，罗历戎又抑制不住地烦躁起来，心里像有一堆蚂蚁在爬。

从刚才的炮声中，他已经觉察出共军的攻势做了调整，自己正处在被分割之中，用不了多久，就会被共军的牙齿咬碎。

援兵到现在为什么还不来？从时间上推算，早就该到了。莫非……

罗历戎不敢再往下想。

古人云，王者之师，当胜则举杯同庆，败则拼死相帮。可是，在国民党的军队里，真正拼死相帮的有几个？大都着意保存自己的实力，拥兵自重者有之；作壁上观者有之；借他人之手剪除异己者有之……

“军座，我认为，应该趁目前还有力量，集中兵力，打开共军防线，突出去。否则，将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你说说看，往哪个方向突？”罗历戎面壁而立，并不看吴铁铮。

“这……”吴铁铮半张着嘴，具体突围的方向、路线，他还没有来得及考虑。

罗历戎扭过身子望着吴铁铮那茫然的表情，长叹一口气，“谈何容易！”

突围的事儿，罗历戎不是没想过。往北突，此地离保定甚远，又没有接应部队，如果说，依托现有工事，还可以抵挡一阵子的话，冒险突围，无异于加速灭亡。往南突，共军已经卡住了唐河渡口，断了后路。就是突出去，与蒋介石手谕背道而驰，会不会落个抗旨不遵的下场？

“军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突围计划现在制定还来得及，我就不信共军无隙可钻。他们长途跋涉而来，伤亡也很惨重，况且武器装备远远不及我们。”

见罗历戎没有反对，吴铁铮放低了声音，“军座，我先去拟一个突围计划，有备无患。”

吴铁铮刚要走开，作战副官送来了李文的电报。

援兵已派出，约在本晚12时乘汽车南下。计时21日拂晓可到，希坚守待援。

罗历戎把电文反复念了两遍，脸上逐渐恢复了镇定自若的神情，突围的事整个被扔到了脑后，亢奋的情绪像被热水烫过的水银柱直线上升。

“现在几点了？”罗历戎问。

“十二点半。”

“这么说，援兵已经走在路上了，坚持到拂晓顶多还有四个半小时。”

罗历戎心里盘算着，离拂晓充其量不过三百分钟，无论如何咬咬牙也能挺住。说不定，奇迹就出在这三百分钟上。

“副参谋长！”他大声喊着。由于精神鸦片的作用，声音也提高了八度。

“传我的命令，立刻把李司令长官的来电，用大字写成通告，广为张贴。告诫将士，振作精神，坚持到拂晓就是胜利。”不一会儿，西南合的街道、房屋、树干、碾盘上都贴满了花花绿绿的通告。

军长谕：

奉总司令李电，南下大军已于本日晚用汽车输送至望都，我当前之危，至迟明日可解，望我各级官兵，振作士气，坚守阵地。

濒死的呼叫

当血红的太阳从弥漫的硝烟中分娩而出，待援了一夜的人们才发现，那寄托着希望与生命的小岛，不过是美丽的海市蜃楼。残存的一点希望在被愚弄之后，变成了彻头彻尾的绝望。兵败如山倒。

前后仅四十分钟，南合营战斗即告结束，守敌全部被歼，活捉包括敌团长在内1,100余人。

第3军军部所在的西南合，由于失去了南合营的庇护，完全裸露在晋察冀野战军的火力之下。

气急败坏的罗历戎，像一头不安的狮子，不停地在屋里走来走昨晚接到李文的电报，他重新布置了兵力，又亲自检查了各团的防务，组成了多层梯次的防御结构。他竭力拖延时间，渴望着奇迹的出现。

在中外战史上，以胜转败、反败为胜的事例并不罕见。一场意想不到的大雨注定了滑铁卢的悲剧，从而结束了拿破仑充满传奇的一生；反之，一阵怪风把烟雾吹到波罗的海舰队一边，又使东乡获得了对马海战的全胜。恍惚中，他觉得那幸运的光环已经照到了头顶。浩浩荡荡的援军正从四面八方杀将过来，共军顷刻间土崩瓦解……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希望就像漏了气的皮球。南合营的失守，又给了他沉重的一击。眼下，只剩下最后的杀手锏：空中优势。头顶传来一阵沉闷的轰鸣。

“飞机！”

罗历戎惊喜地跑出院子。

压低了翅膀的飞机，一架咬着一架，像一群灰黑的铁乌鸦。成吨的钢铁从天而降。

大地仿佛承受不了这灾难般的重创，不时发出一阵阵痉挛般的颤动。

弥漫的硝烟躁动不安地翻卷着，塞满了整个空间。

由于飞机的介入，战争由平面转化为立体，从而，对只有地面武器的晋察冀野战军，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第4纵队10旅旅长邱蔚被敌机炸伤。

参谋长钟天发代旅长指挥，不幸饮弹身亡。

消息传到4纵指挥部，曾思玉被这突如其来的噩耗震惊了。胸口仿佛卷过一浪浪泥沙，被淤塞得透不过气来。浑身肌肉既像受了灼热，又像遭了冷激，不能自制地簌簌直抖，脸色铁青，棱角分明的嘴唇透着一股骇人的威严。

他悲痛，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连折两员大将，无异于失去左膀右臂。

他愤懑，肆无忌惮的敌机简直欺人太甚，此仇不报，如鲠在喉。

敌机的尖啸透过窗户，从外面钻进来，执拗地在耳畔轰鸣。一声声，直刺肺腑。

“为什么不打！你越不打它，它越欺负你！”曾思玉用拳头擂得桌子“咚咚”直响。

傲慢的敌机照例鱼贯着俯冲下来，绝对的空中优势使他们养成了一种目空一切的放荡。突然，他们意外地发现，地面上射出一道道闪动的火舌，如金色喷泉，飞进的火花交织成一片瑰丽的火网。

机枪打飞机，这在现代战争史上也许只能算一个浪漫的童话。然而，童话一旦变成现实，将更增添其特有的神奇。

一架野马式敌机机身猛地一颤，引擎发出一阵撕裂的阻塞音，怪叫着，像扫帚星似的摇摇晃晃地横过天空，身后拖着一股浓浓的黑烟。其余的飞机见势不妙，忽地一下升起来，把剩余的炸弹胡乱甩掉，仓惶而去。

“好啊！打得好啊！”曾思玉兴奋地喊着。紧接着，2纵队6旅又击落了一架B—26型轰炸机，活捉五名飞行人员。

学乖了的敌机，再也不敢放肆，连空投食品、弹药，也只是大概估摸一下，便不管三七二十一扔下去了事。

下少白蘑菇似的降落伞居然飘到了晋察冀野战军的阵地。罗历戎独自坐在帆布躺椅上，两只血红的眼睛呆呆地盯着天花板。

设在东西厢房的作战室，不时传来“嘀嘀哒哒”的键盘声和嘈杂嘶哑的喊叫声。

晌午过去了。

黄昏过去了。

可恨的援兵竟然连个影子都没有。喧嚣的天空也渐渐恢复了宁静。

共军的包围圈越缩越紧。

南合营丢了。

高家佐丢了。

东南合守军不战自溃。

罗历戎打了个寒噤，仿佛有一种被剥光了衣服的寒冷。一种无力回天之感使他双眸酸涩。

援兵！援兵！这该死的援兵！

马德里战役等到了援兵！

斯大林格勒战役等到了援兵！

我罗历戎为什么等不到！等不到！

罗历戎“腾”地一下子跳起来，大步流星直奔作战室。他要再次向北平呼唤。

他给李文的电报是这样写的：

由晋晚，匪以全力包围向我西南合猛攻，激战竟夜，惨烈异常，匪我伤亡均重。西南合数度被匪突入，自发电时为止，仍在村之边沿混战中。目前，本军已全部集中西南合坚守，希火速派兵助战为盼。

在给孙连仲的电报中，罗历戎甚至连最后的一点面子也不要了。

我们没有饭吃，没有老百姓，部队疲劳伤亡，恳速饬南下部队火速兼程，应援解围。今晚援兵不来，全军就要殉国。我只有自杀。

罗历戎默默仰视着那被硝烟涂抹的天空，像基督教徒似的双臂高举过头顶，心里发出一连串凄厉的呼唤。
援兵！援兵！！援兵！！！！

第9章 血肉防线

胜利往往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保北阻击

正是观赏红叶的季节，在北京西山脚下一座幽静的军队大院里，笔者见到了已退居二线的原北京军区炮兵副司令员张英辉。老人正在门前伺弄花草，手里握着一把小铁铲，灰白的头发掩映在含苞吐翠的花枝间，赭色的老年斑被阳光抚摸得格外柔和。那悠然的气度，那平和的神态，很难使人想象他曾是一位叱咤风云的将军。

老人拍了拍手上的土末子，把我引进客厅。客厅不大，茶几上的花瓶里插着一束红枫，燃烧得那么热烈，给人一种生机勃勃的感因为事先在电话里已经谈了采访内容，老人开门见山，头一句话便切入正题：

“要讲清风店战役，不能不讲保北阻击战，清风店和保北犹如一对连环锁，没有保北阻击战的胜利，就没有清风店大捷。”太阳还在沉睡。

进攻已经开始。

十几架轰炸机编成整齐的队形，像疾闪而过的乌云。远射程火炮高昂着炮管，成千上万发炮弹撕扯着空气。由于晋察冀野战军主力南下，保北战场的敌我态势顷刻间倒了个个儿。

国民党军由13个步兵团增至19个。晋察冀野战军则由30个团减至12个。

野司特地给留在北线指挥的陈正湘、郑维山发来电报。

必须用一切有效手段，大量杀伤消耗敌人。必须不顾一切伤亡、消耗、疲劳，坚决阻敌南援。如有个别动摇犹豫者，实际等于帮助了敌人，应受到军纪制裁。

昏暗的堑壕。

战士们缩着身子，紧紧贴在壕壁上。

头顶的土被震得一层层崩塌，满头满脸落得都是黄土面子。呛人的火药味搅得五脏六腑翻江倒海。

忽然，一个黄糊糊的物体从堑壕滚进猫耳洞。

定睛细看，竟是满身尘垢的指导员。

“坚守阵地，为人民立功的时候到了。”

他的话语不高，嗓音已经嘶哑，但人们却从中感受到了那燃烧的信念。

这就是那个年代的思想政治工作。

“啵！”一颗炮弹出人意外地垂直栽进堑壕里，强烈的气浪如一股旋风，仿佛要把战壕连底翻起。

“指导员！”

没有回答。

只有一支沾满血污、带着体温的胳膊飞过来，重重地砸在一个小战士的背上。小战士吓了一跳，急忙用手捂住眼睛，隔着指缝望去，那连在胳膊上的手指似乎还在微微抽搐。

待烟雾散去，人们发现，堑壕的土墙上贴满了冒着烟的碎片。终于，炮击停了。

大地出现了短暂的沉寂。

金黄与火红的地平线上，滚过来一道浑黄的波浪。

这是另一支队伍。

士兵们你挨着我，我挤着你，紧紧依偎成一个浓缩的方块，谁也不愿突出一大步，谁也不愿落后一分，仿佛四周都是龙潭虎穴。在这片倒霉的阵地上，类似的进攻已经数不清多少次了。饱经战火蹂躏的旷野，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尸体，看不见的幽灵在充满血腥的烟震中游荡。

离前沿阵地还有二百米，进攻的士兵放慢了脚步。一片圆圆的钢盔，在初升的太阳下闪着耀眼的光。

哒哒哒……

撕心裂肺的马蹄声在身后震响。一听到这声音，每个人的心便不由得在腔子里乱撞。

督战队过来了。

前面是呼啸的枪弹，后面是雪亮的马刀，生命被挤在窄窄的夹缝里。

一个倒霉的士兵落后了几步，只见一道白光闪过，顺着刀势，一颗带着钢盔的头颅平滑地飞出……

谁也不敢回头去看，都把脖子紧紧地缩在衣领里。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的项上人头也会不翼而飞。

督战队的马刀又举起来。

那踏踏的马蹄，仿佛不是踏在地上，而是踏在人们的心里，踏得鲜血四溅，踏得千疮百孔。

士兵们蜂拥着朝前冲去。顷刻间，神经好像麻木了，脑子里一片空白，世界不存在了，自己也不存在了。

反复炮击，反复进攻。

弹坑张着吞噬的大口。

弹片还未冷却，闪着铮铮的铁光。

堑壕里的人越打越少。

很多人无声地伏在射位上。

坦克沿着防护沟爬过来。

一辆，二辆，三辆，四辆……

火光映着前仆后继的身影。

一个，二个，三个，四个……

“为什么不打炮？”团长张英辉在隐蔽部里大声地吼着。

“我们的炮弹太少，先前打过十几发，一辆坦克也没打中。”作战参谋何波回答。

“还有多少发？”

“十几发。”

“传我的命令，把炮推到前面去打。打中了，火线立功。打不中，我拿他是问！”

团里唯一的一门战防炮，是在岗岱柳战斗中缴获国民党388团的。388团是国民党的王牌部队之一，曾远涉缅甸征战，被称为“天下无敌”。可是在岗岱柳战斗中，却被他们看不上眼的土八路打得稀里哗啦，连炮带人都缴获过来。

张英辉举起望远镜，目光紧紧咬着那墨绿的炮身。

这种炮重两千多斤，平时十五个人都推不动，这会儿，只有八九个人，

有的用肩顶，有的用手推，有的用绳拽，如同一群工蚁搬运蚁王。沉重的火炮在士兵肉体的簇拥中，冒着兜头泼来的弹雨，艰难地向前蠕动。脚下凹凸不平的路在车轮下痛苦地裂开，土末几乎淹到轮轴处。

火炮一直推出五六百米才停住，张英辉的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上，万一再打不中，第一道防线就会在坦克的履带下崩溃……“咚！”随着沉闷的爆响，一个桔红色的火球在坦克群里腾起一股黑烟。紧接着又是几发，四辆坦克居然全被打瘫。

张英辉兴奋地抓起电话，接通了一营指挥所。

“打得太好了！告诉我，他们叫什么名字？”

“他们是副班长高玉琴、炮手贺才先、徐清华，都是解放战士。”“传我的命令，马上给他们记功。”

放下电话，张英辉想起了不久前与一位被俘军官的交谈，那位军官说：“同样的人，在我们这边是草包、松包！到你们那边，没几天就立了战功，真不知道你们用的是什么样的法术。”

敌人在8旅面前碰了几次钉子，久攻不克，午后，便将目标转到了独7旅所在的北营、芦草湾一线。

由于兵力对比悬殊，黄昏时，防线终于被突破了。

热兵器换成了冷兵器。

机枪手乔二卫抄起一支上了刺刀的步枪，运足了丹田之气，“嗷嗷”叫着向一个大胡子扑去。

大胡子连声也没吭，翻倒在地。

刺刀来不及拔出来，又一群敌人涌过来，乔二卫从腰里抽出两颗手榴弹，顾不上拉弦，擂鼓一样照着脑袋一顿猛砸。

有的被砸懵了。有的被砸倒了。有的双手护着头撒丫子就跑。乔二卫正要追赶，脚下不知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一个趔趄险些跌倒。

就在这时，一个小个子乘机跳过来，照着他的后背捅了一刀。他觉得一阵剧疼，身子微微痉挛了一下，疲软的身体无力地仰在地上。

眼前似乎有暗红的波浪在浮动，身躯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轻，像一团白雾在空中飘来荡去，沉沉浮浮，时聚时散。脑子里的意识渐渐淡去，只有那惨烈的厮杀声还在耳畔回响，不过，仿佛隔了一层厚厚的膜，声音变得若有若无。

夕阳上仿佛被刺刀挑破了，腥红的血浆从那创口处喷涌而出，染红了天，染红了地，染红了远处轮廓模糊的山岭，染红了旷野静静流淌的小河，为人间描绘出一幅惊心动魄的图画。

无毒不丈夫

第34集团军总部。

李文六神无主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忽而坐下，忽而站起。刚刚点燃一支烟，吸了一口扔掉。重新抽出一支烟，再点燃，再扔掉。罗历戎的呼叫，孙连仲的督战，像两只板子，夹得他里外不是人。

部队的进攻不能说不积极，车轮战，正面佯攻，侧后迂回，坦克突进，集团冲锋，所有的花样都试过了。至于火力，更没说的，平均每平方米土地上落下的炮弹，至少有三至五发，已达到了饱和的程度。按照克劳塞维茨的理论，无限的暴力将对敌形成毁灭性的冲击。奇怪的是，战果却一直不尽如人意。

他懊恼地摇摇头。

门猛地被撞开了。

“好消息，共军防线被我全线突破。”

李文甩掉手里的烟，抢前几步，接过电报：

共军遭我猛烈进攻，伤亡惨重。已全线崩溃，仓惶向南逃窜。我军现已进驻徐水，准备相机渡过漕河，最迟明日将解3军之围。

“太好了！”李文把电报在手里抖了抖。抑制不住的兴奋从目光中流露出来，如果不是下级在面前，他简直要手舞足蹈了。“立刻向北平报捷。命令徐水地方政府，组织劳军团到前线劳军。嘉奖作战有功部队，命令运载援兵和弹药的汽车，随时准备向清风店开进。”

值班参谋走了。

李文从柜子里取出一瓶法国香槟酒。他平素是不大喝酒的。此刻，却想喝个痛快。

热辣辣的酒精，燃烧着他的血液，也燃烧着他的思维。按照摩托化部队的行军速度，明天中午，不，上午就可以赶到清风店，在共军屁股后头狠狠地敲他一下。这样一来，不仅可解罗军之围，说不定还能创个全歼共军主力的奇迹。让北平瞧瞧，让南京瞧瞧：让老头子瞧瞧。

豪壮的激情在胸中沸腾，李文决定亲临前线督战。

途经徐水，隔窗望去，公路上整整齐齐地排着一溜整装待发的汽车，像绿色的长龙，前不见头，后不见尾。车厢里载满了全副武装的士兵和美国人提供的弹药，甚至包括一些小型钢炮。再往前走，是炮兵阵地了。一门门威风凛凛的大炮，神气十足地高昂着炮管。黑洞洞的炮口直冲天空的太阳，风从炮口擦过，发出呜呜低咽。那架式，哪怕前面是铜墙铁壁，也能撕得粉碎。过了炮兵阵地，气势雄壮的坦克群映入眼帘。草绿色的烤漆在太阳下闪着耀眼的光，沉重的履带凝聚着所向披靡的力量。汽车一直开到观察所门口，16军军长袁朴早已在此恭候。李文走进观察所。透过观察镜望去，开阔地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弹坑，既看不到工事，也看不到有人活动的迹象，到处笼罩着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沉寂。

“进展情况怎么样？”

“部队已突破共军设在沙家店的防线，目前正分两路，一路沿铁路、公路向刘祥店、史各庄进攻，另一路经青庙营向黄土岗侧翼迂回，看来，我们的指挥所是跟不上部队的进度了。”袁朴不无得意地笑笑。

李文走出观察所，轻轻挥了一下手，示意车子再往前开。吉普车在一处临时用木板搭成的隐蔽部前停住。这里离阵地很近，即使不用望远镜，也能看得一清二楚。

李文看了一会儿，眉头不由得打了个结。情况似乎并不像袁朴说得那么乐观。

“望远镜。”

袁朴递过望远镜。

远处那隐隐约约的景象，透过放大的镜片清晰地展现在眼前，不是幻觉。

在对面那几乎被炮弹犁翻的阵地上，不知从哪冒出来的枪子，像割谷子似地把冲锋的士兵们一茬一茬地割倒。

李文眼睛看累了，放下望远镜。

“袁军长，靠这样的进攻，我们今天能推到清风店吗？”袁朴愣了一下，观察着李文的表情，“我真不敢想象，溃败的共军怎么在一夜之间又筑起了一道防线。不过……”

李文懒得听他那冠冕堂皇的许诺，打断了话头，“你说，为什么我们的火力不能对共军构成有力的打击？”

“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步兵推进速度太慢，与火力衔接不上，使共军有空子可钻；二是共军应变能力太强，我火力袭击时，他们躲在安全的地方，等我火力一停，他们立即钻出来进入战斗。”“共军打阻击的部队有多少？”

“不超过两个纵队。”

李文沉思片刻，骤然收缩的瞳孔里透出一束异样的亮光。他把袁朴叫到跟前，如此这般一番。

“这样做行吗？”袁朴不无忧虑地张了张嘴。

“有什么不行！要知道，救出罗历戎是一万多人，这样干能搭进去多少？今天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突破共军防线。”在李文的直接导演下，又一次进攻开始了。

李文久久地举着望远镜，急切地期待着那苦心设计、即将出台的场面。终于，进攻的波浪与防御的堤岸相撞，阵地搅成了一个炽热的漩涡。

李文将手轻轻地向下一压。

袁朴立刻通过无线步话机下达了炮击命令。

几秒钟后，大地突然震颤起来。

李文清清楚楚地看到，无数残断的肢体随着烟柱飞散开来，在燃烧的烈焰中，似有血雨洒落。

野司电报

月亮升起来。

空明的夜色织成柔软的网，温柔地笼罩着大地，像微风中飘动的轻纱，战地在乳白的月光中魔幻化了，以它虚无缥缈的朦胧，遮盖了真实的具象。白天所见到的一切，都变得那么模糊、迷离。只有浸过血的焦土，闪着铁锈般的光泽。

油灯下，郑维山轻轻地翻动着8旅送来的阵亡名单。

一个个名字从眼前流过，有他认识的，但多数都是不认识的。其中，有著名的战斗英雄，有年轻的基层干部，有刚刚参军几天的新兵蛋子，也有入伍不久的解放战士。昨天，他们还充满着生机，像年轻的太阳，此刻，却永远地沉睡了。

他翻着翻着，恍惚中，那一个个名字仿佛从纸上蹦下来，变成了有血有肉的人，排成长长的一列，依次从他身边走过。

一张又一张硝烟熏染的面孔；

一双又一双灿若晨星的明眸……

他们是这片大地的儿子。这里的黄土养育了他们，这里的黄土又将永远成为他们的归宿。

温暖而冰冷的土地，多情而无情的土地。若干年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还会记得他们吗？

走过去了。长长的队列在无声的悲壮中走过去了。走在最后的是那个乔二卫，尖尖的虎牙透着几分稚气，弯弯的眼睛流露着淡淡的遗憾。他遗憾什

么呢？是遗憾没有多挑死一个敌人，还是遗憾没有和娘最后见上一面，或许，遗憾人生的道路过于短暂……郑维山把那几页纸仔仔细细地折好，放进口袋。站起身，几步踱到窗前。

不远处，几簇鬼火似的亮光闪烁烁，那是敌人的阵地。气急败坏的李文，为了突破阻击防线，竟然不顾自己士兵的死活，用重炮猛轰，简直毫无人性。

明天，说什么也要把8旅换下来，他们打得太苦了。

他正想着，胡耀邦推门进来。

“老胡，你来得正好，有件事我想和你商量商量。”

“我也正要找你，刚刚收到一份野司的电报。”

“什么内容？”

“你自己看吧。”

郑维山接过电报。

为确保南线歼敌，阻击保定敌人南援，特调第7旅星夜南下，由胡耀邦同志带领，与19日晚先期南下的独7旅协同，在保定与方顺桥之间布防。

郑维山微微一怔。他本想让7旅接替8旅，想不到野司又要把7旅拿走。

野司是从全局考虑问题的，不能因为局部情况而动摇野司首长的决心。为保证南线以十当一，北线必须做到以一当十。“老郑，你刚才不是说有事要和我商量吗？”

“没有了。”

胡耀邦没有再追问，眼睛里闪动着润润的光：

“老郑，我们又要兵分两路了，7旅这一走，你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他知道，纵队的3个旅，9旅已随大部队先期南下，8旅几天来一直处在激战的前沿，伤亡极大。作为预备队的7旅再一走，敌我双方的兵力将更加悬殊。

郑维山仿佛看出了胡耀邦的心思，故作轻松地笑笑，“放心吧，只要有一个人，就不能让敌人从我们身上踏过去。”

“胜利见！”

“胜利见！”

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回天无术

北平。

孙连仲像一只困在笼子里的猛兽，烦躁、暴怒、困惑、恐惧，说不清用什么来形容他更合适。

写字台上堆满了电报。

来自南京的，遍布着严厉的呵斥，仿佛每一个字都闪着老头子那冷森森的凶光。

来自3军的，充满了垂死的哀号，犹如一个一步步走向断头台的死囚。

来自徐水的，全是为自已行动迟滞寻找的辩护理由。

饭桶！都是他妈的饭桶！

他不知道骂谁，总之，他想骂人，痛痛快快地骂人。甚至他还想杀人，亲眼看着那鲜红的血从躯体里喷出来。

骂累了，仰身跌进沙发。脚尖踩住了一张被风吹落的电文。恰恰是李文

昨日发来的那张捷报，他厌恶地踢到了一边。怎么办？

弯弯的问号像一个生锈的铁钩子，沉沉地坠在心尖，恨不得把整颗心都从胸膛里扯出来。

“命令李文，把所有的预备队都给我投进去，不惜炮弹，不惜人力，不惜一切代价，无论如何 21 日也要打破共军防线。”

孙连仲发疯了！

李文发疯了！

重压下的敌人统统发疯了！

呼啸的炮弹扯着青灰色的寒光，把天空划出了无数道血口子，许许多多巨大的铁块在空中崩裂开来，震得大地瑟瑟直抖。炽热的气浪把人的皮肤、脸庞都烤出了热气。

李文从各部队调集来一批老兵痞，大多是光棍一条的亡命徒组成了敢死队。

节气已逾深秋。敢死队队员全部脱去上衣，脸上腾着杀气，眼睛里露着凶光，每人挎着一只柳条编成的篮子，里面装满了美制赖爪式手雷。毛骨悚然地嘶吼着，一个个如同鬼魂附体一般。

队伍里不断地有人倒下，没有倒下的仍旧不要命地往前冲。

速度不减，吼声不减……

激战至中午，敌我态势发生了不利于我的变化。

北线之敌突破了 5 旅驻守的半壁店、山东营阵地。相继，又突破了 8 旅驻守的史各庄、西留营阵地。

保定之敌，趁我与北线敌人扭打之机，向我侧背猛攻，漕河以南阵地随之陷落。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清风店情况怎么样？”郑维山问身边的参谋。

“敌 3 军已全部被围，正在分割聚歼。”

“难怪李文这么不要命。告诉 8 旅旅长宋玉林、政委黄文明，罗历戎已经快完蛋了！现在，我们很困难，敌人比我们更困难。我们一定要咬紧牙关熬下去，多坚持一分钟，就多一分胜利！”

营长上去了！

团长上去了！

旅长上去了！

机关干部、警卫员、炊事员、卫生员、通信员……全上去了。

血的鏖战，血的厮杀，血的史诗，血的壮歌，血肉筑成一道摧不垮的防线。

死神狞笑着扇动着黑色的翅膀，分分秒秒都可能把人们推向生命的终点。

人，不是为死而战斗。但为了胜利，死而无憾。

诗人巍巍特地为这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战斗写了一首感人肺腑的诗，取名为《英雄的防线》。

工事倒塌了，爬到上面射击。

机枪打坏了，用刺刀和手榴弹打退冲锋。

同志阵亡了，不能丢一寸土地，与阵地共存亡，保全我军的荣誉。

防线没有突破，敌人流着血，战车起着火，胜利的红旗永远在飘扬……

.....

亲临前线视察的孙连仲，指示飞机降低高度，他轻轻拉开飞机舷窗挡板，脚下就是共军阵地了，他要看一看，这些人到底靠的什么法术，挡住了国军如此猛烈的进攻。

地面上灰蒙蒙一片，看不到什么军队，也看不出有工事的痕迹，只有一缕缕没有散尽的硝烟和一辆辆被击毁的坦克，证实着这里确实确实是血战的沙场。

孙连仲百思不解，这支主要是由刚刚放下锄头把子的农民组成的军队，论素质，几乎没有人进过正规的军事院校；论装备，远远比不上美国盟友对国军的支援；论指挥，根本不符合教科书上规定的教程。可是，他们竟然使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国军束手无策。孙连仲神情沮丧，沉重地把头靠在椅背上。和这样的敌人作战，哪怕希特勒，不，就是拿破仑来指挥，又能有多少作为？“孙长官，前面就是清风店了，您要不要和罗军长通话？”孙连仲沉默了。临上飞机前，他还有过这样的打算，视察保北战场后到清风店去转一圈，给罗历戎打打气。此刻，却完全打消了这种念头。他不愿听到罗历戎那悲悲切切的呼号，不愿亲手为一个垂死的人送上那白色的挽幛。他挥挥手，示意飞机返回。一望无垠的平原，像一块褐色的地毯，偶尔隆起几个小土包似的丘陵，孙连仲怎么看怎么像坟莹。坟头上似乎还插着招魂幡。他的心一阵紧缩，眼前腾起一片说不清是红、是黑、是紫的云雾.....

第 10 章 清风店大捷

辉煌与惨烈，是军事辞典中的同义语。

徘徊在地狱门前

枣核般的烛火摇曳着，把罗历戎那放大了数倍的佝偻的身影投射在墙壁上。

如果说几个小时前，偶然萌生的绝望心理还是一种飘忽不定、稍纵即逝的意念。这会儿，却像一张黑色的网，紧紧摄住了他的心。失败，已成定局。地上扔着一张撕碎的电报，是孙连仲刚刚拍来的。

贵部既已集中西南合，点少兵多，必益坚守。利用墙壁做工事，挖沟壕，防炮火轰击。在村庄四周突出部构筑地下堡，以火力消灭死角。希勉励将士唯有与匪死拼方能求全，此辉煌战绩乃贵部之功。

放屁！全是放屁！命都保不全，要功有什么用！

罗历戎一怒之下，把电报扯得粉碎，那飘了满地的白色纸片，仿佛在无声地哭泣。不知是哭自己的命运，还是哭 3 军的境遇。罗历戎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缓缓地踱到桌前，借着烛火点燃。

抑郁的灯光映着那张青灰的脸，一种蚀骨的哀怨反应在上面，平时不被人留意的皱纹深深地显现出来。布满血丝的眼睛，熄灭了矜持自信的光焰，昔日潇洒自如的风度，早已荡然无存。

他颓丧地坐在椅子上。胸中雷电交作，思绪纷乱已极，像烈火烧了巢穴的蜂群，“嗡嗡”乱撞。

从北平会议至今，不过半月光景，竟落到如此地步，是他始料不及的。细细想来，似乎每一步都走错了。

当初，贸然提出率部北进，并请李文一同到老头子跟前说情，终得应允，其一错也；从北平回到石门，本应立即行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完成北调计划，可出发日期竟一拖再拖，乃致给共军以可乘之机，其二错也；出了石门，本应昼夜兼程，通过那片可怕的“赤带”，却被土八路迷惑、骚扰，走走停停，延误了行进日程，其三错也。

至于被迫在清风店收缩，与共军主力遭遇，他自认为，从兵力部署，地形利用到作战方针，都是无可指责的。怪只怪那些只会说漂亮话的草包，整整三天四夜，连增援的一兵一卒都没见到。贪生怕死，庸人误国。

罗历戎长叹一声，心中掠过一阵苍凉，“愁看京口三军溃，痛说扬州七日围”。他下意识地从小枪套里掏出手枪，仔细端详着。这是一支德国造的左轮，蓝色的烤漆透着森森冷光，精巧得简直像个玩具。

他打开弹巢，抠出一粒子弹，小巧而精致的弹壳上印着两道红圈。只要把这个小东西射入体内，一切忧愁、烦恼顷刻间便会化为乌有。

意识好像凝固了。

罗历戎机械地将子弹推入弹巢。手沉极了，那只小枪怎么也举不起来。

意识又恢复了流动。

那个冥冥中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是像城隍庙里摆设的那样，有阎王、小鬼、判官，还是像但丁诗里形容的那样，有刀山、火海、汤池、炼狱……门“砰”的一声被撞开。罗历戎惊然一惊，手里的枪掉在桌上。“军座，

是我。”

罗历戎听出来了，是第7师师长李用章。为掩饰自己的失态，照旧端然稳坐，甩给他一个后背。

“你来干什么？”

“我来……来看看军座。”李用章绕到罗历戎面前。从罗历戎那空洞呆滞、游移不定的眼神里，他看到了一个灵魂的崩溃。“军座，依我看，最迟不过黎明共军就要发起总攻。”罗历戎仿佛听见了，又仿佛没听见，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为防不测，我命令他们集中所有的车辆，组成了几道防线。”罗历戎依旧毫无反应，像一尊木雕。

李用章不知道再说什么，他来的目的本想劝罗历戎突围，可是，他不知道这话怎么说出口。

“你还有事吗？”

罗历戎嘶哑的嗓音带着明显逐客的意思。

“没有什么事了。”李用章讨了个没趣，快快地退了出去。

战火中飞起的和平鸽

4旅指挥部。

旅长萧应棠坐在两个摞在一起的炮弹箱子上，敞开衣襟，光着脑袋，头上腾腾地冒着热气。

炮声震动着指挥所。杯子里的水不断地晃出来。嘴唇干得裂了口，他却想不起来喝。“旅长，电话。”

萧应棠抓起耳机，伴着“嗡嗡”的电流声。杨得志的声音好像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飘来。

“老萧，你那里情况怎样？”

“战士们打得很顽强，已经坚持了整整16个小时，打退了敌人9次冲锋。”

4旅第10团、第12团的4个营，是在21日晨突入西南合村的。

这支部队的楔入，使罗历戎觉得就像眼睛里揉进了沙子一般，他深知此着棋的厉害，于是亲自指挥部队，不惜血本，以5倍的兵力和10倍的疯狂，逐屋逐院地展开了激烈的巷战。除常规使用的步枪、机枪、手榴弹、炸药包外，连火焰喷射器也用上了。浓烈的硝烟和弥漫的尘雾，织成了一只灰色的大口袋，把整个村庄严严实实地包裹在里面。

四处都是敌人，“嗷嗷”地怪叫，使人想起冬夜荒原上的野狼群。

谁如果在这样的环境里呆上一分钟，不，哪怕一秒钟，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12团某部9连连长带领一个班占领了一个院落。枪管已经打得发烫，不知道从中射出了多少子弹，眼看着敌人一层层地扑倒，他感到了一种由衷的快感。

他一边打，一边不住地变换着位置，每一堵矮墙，每一个犄角，都是他保存自己的“诺亚方舟”。

忽然，扣扳机的食指出现了一种空荡荡的感觉。当他猛然意识到子弹打完了，才发现身边的战友几乎全都躺倒在血泊中。“捉活的！他没有子弹了！”一个敌人壮着胆从房顶上跳下来，从后面将他死死抱住。

他挣扎了两下没有摆脱，手无意中触到了敌人腰里的匕首，于

是迅速拔出来翻转手腕向后狠戳，随即，一股烫人的液体喷在脊梁上。

又一股敌人蜂拥而至。一张张扭歪的脸腾着杀气。

他悄悄拔出最后一颗手榴弹，拉掉弦，高举过头顶：

“老子没子弹了，来生再战。”

随着一声轰响，升起一团赤红的烟云。这声音，在充满枪鸣弹器的战场上，并不显得动地惊天，但这壮举，却使山河泣、鬼神惊。他去了，连名字也没有留下。在后人撰写的军史中，只留下了一个代号：9 连长。

与 9 连长一墙之隔的另一个院落，12 团政治处主任和平也在指挥着一场血战。

房顶上，敌人的机枪居高临下地扫射，飞溅的弹丸裹着刺耳的音流，泼向一个个跃动的生命。

“我掩护，从房后面搭梯子，干掉它！”

他夺过一支轻机枪，抱在怀里，整个身体和冲锋枪一起嘶吼。浑身每一块肌肉都随着剧烈抖动的枪体一起震荡。他觉得自己也仿佛变成了一挺机关枪，那纷飞的子弹，好像不是从枪膛里射出来的，而是从他炽热的胸脯里射出来的。

忽然，几条火舌同时舔中了他的躯体。他踉跄着后退了两步，他的身后是一垛金黄的稻草垛，他把身子依在稻草垛上，用尽全身力气扣动了最后一下扳机。

恍惚中，他觉得眼前有一群彩蝶在四周翻飞，分不清自己是从梦中走出来，还是向梦中走去。他最后一个模糊的意识是穿了孔的心脏还在跳动。

他死了。平端着机枪死了，骄傲的脸上带着一丝淡淡的微笑。他死了，挺立的身躯并没有倒下。灿烂的阳光穿透翻卷的浓烟映照着他，迸射出弦目的生命色彩，庄严得令人瞠目。他原是 10 团政治处主任。徐水战斗中，12 团政治处主任阵亡，他奉命到职刚刚几天。

他的名字起的多好啊——和平。

他渴望的一定是那没有一丝硝烟的蓝天；一定是那充满微笑的不流血的太阳；一定是那绿茵茵没有火药味的草坪；一定是那美丽得像花朵一样的孩子。可是，为了这一天，他永远也看不到这一天了。

“呼”，一团赤红的火焰，从黑色的枪口喷出，像一条游动的火舌，猝不及防地咬住了一张清秀的面庞。

“指导员，指导员！”

小通信员惊惧地望着那枯焦如炭，变了形的脸。他怎么也不敢相信，这就是平时一笑两酒窝的指导员。

“呼”又一道毒焰。

哭声没有了。喊声没有了。指导员身边又增加了一张焦枯变形的脸。

用不着再去描绘那惊心动魄的场面，每一股腾起的硝烟都裹着一支悲壮的歌：用不着再去缀述每个牺牲者的姓名，每一个倒下的生命都蕴藏着一个动人的故事。这里的每寸土地，每堵残墙，每块砖石，都镌刻着光荣和不可。

“老萧，你现在还有多少部队？”

“将近一个团的预备队。”

“具体多少人？”

“不到两个营。”

“插入西南合的部队还剩多少人？”

“大概还有 5 个连。”萧应棠的心一阵炙疼，突进去的时候，是整整 12

个连啊！

“能不能坚持到拂晓总攻？”

“没问题。哪怕剩下一个人，刀尖也不会折断。”耳机里的声音听不见了，过了片刻，才响起杨得志那充满激情的颤动的语音。

“我代表野司，谢谢大家，谢谢同志们！”

握着听筒的萧应棠，虽然看不见杨得志的面容，但他能感觉到那双明澈而温和的眼睛里，一定溢满了泪花。

冰冷的剑

李用章走后，罗历戎闷闷地在屋里愣了一会儿，推门出去。一团不太圆的月亮低低地挂在槐树梢上，从东北方悠悠然飘来几条带状乌云，像黑水河似地慢慢移过月面，使整个村子都处在这种时明时暗之中。

罗历戎不敢走得太远，狭窄的街筒子里挤满了人马和辎重，篝火明灭，人影憧憧。

墙根下，偎着不少伤兵，凄惨的呻吟不绝于耳。

“嗖，”一颗流弹贴着罗历戎的耳边飞过，在身后不远的砖墙上凿出一个眼儿。

罗历戎愣怔了一下，好一阵后怕，顿时起了满身的鸡皮疙瘩。“军座，我们还是回去吧。”跟在身后的侍卫兵也被刚才的情景吓了一跳。

罗历戎刚要转身，冷不防，和一个懵头懵脑的家伙撞了个满怀。

“干什么！”罗历戎厌恶地掸了掸被撞脏的衣服。

“没，没干什么。”那人把脑袋往怀里一扎，想乘机溜号。虽然在夜里，罗历戎还是发现了对方那件套在军装里的便衣。临阵脱逃，这念头闪电般地闪过罗历戎脑子里。

“给我抓回来。”

一盘问，此人居然还是个营长。

回到军部所在的马家大院，罗历戎吩咐手下参谋立刻召集排以上军官开会。

罗历戎略微整了整衣服。一般情况下，他还是比较注重自己在部属和士兵眼里的形象。

“大家知道，我们已经被包围了。”罗历戎的声调悲而不泣，平静得令人心发冷，“共军很可能今天晚上，最迟明天就要发起总攻。我们怎么办？”队列里鸦雀无声。

“突围，已不可能了，共军把村子围得像铁桶一样。等待援兵，也没有指望，保北的援兵打了三天半，还没有越过保定。眼下唯一的一条路，只有和共军拼。军人可杀不可辱。不成功则成仁。这是蒋委员长之名训。”

罗历戎咄咄的目光逼视着人们：“有没有不愿拼的，可以站到一边去。”

没有人回答，也没有人动。

“我刚才倒是碰上了一个。”罗历戎示意侍卫兵把人带上来。

那个倒霉的家伙早已吓得魂不附体，本想寻一条生路，想不到竟成了罗历戎的刀下鬼。

“大家看看他这副打扮。”

侍卫兵一把扯开了那人的军装，里面露出一件短得勉强盖住肚脐的蓝布

对襟衫。

“身为营长，在生死攸关之际，不率众杀敌，报效党国，反而临阵脱逃，你们说，该不该杀！”

人们愣了一下，没有回答。

“该不该杀！”罗历戎的声音仿佛劈裂了一般。

“该。”人群里响起稀稀落落参差不齐的回答。

“兵如将子，各位都是我的手足骨肉，我实在不愿这样做。可是，军法如山，我又不能不这样做。”罗历戎故意装出一副十分难过的样子，垂下头从牙缝里轻轻挤出几个字：“拉出去毙了吧。”片刻，他猛地将头向上一甩，语调也变得热烈激昂。“诸位都是党国的忠勇将士，和共军有着不共戴天之仇。为了保存党国军人之荣誉，不负蒋委员长多年之教诲，我决定组织敢死队。我亲任队长，所有少尉以上军官都是队员，誓与共军决一死战！敢死队编组具体由吴副参谋长负责。”

说完这几句话，罗历戎好像耗尽了全身气力，匆忙转身进了屋，反手把门锁上。

说不清为什么，他这会儿的心态反倒平静了。

借着昏暗的灯光，罗历戎从桌下拽出一只铁皮箱子，打开锁，里面装的都是些私人信件和照片。

他拿起一叠照片，一张张翻看着。

每一个凝固的瞬间，都像人生旅途的标点，记载着各个不同的阶段。

有在黄埔拍的，那时候的自己，多么年轻！英武的面庞溢满了少壮军人的气派；有在西北拍的，广袤的荒原衬着淡淡的忧思；有在石门拍的，身体明显发福了，优质将军呢军服显示着凌人的威严；也有一些是和家人、同僚们一块拍的，志得意满的脸上绽着甜甜的微笑……

如果说，闲遐之时翻翻照片是一种享受，那么，对于落难之时的罗历戎来说，任何回忆都是痛苦的。

忽然，他把箱子扣了个底朝天。将桌上的蜡烛擎在手里，蹲下身，颤抖地伸向那堆纸片。

跳动的烛火，像红红的舌头。每舔一下，便有一张纸片卷缩起来，冒出一股青烟。

终于，“噗”地一声，雪白的纸片堆里冒出一簇明丽的火苗。火苗突突地窜动着，伴随着“劈劈啪啪”的怪笑，血红的牙齿把一大堆纸片咀嚼得只剩下一摊黑灰。

罗历戎的脑子里像铺了一层雪，白得那么洁净，那么冷森，那么骇人。

刚才的那把火，已经把他与这个世界维系的所有情缘都烧尽了，把他从时间、空间中隔绝出来。

他默默地走到墙边，摘下挂在墙上的中正剑。

明亮的剑锋闪着寒光，装饰精美的剑柄显示着它的贵重。剑身上，镌刻着十个正楷小字。

不成功，则成仁。

蒋中正赠

这种“剑”曾是每一个黄埔生的荣耀。尽管后来，蒋介石为了收买人心，

凡少将以上军官，不管什么出身，都赠送了一把这样的剑，但黄埔生在校长心目中，还是有别于一般的将官。遗憾的是，多年来那么多战败、被俘的黄埔生，很少听说有谁是用这柄剑成仁的。蜡烛的火苗闪动了一下，剑锋反射出一道雪亮的寒光。

罗历戎又把剑插回剑鞘。无论如何他也不能想象那冰冷的剑刃刺进皮肤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

他重新跌坐在椅子上。

窗外，枪声不断。

越缩越紧的包围圈就像套在脖子上的绞索。

厄运难逃。

所剩的只是时间……

总攻即将发起

“哎哟，哪阵风把首长们吹来了！”

门帘一挑，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副司令员肖克、政委罗瑞卿走进来。

杨得志、杨成武、耿飏赶紧张罗着搬凳子，倒开水。

“你们是怎么搞的嘛！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找不着你们。”

聂荣臻坐下，看着他手下的几员爱将，含而不露的微笑里蕴满了发自内心的满意。

“首长不是让我们临机处置嘛。”杨得志说。

“临机处置也不能不打招呼嘛。”

“情况突变，走得太急，电台又掉了队。我们三个人只带了几个参谋。”耿飏在一旁解释着。

“我们知道您一定着急，我们也急得很呢！”杨成武说。“我想这一仗要是打不好，肯定要受批评。”杨得志憨厚地笑笑，那神情，像孩子一样天真。

聂荣臻也笑了，“我看你们呀，是只想着打好，没想着受批评。要总想到受批评，瞻前顾后，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决心，对不对？”几个人对视了一下，都禁不住笑起来。

“目前，战斗进行到哪一步了？”罗瑞卿问。

“马上就要发起总攻，时间定在3点40分。”

聂荣臻看了看表，“这么说，我们来的正是时候，好戏还没有错过。”

秒针的红色箭头，循着固有的轨迹，轻轻划过表盘。

三颗信号弹腾空而起。

就在这一瞬间，大地抖动起来。

不到半分钟，浓烟便把整个西南合吞噬了，再也看不到屋脊墙院，只能看到一个个暗红的云团，在村庄上空徘徊、扩散、升腾，给人一种灼热感。

不时，有一些炸药迸出簇簇火花，像金色的喷泉向上飞进，然后碎成无数晶莹的红宝石，随风散播在夜空中，异彩纷呈，可与节日的礼花焰火媲美。

战士们纵身跃出堑壕。

第6旅由北向南；

第4旅、第12旅由南向北；

第10旅、第11旅由东向西；

第9旅由西向东。

四面八方，如滚滚浪潮，撼人心魄。

罗历戎惊慌地从椅子上弹起。正要推门，一阵撕心裂肺的尖啸从头顶直压而下。

“哗！”不知哪面山墙倒了，屋里充满了刺鼻的硝烟。似乎连空气都在燃烧。

“军座，共军已经突进了村子。”

罗历戎听出是吴铁铮的声音。

“快去组织敢死队，一定要给我顶住，绝不能把共军放进来。命令炮兵，把所有的炮弹都给我打完。”

罗历戎镇定了一下，来到设在西厢房的作战室。一个参谋正想夺门而出，见到罗历戎，慌忙后退了几步。

罗历戎也顾不上追究了。“快给我发电报，让北平空军火速派P—51、B—52飞机前来援助。”

“军座，我们现在和共军搅在一起，这飞机……”

“情况紧急，只能如此了。”

村子里已经乱成一团。

天上、地下、屋里、屋外，几乎找不到一片安宁的立足之地。

惊慌的人们，从屋子里跑出来，又跑回去，再跑出来，不知所措地在街巷中乱窜。

辎重车、炮车纠缠在一起。马也惊跳起来阻塞了道路，更增加了纷乱。

一面面墙上，满天星似的射击孔里，仍旧喷着猩红的火焰。

冲击的浪潮咆哮着卷过去，翻飞的浪花陡然间变红了。

炮弹密集得像下雹子。

原4纵作战科参谋王启炎老人告诉笔者，他亲眼看到敌人的一颗炮弹，落下来时栽到了我们迫击炮的炮筒里，当时炮膛就炸了，附近的几个炮手没有一个活着的。

炮弹、枪弹在空中相撞的也有的是。

当时那感觉，就像天上下火，挨到谁身上谁就没命。

各路冲击队伍最后一起汇聚到马家大院，这是清风店的“冬宫”。

大院前是一个空场，罗历戎把搜集来的大小车子上百辆都堆积在里面，筑成了一道重重叠叠、无法逾越的防线。

指导员李德胜把4个炸药包捆在一起，朝胳肢窝里一夹，身子一闪，不见了。

“哒哒”的机枪敲着死亡的鼓点。

人们以为他牺牲了。正要再派爆破组，前面忽然传来一阵巨响。

炸裂的木板、铁片、车轱辘以及人和牲畜的残肢崩起老高。人们心里一乐，随即又一沉，他们知道这突破口的代价。“为指导员报仇——”

队伍呐喊着冲过去。

冲到跟前，发现了一个浑身黢黑的人。

“怎么，指导员你没光荣啊！”

“罗历戎没捉着，我能光荣吗？”李德胜嘿嘿一笑，整个脸盘只有几颗牙齿是白的。

门外的喊杀声、爆炸声越来越近。

罗历戎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在屋里来回打转。

“军座，这里不是久呆之地，快转移吧！”副军长杨光钰和副参谋长吴铁铮跌跌撞撞地走进来。

“往哪转移？”罗历戎脸上浮起一丝绝望凄然的苦笑。“我听着，东边好像枪声稀一点，落到这个地步，只好走一步看一步了。”

三个人在侍卫排的保护下，刚刚走出马家大院，天上传来一阵沉闷的“嗡嗡”声。

“我们的飞机。”罗历戎眼睛一亮。

仿佛为证实他的话，几颗黑点儿从机翼弹落，其中一颗就落在附近。

刹那间，房倒屋塌，砖石飞溅，弥漫的尘土盖了罗历戎一身一脸。

“呸！”罗历戎狠狠地唾着沾了满嘴的土末子。

“他妈的！投弹也不看个地方，长着眼睛都是出气的。”

“军座，我们要不然再回军部避一避吧。”

罗历戎想了一下，“你们先回去，我到7师李用章那去看看。”22日上午10点左右，战斗进入尾声。

枪声渐渐稀落下来。

俘虏们从一个个破烂不堪的院落里被押出来，足有四五百人，呈四路纵队，狼狈不堪地往外走。

刚刚走出村口，一阵刺耳的引擎声震得鼓膜“嗡嗡”直响。俘虏们不约而同地抬起头。几乎就在同时，机头轻轻一压，屁股后面甩出一串炸弹。

人们还没有反应过来，炸弹已经在头顶炸开了。

紧接着，第二架、第三架敌机接踵而至。

疏散已经来不及了，很多人甚至出于本能的恐惧，紧紧地抱在一起，聚成了一个个人疙瘩。

几分钟后，浓烟散去，倒在地上的是一片血肉模糊、不堪入目的尸体。

个别侥幸没有炸死的人都吓傻了。

脸上木呆呆地没有一丝表情。过了好一会儿，当窒息的意识又恢复了流动，他们才想起哭，想起笑，想起骂人。指着天空不停地骂，怎么难听怎么骂，连祖宗八辈都骂到了。经过三天两夜的鏖战，清风店战斗终于降下了帷幕。

全歼敌第2军军部、第7师及第16军第66团，俘虏敌官兵

11,400余人；加上击毙之敌，以及保北阻击战中歼灭的敌人，共计18,000余人。

缴获“九二”步兵炮、平射炮、“八二”无座力迫击炮、火箭炮、“六”迫击炮共72门。轻重机枪489挺。长短枪4,348支。电台8部。打伤打落敌机各1架。

此外，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名噪一时的第3军军乐队和一大批洋鼓、洋号、长笛、黑管、巴松也成为稀有的战利品。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闻讯后，兴奋异常。立即指派文工团音乐队队长罗浪前去接收，组成了晋察冀军区军乐队，成为当时解放军唯一的一支军乐队。

一年半以后。

在北平和平解放入城式上，高亢的军乐，焕发了古城的青春；相继，在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闭幕式上，激昂的军乐，振奋起民族的精神；

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仪式上，雄浑的军乐，奏响了英雄的赞歌；

在举世瞩目的开国大典上，热烈的军乐，使新生的共和国热血沸腾；

如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已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礼乐之神”，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这支队伍是从清风店走出来的。各纵队都在清点俘虏，被俘军官名单送到野司。

中将副军长杨光钰

少将师长李用章军部上校副参谋长吴铁铮

军部新闻司上校副主任宋汉之

军部中校参谋主任贾守伦

19团上校团长柯民生

20团上校团长曹学渊

21团上校团长沈仲文

66团上校团长吴之霖

……

只是，偏偏不见了罗历戎。

红土地上的群雕

一轮残月，吐着毫无生气的冷光。

激战后的清风店，到处是残垣断壁，到处是堆积的瓦砾，塌落的檩条冒着袅袅青烟，破败的窗棂像一个个被剜去了眼珠的眼眶，狰狞可怖地望着幽黑的苍穹。

没有一丝风，没有一点声响，一切生命好像都不存在了。偶尔，一只乌鸦扑楞楞地飞过，在一片死寂中弹响一个令人心悸的音符。

大部队和俘虏都撤走了。胡立达奉命带领十几个人驻守西南战场还没有来得及打扫，到处弥漫着一股血腥。

胡立达从伏尸喋血的街筒子里走过，忽然，尸体堆中一只高举着鬼头大刀的手臂吸引了他。若是放在几年前，这种大刀也许并不罕见，在抗战的著名歌曲中，就专门有一支《大刀进行曲》。可这两年，由于蒋介石运输大队长的竭诚努力，部队里已经没有人再用这种大刀了，连新入伍的战士都能分到一杆步枪，他为什么还要保留着这样一把寒光雪亮的大刀呢？

胡立达往前走了几步，借着月色，隐隐约约能看清这个战士的脸，却猜不出他的年龄。只见他左胸有一片已经凝固的紫褐色的血迹，血迹中依稀有一个不太明显的弹洞，也许是那颗子弹先于他一秒钟终止了他的生命，致使他抡圆的手臂没有能砍落下来，但他又不情愿把手放下，就这么一直高高地举着。

胡立达隐隐约约可以感觉到这只手臂在空中挥动时留下的弧形轨迹。在他身边躺着三具敌人的尸体，都是用大刀砍死的。难以令人相信，究竟是什么因素，给这支手臂注入了如此蛮勇的力量。

他的嘴大张着，凝聚着没有喊出的杀声。他的眼睛瞪的滚圆，仿佛在向苍茫宇宙寻觅着什么？

胡立达想象不出，在他生命的弥留之际，想的究竟是什么？

同样，胡立达也想象不出，他是从什么地方走进革命队伍的？是太行山下，是黄河岸畔，是华北大平原？在这个世界上，他还有什么亲人吗？在生命的最后一瞬，他曾想到过他们吗？他是否看到了儿时屋顶上那袅袅的炊烟？他是否听到了年迈母亲那亲昵的呼唤？

胡立达悄悄走开了。他曾经想过，是不是把他手里的大刀取下来，日后革命胜利了，送到博物馆去。但最终他还是没有这样做，他不忍破坏了那壮

美的雕像。

黎明。

青灰的晨曦里揉进了一抹暖暖的桔黄。

小通信员还在酣睡。胡立达爬起来，来到村外那片临时改建的墓地。

这里原先种的是棉花，一夜之间，棉花秸都被砍倒了，连那绽着白花的棉桃都没有来得及收。平整的土地上排满了一方方墓穴。

络绎不绝的大车，一辆接着一辆，上面驮的都是没有来得及上漆的白茬棺材。

烈士遗体一具具从村里抬出来，整整抬了一夜。整整摆了一片。还没有抬完。

政治处的同志和几位宣传队员正忙着为烈士登记造册。村里的大娘大嫂们，打来一桶桶清水，双膝跪在遗体旁边，为烈士整容、入殓。

洗去乌紫的血迹，洗去黝黑的烟尘，露出一张张年轻的脸。

每张脸上，似乎还存留着生命逝去的最后瞬间的思想痕迹：痛苦地锁着双眉；愤怒地咬牙切齿；平静地安然而眠；有的似乎还带着一种沉思……

手，抖抖的；心，颤颤的；论年龄，还是一群孩子呀！

军装来不及换新的了。只好把那布满汗渍、泥污，撕得条条缕缕的军衣，轻轻抻平。被子倒有不少是新的，有的边角上还缀着花生和枣。

胡立达轻轻地从一具具遗体前走过。

昨天，他们也许还怀着大小不同的理想和愿望，在冲在杀，如虎如豹。此刻，却四肢僵硬，直挺挺地躺在这里。

一抹红艳艳的霞光洒在地上，透着丝丝暖意。世界苏醒过来了。而对于躺在地上的人来说，世界却永远地沉睡了。

每个生命都是一颗太阳，太阳会陨落吗？

“老胡，你在这儿，快来帮帮忙，有几具遗体我们怎么也辨认不清。”说话的是政治处干事王增宪。

胡立达不容分说被拉了过去。这些遗体其惨状令人目不忍睹。有的没了脑袋，只剩下血糊糊的半边身子；有的全身被烧成焦炭，痛苦地蜷缩着；有的面目被炸得血迹斑斑，鼻子眼睛都分不清……

胡立达痛苦地摇摇头，不要说这些人大多数都不是他营里的，即使有他营里的，他也很难把这血肉模糊的遗体 and 生龙活虎的战士连在一起。

男儿到死心如铁。

胡立达觉得眼窝热辣辣的，他从机关下来，担任3营营长，前后不过10个月的光景，营里有名有姓的伤亡人数就达到1200人。每次战斗下来，他都恨不得大哭一场。然而，每次补兵，家家户户又都敲锣打鼓，披红挂彩，把自己刚刚成年的孩子送进部队。他们莫非不知道走进这支队伍意味着什么？知道。可他们还是来了。因为他们更知道，打天下必须付出血的代价。

“营长，苏兰海的娘和媳妇来了，要见您。”

“她们在哪？”胡立达的心悚然一沉，袭来一种难以遏止的痛苦。他想起了那个矮墩墩、胖乎乎的战士，行军时，满脚都是血泡。胡立达想帮他扛一会儿枪，他说什么也不干，一边拐拉着腿，一边使劲地把枪搂在怀里。那憨憨的笑容，胡立达一辈子也忘不了。他似乎告诉过自己，他们家就住在这附近的一个什么村上。

“她们是怎么找到这儿的？”

“跟着支前队伍一块过来的。”

“苏兰海牺牲的消息通知她们了吗？”

“大概她们已经知道了，娘俩儿的眼圈都哭得红红的。”

胡立达跟着通信员朝前走。

腿，沉沉的；心，也沉沉的。

苏兰海是通过封锁线时，被敌机投下的重磅炸弹炸死的。当时，地上只留下了一个硕大的坑，和一些残碎的布片、肉块，连个囫囵尸首都没有，怎么去向他的亲人交代？

终于走到了。

通信员指了指胡立达，“大娘，这就是我们营长。”

胡立达抬起头，站在面前的是一个年过半百的老人。背驼着，灰白的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髻，面孔干瘦瘦的，前额、眼角、鼻翼布满了密密的皱纹，凹陷的眼睛流露着善良的柔光。立在她旁边的年轻媳妇，修长的眉眼，白净的面皮，脸上残留着道道泪痕。

“大娘，兰海他……”胡立达觉得嘴里的舌头好像被咬掉了半截，下面的话不知道该怎么说。

“噢，知道了。俺们都知道了。”

老人不动声色地点点头。昏花的瞳仁里，藏着无言的悲哀。年轻媳妇忍不住抽泣起来。

胡立达想安慰她们几句，翻肠倒肚，竟想不出一句合适的话。

他们就这么默默地站着。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最后，还是老人打破了沉寂。“胡营长，俺们找您，是想求您把兰海的尸首弄回去。刚才问了那边负责登记的同志，他翻了好几个本子都没有找到……”“这……”胡立达早就想到她们可能提出这个问题，让他为难的是这话没法说。倘若照直说，无疑等于在他们流血的心上再揉一把盐。不照实说，又到哪去寻苏兰海的尸首？

年轻媳妇仿佛看出了胡立达的难言之隐，“队伍上要是规定，尸首不拉走也行，俺们只想最后再见他一面。”

照说，这个要求并不过分，胡立达还是吱吱唔唔的没有答应。终于，她们好像明白了什么。老人脸上的肌肉痛苦地抽搐了一下，毫无血色的嘴唇翁动着：“胡营长，让你费心了。”年轻媳妇那颤动的双腿，仿佛再也无力支撑沉重的身体，“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双手捂住脸，泪水涌泉似地溢出指缝，顺着手背，淌进油筒。

她想起了送兰海参军那天，村里放鞭炮，挂红花，跟过年一样热闹。

这才过去几个月呀！

胡立达觉得喉头一阵发梗，他怕眼眶里的泪水会抑制不住流出来，急忙转过身，走开了。

走出不远，在一棵大树后面，胡立达停住了脚。

只见婆媳俩用手指从地上抠起一捧捧黄土，堆在一块，越堆越高，终于堆成了一个小小的坟包。

老人拉着媳妇站起来，围着“坟”，向左转了七圈，向右转了七圈。胡立达明白，她们是按照当地古老的祭俗，在给亲人圆坟。接着，年轻媳妇跪在坟前，虔诚地磕了三个头。每磕一次，便哭着用双手在地上猛拍一下，额头上沾满了黄土面子。

胡立达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感情，滚烫的泪水模糊了视线。那小小的土坟，在泪光的折射下，陡然间变得那么大。七彩阳光透过含泪的瞳孔，那上面仿佛开满了五彩缤纷的花。

多好的老百姓！多好的人民！她们为革命献出了比生命还要宝贵的儿子，比眼珠还要心爱的丈夫……

胡立达把目光收回来，转向那片墓地。

灵柩正在下葬，掩埋的土块“嘭嘭”地砸着棺盖，非歌非泣，强一阵弱一阵，荡着悠长的余韵。

如果，如果他们还活着，集合在一起，将是一个阵容整齐的绿色方队。可是，在通过凯旋门的胜利之师里，再也找不到他们的身影。

他们沉睡了。伴着芳香的黄土，伴着美丽的野花，睡得那么恬静，那么安详。

他们并不奢求自己的名字能刻在雪白的花岗岩铸就的纪念碑上，他们把生命和爱播进了黄土，播进了大地，唯一的希望只有一个：让红红的太阳不再流血，不再哭泣。

特殊重逢

“聂司令，我给你带了个客人来。”杨成武一脚迈在门里，一脚跨在门外。

“啥子客人哟。”聂荣臻把埋在书里的头抬起来。

“他说是你的同乡，还是你的学生。”杨成武神秘地挤挤眼，扭过头去，招呼着门口的客人。

那人似乎有些迟疑，把头勾在胸前，缓缓地、一步步挪进屋里。聂荣臻认出来了，是他！罗历戎。

22日拂晓，罗历戎与杨光钰、吴铁铮分手后，便来到7师李用章处。

这里的处境并不比军部好，枪炮声震得窗框“哗哗”乱响，呛人的硝烟直往鼻孔里钻，好像一条百孔千疮、随时可能沉没的破船。“军座，快走吧，共军马上就要打到门口了。”李用章催促着。“我今天哪也不去了，就死在这。”罗历戎一动不动。各种可能出现的结局，他都在心里掂量过了。且不说突出包围圈不容易，就算福星高照，从网眼里漏出来，又能往哪去呢？回石门？部队在的时候，自己乃堂堂军长。眼下，把部队全扔在这里，恬着脸再回去怕是给人家当马伕都没人要。

回保定？别看孙连仲平日称兄道弟，如今落到这副狼狈相，还能不落井下石。

回南京？老头子那充血的、阴森森的眼睛不住地在眼前晃。东北战场已经把老头子搅得焦头烂额，一怒之下，岂不将我做了他的刀下之鬼。

李用章见罗历戎真的不动，一边伸手拽他，一边苦言相劝：“军座，不要想那么多。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大丈夫不争一日之短长。快，把这件衣裳换上。”

罗历戎犹豫了一下，终于接过那件士兵服，套在呢子衣服里面。

“你手下还有多少人？”

“能够集合起来的还有400多。”

“让他们立刻向东南方向突围，牵制共军注意力，留下一些精干的跟我们一起走。”

借着黎明的薄霭，罗历戎带着李用章等人，深一脚浅一脚地朝西北方向突围。火光中人影憧憧，喊杀声此起彼伏，头上不时飞过几颗流弹。罗历戎一刻也不敢停，拼命驱动双脚，竭力想挣脱这死神的怪圈。

不知走出多远，枪声渐渐稀了。

罗历戎回过头，发现李用章并没有跟在自己后面，不知什么时候跑散了。

他三下两下扯下那套将军服，正想歇口气择路再逃，不远处传来“咚咚”的脚步声。罗历戎故作镇静地抬头一望，不好！是共军的队伍，离自己已经不到百十米远了。

他又朝四下看了看，到处都是共军。罗历戎再也没有坚持下去的勇气，慌忙从地上捡起一条不知被谁遗弃的沾满血污的绷带，胡乱缠在头上，又故意将头发揉乱，扯下一撮遮住眼睛。

裹在长长的俘虏队伍里，罗历戎脚步滞重地朝前走。

太阳升起来，灿灿的阳光投下一片融融的暖意。罗历戎却觉得周身寒彻。他作梦也没想到堂堂黄埔毕业的中将军长，居然成了土八路的阶下囚。强烈的自尊心和深重的耻辱感，像一锅沸油，在他胸中翻滚。

同时，他又有几分庆幸，自己的真实身分毕竟没有暴露，说不定还能蒙混过关。天无绝人之路。

队伍停下来休息。

罗历戎找了块石头坐下，躬着身子，始终把头勾在胸前。路上不停地有人走来走去。

忽然，一双穿黑布鞋的脚在离自己不远的地方站住了。罗历戎心里一颤，他几次想抬起头看看，最终还是忍住了。过了好一会儿，那双脚依旧没有移开。

罗历戎把身子又朝下缩了缩，故意不去看那双脚。

就在这时，一个湖南口音在耳边响起。

“罗军长，不认识我了。”

声音不高，但罗历戎听来却如同头顶炸开了一个霹雳。不能再装了。罗历戎尴尬地抬起头，定睛望了望面前的那个人，半晌，脸上挤出一丝苦笑：“这、这不是徐代表吗？”罗历戎所说的徐代表，叫徐德操，是冀中军区独立第8旅旅长。

1946年，根据国共在重庆签定的“停止军事冲突协议”，由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政府和美国三方代表组成的“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正式成立，下设许多谈判小组。徐德操作为石门执行小组的中共代表，谈判的主要对手就是这位衣冠楚楚、气宇轩昂的第3军军长罗历戎。

一次，罗历戎以东道主的身分，请徐德操和美国人看戏。来到剧场，罗历戎漫不经心地问：“今天演什么招待我们呀？”随从答道：《战濮阳》。

罗历戎听罢，马上把脸沉下来，煞有介事他说：“和平时期怎么老唱武戏呢？改，改一出文戏。”

徐德操没吭声，心里禁不住想笑，戏台上下让唱武戏的是你；戏台下没断了演武戏的也是你。

不久，军调部宣布解散。罗历戎得知徐德操要离开石门，特地赶来送行。他双手抱拳，拱了拱，“徐代表，后会有期。”山不转，水转。这位狂傲不羁的国民党将军万万想不到，历史竟会选择这样一个场合安排彼此重逢。

“罗先生受惊了！”聂荣臻站起来，和罗历戎握了握手，指了指对面的

一把椅子，请他坐下。

“罗先生是四川哪里人？”

“四川渠县。老师府上可是江津？”

“是啊，离的不远。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正说着话，萧克、罗瑞卿、耿飏、杨得志以及被俘的第3军副军长杨光钰、副参谋长吴铁铮也先后走进来。

小屋子里立刻热闹起来。彼此一阵寒暄，然后，围着老百姓那张紫红色的方木桌坐下，警卫员用细瓷茶碗给每个人倒了一碗茶。杨光钰和吴铁铮重新站起来，恭恭敬敬地给聂荣臻鞠了个躬：“二十多年没见到老师了。”

当年，他们都是黄埔的学生，聂荣臻在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现在不是又见到了吗？”聂荣臻平和地笑笑。

“败军之将，惭愧惭愧。”

“胜败乃兵家常事。自古不以胜败论英雄。但这场战争，历史注定你们是一定要败的。不是败在这里，就是败在那里；不是败在今天，就是败在明天；直至最后败得一塌糊涂，不可收拾。因为这场战争完全是蒋介石逼我们打的，正义在我们这边。你们为蒋介石卖命是毫无意义的。”

屋里静悄悄的。罗历戎、杨光钰、吴铁铮都默默地坐着，脸上被说得红一阵，白一阵。

“杨先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黄埔，你和左权是一个队的。”“是的。”杨光钰点点头。

“左权同志已经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

“他是光荣的。”杨光钰连声说。

聂荣臻把目光转向吴铁铮，意味深长地望了他一眼。

吴铁铮的脸立刻涨红了。他知道那目光里的含义。

吴铁铮早年曾是中共党员。“中山舰事件”发生后，他的信仰出现了倾斜，靠追求和热情构筑的理想大厦顷刻间坍塌了。在命运的十字路口，他审慎地为自己选择了另一条路。

这些年来，他一直以为自己的选择是明智的。特别是当他看到那些悬挂于城门之上血淋淋的共产党人的人头，便更滋生出一种侥幸感。

他信奉蒋介石，超过信奉毛泽东百倍、千倍，特别是“8·15”后，蒋介石的军队增加到430万，全式美械装备的旅就有39个，在亚洲也是首屈一指。他对“中国的未来属于蒋介石”这一点深信不疑。可是……

他不知道是自己错了，还是历史错了。

是自己欺骗了命运，还是命运捉弄了自己。

“吴先生，依你看，今天蒋介石的军队和大革命时的国民革命军有什么不同啊？”

听到聂荣臻问话，吴铁铮赶紧抬起头。

“现在这支军队上层腐败，军心涣散，将不同命，士无斗志，和那时孙传芳的军队一模一样了。”

“古人云，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蒋介石对老百姓 166

//一横征暴敛；对共产党宁肯错杀三千，也不放走一个；即便在国民党内部，也极力剪除异己，故而人心背向，焉能不败。今天的失败，仅仅是一个开头，今后还将败得更惨。依我看，蒋介石不把那点家当输光，他是不会甘心的。”

罗历戎、杨光钰、吴铁铮三个人静静地听着。
此时此刻，讲话的不再是他们的教官，他们也不再是教官的学生。

败军之将与替罪羊

孙连仲凭窗凝神。

庭院里那棵忧郁的老树，衣服几乎被剥光了，只剩下几片斑驳的叶子，在秋风中颤栗。地上的落叶积了厚厚一层，被湿冷的雨珠打在烂泥里，与衰败的蒿草，交织成一幅浑沌凄凉的画卷。自然界凋萎了。

鼓动的白绸窗帘轻柔地抚着他的脸颊，莫非自己也走进了残秋，像那忧郁的老树。然而，老树度过萧瑟的冬天，来春还能发芽，自己呢？

他转过身，在客厅里踱了几步，坐进那只宽大的皮沙发，顺手拧开茶几上的收音机。

里面传出女播音员那甜得发腻的声音：

“……由石门北上之国军，在达成任务后，已于22日中午安全返回石门……”

孙连仲“叭”地一下把收音机关上。

“笨蛋！一群笨蛋！连谎话都编不圆。”

他气恼地站起来，围着桌子转了一个圈，又颓丧地坐下去。双手揉搓着酸涩的眼窝，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疲倦。

早在本月20日，保定绥署力安定民心，广出告示，通知各界，准备大张旗鼓欢迎北上国军，想不到……

惨淡的阳光照着他灰白的面容。无尽的沮丧，像一条愁苦的大

打了这么多年仗，像清风店出现那么多事先不曾料及的情况，对他来讲还是第一次。

他想不到，徐水城下激战正酣的共军，会虚晃一枪，飞兵南下，堵截北上途中的第3军，以致设下不幸的圈套；他想不到，罗历戎走得那么慢，败得那么快，以致全军覆没；他想不到，李文的增援如此不力，全部美式精良装备，竟打不破共军的几道防线，以致错过了营救时机；这真是一步错，步步错。

然而，更使他想不到的是，老头子竟把这一切过错全部推在他的头上。什么“遇事不果，指挥失当”；什么“徇情懦弱，好坏不分”；什么“以奸细为亲信，既不能治军，又不能治民。”

尽管与南京远隔千里，老头子那气急败坏的神态，那歇斯底里的狂啸，那阴鸷狠毒的目光，仿佛就在眼前，使他不寒而栗，使他有

苦难言。

当初，要不是你同意第3军北上，何以导致今日的惨败？要不是你从华北抽调三个师去解东北危局，华北何至于陷入捉襟见肘的窘境？反过来，一推六二五，把屎盆子往别人头上扣。

伴君如伴虎。

他正这么想着，那扇被棕色牛皮包裹的门，无声地推开了。是参谋长宋肯堂，一张霜打的苦瓜脸。

宋肯堂蹑手蹑脚地走到孙连仲跟前，俯下身，对着孙连仲的耳朵悄声嘀咕了几句。

孙连仲眉心猛地一蹙，半眯的眼睛慢慢张开，空洞的瞳仁里有一种不能

描绘的东西。

沉吟片刻，像是下了最后的决心，鼓了鼓两颊的咬肌，“照南京的意见办！”

宋肯堂转身刚要出去，又被孙连仲叫住：“动作要快。注意保密，千万不要走漏了风声。”

宋肯堂点点头，轻轻退出去，把那扇厚重的门仔细掩好。孙连仲觉得累极了，浑身的骨头仿佛都被抽走了一般。

昨天，他突然接到南京的一纸密电，指控他身边的两名参谋人员泄露军机，以导致清风店惨败。令迅速将其二人逮捕，押往南京秘密处决。

攥着这张电报，孙连仲不知在屋子里转了多少个圈。他知道，这是南京给他找的台阶，为开脱他的责任选了两只替罪羊。但同时，他也知道。这纯属凭空杜撰的冤案。他当时没有下决心。这两个人他是了解的，这些年虽无大功，也无大错，追随自己鞍前马后，伺候的也算周到，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推出去杀了，多少有点不尽人情。

他想拖一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想不到南京催得那么急，事到如今，只能丢卒保车了。但一想到又一对冤魂升天，心里又不免沉甸甸的。

他极力想把这念头推开，心里默念着：无毒不丈夫。这世界上本来就充满着血腥、欺骗、阴谋、陷阱，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哪有什么人性、温情？

想到这，孙连仲才觉得心里坦然了一些。

第 11 章 石门在望

不是钢家庄，也不是土家庄，一个“石”字或许就决定了那场战斗的性格。

石门并不遥远

清风店的胜利使整个晋察冀沉浸在一片欢欣中。

党中央发来贺电，称“此举创晋察冀歼敌新纪录。”刘伯承不无风趣地评价这场战斗，“这几个人把仗都打疯了”。朱总司令以杜甫诗《秋兴》韵赋诗祝贺。

频呼救命望京华。
为援保定三军灭，
错渡滹沱九月槎。
卸甲咸云归故里，
离营从此不闻笳。
请看塞上深秋月，

朗照边区胜利花。10月22日12时，清风店上空的硝烟尚未散尽，聂荣臻司令员和华北局刘澜涛同志便致电中央军委、工委，建议乘胜夺取石家庄。

23日，中央工委刘少奇、朱德同志复电同意。

同日，中央军委发来了由毛泽东亲自拟定的电报稿：

22日12时电悉。请风店大歼灭战胜利，对于你区战斗作风之进一步转变，有巨大意义。目前如北敌南下，则歼其一部。北敌停顿，则我军应于现地休息10天左右，整顿部队，恢复疲劳，侦察石门，完成攻打石门之一切准备。然后，不但集中主力几个旅，而且要集中地方几个旅，以攻石门打援兵姿态实行打石门……

打石门！

消息不胫而走，在人们心底卷起一股兴奋的狂澜。

打石门！

让敌人的狂言在石门粉碎！

让攻坚的道路从石门拓开！

让历史的丰碑在石门树建！

10月25日。

河北安国一间普普通通的农舍里，晋察冀野战军四方虎将聚集一堂。与半月前那次会议相比，气氛似乎翻了个个儿。后脑勺都险些乐开了花。

墙上挂着一张《石家庄半永久防御工事、兵力部署及火力配系要图》。据悉，这是罗历戎随身携带准备向蒋介石汇报用的，想不到竟成了晋察冀野战军攻打石门的见面礼。

最先发言的是耿飏。尽管刚刚经历了一场大战，连续几天几夜没怎么合眼，但从他的精神头儿上，却看不出有丝毫倦怠。“打石门，决心中央已经下了。下面我来谈谈为什么要打石门，也就是作战的依据和理由。”

耿飏不仅才思敏捷，而且有一副好口才，许多纷繁杂乱的问题，经他梳理后讲出来，立刻变得清晰明了。

“一个是它的地理位置。石门是华北的门户，是敌人控制冀南、冀中的重镇，也是连结华北、山东、中原的要冲。拔掉这颗钉子，对稳定华北形势，孤立华北守敌，促进解放区发展，推动解放战争进程，都有重要意义。

“再一个就是时机和条件。早在1946年10月，聂总就曾指出：石门不可久在敌手，一旦时机成熟，就要坚决夺取之。实际上，从那时起，我们的文章就开始围绕夺取石门来作。正太战役，算是写了个开头，使石门变成了一个孤岛。清风店战役，消灭了罗历戎4个团外加一个军部。使石门兵力空虚。照聂总的话，桃子已经熟了，是该摘取的时候了。

“我们下一步的文章，就是如何摘取桃子。对此，不少同志有这样那样的顾虑，有人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现在我们不妨做个对比。”

耿飏又展开两张地图，挂在《石家庄工事图》的两侧。

“从实力上看，石门守军主要包括敌32师、河北保安纵队、16个流亡伪县政府的恶霸武装，总兵力不超过2.2万人，而我晋察冀野战主力旅和地方旅加在一起，已近6万，是敌人的3倍；从地形上看，石门乃平原，无险可守，虽然具有较坚固的设防，但工事再坚固，也需要人来防守，没有兵是不行的。况且，这些年，我们的攻坚能力已有新的提高；从装备上讲，目前石门所拥有的迫击炮、山炮、野炮、六炮、平射炮、步兵炮，数量均少于我们。清风店一仗，我们在装备上可以说发了大财；从士气上比，那就更没法比。一个被俘的上尉副官打了个很形象的比喻，把自己比作‘活死人’，而我们的士气呢，嗷嗷叫！”

“当然，我们也有不利的因素，部队连续作战，伤亡较大；第一次攻打这样设防坚固的城市，没有经验。然而，这些都是可以克服的，而敌人的弱点是无法克服的。特别是清风店战役刚刚结束，便发起对石门的攻击，这是敌人万万想不到的，我们就是要打他个措手不及。”

会议开得热气腾腾，每个人的思想都异常活跃，大家各抒己见，出谋献策，“咕嘟嘟”地像开了锅。

第一政委罗瑞卿忍不住站起来，高高的个子往那一戳，像半截铁塔。他显得有些激动，“大家的意见都很好，我再提个建议，等石家庄解放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就可以联成一片，到那时，我们就请党中央、毛主席从陕北搬来，在这儿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你们说，好不好？”

“好！”在场的人都被罗瑞卿的话感动了，震耳欲聋的声浪几乎顶破房顶。

打句号的是朱德，他是特地从中央工委驻地赶来的。

他还是穿着那套褪色的军装，打着绑腿，墩墩实实的身上无一不是宽厚的。宽厚的肩膀，宽厚的胸脯，宽厚的手脚，宽厚的性情，甚至连微笑也是宽厚的。

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的妻子尼姆·韦尔斯女士在采访朱德后这样写道：

中国共产主义的历史进程，如果没有他的两个孪生天才朱、毛，是无法想象的。许多中国人实际上就把他们看作是一个人。毛泽东是这斗争的冷静的政治头脑，朱德是他的热烈的心，以行动赋予了它的生命。

著名爱国将领续范亭先生在谈到对朱德的印象时，只用了两句话：

时人未识将军面，
朴素浑如田家翁。

寥寥数语，把一个朱德活生生地勾勒出来。

早在这年春天，朱德离开延安，东渡黄河之后，便一直关注着晋察冀的战局。围绕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专门给晋察冀开的“先打弱敌，再打强敌，调动敌人，各个击破”的药方，他曾多次找聂荣臻交谈，针对晋察冀的具体情况，怎样打有利，怎样打不利，怎样才能扬长避短事半功倍，谈出了不少建设性的思想。

正大战役发起之前，朱德对作战方案和战役计划进行仔细研究之后，指出：“你们的这些想法，合乎毛主席的军事思想，从晋察冀本身看，正大战役为尔后解放石家庄创造了条件，从全局看，正大战役配合陕甘宁边区的自卫战，从东面打击了胡宗南，所以，这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战役。”

正太战役之后，接下来的青沧战役、保北战役、乃至清风店战役，朱德都有许多具体的指示。

清风店战役刚刚结束，朱德便来到了清风店这个千古无闻的小村子。

他不像有些指挥员那样，喜欢闷在屋子里对着地图思考。几天来，他马不停蹄地奔波。

工兵营，炮兵团，俘虏营……

他和战士们拉家常，和基层干部探讨问题，和被俘军官倾心交谈。并召集一些参谋认真研究了清风店战役中缴获的那份《关于石家庄半永久防御工事、兵力部署及火力配系要图》，让参谋将这份图复制几十份，发给各纵队指挥员。

他的大脑分分秒秒都在旋转，旋转着石家庄这个车轱辘。渐渐地，转出了它的眼睛、眉毛、鼻子、嘴巴……

“我这次到晋察冀来，主要是抓两件事：土改和打仗。前一段，一直忙于开土改会议。现在，土改会开完了，就轮到打仗这一坨了。这些天，我召集炮兵、工兵的同志开过会，主要是研究步炮协同、土工作业的问题，下面战士们的点子很多，大多是从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也有些是先吃了亏、再从教训中总结出来的。比如迅速接敌的‘蛇型，壕堑，‘鸡爪’型火力发射阵地，历经战场检验，证明效果很好。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只要充分发挥群众的智慧，肯定能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作战方法。

“这回我也有意识地找一些俘虏扯了扯，第3军里有不少人是滇军的老底子，从根上说，他们都还是我的部下呢。当然了，几天前，他们是绝对不会听我这个总司令的招呼喽。”

会场响起一片响亮的笑声。

“说到打石门，我是赞同的。今年春上，聂荣臻同志就跟我谈起过打石门的设想和准备。蒋介石看不起我们，说我们是土八路，只配钻山沟、打游击。前一时期，国民党新闻局长董显光还说，共产党的‘全面反攻’喊了很久，到现在还没有打下过一个大城市。“你们也许会说，我们打下过张家口。可人家不认帐，那是苏联红军帮助打的。就凭这一点，我们也要打下石门，给他们看看。20年前，我们的部队从井冈山起家的時候，提出的口号就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这是中国革命的总战略。革命形势发展到今天，已经到了全面夺取城市的前夜，我们晋察冀的同志有没有信心，创造

一个夺取城市的先例，给党中央和毛主席着看，也给南京的蒋介石看看。”

“有！”

朱德笑了，“从声音里我已经看到了你们的决心，但光有决心不行。石家庄战役同以前的战役不一样，以前打游击战，打运动战，打了就跑，或者搞伏击，凭勇敢打败敌人。现在石家庄是坚固的设防城市，我们打的是攻坚战。攻坚战单靠猛打猛冲就远远不够了，必须钻研和掌握攻坚的技术。今天，我就给你们提一个口号，也是一个要求，那就是‘勇敢加技术’。

“有人也许会说，我打了一辈子仗，什么战术也没有学过，还不是照样打胜仗。持这种观点的人，迟早是要吃亏的。”朱德说着从挎包里取出一本伏龙芝军事学院编印的《苏军合同战术教程》。

“这里面的第四章是取得胜利的一般原则，你们看看，对你们是不是有点启示。”

他翻到进攻战一章，“这里一共讲了8段，结合你们的经验，看看讲得有没有道理。”

朱德将这八段念了一遍，念完了，把书反扣在桌上，“总之，战术是你们的‘补药’。你们的作战经验很多，就像一大篓子钱，是散的。战术就是钱串子，可以把那些钱穿起来。用的时候，要用哪个，就拿哪个。不要把经验老是散着装在篓子里背着，成了包袱。有些经验，一千年前就有了，成了战术，成了理论，你们有的人还不知道，反而骄傲地说战术是教条。

“战术的道道很多，我今天只讲三点，一是土工作业。平原地区大部队攻坚，怎么接近敌人？没有隐蔽点就等于坐着挨打。敌人不是有沟壕吗？那好，我们也沟对沟，壕对壕，把沟壕挖到敌人的眼皮底下，尽可能缩短进攻距离。二是爆破作业，石门大大小小的碉堡加起来总共有6,000多个，全靠炮兵去摧毁，是不可能的。沟壕之间，街巷之间的暗堡，主要要靠炸药。清风店战役中我们缴获了一批威力更大的黄色炸药，要让战士们学会使用，提高爆破技术。三是步炮协同。过去我们没有炮，小米加步枪，现在我们晋察冀有了自己的炮兵旅。有了炮，就要充分发挥炮的作用，特别是步、炮要协同好。”

朱德端起那只布满茶锈的白瓷缸，喝了一口水。

“下面，我还想讲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怎样利用俘虏。战争是残酷的，伤亡在所难免。我们解放区的人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短时间内再补充相当数量的兵员已不大可能。日后，兵员来源很大程度上将取自教育好的俘虏。俘虏也是有很多长处的，特别在战术、技术方面，如果加以引导，很可能成为我们的骨干。凡愿意回家的俘虏，都放他们回去。这次在清风店战役中被俘的敌官兵960人，已经准备分批释放，这本身对石门守敌也是一种动摇和瓦解。”

……

剑不够长，则上前一步

秋末冬初，风吹在身上，已经有了些许寒意。练兵场却一片热气腾腾。“勇敢加技术”的标语举目可见。刚刚收过高粱的漫洼地里，龙腾虎跃，杀声震天。

自安国会议之后，各纵队普遍掀起了训练热潮。结合石门攻坚特点，训练穿壕过沟、突破障碍的本领，提高街巷作战、穿插分割的能力，村外的空场地上到处挖的都是掩体交通壕；破土地庙、烂房子，都成了“地堡”；人

人练捆炸药包、安雷管、接导火索。常规四大技术（射击、投弹、刺杀、爆破），每个科目都制定了验收标准。战士们还编了个顺口溜：“早晨四点半，晚上天黑散，正课时间抓紧练，课余时间三五弹。”同时，开展了“我为石门献一计”的群众运动，许多连队都涌现出不少“小诸葛亮”

吃罢早饭，郑维山和胡耀邦一起来到8旅22团。

8旅是3纵的主力旅，22团又是8旅的主力团。其前身是晋察冀军区独立团，从八路军115师一个排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团氏徐信把郑维山和胡耀邦带到一条刚挖好的壕沟前。郑维山探身看了看，沟很宽，沟壁笔直，沟底还蓄着一些水。沟沿设置着鹿砦、铁丝网等障碍物，以及一些模拟地堡。看样子是仿照石家庄外市沟的样子挖的。

“过沟的办法想了没有？”胡耀邦问。

“办法想了很多。有坑道爆破法、竹竿爆破法、米袋爆破法、连续爆破法。”徐信答。

“效果怎么样？”郑维山弯腰捡起一个土坷垃，在手心里捏碎。“比较起来，坑道爆破法威力更大些，只要炸药室角度距离选择得当，可以将大量土方推进沟里。”

徐信将郑维山、胡耀邦带到一处爆破后的壕沟。果真，笔直的

沟壁被炸成了斜坡，炸塌的土方几乎把沟底埋住了三分之二。几个战士搬着四五米长的云梯，正在练习跨越。

郑维山掩饰着内心的满意：“这种方法可以，不过，战斗一旦打响，情况要比演习复杂得多。演习是不流血的战斗，战斗是流血的演习。还要多想几招，不能把宝都押在这上头。”

离开壕沟，他们又往前走了一段。郑维山发现了一个修得很别

致的土木结构的地堡。不少人正围着观看。一个穿土黄色军装的士兵站在人群中间，从那临时缝在帽子上的五角星，可以看出是个解放战士。

郑维山走近地堡，仔细打量着。最下面盖着一块门板，中间是

黄土，再一层是柴草，最上面仍是一层黄土，从侧面看，简直像一个夹心蛋糕。他索性钻进去，几个射击孔修得高低错落，位置都很适中。从射击孔往外看，视野十分开阔，便于从不同角度、不同方向发挥火力。

“这地堡是你修的？”郑维山从地堡里钻出来。

“是。”那士兵见来了首长，拘谨地把腿并拢。

“如果让你去送炸药包，炸敌人的碉堡，敢不敢？”

“敢。”

“为什么？”

“在那边的时候，当官的都说叫共产党抓住了不得好死，一是

‘坐飞机’，二是‘坐电椅’，三是‘望中央’，四是‘磨白骨’，五是‘倒栽葱’。还说，共产党表面上优待俘虏，打起仗来，专门把炸药包绑在俘虏身上，用枪逼着往上送。我开始也很害怕。后来一看，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班里弟兄们对我都很好，长官说话也很和气，再说俺也是苦出身，俺家这会儿也成了解放区，俺娘要知道俺投诚过来，心里不定咋高兴呢！俺得想法立个功，给俺娘和乡亲们瞧瞧。”“好啊！”郑维山用力握住他的手，摇了摇。“好好干，把在那边学的本事都拿出来，为人民立功。”

站在旁边的胡耀邦不禁感慨万端：在这场战争中，蒋介石不仅在作战物资和武器装备上做了解放军的“运输大队长”，而且一批批地将自己的士兵

变成自己的掘墓人。

郑维山和胡耀邦走进村子。

部队正在进行巷战训练。墙脚下，屋角旁，房顶上，胡同口，不时闪过一个个身影。

街道两边的墙上、树上，到处贴着红红绿绿的标语。

忽然，郑维山用手一指，“老胡，到那边看看去。”

胡耀邦抬起头，只见枣树下密密麻麻地聚着一群人，多半是村里的乡亲，也有一些汗流侠背的战士，看样子是训练结束路过这儿，被吸引住了。

他们往前走了几步。这回看清楚了，是一个嫩得几乎能攥出水来的小宣传队员正在做讲演，那长长的军装几乎打到膝盖，腰里扎着一条宽宽的皮带，脚下踩着一张八仙桌，桌子上又垫了几块砖头，挺胸昂首，颇有几分姿态。

“大家知道，我们马上就要打石家庄了。石家庄能不能打得下来呢？有人有畏难情绪，也有人有麻痹思想。纵队胡政委说得好，石家庄就是石家庄，既不是钢家庄、铁家庄，也不是泥家庄、土家庄，石头不是钢铁，可以捣碎；但也不像泥土，一触即溃。要捣碎石头，是需要下苦工夫、用大气力的……”说到这，他把手轻轻一扬，那神态，令人忍俊不禁。

郑维山轻轻碰了碰胡耀邦，“老胡，这下你可不愁没有接班人胡耀邦望着那八仙桌上的小鬼，也笑起来。这些话，是他昨天在营以上干部会上讲的，想不到这么快就被这小机灵鬼偷走了。如果他知道自己就站在台下，还会讲得那么绘声绘色、神采飞扬吗？”

来到23团，正赶上3个营为主攻任务争得不可开交，气氛热烈得仿佛划一根火柴就能点燃。

担任主攻任务，是战场上的一种特殊荣誉。只有军政素质最优秀、战斗力最强、最为上级领导信赖、最有把握完成任务的部队，才有权力享受这种殊荣。人们在其他荣誉面前，总是你推我让，只有在这种荣誉面前，当仁不让。

会场设在村头的打谷场，临时用树枝扎了个牌坊，贴着醒目的大红对联。

上联是：

打好攻坚战，争当尖刀营，同庆胜利。

下联是：

消灭蒋顽军，解放石家庄，共享太平。

门楣上四个大字：

杀敌立功

第一个蹦上台的是一营长张银虎。

“团长说了，哪个营训练成绩好，兵练得精，就把主攻任务给哪个营。我们一营有个传统，就是打主攻的传统。大伙说对不对？”

“对！”炸雷般的吼声，从一营队列的几百个喉咙里爆发出来。

“这次主攻任务能让别的营抢走吗？”

“不能！”

张银虎颇为得意地看了团长、政委一眼，呲着牙“嘿嘿”一笑，那神情，大有舍我其谁之慨。

张银虎刚刚跳下去，三营长马兆民一个猛子跃到台上。“一营是有光荣传统的部队这不假，可我们三营也不是吃醋的。”

团长张英辉听得出，他这话里有话。

一营是在刘家沟战斗中打出名的。240人被3000多敌人围困在一个小村子里。最后，全营打得只剩下几十个人。当时的营长朱彪把一挺压满子弹的歪把子留在身边，准备决一死战。教导员把表砸了，把所有的文件都烧了。战士们把平日积攒起来的津贴费撕得粉碎。重伤员能爬的爬，不能爬的由战友抬着，躺在一个干草垛上，随时准备与稻草下那些打光了子弹的枪支同归于尽。就这样死拼至终，取得了胜利。

为表彰他们这种以寡敌众、气壮山河的精神，晋察冀军区通令嘉奖，并专门组织了授旗仪式。从此，那面绣有“钢铁第一营”的锦旗，便成为一营全体同志的骄傲和光荣。

诚如马兆民所说，三营也不是吃醋的。在1946年的固城攻坚战斗中，三营以同样的英雄气概，荣获“攻坚钢铁英雄”的称号，成为与一营齐名的英雄集体。

“一营老大哥在保北阻击战中，一直坚守在第一线，这次说什么也该换换班了，希望团长不要偏心眼，一碗水端平。”马兆民死死地望着张英辉，等着他表态。

三营教导员费国柱好象事先和马兆民商量好了似的，手臂一挥，颇有鼓动性地喊起来。

“主攻任务是谁的？”

“三营。”回答震天动地。

顿时，台上台下形成了一种呼应。

一营见势头不妙，也纷纷站起来，抡胳膊的、挥拳头的、扯着嗓子喊的、跳着脚蹦的、使劲拍巴掌的，一下子，队伍像开了锅。张英辉好不容易才使双方平息下来，他正想说什么，一直沉默着的二营长吕顺走到跟前。张英辉第一次发现，这个流血不流泪的硬汉子，眼眶里居然噙着一包泪。“团长。”吕顺的声音有些颤抖，泪水不由自主地滚到腮边。“在咱们团，一营、三营都是脚杆子上绑大镲，走到哪都当当响的光荣部队。只有我们二营是什么荣誉也没有，什么功劳也没立的白丁。你以为我这个当营长的心里好受？论历史，论光荣，我们肯定争不过他们，但说句公道话，我们二营的战士也不是熊包软蛋窝囊废。同是这块土地上长大的子孙，同在这片土地上作战，将来你让我们有什么颜面去见父老乡亲？恳求你，把这次立功的机会让给我们吧。”

会场静悄悄的，静得能听得见每个人的呼吸。

吕顺转过身，闪着泪花的眼睛望着一营、三营队列里那两面鲜艳的红旗。

“一营、三营的老大哥们，请你们发扬点风格，把这次立功的机会让给我们吧！”

那声音仿佛不是从喉咙里发出来的，而是从肺腑里发出来的。好像为了回答他，会场上卷起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

后盾如山

辽阔的冀中平原在蓝天下伸展。

一望无垠的原野躺在光辉朗耀的阳光下，温馨而宁静。一辆辆胶皮轱辘大车，排成长长的一串，热热闹闹地从路上碾过。赶车人兴高采烈地甩着鞭子，不时在空中爆出一声声脆响。紧跟在大车后面的是担架队，全是青一色的棒小伙儿。初冬天气，只穿着一件夹袄，头上还腾腾地冒着热汗。

再往后是扛着铁锹的民工，像战士一样，排成四路纵队，一路上歌声不断。

此外，还有一些架子车、手推车、毛驴车，车上装着他们从嘴边省下的口粮，装着他们年迈的父母舍不得吃的鸡蛋，装着他们妻子儿女连夜赶做成的军鞋，远远望去，像一条滚动的彩色溪流。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短短几天，支前民工和参战民兵就组织起 93,000 余人，担架 10,000 副，大车 4,000 辆，牲口 10,000 头。

在那浩浩荡荡的人流里，有不少是父子两代，夫妻双双，还有的全家九口一起上阵。

太阳伴随着他们。月亮伴随着他们。汗水伴随着他们。劳累伴随着他们。

他们车上装满了粮食，自己却饿着肚子，他们背上背的是军鞋，自己的脚却冻裂了口子……

据不完全统计，石家庄战役中，解放区人民先后为前线运送子弹 150 余万发；炸药 3 余万公斤；攻坚器材 5 余万公斤，主副食品 12 余万公斤……

如果把这些东西堆在一起，简直像一座山。

而支撑着这座山的就是千千万万热爱共产党、热爱解放军的人民。

为了前线，为了胜利，华北大地的哪一家、哪一户不是起早贪黑地碾米磨面，缝鞋制袜……

纵观古今中外战史，哪支军队具有这样广阔、这样壮观、这样坚实的后方？！

一辆草绿色的美式吉普从支前队伍旁边擦过，坐在里面的朱德被这情景感动了，他轻轻拍拍司机的肩膀，“请停一下。”车子在路边停住，朱德从车上跳下来，走向一个正在路边架子车旁小憩的老汉，温和地问：

“老人家，今年高寿呀？”

听见有人和自己说话，老汉放下水壶，定睛一看，是位慈祥的老军人。看模样，像个官长。看装扮，又不像官长。老人站起来，“今年 8 月过的 61 岁生日，眼下吃 62 的饭啦。”“家在哪住？”

“行唐。”

“行唐。”朱德自言自语，在心里估摸着距离。

“这么老远都来了？”

“打老蒋嘛！这次不来，下次就赶不上了。孩子们腿快，都蹿到前头去了，就甩下我老汉，不服老不行喽。”

朱德看了看架子车上装的几个子弹箱，少说也有二三百斤。“老人家，你辛苦了！”

老汉摇摇头，“咳，我这算啥辛苦，庄稼人，在家不也是下地。你们才是真正吃了苦呢！指挥打仗，几天几宵都不合眼，那些战士冲锋陷阵，就更辛苦。你们可是为人民立下大功了！”

“没有人民的支援，我们一天也打不下去。”

朱德觉得眼窝有点发潮。他说的决不是一句美丽动人的漂亮话，而是共

产党胜利的真谛。

老汉说着话，站起身，憨憨地朝朱德笑笑：“老同志，我得走了，再迟了，更撵不上他们了。”

说罢，老汉把汗巾系在脖子上，紧了紧裤带，躬身推起小车，随着那“吱扭吱扭”的声音，一道深深的辙印嵌在厚实的黄土地上。朱德默默地望着老汉的背影，直到他融进那滚滚的支前洪流，才拉开车门。

车轮缓缓地在支前队伍边上碾过。

朱德始终将目光投向窗外，看不见他们的脸，看到的只是一个个湿濡的脊背……

三将孙胡子

吉普车在冀中军区所在地——河间西南岗黑马张庄停住。朱德还没进门，先喊起来：“胡子，孙胡子！”

孙毅闻声从屋里奔出来，一把握住朱德的手，“哟，是总司令，哪阵风把你给吹来了。”

“当然是西北风。”

朱德笑着走进屋。参谋把刚刚沏好的热茶端过来。孙毅看了看，推到一边。

“去，拿梨去。水到哪不能喝？河间大鸭梨可是咱这儿的特产。”

不一会儿，参谋捧来几个大鸭梨，每个至少有半斤重，黄澄澄的皮上挂着一层薄薄的白霜，水灵灵的汁液仿佛要从那皮里溢出来。

“总司令，快尝尝，这是刚打树上摘下来的。”

“是不是打老乡树上摘的？可不要为款待我朱德，犯了群众纪律。”

“哪能呢，早就给过钱了。”参谋嘻嘻地笑着。朱德拿过一个梨，掏出手帕揩了揩，又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孙毅连忙递过刀子。

朱德摆摆手，“用不着。营养都在皮上，削了就可可惜了。”

朱德咬了一口，汁液顺着嘴角直往下淌。

“怎么样，这梨不错吧？”孙毅不无得意地问。“那还用说，想当年，这都是给皇上进贡的。”朱德啧啧嘴，“要是能给主席和恩来他们送几个去，让他们也解解馋，就好喽。”

“这好办，过两天就有人到中央去，顺便带些去就是了。”孙毅说着在朱德对面坐下来，“老总，早就听说你到了晋察冀，咋这会儿才转过来？”

“忙啊！先是开土地会议，开完了会又研究打石家庄。要照我的本意，这会儿还来不了呢，是杨得志他们几个硬给我下了逐客令。没法子，只好找你孙胡子来了。”

“他们胆子不小，竟敢对总司令下逐客令。”孙胡子幽默地说。“说得是呢！我对他们说，我就不信，敌机专找我朱德炸。你猜他们说什么，炸弹也不长眼睛，不管你是士兵还是总司令。”“你没给主席打电报告他们？”

“当然告了。只是主席也站在他们一边。我这个总司令可真是没有法子喽。”

朱德无可奈何地摊摊手。两人都笑起来。

次日清晨，天还没亮，朱德便爬起来，拉着孙毅一块到村外散步。

村庄还在沉睡。乳白的雾气像盖在上面的一层薄薄的被子，透过雾气望去，一切景物都像罩在纱里，似清晰，又朦胧。空气中含着一股湿润的泥土味。

“胡子，在这住了多久了？”朱德轻轻舒展开双臂，做着深呼吸。“有

一段时间了。”

“你住在这儿，知道这村子的典故吗？”

“不知道。”

“历史上，窦尔墩和黄三太曾经在这打过仗。黄三太打不过窦尔墩，落荒而逃。窦尔墩穷迫不舍，眼看就要将其拿下。黄三太会使暗器，一甩手，一支飞镖扎在了窦尔墩的腿上，把窦尔墩击于马下。从那以后，窦尔墩就上了山，发誓要报黄三太的一箭之仇。”“后来呢？”胡子听得入了神。

“后来黄三太死了，黄三太的儿子黄天霸到山上去拜见窦尔墩，把他称为英雄。又把皇上的马盗来，送给他。窦尔墩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人，经不住这一套，于是便下山招安了。西安事变后，恩来同志说过，张学良就是学了窦尔墩，中了蒋介石的计。”雾气渐渐散开，天空越来越高。屋顶上升起袅袅炊烟，每个院子都传出“呼哒呼哒”的风箱声。

朱德扭过头，“胡子，刚才我可是将了你一军，现在再将你一军。说看看，这村子里有多少户人家？多少户地主富农？多少户贫下中农？多少户军烈属？”

孙毅又被问住了，脸窘得有点发红。

“这些情况都应该知道，你这个司令员不仅要能指挥打仗，群众工作也要做。不了解群众，怎么能说得上依靠群众？”孙毅用力点点头。

几十年后，他回忆起朱老总的这段教诲，仍记忆犹新。回到冀中军区司令部，早饭已经摆上了，玉米粥、白面饼、咸菜条。

朱德坐下，把饼卷成一个卷，咬了一口，问孙毅：“清风店下来的伤员都安置在哪？”

孙毅告诉朱德，由于伤员太多，野战医院住不下，除了少数重伤员由专职医护人员治疗护理外，大部分轻伤员和手术后的伤员部分散在各村，由妇救会负责看护。

“呆会儿咱们去看看。”

吃罢早饭，他们来到离黑马张庄最近的一个护理点。

这个护理点统共十几间病房，都是临时征借的民房。使用的铺盖家什也是各家各户凑来的。每间屋里的伤员不等，多的四五个，少的两三个。院子里几个妇女正忙得团团转，烧开水的、熬稀粥的、洗绷带的，手脚不停。

朱德走进一间病房，一位青年妇女坐在炕沿上，背对着门，正在给伤员喂饭。

孙毅刚要开口，朱德轻轻摆摆手。炕上其他两个伤员还是认出了总司令。一个锯掉半截腿的伤员，撑着身子，一点点挪到炕边。朱德伸出那温暖、厚实的大手，攥了攥那支空荡荡的裤管，什么话也没有说。但孙胡子看出来，总司令的眼窝里有亮亮的东西在闪。

“怎么样，在这生活得习惯吗？”

“乡亲们待我们可好了！”

一个吊着胳膊的伤员闻讯从隔壁屋里凑过来，“我刚来那天，麻药过了劲儿，伤口疼得躺也不是，坐也不是，心里烦躁极了。小喜他娘就让我倚在她怀里，整整抱了我一宵。第二天，我发现大娘脸上有一道道血印子。问她是咋整的，她咋也不说，后来我才知道，是那天夜里让我抓的。我心里说不清有多难受，真恨不得给小喜他娘跪下。就是俺亲娘也不能这样待俺。”

伤员们你一言，我一语，把后边进来的几个妇女说得脸上红扑扑的。

朱德走到她们跟前，慈祥地微笑着：“谢谢你们，我代表解放军的全体同志谢谢你们！将来革命成功了，如果要编一本书，首先应该把你们写进去。你们是伤员的母亲，也是我们这支军队的母亲。”“总司令，听说马上要打石家庄了，俺们还能赶趟吗？”

“安心养伤吧，赶得上，一定赶得上！”

朱德又挨个儿房间走了一趟，直到把每一个伤员都看到。

从看护所出来，总司令的心仍被感情的浪潮激荡着。

勤劳、质朴、善良、无私……人类最崇高的品德，就表现在这些最普通的人身上。

他望了一眼身边的孙毅，“胡子，你说怪不怪，国民党剿了这么多年‘匪’，非但没有把共产党剿尽杀绝，反而越剿越多。他们仰仗财大气粗的美国老板做后台，仗却越打越糟。信仰宗教的人，总以为上帝是钟情共产党的。其实，世界上哪有什么上帝，如果真有的话，这个上帝就是我们的战士，我们的人民。”

孙毅用力点点头，他也是用军队过来的，这其中的道理，他比一般人理解得更深。

走出一段路，孙毅忽然想起了什么，用商量的口吻：“老总，这一段你太累了，今天晚上放松一下，怎么样？”

“怎么个放松法？”

“我们这有个戏班子，专唱京戏和河北梆子，我听过几回，唱得满有味，晚上把他们请来唱唱，怎么样？”

“行啊，客随主便。”

入夜。雪亮的气灯像一对明晃晃的大眼睛，神气十足地闪动着。

村口打谷场临时搭起了一座简易的戏台子。

演出还没开始，后台不时传来“咿咿呀呀”的胡琴调弦声。村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聚了满院子。

朱德和孙毅坐在前排。

“胡子，今天我可要考考你这个河北人。”

“考什么？又要将我的军是不是？”

“你说说这河北梆子都有些什么特点？”

“这……”孙毅卡壳了。河北梆子他虽然听过不少，但究竟有什么特点，却从来没有留意过。

“答不上来是不是！”朱德诙谐地笑笑，“你呀，枉做个河北人。”

“那你说说有什么特点？”

“怎么，你想反将我一军？”

“岂敢，岂敢。”孙毅“嘿嘿”地笑笑

“这河北梆子，也叫京梆子，直隶梆子，主要特点是音调高亢、激越，胡琴拉得响，梆子敲得响，善于表现慷慨悲壮的情绪。属板腔体，有慢板、二六、流水、尖板、哭板、反调及各种引腔和尾腔。主奏乐器是板胡和笛子。”

“哎哟！看不出你肚子里还真有货！”孙毅惊异地睁大了眼睛，他没想到，作为军事家、政治家的朱老总，在戏剧上居然也能说出个子戊卯酉。

“我再问问你，你说这河北梆子的特点是怎么形成的？”“不知道。”孙毅坦白地摇摇头。

“这个剧种是清初由陕西的秦腔和山西的梆子先后传入河北，逐渐演变

而成的。当时，大清朝统治着中国，汉族人受压，心里有气，又没法发泄，只好通过唱戏来抒发感情。古人云，燕赵多慷慨悲歌。历史上，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发展、衰亡，都有其历史渊源一阵响亮的梆子声，打断了朱德的话。

湖绿色幕帘一挑，出来个银盔银甲素罗袍的武生。

“胡子，你知道这出戏叫什么名？”

“他又没报，我怎么知道？”

“这出戏的名字叫《宇宙锋》，这个人叫赵高。”

朱德话音刚落，报幕人果然报的是《宇宙锋》。

“老总，我真服了你了。”

“这出戏讲的是秦朝的事。讲秦将赵高与亲家匡扶结仇，遣人盗走帝赐匡扶之剑‘宇宙锋’，行刺秦二世，加害匡扶。并将已许配匡家的女儿艳容献给秦二世。艳容矢志不从，于金殿装疯，得以幸免。这出戏的内容是反封建的，情节也十分曲折，所以流传甚广，京剧、汉剧、晋剧，还有我们家乡的川剧，都演过这个剧目。”“难怪你这么熟悉。原来你们四川也有赵高，你们那的赵高是不是带辣味的？”孙毅打趣地说。

朱德笑了，“照你这么说，山西的赵高一定带有醋味，你们河北的赵高肯定是咸的，河北人口重。”

孙毅被朱老总逗乐了，笑了一会儿，把头靠近朱德。

“老总，你说，刘英现在在干什么呢？”

“他呀，一定没有心思看戏！”

……

第 12 章 山雨欲来

光明战胜黑暗，正义战胜邪恶，战争的胜负，往往在枪响中就决定了。结局只是时间问题。

寒风乍起

团团烟雾几乎把刘英埋在沙发里。

他身子佝偻着，削瘦的脸颊泛着青灰。惺松的眼睛闪着散乱的光。好像一个被生活抛弃的落伍者，颓丧中透着几分凄苦。在同僚中，刘英一直以“正统军人”自居，他生活严谨，从不进赌场，从不玩女人，且很少喝酒。唯一的嗜好只有吸烟，吸进口的洋烟。高兴的时候吸，烦闷的时候吸，无聊的时候吸，沉恩的时候吸，大概除了睡觉，醒着的时候从来烟不离嘴。

脚下扔满了长短不一的烟蒂。

他忍不住又把手伸向那只进口的圆筒烟盒。

心里和嘴里都苦辣辣的。

“都他妈滚了！滚得越远越好！”他愤愤地骂着，从沙发上站起来，觉得心里像压着一盘磨，五脏六腑都被碾得隐隐发疼。早在几天前，他还不是这幅模样。当罗历戎全军覆没的消息传到石门，他虽然也浮起了一丝悲哀和惊恐，但藏在心底的却是侥幸与窃喜。他侥幸，当初罗历戎不愿把 32 师带走，自己还为此愠过气，想不到竟因祸得福。他窃喜，罗历戎的倒台，为自己的升迁搬掉了一块绊脚石。连走路都变得轻飘飘的。要不是那该死的李文定，他的心绪何以破坏到这种地步。

这个狡猾的狐狸！昨天还慷慨激昂，誓与石门共存亡，今天一早便乘飞机溜回了北平。连平日那些骄横拔扈的“中统”、“军统”也踪迹全无。

骗子！全是他妈的骗子！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北平市长的女婿嘛！老子有机会一定要在老头子面前告他一状，告他临阵脱逃！临阵脱逃！

刘英重新坐进沙发。

屋里死一般沉寂。一缕惨白的阳光，从没有拉严的窗帘里流进来，铺在地板上，倾诉着不可言喻的悲凉。

回想这几天的情景，他就像一个被黑布蒙住眼睛，随着魔笛翩翩起舞的人，他以为走进了一个美丽的天国，扯脱眼前的黑布，才发现伴随他的竟是危机四伏的火山。

“师座，农业银行的经理王世安求见。”

“不见！”刘英厌烦地挥了挥手。

秘书领命，刚要转身。

“慢着。”刘英沙哑的嗓音又在身后响起。

秘书停住脚，疑惑地回过回头。

刘英细细的眼睛眯成一条线。他刚才简直昏了头，“农行”那是好惹的？那是陈立夫、陈果夫兄弟的家当，和诸多上层要人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巴结还巴结不上，怎么得罪得起？

刘英站起身，“告诉王经理，请他稍候，我马上就到。”刘英走到镜子前，理了理头发，又将帽檐、领口、兜盖、钮扣一一摸过，换上铮亮的高筒马靴，直到认为满意了，才转身出门。对于军人的仪表，他历来都很讲究。

从会客室回来，刘英的心绪变得更糟。他知道王经理是来探口风的，尽管他对石门的防卫添油加醋炫耀了一番，王经理对他和 32 师的吹捧，也不乏

令人肉麻的溢美之词，但彼此都明白，讲的全是假话。

刘英知道，石门市凡有些资财、有些门路的人，都开始变着法儿地向外转移家产，寻求退身之路。王世安也知道，刘英虽然把石门吹得铁板一块，其实，不过外强中干。

蛀虫！刘英心里咒着。他一想起王经理那假惺惺的笑，心里就起鸡皮疙瘩。

国军将士在前线浴血奋战，这伙人却屯积居奇，抬高物价，大发国难财，连军粮都敢克扣。军官家属的粮食从本月起，不得不宣布停发，士兵们自打开春起，只发过一双鞋，每月6万元军饷，居然买不起一包香烟。再这样下去，军队岂能不败！党国岂能不亡！他沉重地转过身，走到墙边，揿动电钮，墨绿色的丝绒纱幔缓缓退向两边，露出一幅硕大的石门地形图。

抑郁的目光无声地在地图上移动。

起伏的丘陵。

蜿蜒的河流。

平坦的田野。

星罗棋布的大小村镇……

石门，确确实实是一块风水宝地。

宋朝有位叫宋祁的工部尚书曾经说过：黄河以北是天下的根本。而真定（石门一带）又是黄河以北的根本。

这里向西可动摇太原，向北可威慑京都，向南则直通安阳。有山川关隘可以控守，有平原地带便于屯营，有河道纵横能够通行。远可抵御敌人，近可固守门户，自古以来乃兵家必争之地。早在周朝时期，晋国因占据了这里，成为春秋五霸之一。韩、赵、魏三家分晋后，留居此地的赵国，又进入战国七雄的行列。公元前306年，赵武灵王吞并北方的林胡和代国，把重兵埋伏于石门以西至井陘之侧，诱敌深入而取胜。公元前204年，楚汉之争。韩信率师伐赵，背水一战，破赵军20万。南北朝时期，北魏道武帝拓拔珪，偷袭了石门一带的关隘要地，一举达成目的。唐天宝年间，叛将安禄山自北平一带举兵南下，企图渡黄河南犯。大将李光弼、郭子仪相继出井陘，入石门，屡败叛军。元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刘福通，也是在这里四面出击，大获全胜。北伐时期，讨奉大军曾在一天之内，向石门发出兵车17列，把奉军打得丢盔卸甲……

在历史的舞台上，这里不知演出过多少活灵活现的壮剧，不知出现过多少万古传诵的英雄。

一位叫风子的诗人曾经写过一首《石门歌》：

华北重镇壮如何，
今我且咏石门歌。
北有滹沱南有滏，
得斯灌溉水利多。
获鹿东陬平野广，
莲花屏障势巍峨。
子龙旧里居邻邑，
韩信拜泉山之坡。
井陘自古称天险，

娘子当关万夫莫过。
晋冀南军事地，
铁路纵横似网罗。
猗与盛哉！
有此地势供建设，
前途无量万古不磨。

刘英收回目光，望着地图中央那片不规则的区域，心里不由得浮起一种生涩的不快感。想当初，石门周围的几十个县都姓“蒋”，可如今，除了一个元氏，其它地方全部改姓“共”了。刹那间，地图上那褐色的丘陵，绿色的田畴，蓝色的河流，仿佛都变成汹涌的洪水，呼啸着扑向这摇摇欲坠的孤岛。

刘英心里一阵紧缩，不敢再想下去，索性离开地图，来到隔壁的台球室。每逢工作劳累或心情不愉快的时候，他总喜欢到这来散散心。他的球技并不好，却有着一种痴迷的热情。很多时候无人对垒，自己和自己也要厮杀一场。

白色的台球静静地躺在草绿色的球桌上。刘英操起球杆，弓身瞄准目标，用力一击。球飞快地弹出去，眼看就要击中那个红白参半的花球，突然，鬼使神差地拐了个弯儿，掉进了倒霉的“陷阱”。出师不利。

他拎着杆子，转到对侧，重新瞄准。出击时，手不知为什么，竟意外地抖动了一下，放了个空枪，连球边都没擦着。

“真臭。”他心里叨唠着，又转回来。

就这样，他围着球桌转过来转过去，足足打了几十杆，只打进去两个球。

“怎么搞的！”他真想对自己发火，索性拿着杆子歇斯底里地乱捅了一阵。直到捅累了，才快快地放下球杆。

正要走开，秘书匆匆进来。“师座，南京电报，蒋委员长亲自打来的。”

听到这话，刘英好像全身触电了一般，鞋跟用力一磕，身体站得笔直，虔诚地停立了几秒钟，才接过电报细看。

看着看着，刘英那抑郁的神情消失殆尽，脸上洒满了明媚的阳光。

“通知各界，今晚在正太饭店聚会，届时我将正式宣布蒋委员长的手谕。”

一剂强心针

夜幕低垂。

正太饭店张灯结彩，灯火通明。四只醒目的大红灯笼挂在门楣，一串五颜六色的小灯泡镶嵌在两侧。一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在初冬的寒风中飒飒飘动。

门前，停着十几辆各式各样的小轿车，三三两两的政府要员及各界头面人物，缓缓地步上饭店台阶。

这时，一辆福特小轿车像一道黑色的闪电，疾驰到门口。车门拉开，精神焕发的刘英从里面钻出来，一直恭候在饭店门口的几个士兵，立刻点燃了长长的鞭炮，喜庆声中，炸碎的纸屑铺了一地。记者们纷纷举起手中的照相机，耀眼的镁光灯闪成一片。刘英满面春风，一面频频向熟识的人点头微笑，一面慢慢地拾阶而上。

饭店前厅，早有不少先到的人在扎堆闲聊，见刘英进来，立即主动地排

成两行，脸上堆满应酬的假笑。刘英愈发趾高气扬，仿佛真的成了守卫石门的英雄。

宾主落座，一阵七零八落的掌声过后，刘英站起来。

“诸位，大家可能已经听说了。目前，共军正蠢蠢欲动，企图夺我石门。其实那不过是痴心妄想。试问，共军有飞机吗？没有！有坦克吗？没有！有战车吗？没有！几门可怜的大炮还是捡我们的。就凭那些三八式破枪，妄想打我石门的主意，真不知他们的神经是否出了问题？”刘英讪讪地笑起来。台下也响起一片随声附和的笑声。

“下面，我宣读蒋委员长亲自撰写的电文。”

人们纷纷起立，大厅里响起一片挪动椅凳的嘈杂声。

待声音沉寂下来，刘英清了清嗓子，酝酿了一下感情。

刘英司令弟勋鉴——

对于这种称呼，刘英简直受宠若惊。所以，念到此他有意停顿了一下，微微抬起眼皮，观察着众人的表情，从周围那羡慕得近乎嫉妒的眼神里，他得到了一种满足。于是，运了口气，接着往下念。

石门乃华北重镇，交通咽喉，务希严令所部切实训导，同心一德，团结苦斗，固守石门，为党国中兴建功立业。共军若敢进攻石门，兄当亲率陆空大军前去支援。

大厅里响起一片啧啧的赞叹。

刘英待声音渐渐平息下去，故作振奋地提高嗓门。

“在这里，我还要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按照蒋委员长的命令，孙长官已决定为石门增兵，第一批部队将于明晨在机场降落。相继，还将陆续有大批部队飞抵石门。”

大厅里又是一阵喧哗。人们的情绪显然被这条消息振奋了。

“诸位，请静一静，静一静。”

刘英伸出双手，轻轻向下压了压，仿佛要把那声浪压下去。

“今天，石门党政军商各界要人聚集一堂，借这个难得的机会，我还要给大家看一样东西。”

刘英说着，走向一张蒙着蓝绸子的长方桌。副官抢先一步，把绸子揭下来，露出一个制作精细的沙盘。

人们纷纷聚拢过来。

刘英接过副官递过的指示棒，“在座的都不是外人，在此，不妨给大家透露点军事秘密。有人说，石门没有城墙，易攻难守。错了！石门有城墙。不同的是，这城墙不在地上，而在地下，你们看——”

指示棒点着沙盘外围的一条沟壑。

“这是外市沟，宽6米，深7米，周长30公里，沟外侧设有鹿砦、铁丝网和地雷，内侧筑有高碉低堡1,000余个，是共军难以逾越的第一道防线。”

指示棒跳跃了一下，落在距外市沟不远的环形轨道上。

“这是第二道防线，每天有6辆铁甲车日夜巡逻，是一道攻不破、打不烂的钢铁屏障。”

指示棒弹开，指向那条紧围着城区的绞索般的深沟。

“这是内市沟，沟长 18 公里，深、宽各 5 米，除了外市沟所具有的碉堡、鹿砦，沟底还铺设了尖木桩，沿沟均拉有电网，共军根本不可能接近。”

“此外——”指示棒在沙盘上飞快地跳跃着。

“内外市沟之间的地带，振头镇、城西村、西里村、西焦村、北焦村、柏林庄、范村、元村、花园村均构有坚固工事，村与村之间还有相互连接的交通壕，成为内外防御体系的支撑点。”

说到这，刘英停住了。

“你们准能说说，我们现在的位置？”

几十双眼睛在沙盘上紧张地搜寻，终于，有人指着一个米黄色的小方块，“在这儿。”

“说得很对。”刘英把指示棒移向正太饭店。

“大家从外表看到的，不过是一幢楼房，殊不知，这里早已筑成了上下相连、内外相通、具有强大火力配系的核心工事。你们想想，身居这坚如磐石的防御之中，不要说共军的几只破枪烂炮，就是原子弹扔来，又于我何妨。诸位只管把心放进肚子，不要总在嗓子眼里吊着，我刘某受委员长知遇之恩，虽肝脑涂地，亦难相报。在此我郑重宣布，只要我 32 师在，共军休想踏入石门一步。”

这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说，连刘英自己也被感动了。一种冒险的热情，求胜的渴望和不甘寂寞的雄心，在身体里躁动。

有人拍马屁地为刘英敬上一杯葡萄酒，“国军将士英勇善战，劳苦功高。有刘将军这样的帅才镇守石门，乃石门之幸，百姓之幸。”

刘英接过酒杯，满脸堆笑地应酬着：“愧领，愧领。自古以来，忠臣谋国百折不回，勇士赴难万死不辞，此乃军人之武德。而今，党国危难，时局艰危，更需倡导有我无敌之精神。”说罢，将酒杯举至唇边，一饮而尽。

宴会开始，大厅里奏起了柔曼的轻音乐。

刘英通常是不喝酒的。不知是方才被那杯酒精燃烧的缘故，还是情绪激荡的缘故，胸膛里似乎有一股热辣辣的东西在涌动。他随便扒了几口菜，便退席了。

拉开车门，里面传出一声低沉、亲昵的狗吠。随即，一团黄黄的茸球偎向身边。“阿迪！”刘英呼唤着，爱抚地把它抱在腿上，变戏法似地从兜里掏出一截香肠，看着它一口叼起来，喉咙里发出一阵愉快的、咽咽唔唔的吞咽声。

刘英笑了，轻轻拍了拍它的脑门。他对这条狗感情很深，每次外出，都要把它带到身边。

“回去吗？”司机问。

“不，去内市沟。”

汽车驶出正太饭店，沿着公路飞快地拐了几个弯，在内市沟附近的一块空地上停下。

司机拉开车门，刘英正要下车，“阿迪”竟先他一步，“噌”一下蹿了出去。

空气很好。晴朗的夜幕上缀着几颗淡绿的星。

刘英活动了一下腰肢，登上附近一个高坎。放眼望去，远处有一团团朦胧的光点，从距离上推测，肯定是外市沟。最近，他命令部队从城郊抓来不少老百姓，还有部分市区居民，夜以继日地加固战壕，想必是挑灯夜战的人

们。

间或，有一列铁甲车开过。车轮撞击轨道的“隆隆”声，在沉寂的旷野中传得很远很远。

内市沟反而静得出奇，壕边的鹿碧在沉沉的夜色中像一片狰狞的魔影。铁丝网不时爆出点点稍纵即逝的火花，好似墓地的磷火。

突然，传来一声狗的惨叫，声音很尖，如同肝胆撕裂了一般。很快便消失了，连一点余音都没有。

“怎么回事？”刘英吼叫着。他预感到可能是他珍贵的“阿迪”出了事。一种不安的悸动使心跳立刻变得杂乱无章。

过了一会，司机果真拎着一只死狗走过来。

刘英一眼便认出，正是他的“阿迪”，头无力地垂着，四只雪白的爪子痉挛地佝偻着。

“怎么搞的？”一股无名火从刘英心底腾起。

“被电网电死的。”

“谁让通电的！”刘英双手叉腰，气恼地走来走去。

“问过了。他们说，是你让通电的。”

“我？”刘英脸上的表情顷刻间僵住了。他似乎记起，自己是曾经说过，内市沟电网今晚通电试试，想不到……

“还愣着干什么，回去！”

“这狗……”

“带回去埋了。”

刘英闷闷地坐进车里，重重地摔上车门。一路上，一句话也没有，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情绪全被破坏了。

灰色阴影

天刚蒙蒙亮，刘英便爬起来。

昨天，孙连仲的电报上讲，增援石门的保定绥署独立团及第3军野炮营，将于今晨降落。他想去机场举行一个简单的欢迎仪式，为这风雨飘摇的石门，为那惶惶不安的市民，献上一颗定心丸。汽车“沙沙”地碾过路面。

透过棕色纱幔望去，路边的小树都赤裸了，荒芜的田野里，几棵孤零零的野高粱，横七竖八地倒伏在地上，给人一种衰败的凄凉感。

尽管天色还早，机场却闹哄哄如赶庙会一般。

自正太战役后，石门通往外埠的铁路、公路统统被切断，变成了名副其实的陆地孤岛。唯一能与外界沟通的只有飞机。

刘英下了车。

机场上只停着一架中航公司的客机，根本没有增援部队的影子。

围着飞机黑压压挤着一大群人。有西装革履的绅士，有浓妆艳抹的女流，还有不少脑满肠肥的商贾。这些人完全失去了平日那彬彬有礼的风度和傲岸清高的气派，一个个红头涨脸，粗鲁的挤撞，恶毒的咒骂，谄媚的哀求，加上女人的哭号，乱糟糟搅成一团。

舷梯上，一个身穿飞行服的人，正在那一片高高举过头顶的金条、美钞中选择，谁给的优厚，便允许谁先上飞机。

刘英望着那耀武扬威的飞行员，心里不由得涌起一股酸溜溜的妒意。这帮喝战争血、发国难财的家伙，这下可让他们捞够了。

刘英愤愤地回到车里，告诉司机，马上回去！

刘英将身子无力地仰靠在椅背上，从烟盒里又抽出一支烟，衔在嘴里。埋着头一口接一口狠狠地抽着，把自己用腾腾烟雾包绕起来。

“号外！号外！”

汽车驶进市区，报童的叫卖声一浪高过一浪地扑进耳鼓。

他摇下车窗，示意司机开慢些。这回听清楚了。

“请看今日《醒民日报》，大批勇士天降而来，石门防守固若金汤。”

刘英苦笑一声。增援部队的影子还没见着，报纸倒先吹开了。转念一想，这也好，多少可以起点麻醉作用。在麻醉中死去的人，总比在清醒中死去的人要好得多。

前面是中正路了。以往，这里是比较繁华的街面，此时却人迹寥寥，每个人都步履匆匆，脸上透着不可名状的惶惑。不倦的北风扫过街筒，地上的烂纸、落叶被风刮得四处飞扬，遮得本来就黯淡的阳光更加失色。

沿街的商号、店铺多数都挂着门板。马路两侧摆着不少被褥、家具，“大甩卖”、“牺牲血本”的幌子被风吹得来回飘荡，却极少有人间津。成群结队的士兵在街上纷纷乱撞，不时传来几声尖利的枪声。

忽然，汽车猛地一个刹车。强烈的惯性使刘英的身子不由自主地朝前一扑，额头险些撞在前排座椅的靠背上。

“怎么搞的！”刘英恼怒地吼着。

“司令，你看。”

刘英欠了欠身子，只见路中央四仰八叉地躺着一具死尸，旁边站着三三两两的围观者，还有几个荷枪实弹的士兵。一位军官模样的人认出了刘英的车，走了过来。

“路上躺的什么人？”刘英问。

“报告司令，这是附近的一个逃亡地主。您三令五申，不准外面的人进城，他却斗胆闯进城来，说几天没吃饭了，要找粮食。我让弟兄们把他打死了。为警告这一类亡命之徒，特在此暴尸示众。”“混蛋！”

那军官被刘英骂愣了，木痴痴地戳在那儿，不知所措。

“还不快把人抬走！”

刘英忽然觉得心情格外沉重。一个一直埋在心底的隐患悄悄地爬上来。

粮食！粮食！

这些天，他的精力全放在工事、兵力上，却忽视了最容易动摇军心的粮食。民以食为天。几个月前，士兵们是不吃小米的。以后变成“三七开”，再以后变成“七三开”，现在连小米都吃不饱了。自古以来，虽高墙坚垒，因弹尽粮绝而不攻自破的战例数不胜数。想到这，刘英真想骂娘，石门不是寸草不生的不毛之地，方圆几十里都是旱涝保收的产粮区，是共产党断了他的粮仓，卡了他的脖子！

当然，他也想骂罗历戎。1945年从日本人手里接过石门时，仅粮库里存的粮食就够两万人吃1年。两年过去了，石门不仅毫无建树，连地皮都被他们刮去了三尺。吃肥了，捞足了，拍拍屁股走了。留下这个烂摊子，叫我怎么收拾！石门的马路上，房顶上难道会长粮食吗？

他长长地叹了口气。

车子又往前开了一段，冷不了停住了。刘英望了望窗外，举目皆是深沟低壕，并不是他的警备司令部。不远处有个哨卡，游荡着几个背着长枪的身影，不时有三三两两的男女从哨卡旁边的小房里走出来。“失踪官兵收容所”，

几个大字十分醒目。

“谁叫你把车开到这来的？”

“司令，你昨天不是说，要找个机会到这来看看吗？”

刘英怔了一下，他好像是说过这样的话。不过，只是随便说说罢了，想不到司机却记住了。

他走进“收容所”那间小房。中间被炮弹箱隔着，只留下一个能过人的窄道，挂着一块灰不灰、白不白的脏门帘。显而易见，前面那半间是用来盘查的，后面这半间是用来登记的。

“这些天总共收容了多少人？”刘英问。

“将近 1000 人。”

“都是些什么人？”

“什么人都有，军官、士兵、伙夫、家属，还有一部分随军北上的学生。”

“军官都有谁？”

“有 7 师 19 团团长柯民生。”

又是这小子！刘英不屑地撇撇嘴。打正定时，他已经被收容过一次了，想不到，这次又恬着脸回来了。

所谓“失踪官兵”，说得好听，谁还不知道，都是些被放回来的俘虏。“不成功，则成仁”，委员长的训导每到关键时刻，便被忘得一干二净。“还有些什么人？”

那军官翻了翻花名册，正要回答，被前面传来的尖声尖气的女人叫骂声打断了。

“土匪！你们这帮土匪！还我的金戒指，还我的钱！什么自己人，心都让狗叼去了。共产党还不搜腰包，好不容易回来了，倒让你们把我剥个一干二净。”

那女人还在无止无休地骂着，刘英再也听不下去了。他觉得心好像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戳了一下。多大的讽刺！兵败自党败！军队纪律败坏到如此地步，石门还靠什么固守？

他想过去训两句，犹豫了一下，又走开了。眼下，士兵就是上帝！那是万万得罪不得的。再说，即便处理一两个士兵，对那早已弥散开的瘟疫般的恶习，又有什么用呢？

他心灰意冷地走出来。天不知什么时候阴了，厚厚的云层仿佛就压在头顶。刹那间，他的心也变得灰蒙蒙的。

第13章 招清外围

张牙舞爪的螃蟹，一旦拔下它的钳子，再拔下它的前腿、后腿，剩下的便只有一个圆圆的盖儿了。

飓风中心

飓风的中心是宁静的。

设在距石门仅7公里的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就是飓风的中心。

12月5日晚，罗瑞卿、杨得志、耿飏等几位野司领导乘坐一辆吉普车，于午夜到达百门东南的南高营，设立了野战军前线指挥所。

五六支大蜡烛亭亭玉立，一朵朵火苗欢快地跃动。

杰出的中外军事家作战前各有各的习惯。诸葛亮喜欢摇羽毛扇；库图佐夫喜欢背靠在沙发上闭目养神；拿破仑喜欢看与战争无关的书；巴顿喜欢掂着一支小棒挥来挥去。相形之下，野司的这些年轻将领，似乎还没有形成个人固有的习惯。

杨成武伏在桌子一角，眉头微锁，正在琢磨那份入城政治训令。石家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攻打的第一个城市，如何搞好入城纪律，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族资本家和群众的财产，保证市民安全，都将是摆在部队面前的至关重要的课题。

耿飏依旧对着作战图凝神思索，他好像总有想不完的问题。此刻，那就是他的世界，是他厮杀的战场，是他与对手竞赛的空间。作战部署已经确定了，以3纵、4纵为主攻，从东北和西南方向对角打；以冀中、晋冀军区为助攻，各据西北、东南一方；军区炮兵旅分为4个炮兵群，配属各部队行动；2纵、独9旅以及第3、第9军分区的部队集结在定县南北，依托唐河、沙河、滹沱河、构筑阻击阵地，阻敌南援。

杨得志则默默地在屋里踱步。自11月1日起，各部队已陆续向指定地区运动集结。打响时间定在6日零点。此刻，离发起总攻还不到一个小时。十几天的准备，马上就要经受最后的考验，无论怎样身经百战的人，在这种时刻，都免不了有几分紧张。电话铃响了。

杨得志抓起听筒，里面传来聂荣臻司令员那绵软而亲切的四川口音：“你是哪一位？”

“我是杨得志。”

“情况怎么样？敌人的部署查清楚了没有？”

“查清楚了。完全证实了我们先前的判断，刘英以正大饭店为核心，将嫡系第94、95、96个步兵团和炮营、辎重营、骑兵营、特务连部署在内市沟和核心工事，驻守外市沟和周围据点的，大都是杂牌军、保安队和还乡团。据侦察，援兵也只运到一个团另一个营。”

“事到如今，刘英也只能自欺欺人了。不过，你们不要为此而掉以轻心。这是一场很艰苦的战斗，一定要有心理准备，也一定要向部队讲清楚。”

“请聂司令员放心，我们一定按中央军委和晋察冀军区党委的要求，打好这一仗。”

“我相信你们。战斗打响后，要力求快速推进，指挥决不能急躁。你们几个人都是武将出身，打仗习惯靠前指挥，这我不反对，但一定要注意安全，记住了没有？”

“记住了。”杨得志响亮地回答。

窗外，几颗稀疏的星星在夜空中闪耀。一只古老的铜钟响了。钟声在沉寂的夜色中旋转，波动，绕过屋脊、树梢，飘进透明的雾霭。

零点整。

新的一天在近百门火炮的轰击和大地的颤栗中，降临了。

成百上千发炮弹呼啸着划过夜空，汇成一片血与火的怒涛。

被斯大林称为“战争之神”的大炮揭开了一个载入历史史册的不平凡的日子——1947年11月6日，石家庄总攻开始。

无数道橙红的弹迹，像千百条飞舞的赤练蛇，在夜幕中织成一片蔚为壮观的奇景。

“打得好！打得好啊！”

杨得志兴奋地几乎喊出声来。早在几年前，靠小米加步枪在山沟里打游击的时候，这惊天动地的场面，这摧枯拉朽的气势，怕是想也不敢想。历史的车轮转得多快呀！如今，我们不仅有了自己的大炮，还有了阵容可观的炮兵旅。

作战室的电话铃不间断地震响。

3 纵占领了西郊和南郊的留营、张营、大车行、五里庄、西三教、塔谈村；

4 纵占领了东郊和东北郊的柳辛庄、桃园村、小沿村、南翟营、北宋村；

冀中兵团占领了东南角的尖岭、东岗头、东三教；

晋冀兵团占领了西北郊的大郭村、马庄、西三庄。

耿飏用满意的目光看着这张红蓝曲线不断变化的作战图。在他眼里，这简直是一幅精美的艺术作品。

子夜惊梦

第一声炮响便把刘英惊醒了。

他“腾”地一下从床上弹起来，打开台灯，趿着拖鞋走到窗口。视线被前面的楼房和黑糊糊的树梢挡住了，只能看到远处浑沌的天幕上不时闪过一团团火光。

刘英转身来到作战室。自从共军攻打石门的消息传开，他便不再回家了，临时在办公室搭了一张床，以便遇到紧急情况能够及时处理。

值勤参谋背对着门口，手里握着一只话筒，正扯着脖子朝里面的人嘶喊。一左一右另外两部电话，也不停地震着铃，好像在比赛谁的嗓门大，谁的耐性强。参谋腾出一只手，抓起右边的话筒，“喂喂”了两声，扔在一边，又去抓左边的，刚刚举起来，还没来得及讲话，中间那部电话又不甘寂寞地响起来，他气恼地把话筒都摘下来，摔在桌上，简直恨不得生出三头六臂。

“发生了什么情况？”

“报告司令，刚才许多外围据点同时遭到共军炮击，攻势很猛。”

刘英几步走到地图前，正欲查看，头顶的灯闪了一下，意外地熄灭了，四周陷入一片黑暗。

“怎么回事？”

刘英摸索着挪到窗口，整个城市如同蒙上了一块黑布，没有一丝光亮，连那一盏盏昏暗的路灯也无一例外地全部闭上了眼睛。只有远处炮火的红光仍在闪烁，“隆隆”的声音震得心口不住地发颤。参谋擎着一支蜡烛走过来，摇曳的烛光将刘英的身影折断了，一半印庄墙上，一半铺在地上。

“报告司令，是共军的远程火炮，炸毁了市内发电厂。”“传我的命令，不惜一切代价，立即抢修。”刘英话音未落，桌上的几部电话又同时嘶吼起来，响得那么刺耳，那么急促，那么惊心动魄。

参谋急忙抓起来。

“有什么情况？”刘英焦急地问。

“报告司令，机场附近的西三庄、岳村、大郭村、于底村发现大批共军，目前已向大小安舍逼近。”

“什么？！”刘英心头一惊。

他把蜡烛举到地图前，看着看着，眉头越锁越紧。想不到，共军先打机场，这一招太绝了。

“快给我接机场守备部队！”

刘英已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气急败坏地在屋里走来走去。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共军把这救命的“脐带”割断。

参谋拼命地摇着电话，里面传出的始终是“嘟嘟”的忙音。过了一会儿，索性什么声音也没有了，任凭参谋捶胸顿足，话筒里依旧是一片死寂，他只好沮丧地转过身，小心翼翼地望着刘英。“报告司令，机场联络中断。”

“混蛋！”刘英几乎要跳起来。

“还不赶紧派人去联络，让他们无论如何也要守住！哪个敢临阵脱逃，军法从事！”

他不能没有机场！

他不能失去机场！

就像一个濒临死亡的溺水者，明明知道那稻草救不了命，却依旧要紧紧地抓住。

狭路相逢

熊熊烈焰“劈劈啪啪”地舔着深黛的夜空。曳光弹火蝗似地在暗空中乱飞，月光下黑影憧憧，时隐时现，浓烟像有生命的巨灵，摇摇晃晃地凌空上窜，展示着战地之夜奇异的景观。主攻机场的部队是晋冀兵团独1旅。

机场位于石门市西北角，西侧是大郭村，东侧是西三庄，均设有敌人据点。特别是北面的大安舍、小安舍，两个村子相距不足一里，一左一右，拱卫着机场大门。

根据事先摸到的情况，旅长曾美决定由1团担任主攻，力克大、小安舍；2团担任助攻，从东西两侧威逼机场；3团作为预备队。战斗打响后，他们才发现碰上硬骨头了。孙连仲刚刚从保定空运来的独立团，还未来得及进城，就驻扎在机场附近。战斗很快进入了白热化。

爆裂的手榴弹引燃了房顶的谷草，黄灿灿的火舌曲卷着，旋风似地从这间房跳上那间房，灼热的气浪漫天横流。

火光，映着奔腾跳跃的人影；

火光，卷着弹雨狂飚的雷鸣；

火光里，有滚烫的枪筒，挑弯的刺刀；

火光里，有倒下的勇士，不倒的英雄。

夜，渐渐淡了。

火，渐渐熄了。

一轮血红的太阳被刺刀挑出了地平线。

与太阳同时升起的，是几乎被弹片撕碎的战旗。

大安舍的钉子终于拔掉了。

小安舍却依旧锁在硝烟中。

突进去的部队被敌人切断了后路。

敌人仰仗绝对的空中优势，轰炸机由 2 架增加到 4 架，又增加到 6 架。

每隔几分钟，天空便滚过一阵沉雷。

“坚持住！现在完全靠我们自己了！哪怕剩下一个人，也要坚持到最后。”

排长猫着腰，从壕堑这头走向壕堑那头，他牙齿紧咬着，仿佛整个世界都在他的齿缝间颤抖。

把敌人放近了打。瞄准了打。

符秀奇 7 颗子弹消灭了 6 个敌人。

乔万火 4 枪撂倒了 4 个敌人。

李作声一个手榴弹炸倒了 3 个敌人。

忽然，符秀奇听到有人喊他的名字。寻声望去，不远处，排长正和 3 个从侧翼摸上来的敌人扭打在一起。

“快开枪……”

铁器的撞击声淹没了排长嘶哑的呼喊。

符秀奇把枪口移过来。

瞄准。瞄准。

扳机却始终没有扣动。他怕误伤了排长。

正犹豫间，一声巨响。

升起的是一团厚重的硝烟，落下的是一片温热的血雨。宛如火中涅槃的凤凰，在悲壮中塑造出新的自我。

斩断上天之路

激烈的外围战斗，像灶膛里的一把把火，把机场烧得像铁锅里的黄豆。

惊恐万状的人们毫无目的地左奔右突，一片鬼哭狼嚎之声。地上扔满了散乱的行李。

丢了东西的人顾不上找，找到东西的人顾不上拾，任凭一双双沾满泥污的脚丫子在上面乱踩乱踹。

场站站长钻在桌子底下，一只手拿着话筒，一只手堵住耳朵，声嘶力竭地向北平空军呼救。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他从窗外嘈杂的声浪中隐隐听到了一阵飞机的轰鸣声，急忙奔出屋，手搭凉棚，果真，天空中出现了三个耀眼的光点。他仔细辨认着，没错！是运输机。

他立刻返回屋子，从里面拖出两只塞得鼓鼓的旅行箱。飞机越飞越低，已经能看到机翼上那醒目的徽星了。机场上的人们好像突然注射了一支吗啡，原先躺着的、坐着的、趴着的、跪着的，几乎同时被弹了起来。哭的不再哭了，喊的不再喊了。无论男人女人，纷纷把手伸向天空，恨不得纵身攀住飞机的翅膀。飞机瞄准跑道，正准备降落。就在这时，一颗突如其来的炮弹，在人群中炸开。

飞机翅膀抖了抖，机头一昂，又拉起来。在机场上空犹犹豫豫地盘旋了几圈。扬长而去。

被愚弄的人们立刻将希望转化为仇恨，指着天空跳着脚地骂，将手里的东西胡乱地向上抛。

第 3 架飞机终于降落在地上。

场站站长拨开众人，不顾一切地首先钻进机舱，后面的人也跟着呼啦一下涌上来，仿佛那小小的舱门，就是逃出地狱、通往天国的活命之门。

有的被挤倒了，有的被踩伤了，此刻，谁也顾不上谁了，什么谦和、礼让，统统见鬼去吧。只有一个“逃”字支配着每个人的行动。“闪开！”一个官阶很小的陆军军官抱着一挺机关枪，恶狠狠地吼着。

因惊恐而丧失了理智的人们，并没有介意那沙哑的嗓音。军官愤怒了。抬起枪口，朝着天空就是一梭子。

所有的人都惊得目瞪口呆，军官趁势登上机舱。“哪个是场站站长？”

脸色灰白的场站站长望了一眼黑虎着脸的陆军军官，身子不由自主的朝下缩了缩。

机舱里一片死寂。

“哪个是场站站长？再不出来，我开枪了！”陆军军官故意把枪栓弄得“稀里哗啦”直响。“别开枪！”场站站长战战兢兢地站起来。

“跟我走。”

“上哪？”

“上哪你明白。你小子溜得倒快，想把我们弟兄都扔在这喂枪子儿，门儿也没有。快去呼唤电台，让轰炸机速来助战。”场站站长灰溜溜地跟着陆军军官走下去。

守在门口的人又蜂拥着朝里挤，已经挤上来的拼命地把后面的人往下推。所有的伪装在此时此刻都被剥脱干净，所剩的只有赤裸裸的自私和贪婪。弦梯终于承受不住这力的扭曲，痛苦地呻吟着，断裂了。许多人被摔下去，摔得头破血流，筋断骨折，一片凄惨的哀号。飞机趁势关上舱门。

没有挤上飞机的，骂骂咧咧地举着石头瓦块，跟在后面砸。有的甚至躺在跑道上。

飞机摇动着翅膀，终于离开了这灰色的死亡之谷。

渐渐地，在空中变成了一个小圆点。

像一个句号，从此结束了国民党统治石门机场的历史。

风光这边独好

捷报不断传进晋察冀野司指挥部。小小房间里，洋溢着一股喜庆的气氛。唯独云盘山的失利，为这亢奋的乐曲加进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

云盘山位于石门东北角，名曰山，实际上不过是一个几十米高的大土丘。所谓“仰望有连云之势，俯瞰似圆磨一盘”，纯属文人溢美之词。

相传，此山乃西汉张耳之墓。张耳曾在信陵君门下做过门客。后投奔揭竿而起的陈胜，被封为校尉，率军攻打今河北南部，复赵国，任丞相，被项羽封为常山王。西汉建立后，被刘邦改封为赵王。公元前202年卒，葬于此地。人们为了纪念他，在山顶上特地修了一座小庙。

日寇入侵前，这里时常有老百姓上山焚香，烧纸还愿。卢沟桥事变后，云盘山便成为日军控制华北平原的一个据点。庙宇也由此改成了碉堡。

罗历戎执政期间，以原有的工事为基础，又修了错落相交的大小水泥地堡13个。各碉堡间以战壕、交通壕贯通，并有暗道直抵外市沟。

对此，刘英还觉得不放心，又围着云盘山挖了两条又宽又深的外壕。屋脊形铁丝网和鹿碧，层层叠叠。并布置了一个配有各种轻重武器的加强连驻防。被刘英视为“铁打的屏障”。

担任攻坚任务的是4纵10旅30团3营，经过一夜激战，部队伤亡较大。

主攻连连长当场阵亡，攻击失利。

这颗钉子不拔掉，不仅直接阻碍着部队的进攻，对迂回部队也构成了严重威胁。

傅崇碧来到前沿。

自从旅长邱蔚在清风店负伤后，军政两副担子便同时压在了他的肩上。首次攻击失利，不能不在他心里蒙上一层阴影。但他懂得，越是在这种时候，越要冷静。

3 营营长李德昌恳求再给他一次机会，用胜利洗刷耻辱。当晚，傅崇碧参加了 3 营召开的诸葛亮会，根据第一次进攻失利的原因，重新进行了部署。

进攻道路。接敌方法。

突破口。火炮群。箝制方向。

爆破组。火力组。梯子组。预备队。

夜，静得出奇。没有星光，没有月光。突起的云盘山像一个黑乎乎的大坟包。偶尔露出一两点嫣红的光亮，闪烁了一下，又被夜色吞没了。

驻守在山上的保警队也没敢合眼，尽管他们曾有过一次击败共军的殊荣，刘英通令嘉奖，当官的每人赏了 30 块大洋，并连夜增援了半个连的兵力，但他们依旧有一种坐在火山口上的感觉，不知这貌似平静的火山什么时候会突然喷发。

哈欠连天的士兵们，硬撑着沉重的眼皮，加固工事，搬运弹药，来来往往忙得像一群黑蚂蚁。值班射手用力瞪圆两只充血的眼睛，在灰暗的夜幕中，搜索着可能发现的目标。

不知什么时候，天边浮现出一道青紫的弧线，把天与地分开。天上微明，地下漆黑，四周都笼罩在神秘的薄明中。

忽然，暴风骤雨般的喧嚣撕破了黎明的宁静。

“快还击！快还击！”保警队长气急败坏地督战。

透过射击孔望去，一团团扑面而来的火球，交织成一张眩目的火网，一股股浓烟弥散开来，遮住了视线，仿佛到处都是发射点，射手简直不知道应该往哪还击。就像一个被突如其来的拳头打懵了的拳击者，不仅顿失还击之力，连招架也乱了方寸。

愣怔中，山下传来阵阵喊杀声。

声音越来越近，好像就响在耳边，士兵们无心恋战，纷纷调转身向通往外市沟的交通壕逃窜。

“顶住！哪个敢走，我毙了他！”保警队长举着手枪挡在交通壕口。

士兵们被迫折回身，来不及放枪，又被山下漫卷而来的喊杀声，推着重新调转方向。保警队长看到大势已去，再也顾不上别人，索性溜之大吉。稍微跑得慢一点的，都被堵在洞里，当了俘虏。战斗从发起到结束，只用了 10 分钟。

许多人直至当了俘虏仍旧大惑不解。

“长官，山脚下的沟那么深，你们是怎么过来的？”

“长官，你们有多少炮，火力这么猛！”

“长官，你们的炮弹弹头怎么那么大，是什么新式武器？”押送俘虏的战士微微一笑。这一切，对俘虏们来讲，永远是一个谜。

硝烟尚未散尽，傅崇碧登上云盘山。他踩在一个最大的地堡顶上，举目远眺。

原野尽头，一轮珊瑚球般的太阳正不慌不忙地升起。蒸腾的雾气被强烈

的金光照成一片银白，又渐渐溶化开，向四面八方流去，似一片橙红色的淡淡的火焰。

太阳越升越高，带着祝福，带着微笑。

傅崇碧被这大自然的景象深深激动了。

他喜欢看日出，喜欢欣赏那“阿波罗”诞生时的辉煌，喜欢接受太阳神的沐浴和洗礼。每逢这时，他的心里就会出现一种充满纯净的庄重，一种淡蓝和粉红交融着的梦幻，一种热血沸腾的冲动。什么时候，我们的新中国，也能像这冉冉东升的旭日，诞生在这片古老而又年轻、贫脊而又富饶、耻辱而又文明的土地上……

第14章 各有高招

猪往前拱，鸡往后刨，各有各的高招。“土八路”有土办法，地道战向正规化挑战。

掘开石家庄大门

雾很重，重得像雨；雨很轻，轻得像雾。粘湿厚重的雾团在夜空中缓缓游荡，将十几米外的景物都包上了模糊昏晕的外壳。连探照灯的光芒都被剪断了，看上去像一只腌出了油的鸭蛋黄。

部队顺利突破外市沟后，随之而来的是如何抵近内市沟。

外市沟与内市沟之间是一片空旷的开阔地，所有的房舍统统被刘英下令拆除了。凡能被利用的沟沟坎坎，也均被填平。若是在晴朗的日子，一眼能望出上千米，不要说大部队云集强攻，就是小分队也难通过。既要迅速接敌，又要避免伤亡，野司提出：让千军万马从“地下”运动。

这种地下交通壕，是华北平原作战中的一项专利。它起源于抗日战争的地道战。以后，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大部队的集团运动，堑壕也越挖越深，越挖越宽，越挖越巧，变成了名符其实的“地下走廊”。它不仅设有单人掩体、炮位、指挥所，而且每隔十几米就是一个拐弯。人、马、大车都能在交通壕里行走，地面上的敌人很难察觉，炮火也难以杀伤。

借着沉沉夜幕，战士人手一把短锹，悄悄匍匐到预定位置，就地卧倒，头顶头，脚对脚，用身躯组成一道蛇状波浪线。挖堑壕是一门学问，先从头部两侧挖起，把土堆在头顶，做为掩护屏障，再逐步往深里挖，挖成跪姿、立姿掩体，能存住身，站住脚。然后，再向两边挖，把一个个单人掩体打通贯穿，形成四通八达的壕堑。每隔三五十米，还在沟顶搭上林秸、门板，修成一个别致的避弹所。战士们风趣地说：刘英有地下长城，我们有地下通道。这就叫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挖在最前面的是3纵8旅23团6连和工兵3连。他们肩负着

特殊使命，要在距内市沟三至五米处，挖一个能装2000公斤火药的炸药室，以便总攻发起时，借助爆破的力量，把沟壁的土方推进沟内，为部队开辟通道。

四周静悄悄的。只有铁锹咬着上层发出的“沙沙”声和内市沟敌人那忽起忽落、忽强忽弱打摆子似的机枪声。

一颗照明弹腾空而起，忽悠悠地晃动着，像一只雪亮的眼睛。借着那光亮，内市沟沟沿的碉堡已经看得清清楚楚，一个连着一个，像墓地里的乱坟。

与此同时，刘英也在大兴土木。

几十盏临时架起的照明灯，亮如白昼。

中华大街上人群熙攘。被驱赶来的男女老少，抡锹的、挥镐的、拿锤的、舞铲的……你挤着我，我撞着你，哭喊声、叫骂声、抱怨声，搅成了一锅粥。

卡车、马车、手推车，穿梭往来，噪声鼎沸，车轮旋起一团团化不开的尘雾。连装甲车也开了进来，沉重的履带把路面轧出一道道伤痕。

临街的商行、店铺，被拆得七零八落。锯断的大树悲哀地倒在一边，砖头瓦砾扔得满地皆是。犁开的马路，像洋溢着脓血的疮面。自机场失守后，刘英就变得魂不守舍。

没有兵，没有粮，没有枪支弹药，石门哪怕是钢门铁门，又能守几天？

他一再向孙连仲求援，孙连仲也爱莫能助。

刘英灵机一动，便想出了这么个主意，在市内修建临时飞机场。

他对着石家庄市图，翻来覆去凝视了许久。

此处虽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但石家庄本身并不是一座古城。早在本世纪初，还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小村庄，相传只有十来户人家，所以叫“十家庄”，又说这十来户人家都姓石，所以又叫“石家庄”。全村只有6条街道，6座庙宇，4眼泉井。直到1907年，京汉铁路、正太铁路相继通车，并在此设站，在外来因素的刺激下，石家庄才逐步由村发展为镇。1925年，奉系军阀向南扩张，将石家庄镇、休门镇等4个镇合并为市，且将两镇各取一字，定名石门市。石门的街道建筑，本来是很整齐的，许多道路都可以改造为飞机跑道。只是这两年由于不断加固城防，大街上筑了许多工事、碉堡，人为地设置了重重障碍，把许多好端端的路都挖断了。最后，刘英选中了中华大街。

石门市政府为此广出告示，动员了全市各机关、团体、企业、学校以及市民将近两万余人，挑灯夜战。

他期望着奇迹的出现。只要飞机能够降落，石门就不会坐以待毙。

夜，像加了水的墨汁，渐渐呈现出一种淡淡的灰白。

雾，却更浓了，似粘稠的奶汁，塞满了整个空间。

经过一夜掘进，6连的坑道已经挖到了离内市沟只有7米的地方。

“你们歇歇，下面该轮到我们的。”工兵连长苑贵礼接过祁连长手里的圆锹。

——？19...挖炸药室比挖坑道难得多，其长度、宽度、坡度要求都十分严格。

太阳升起时，一个足足有一间房子大的炸药室终于挖好了。苑连长掏出皮尺，上上下下量了几遍，完全符合规格。

下一步，该运炸药了。

在这个问题上，大家想过不少点子。有的主张用布包，但布容易潮湿，影响炸药的爆破力；有的建议用坛子装，但导火索又不易连接，最后，还是一个绰号“智多星”的小战士想了个主意：用棺材。一个个装满黑色炸药、黄色炸药的棺材，沿着坑道运进炸药室。每个棺材里各装有一只引爆雷管，各个棺材又连接成一根总的导火索。

苑连长指挥着把一个个棺材码整齐，就在炸药室即将封口的瞬间，一颗冒着黄烟的手榴弹，出其不意地滚进了坑道与炸药室的连接部，“嗤嗤”地在地上打转。一旦爆炸，不仅坑道里的几十条生命会受到严重威胁，而且，很可能将炸药室的炸药提前引爆，后果不堪设想。

说时迟，那时快，一班长陈学明敏捷地抓起手榴弹，飞快地扔了出去。

好险！弹体刚刚离手，便在洞口爆炸了。

苑连长看着封闭好的炸药室，满意地笑了。

彩色的肥皂泡

“叮铃铃——”

坐在行军床上吃饼干的刘英禁不住打了个寒战。

这些天，他特别怕电话铃响，那刺耳的铃声，十有八九带给他的是厄运。

他是前天夜里从警备司令部搬到大石桥来的。

大石桥是一座青石筑成的铁路天桥。修建于1907年。当时，正太、京汉铁路横穿市区，过往行人、车辆必须跨越铁路，火车轧死人畜的事时有发生。为此，各界人士纷纷联名，上书正太铁路法国总办，要求拨款修桥，法国总

办置之不理。全路局华、法 2500 名职工每人捐献了一日工资，集资修成了这座大桥。

桥身长 150 米，下有 9 孔桥洞。

罗历戎接收石家庄时，大石桥因铁轨改道，实际上已成一座废桥。

罗历戎看出了它的价值，下令将每孔桥洞用花岗岩砌死，四周竖起围墙，并围着大石桥修了几层碉堡，还挖了直通正太饭店的地道，使大石桥变成了一座能攻能守、能打能藏的巨大堡垒。本来，罗历戎是打算以防不测，为留有一条退身之路的，想不到自己没用上，倒让刘英捡了个便宜。美中不足的是，这里空间太小，师部的伙房搬不过来，刘英只好顿顿就着罐头嚼饼干。刘英抓起听筒，里面传出一个惊慌的声音。

“报告司令，大事不妙。”

刘英听出来了，说话的是 94 团团团长朱剑征，于是厉声训斥道：“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慢慢讲！”

话筒的声音变得平缓了一些。

“司令，昨天黄昏，我去前面视察，阵地前还是一片开阔地。今天早晨再一看，可了不得了，共军的地道呈放射状，已经挖到我们鼻子底下了。”

“瞎说，不可能！”

刘英的心猛地往下一跌，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升腾起来，直浸肌骨。

“司令，是真的！不信您亲自来看看，内市沟恐怕保不住了。”“不许散布这种情绪，内市沟保不住，我拿你是问！”刘英愤愤地扔下话筒。

这些天，接二连三的失利，把他搞得焦头烂额，心乱如麻。他本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此刻，却一反常态，动不动就骂人、发火，甚至举着手枪挥来挥去。

“司机！司机！”他揉着发青的眼眶从桥洞里走出来。“司令，去哪？”

“去内市沟。”

汽车刚要发动，一个参谋匆匆跑过来。

“什么事？”刘英阴沉着脸。

“刚刚接到北平电报，增援飞机已经起飞。”

“知道了。”刘英毫无表情地点点头。告诉司机内市沟先不去了，去中华大街。

市区的许多路都被挖烂了。摇摇摆摆的汽车颠簸着，像一只跛脚鸭子。走着走着，一张粉红色的薄纸顺风飘落，正好贴在车窗的挡风玻璃上。

“什么东西？”刘英懒懒地乜了一眼。

司机连忙跳下车去，捡起来，递给刘英。

刘英看了一眼，两颊的肌肉不由自主地抽搐了一下，用手将传单三下两下揉成一团，扔在脚边。

刘英把头仰在靠背上，阖上眼皮。不知为什么，那粉红色的纸团总在眼前晃动。

他忍不住又弯下腰，把纸团捡起来，目光从那被揉皱的字里行间划过：

蒋军官兵弟兄们：

我们的总攻就要开始了。石门现在已成为一座孤堡，弹尽粮绝，待援无望。你们不要再为刘英卖命了！坚守阵地亡，不如回家见爹娘。解放军的政策是不杀俘虏，不搜腰包，愿意回家的发足路费，愿意参加解放军的，热烈欢迎。这次攻打石门的，就有不少是清风

店被俘的3军弟兄……

刘英再也看不下去了，奋力将传单撕成碎片，扔出窗外。

对刘英来讲，这粉红色的纸片，无疑也是一种不祥之兆。

这些天，他几乎每天都要收到类似的报告，开小差的士兵越来越多，尽管他三令五申，让各级军官严督部下，甚至派出许多“政治细胞”到前沿去组织反攻心战，实行连环保政策，士兵逃亡，枪毙班长；班长逃亡，枪毙排长，以此类推，可是，逃亡的数目还是与日俱增。刘英不得不承认，他已经失去了对部队的有效控制。

汽车在中华大街停住。

经过两天两夜劳命伤财的折腾，一条长达1800米的飞机跑道总算修成了。为显示目标，跑道两侧插满了红色三角旗。距旗不远，分列着一方方部队，还有几十辆准备拉物资的大卡车。

刘英仰起头，晨雾早已散开，天空澄碧如洗。

“天助我也。”刘英嘴角微微向上一翘，露出了这些天来难得的笑容。

不一会儿，空中依稀传来飞机的轰鸣。刘英仰起头，顺着声音的方向，在无边的蔚蓝中搜索。终于，发现了那不断朝前移动的渐渐放大的光点，心中默默祈祷，“上帝保佑，能平安降落！”

谁知，上帝偏偏不肯保佑。

早不响，晚不响，恰恰在飞机对准跑道的一瞬间，响起了一阵炮声。

飞机像受惊的鸟，立刻将压下的机头重新拉起，转着圈儿，在头顶上盘旋。

刘英焦虑地盯着这些傲慢的铁鸟，心里不住地骂着最难听的话，脸上却不敢流露出来，飞机是他的最后一张王牌。石门的全部赌注都押在这飞机翅膀上。

然而，飞机上的人似乎并不理解刘英的心情，打开舱门，胡乱将东西推出去，调转机头，跑了。“混蛋！”刘英的含蓄终于忍耐不住，憋在肚里的话愤愤地冒了出来，气急败坏的朝逝去的飞机挥舞着拳头。

地面上的人似乎并不关注飞机，每个人都不约而同地盯着天上的降落伞，脚步踉跄地随着降落伞飘落的方向移动。

第一只箱子落地。人们一窝蜂似地围上去，又“哗啦”一下散开了，不用说，里面装的是弹药。

人们又开始重新选择追随的目标。

终于，一只装食物的箱子落地了。人群立刻乱成了一窝蜂，咒骂声、拳打脚踢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声，搅在一起。什么纪律，什么军令，什么礼义廉耻，统统被剥得精光。

刘英不忍再看。他的心变成了一块石头。心烦意乱地钻进汽车。

“快开，回大石桥！”

战斗无声

刘英刚刚走下汽车，副官处长高剑平匆匆迎上来，与刘英耳语了几句。

刘英不耐烦地皱皱眉头：“坐我的车去吧，快去快回。”“马司机，麻烦你，再辛苦一趟。”高剑平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递过去。

“没什么。”马汉英笑笑。

高剑平朝身后招招手，两个穿军官制服的人，拎着一捆软线和一些电工用具钻进车里。

“上哪？”

“大兴纱厂。”

车轮旋转起来。马汉英双手把牢方向盘、眼角却不时乜着反光镜，观察着后面那两位不速之客。他的公开身份是刘英的司机，实际上却是一名打入敌人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前面是叉路口了。趁高剑平不注意，马汉英把方向盘向右一打，拐上了一条尘土飞扬的搓板路。

车轮被凹凸不平的路面略得上下颠簸。车里的人，屁股底下像安了弹簧，五脏六腑都几乎被颠得错了位。

“为什么不直着走？”高剑平恼怒地瞪了马汉英一眼。“前面的路坏了。”

“瞎说，早上我还从那走来着。”

“早上是早上，共军的炮不住地打，一会儿一个样，刚才我拉师长回来的时候，就是绕着走的。不信，你亲自去看看。”高剑平望了马汉英一眼，没吱声。

坐在后面的小个子终于耐不住寂寞，把头探过来。

“高处长，您知不知道，大兴纱厂的电闸是怎么坏的？”“那谁知道，不过，据我猜测，很可能是被人破坏的。”“破坏得严重吗？”

“不会太严重，凭你们两位的本事，还不是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

马汉英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前方，高剑平和小个子的对话，他一字不漏全听到了。开始，他暗自高兴，不用说，破坏电闸的一定是贾香礼。昨天夜里，贾香礼送 32 师副师长彭定颐的副官去哨卡传达命令，一直到天亮了才转回来。刚巧赶上马汉英出车，会车时打了个照面，尽管一句话没说，但从贾香礼那兴奋的神情中，能猜得出，他一定干了件漂亮活儿。

贾香礼是通过马汉英的关系打入 32 师师部的，32 师师部原来只有两辆小轿车，1 号福特，是刘英的专车；2 号雪佛莱，是两位副师长的车。1946 年底又增加了一辆丰田，编为 3 号，供参谋长贺定纪乘坐。因司机人手不够，马汉英便乘机把贾香礼介绍到司机班，让他开 3 号车。石门吃紧后，本地的一位司机辞职不干了，这样一来，师部的 3 辆小车便全控制在马汉英和贾香礼手中。车子开到休门赵家祠堂附近，抛锚了。马汉英反复打了几次火，车子只是“突突”地震颤，排气管喷出一股股浓浓的黑烟。

“怎么搞的？”高剑平恼怒地盯着马汉英。

“不知道。”马汉英跳下车，掀开车盖。

坐在后面的小个子也跟着跳下车。马汉英警惕地看了他一眼。刚才是马汉英故意把车上的一根线扯断了，他怕小个子看出破绽。小个子东瞄瞄，西瞅瞅，煞有介事地俯下身看着马汉英敲敲打打，看了一会儿，拍拍马汉英的肩膀，“伙计，什么时候能修好？”“谁知道呢！我早就说这车老掉牙，该退役了！师长就是不肯换，你瞧瞧，这不误了大事了！”

马汉英故意抬起头，冲着小个子抱歉地说：“你们要是公务紧急，就走着去吧，反正也不很远了。”

“伙计，你说得轻巧，这么沉的线拐子，你想累死我呀！”正说着话，从对面开过来一辆中型坦克，舱盖打开，一个脑袋探出来。

“马师傅，上哪啊？”

马汉英定睛一看，是李凤春，自己人。于是扬了扬满是油污的手，“去大兴纱厂。这不，车坏在半道了，快下来，帮老哥修修。”“你这老爷车早该淘汰了。”李凤春说着，跳下坦克。“可不是咋的，幸亏师长没坐在里头，

要不然，把他晾在这前不搭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回去非关我禁闭不可。”

看李凤春走到跟前，马汉英轻轻踩了踩他的脚尖。李凤春心领神会地眨眨眼。

“前面情况怎么样？”马汉英故意大声问。

“可不得了！共军的地道像蜘蛛网，已经挖到内市沟边上了，共军的大炮，不是吓唬诸位，能直接轰到大兴纱厂。”

“照你这么说，内市沟怕是顶不住了吧？”小个子低声问。“难说。”李凤春晃晃脑袋。

“不许你长共军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高剑平厉声喝斥道。

李凤春大大咧咧地笑笑：“这位长官哪里话，我怎么敢长别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我看大家都是自己人，才讲几句实话。刚才，要不是我躲在坦克里，共军的炮弹说不定早就咬着我的屁股了。”

听李凤春这么一说，小个子脸色吓得土灰，把高剑平拽到一边：“处座，我看咱们还是回去吧。”

“不行！这电闸直接关系到内市沟电网，你懂不懂！”

小个子满脸委屈、心神不定地围着车子转来转去。

这时，不远处又传来几声沉闷的炮响。

小个子再也沉不住气了，叽叽咕咕地又跟高剑平咬了一通耳朵。

高剑平沉思片刻，终于点点头。

小个子一蹦三跳地挤到马汉英身边：“快点修，修好了送我们回大石桥，不去大兴纱厂了。”

马汉英听小个子这么一说，便把刚才扯断的那根线接好，直起腰，合上车盖，“试试看吧，谁知道行不行？”

马达轻快地唱起来，再没有出现刚才那讨厌的“突突”声。

小个子急忙拉开车门钻进去。

高剑平冷冷地望了马汉英一眼。

马汉英一踩油门，一抹不易察觉的微笑跳上嘴角。

第15章 突破

世上的路，都是用脚走出来的。唯有通向胜利的路，是用血肉铺筑的。

箭在弦上

离内市沟总攻还有一个小时。

太阳好像被钉死在天空，一动不动地俯视着大地。

郑维山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看表了。

他觉得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压抑，像大雨到来前那沉闷的天空；又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兴奋，像躬身于起跑线的竞技赛手。每逢总攻之前，他总是在这样一种矛盾的心情中度过。他的目光紧紧盯着作战图上那犬牙交错的内市沟，其中有四个圆圈被他用红笔反复地勾过，这就是以刘英名字编号的“英字第23——26号”碉堡。固守在这里的是敌32师主力——具有全式美械装备的第96团。

郑维山将目光稍稍向后移动了一下，两个挺进的红色箭头映入眼帘。

一个是担任主攻任务的7旅，一个是担任助攻任务的8旅。这红色箭头能不能突破面前的蓝色屏障？他默默看了一会儿，把目光移向窗外。

一览无余的开阔地洒满了温暖的阳光，没有枪声，没有炮声，没有鸟啾，没有鸡鸣，天地间呈现出一种特有的宁静。4纵司令员曾思玉此刻也在另一个地方看表。

他行军喜欢靠前，打仗更喜欢靠前。

每逢大战来临，他总是变得格外活跃，大脑皮层的每个细胞，浑身上下的每根神经，都处于亢奋状态。

他喜欢亲自侦察。敌情我情，天候地形。然后再决定主攻方向，钳制方向，兵力配属。他的脑子就像一部电子计算机，各种克敌方案平时都储存在里面，编排成不同的程序，随用随调。哪种情况下应该用哪个方案，会不会出现意外，出现意外怎么办，心里全都有数。

打起仗来，他不是旅部，就是在团部，甚至在营部，几天几夜不睡觉，照样精神抖擞。

这次战斗，野司首长把3纵、4纵放在石家庄的对角线上，一个在东北，一个在西南。明摆着，这是一场竞争，谁先打到大石桥，谁就赢得这场战斗的金牌。

布置任务时，曾思王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却憋着一股劲。他集中了全纵队所有的80门大炮，组成炮兵群；挑选了6个最有战斗力的连队，作为全纵的尖刀；还特地做了一次战前动员。“同志们——”

曾思玉炯炯的目光扫过整齐的队列。

“这次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城市攻坚的创例，3纵在看我们，野司首长在看着我们，朱总司令在看我们，华北千千万万人民在看我们，看我们能不能突破内市沟这道防线，能不能拔下核心工事那面白旗，是好汉，是草包，就看这一仗了！”每句话都像火，点燃别人，也点燃自己。把人们的战斗渴望上升到一种宏阔辉煌的极致。此时此刻，他真盼望炮声快点震响！快点震响！

连续几天没有睡好觉的刘英，与半个月前相比，明显的憔悴了。高高隆起的颧骨像退潮后海岸的礁石，眼窝有些凹陷，目光也变得黯淡。

他吩咐副官，谁也不见，谁的电话也不接，谁也不许进来打扰。他把自己关在大石桥那洞穴一样的小屋子里，想与那纷繁的世界隔绝，不再去想那恼人的内市沟、外市沟。

这两天，几乎听不到共军的枪炮声了。可他的心却越缩越紧。他知道，战场上的平静总是酝酿着更大的不平静。这绝不是好兆头。也许，一场激烈的厮杀就在眼前。

桌上那张敌我态势图，是作战处早上刚刚送来的。十几天前，在正大饭店的会议上，他神采飞扬地向人们夸耀着他的防御体系；踌躇满志地向人们宣扬着他的“马奇诺防线”；激情豪迈地期待着在这片土地上创造奇迹……

如今，面对的还是那张图，竟使人有恍如隔世之感。

石门外围的几十处据点已经被突破；

居高临下的云盘山已经被突破；

外市沟已经被突破……

眼前这支离破碎的残局，再也无法唤起他昔日的热情。内市沟虽然暂时还握在他的手中，但他怎么看怎么像一只晃动的绞索，而他的脖颈恰恰就套在这绞索中。

副官忐忑地向里面张望过几次，刘英始终坐在那支起的行军床上，烟蒂、烟灰都在脚下同一个方向。

显然，他几个小时一直没有挪过地方。

六分钟的奇迹

16时整。炮兵群发出惊天动地的怒号。

山野炮、战防炮、迫击炮、高射程火炮。

尖啸的炮弹循着各自的轨迹，在天空织出一张赤红的火网，血火辉映，热浪的人。天地间充溢着轰轰烈烈的巨响，瓦砾、木头、铁丝网被一块块揭到空中，目标区域逐渐被大片厚厚的硝烟裹住，爆光刺破硝烟透射出来。

忽然，郑维山感到脚下一阵剧烈地抖动，颇有天塌地陷之感。他赶紧举起望远镜，只见“英字第23—24碉堡”之间，腾起了一道足有几十米高、蔚为壮观的褐色尘柱。尘柱上端顶着一朵镶着黑边的硕大的蘑菇云。

刹那间，太阳被遮没了，天空被遮没了，缓缓下降的尘埃弥散了整个视野。

“好！炸得漂亮！”

郑维山兴奋地把望远镜递给胡耀邦。

8倍望远镜一下把远处的景物拉到了眼前。

漫天尘雾像一幅悬浮于空中的帷幔。尘雾中隐约可见奔跑腾跃的人影。

参谋跑进来。

“报告司令员，刚刚接到8旅电话，该旅23团4连已首先突破内市沟，前后只用了6分钟。”

“什么，你再说一遍。”郑维山眼睛里闪出一簇兴奋的火花。6分钟，6分钟！这简直是战场上的奇迹。

16时30分，炮击进入尾声。

炸药室引爆。

强大的火药威力把十几方黄土抛向天空，猛烈的冲击波摧毁了沟壁两侧的铁丝网、鹿砦，一只露出掩体的土黄色军帽，像疾风卷起的树叶，飞出很远很远。

碉堡里的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巨响震慑了，所有的枪眼都停止了射击。

“冲啊！”

23团2营4连连长张鸿高声喊着。

嘹亮的冲锋号把人们的情绪推向了峰巅。脱成光膀子的战士们，争先恐后地跃出堑壕。

爆破后的余波还未消失。被抛入天空的石头、土块，冰雹似地砸下来，砸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脑袋上凸起一个个大包，可似乎谁也没有感觉到。

冲到沟沿，人们才发现，爆破的效果并不像预计的那样理想，炸药虽然把沟壁撕开了一个口子，但土方并没有推入沟底，而是随着炸药升上了天空，落下来的土块反而增加了沟壁内沿的高度。冲锋号“嘀嘀哒哒”地吹着，根本容不得人们思索。几个冲在前面的战士纵身一跃，跳进了五六米深的大沟。被炸暈的黄土立刻把人埋住了。等他们一个鲤鱼打挺钻出来，个个都成了土地爷。梯子组将5米多长的云梯架在了沟底。

6班副何大江手提砍刀，飞身一步蹬上去。亮晃晃的大刀片与刀把上飘动的红绸交相辉映，带着一种豪壮的伟美。

后面的人尾随着，一个接一个。几乎每个梯蹬上都站着人。被震懵的敌人此刻已清醒过来，借助居高临下的优势，子弹、手榴弹、燃烧弹，疯狂地向沟底泼泻。

何大江终于登到了梯子顶，可是，离沟沿还有一段距离。恰好，一根被炸断的铁丝耷拉在沟壁上。他正想伸手拽住，脚尖向上一欠，就在这时，梯子断了，梯子上所有的人都翻滚着栽下来。“搭人梯！”

3班长王福魁踩着叠起的人梯，好不容易才够到了那根铁丝。他一纵身奋力抓住，脚下悬空了，全身的重量都落在两只手上。生锈的铁蒺藜刺进手掌，钻心的疼痛像长着牙齿的恶狼。他咬着牙，一点点往上攀。手掌每挪动一个地方，心头便卷起一阵颤栗。他感觉到手掌已经被扎烂了，可是，他不能松手，全连的希望都系在他这双手上。

张鸿在下面仰着脖子，暗暗地为他使劲。

终于，王福魁抓住了沟沿，双臂用力一撑，上去了！

密集的子弹长了眼睛似的直扑过来。王福魁就地一滚，滚进一个散兵坑，接连甩出两颗手榴弹，将敌人的火力吸引过去。趁这个机会，何大江带着五六个战士，攀着刚刚运到的第二只云梯，相继爬上来。

至此，秒针围着表盘刚刚绕过第六圈。

撕破口子

不管刘英多么不情愿听到炮声，炮声还是把他从那洞穴般的小屋里拽了出来。

他无法做到与尘世隔绝。

自从接到共军突破内市沟报告的那一刻起，他的心就跌入了一个黑洞洞的深渊。

他不敢想象下一步怎么发展。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这是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懂得的道理，何况共军撕开的，远远不止于蚁穴。

眼前仿佛出现了一种幻觉，浑黄的浪头正从那掘开的口子里咆哮着涌进来，汇成一片汪洋。那年，蒋介石为阻挡日军，在黄河花园口掘堤，淹死数万人的惨景，他是目睹过的。

他用力揉揉眼，想驱走这惊悸不安的幻觉。相反，突破口反而由最初的一个变成了四个、五个，无数个，内市沟死蛇般地被刹成了一段段……

刘英抑制不住把手伸向电话机，他要孤注一掷，哪怕把所有的兵力都调上去。

他决心用士兵的血肉之躯去堵住那洞开的死亡大门。“老胡，情况怎么样？”郑维山焦急地握着电话。

10分钟前，胡耀邦去了8旅指挥所。

“战斗十分激烈，先头突进去的23团4连，已经打退了敌人几次反击。刚才接到报告，敌人又出动了4辆坦克，不断向突破口冲击，我想到前面去看看。”

“老胡，你呆在8旅指挥所就行了，前面大危险。”

“不要紧，我去看看就回来。”

“你告诉张英辉，让他不惜一切代价，无论如何也要守住突破口，并力争把口子撕开，突破口在，胜利就取得了一半。”“好，知道了。”

郑维山放下电话，不安地来回走动。他深知突破口的重要。苏德战争中，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包围了德军30万之众。尽管德军大本营竭尽全力，想在铁桶似的包围圈上打开一个缺口，终于未能得逞，30万德军遂告覆没。

警卫员捧着两张饼走进来，他知道，郑维山已经十多个小时没吃东西了。

“去！去！别添乱！”郑维山看也没看，挥手把警卫员撵了出去。被郑维山和刘英同时关注的突破口，此刻变成了一个炽热的漩涡。

阵地上到处是血。鲜红的血，黑褐的血，流动的血，凝固的血。在这激烈的厮杀中，谁也没有注意到卫生员于希贤。

他已经记不清救过多少伤员了，有的伤员在他背上便停止了呼吸。最开始，他抑制不住地想哭。到后来，连泪腺都被炮火烧干

三枚燃烧弹

与3纵同时发起总攻的4纵，进展也不顺利。虽然作为第一梯队的10旅29团仅用15分钟便跃过了内市沟，但突破与反突破、攻击与反攻击的战斗，一分钟也没有停止。势均力敌的两股力量死死地咬在一起，浓密的战云始终弥散着湿重的血腥气。

带着4连、机枪连冲过内市沟的30团2营教导员穆大法，脚跟还没站稳，血染的通道便被敌人的炮火切断了。

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他们已经连着打退了敌人7次进攻。敌人暂时退下去了。一时间，枪声、爆炸声、喊杀声全都停止了。

穆大法依着支离破碎的掩体，眼前到处是倒伏的尸体。究竟有多少，他无法数清。

空旷凛寒的天空越来越暗，红红的太阳被地平线吞没了，但它仍然挣扎着，把最后的光亮投射给悬浮在天边的暮云，把它烧成了一条紫色的天河，给战地涂抹上一层悲壮的油彩。

片刻，那最后一线红晕也熄灭了，像战士的鲜血溶入地下，悄然无声。

天地在灰蒙蒙的暮蔼中融为一体。

4连副连长摸索着走过来，两条腿好像插在地上的木桩子，每挪一步，都十分艰难，沾满血污的绷带打着卷。

“你那儿有战斗力的还有多少人？”

“能扣动扳机的大概还有30来个，干部就剩我一个了。王老三同志牺牲

了。”

穆大法沉默着，没有说话。眼前悠地蹦出来一个墩墩实实的身影，一双微微眯起总是藏着几分笑的眼睛。

几个小时前，就是这个王老三在突破内市沟时，创造了“挖槽爆破法”，把沟壁里的地堡全都炸哑了。当时穆大法激动得真想把王老三举起来。

穆大法曾经宣布过，战斗结束后要为王老三请功。可是，军功章还没挂在胸前，他竟这么匆匆地去了……“教导员。”一声嘶哑的嗓音。

穆大法抬起头，是机枪连指导员孟景山。他脸上的肌肉可怕地凸突着。塌陷的眼窝像两眼枯井，根本想象不出平日那温存、腼腆的模样。

战争可以改变一切，包括人的性格。

“不少射手已经‘断顿’了。”

“手榴弹还有多少？”

“也不多了。”

战争是铁的较量。再英勇的战士也无法弥补弹药告罄的空虚。“注意搜集弹药，不论是敌人的，还是已经牺牲的战友的。告诉同志们，一定要注意节约弹药，争取一个子弹消灭一个敌人，不到万不得已，不许硬拼。我相信，后续部队很快就会过来。”穆大法正说着，敌人的第8次进攻又开始了。

战士们小心翼翼地扣动着扳机。把敌人放近了打，对准了打。尽管如此，子弹还是越打越少。许多发烫的枪管再也吐不出火舌。穆大法来到机枪连阵地，他已经得到了孟景山的报告，子弹最多只能再维持5分钟。

无意中，穆大法发现了在清风店战斗中缴获的火箭筒，以及3枚燃烧弹、2枚穿甲弹。

“为什么不打这个？这又不是烧火棍！”

“你不是说过，谁也不准动，留着打核心工事嘛。”

“你也不看看现在到了什么时候，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哪个会打，立刻把他找来。”

很快，孟景山领过来一个胖墩墩的解放战士。

“会使用这个吗？”

“沉住气，好好打！打好了我给你记功。千万不能放空枪！”

“是。”

解放战士熟练地把弹头安在火箭筒上，瞄准发射。呼啸的燃烧弹，拖着炽热的喷气尾巴，像一柄刚刚从炉膛中锻造出来的利剑，直插敌群。

翻穿着棉袄的敌人，炸了窝似地乱碰乱撞，燃烧的火球从一个人身上进到另一个人身上，很快燃成了一片。

“好！打得好！再来一发。”穆大法兴奋地喊着。

3发燃烧弹打退了敌人的一次进攻。

英雄四连

夕阳，颤巍巍地向命运的终点坠去。

瑰丽的晚霞被雾霭染上了一层青灰，没有散尽的硝烟在微风中轻轻飘荡，空气里饱含着浓烈的硫磺味和血腥味，鏖战的疆场终于出现了片刻的宁寂。

振奋人心的战报不断传进3纵指挥所。

8旅23团全部进入突破口。

22团相继进入突破口。

7旅第19团经突破口进入战斗。

郑维山长长地舒了口气。一转身，看到警卫员正在他身后站着，笑着伸过手去：“小鬼，快点拿来！”

“拿什么？”

“饼啊。”

“是。”

两个多小时的战斗，对于张鸿来讲，仿佛比20年还要长。他望了望那炸瘫的乌龟壳，又望了望那烧焦的土地和倒伏在这片土地上的士兵。突然，拧着脖子大吼一声：

“囫圇的，集合！”

一个个战士向他走来。几乎每个人身上都凝着绛紫的血斑，面孔被硝烟涂抹得黢黑，目光沉静得令人发冷。

大家依次站好。

张鸿默默地审视着这支队伍，他的面孔像钢铁铸就的，皮肤也好像揉进了火药味，沉静的瞳仁里透着一种不能描绘的悲壮。莫非这就是他的4连！那整齐威武的队列哪去了？那许多熟悉的面孔哪去了？

王福魁呢？

这第一个登上敌人阵地的勇士，曾先后炸毁了敌人三个碉堡，在炸第四个碉堡时，不幸倒下了。他是趴着死的，一句话也没有留下，胸脯紧紧地贴着身下的黄土地。

白玉全呢？

他才17岁。生活，对他来讲，不过刚刚开了个头，那蕴藏在心底的比阳光还要灿烂的理想，还一件都没有实现。他渴望当英雄，渴望照一张扛枪的像寄给年迈的妈妈，渴望看一眼解放后石门那澄澈的蓝天……

刘英福呢？

一想到他，张鸿眼前便浮现起那枚“人民功臣”的奖章，那么辉煌，那么灿烂，像耀眼的星星。他也是倒在炸碉堡的路上。在一条腿被打断，胳膊、腹部多处受伤的情况下，他用牙叼着炸药包，一点点地往前挪，用鲜血、毅力、忠诚写完了人生的最后一段里程。

王二小呢？

刘跃林呢？

张长科呢？

……

“报数！”

张鸿用力张了张嘴，才把这两个字吐出来。

报数完毕，包括轻伤员和勤杂人员，全连还剩下不到50人，班排建制已无法维持。

“下面，请团政治处干事杨顺德同志宣读嘉奖令。”没有喧哗，没有激动，没有眼泪，没有微笑，人们身上所有能引导兴奋的神经几乎都麻木了，只有沉寂，像面对死亡一样面对荣誉。

39年后，笔者在连队荣誉室里看到了当年的那面锦旗。与周围那许许多多锈花边、压丝线、烫金字的锦旗相比，她显得那么陈旧，明显地带着昨天的痕迹，然而，那经纬织进的却是血写的光荣。

如果王福魁、白玉全、刘英福他们还活着，儿子也到了当兵的年龄。可

是，他们却再也无法把儿子领到这旗帜下……看着看着，我意外地发现，那旗子上布满了一双双期望的眼睛。

第16章 攻坚

庞大坚固的城市，就像神奇的多米诺骨牌。当第一块牌被撞倒的时候，最后一块牌也就为期不远了。

总司令的电话

没有月亮。

刚刚钻出来的几颗星星，也被枪声吓得躲进了云层。

夜色把大地裹得严严实实，像一个浓得化不开的固体。按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规律，此刻，正是梦的季节。然而，在战争这古怪的时钟上，一切正常的秩序都被打乱了。杨得志双手伏在桌上，倦怠的眼睛拉满了血网。

自石门战斗打响，已经整整5天5夜了，他几乎就没有正儿八经地睡过觉。尽管战争的节奏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每一分钟都充满着厮杀。哪怕再激烈的战斗，一天之内打个盹的功夫也还是有的。但是，作为高级指挥员就不同了。

战斗打响前，他要把战斗中可能出现的情况充分考虑到，把种种困难想在前头；战斗打响后，要随时捕捉、分析、处理分分秒秒产生的大量信息，果断而准确地做出判断；即使战斗在一个高潮后出现暂短的平缓，高度运转的大脑也还要思考和部署下一步的战斗。

“你去那边眯一会儿吧。”杨得志抬起头，说话的是耿飏。

“没事儿。”杨得志揉了揉眼睛。

“还没事儿呢，眼窝都青了。”

“你还不是不一样？”

“我这个人有个怪毛病，打仗像喝浓茶一样，越打越精神。”

“别吹了，依我看，你们俩都去打个盹，这有我盯着，呆会儿我叫你们。”

罗瑞卿端着一只搪瓷茶缸走过来，他刚刚跟3纵、4纵通完电话。

三个人正说着话，作战参谋报告说总司令从河间打来电话，找首长。

杨得志抢先跑过去。

“你是哪一个？”

“我是杨得志。”

“打得怎么样？”

“一切都很顺利。外市沟、内市沟均已突破，准备明晨向市区发起冲击。”

“告诉野司的其他几位领导，就说我祝贺你们。按你们的计划打下去。进入巷战后，一定要猛推、深插、狠打，不容敌人有半分钟的喘息。攻坚的同时，还要注意攻心，两样武器哪个也不能丢。告诉大家，后面的同志可是望着你们哪！”

“是，知道了！”

杨得志兴奋地放下电话，先前的困倦一扫而光，“大家听到了吧！总司令是希望我们打得更快一点哟！”

“总司令肯定在后面坐不住了。”耿飏告诉参谋：“迅速把总司令的指示通知各纵队，要传达到每一个战士，告诉大家，总司令在等我们的胜利消息！”

夜战西南营

在天津睦南道一幢漂亮的小洋房里，笔者访问了原天津警备区政委费国柱。

他戎马一生，离休不久，对这散淡的“员外”生活似乎还不大适应。他不愿用养花钓鱼来打发垂暮的晚年，也不愿用书法绘画来填补精神的失落。最终，他找到了自己的选择——写回忆录。他几乎每天跑图书馆，有时也到当年的沙场上走一走，或把附近能联络上的老同志找到一块聊一聊。他已经写成了几篇，发表在四五个不同的报刊上。一位90高龄的老者从他的回忆录里意外地看到了自己儿子的名字，老人十分感动，因为儿子已经牺牲40多年了，想不到还会被人记着。老人几次写信给他，一定要来看他。费国柱说到这儿，笑了。从那舒展的笑容里，我能感受到他内心的欣慰。

谈到石家庄那场战斗，他感受颇深的是发起总攻的那天晚上，西南兵营的一场混战。

那天夜里，天真黑。整个世界就像掉进了一个大墨缸。我当时在3纵23团3营当教导员。突破内市沟后，我们迅速占领了紧靠着内市沟的西南兵营。

这个兵营是日本人留下的产物。当年，他们按照地理位置，先后在石家庄正北、正东、西南修建了3座兵营。其中以西南兵营最大。

罗历戎接管石门后，又进行了加固、改造，一直是刘英32师师部的所在地。

凭着以往的战斗经验，我知道，刘英绝不会轻而易举地把这块地方让出来。我和营长马兆民一商量，命令部队立即构筑工事，准备迎击敌人反扑。

按照部署，机枪连的位置靠最西边。他们把机枪集中支在墙根底下，派一个人警戒。

忽然，负责警戒的战士发现机枪少了两挺，急得喊起来。“谁把机枪拿走了，快拿来，别开玩笑。”

就在这时，一颗照明弹腾空而起。

借着那光亮，机枪连长大吃一惊。

偷枪的竟然是敌人！

不远处，一层层波浪般涌动的也是敌人！

再远一点，呈三角状密集队形的还是敌人！

他把铁锹一扔，大喊一声：“全连注意，准备战斗！”

双方就这么“劈劈啪啪”地打起来了，敌人往里面打，我们往外面打，谁也看不清谁，只能凭着那明明灭灭的枪口去捕捉目标。不大一会儿，偷袭的与反击的、包围的与反包围的便搅在了一起，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建制全乱了。

8连3班长苏文禄、战士田凤仪无意中抓到一个俘虏，押解到营部。

“你们的番号是什么？”我问。

“32师96团3营。”

“你们的任务？”

“偷袭西南兵营，拂晓前收复阵地。”

“联络口令？”

“没有口令，标志是左臂缠白毛巾。”

听到这，我就觉得不妙。因为我们的番号也是3营，标志也是缠白毛巾。在这种情况下打仗，光靠勇敢就不够了，还必须机智、灵活。

7连机枪手是个大个子，姓邢。黑灯瞎火的，冷不防和对面的人撞了个满怀。在相撞的一霎间，他感觉到对方戴的是大檐帽，不用问，是个敌军官。他不动声色，用力将那人朝前一推，随即扣动了扳机。一串火花直扑对方胸

膛，只听“哐当”一声，像推倒了一个谷个子。

营部通信员去连传达命令，回来的路上，发现有人在背后拍了他一下。

“喂，知道7连在什么地方，我是7连的副连长，迷了路，你能不能领我去？”

通信员认识7连的副连长，一听口音不对，他灵机一动，镇静他说：“跟我走吧。”

一直把敌人带到营部。轻轻松松地抓了个俘虏。

战斗直打到东方发白，7连战果最佳，共抓了122名俘虏。可惜的是，他们的代理副连长，年仅25岁的战斗英雄高春田被弹片打坏了生殖器。

我去看他时，他已经躺在了担架上，正要往后抬。我发现他的目光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悲怆。

“老高，安心养伤，会好起来的。”

我拿过他的一只手，包在自己的手心里，轻声安慰着。“他娘的，打哪不好，非打爷们儿那，这让俺日后……”他脸上的肌肉不由自主地抽搐了一下，“真还不如把我打死的好！”我理解他的痛苦，一个男人，没有了那个，还叫什么男人。担架被抬走了。

我痴痴地站着，一直目送那担架渐渐溶进彤红的朝阳。想不到，我第二次见到高春田，竟是30年以后了。

有一天，一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来找我，说是高春田的外甥。他告诉我，高春田自那次负伤后，不仅丧失了生育功能，还伤了神经，一条腿瘸了。政府几次动员他到荣军院去，他不肯。1958年转业到地方。正赶上大跃进，看到有些人砸了水车炼钢铁，他想不通，发了几句牢骚，便被开除了党籍。至今仍打着光棍。“是他让你来找我的？”

“不，他说什么也不让我来，是我偷着跑来的。我觉得他太可怜送走了年轻人，我的心情怎么也平静不下来。第二天，正好要去部队检查工作，便让司机拐了个弯儿，找到了高春田住的那个村子。

这些年政策好了，村里不少人都盖了新房，有的还精心设计了各种各样的铁门、影壁、院墙。相形之下，村头的那间草房便显得格外寒酸，像个破头赤烂的叫花子。不用问，这就是高春田的家了。我推门进去。

屋里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清。过了好一会儿，才发现炕沿上坐着一个人。

见有人进来，他蹒跚着站起来，拄着拐杖“笃笃”地走到我面前，行动显得格外迟缓。

我仔细打量着他，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论年纪，他比我还小几岁，可那张面孔却老得像个枯树根。额头、眼角、双颊、甚至连鼻梁和嘴唇上都刻满了皱纹。

“你是谁？”高春田端详着我。

“我是老费，3营的费教导员，不记得了？”

“记得，咋不记得！这么些年了，你还没忘了我！”他说着，抱住我，呜呜地哭起来。

“你知道我就在这儿，为什么不去找我？”

“找有什么用，凭白地给你添麻烦。比起那些牺牲的，俺们这些活着的人，还有啥不知足的！”

听着这话，我觉得眼窝发潮。这就是我们的英雄！这就是我们的战士！

流血不流泪

天边浮起一抹淡淡的晨曦。

冷风掠过长长的街筒，卷得尘埃漫天飞舞。自总攻战斗发起后，各纵队依照多路突破的作战方针，迅速向前推进。

8旅23团在西南兵营与敌人打得正酣，9旅已从西侧突入了市区。

部队第一次打城市，都是大姑娘坐轿，既缺乏经验，也缺乏教训。

部队分成若干小组，沿着马路，搜索前进。

走着走着，忽然，一颗子弹带着尖厉的噪音，斜刺刺迎面飞来，穿糖葫芦似地从四个人中间穿过。

第一个人把帽子打了个窟窿；第二个人胳膊窝底下穿了个洞；第三个人左裤管多了个眼儿；第四个人正好一抬脚，子弹擦着鞋底飞过。谁也没挂彩，实属奇迹。

这颗子弹像个信号。顷刻间，急骤的弹雨便竹筒倒豆子似的从头顶直泻而下。灼热的弹丸落到水泥地上，反弹起来，四处迸溅。“隐蔽！”

部队“呼啦”一下退到马路两侧。然而，路中心还是扑倒了不少同志。

吃了个哑巴亏。指挥员决定改变部署，避开大道，占领两厢。依据清风店创造的经验，穿墙破壁而行。

可是，城市的楼房不像乡村的土墙，二两炸药就能炸个窟窿，城市的建筑都是钢筋水泥的，而且越靠近核心工事，敌人的设施越严密，兵力越集中，火力越猛烈。

道路被敌人封锁着。道路两旁的楼房也被敌人封锁着，火力自上而下构成了立体交叉网。

为尽量减少牺牲，9旅26团不得不停止正面进攻，取道大桥街向东逼进，再返折过来，声东击西，迂回进击。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打到核心工事外围的壕沟。

敌人着了慌，集中了几十挺轻重机枪和“六”迫击炮，封锁壕沟。9旅26团1营没有炮，只有一个机枪排，全部家当是3挺重机枪、5挺轻机枪。

“把所有机枪都给我架起来，压制敌人火力，掩护步兵过沟！”营长黑着脸。

机枪很快支好。仇恨和子弹一块射出枪膛。

“好！打得好！”

营长话音未落，8发迫击炮弹呼啸着直落头顶，不偏不倚，正好砸在机枪阵地上。

机枪排长几乎忘了那弹片长着牙齿，奋不顾身地扑过去。待浓烟散开，他惊呆了！12名射手全部倒在血泊中。

“大张！”

“墩子！”

“泥鳅！”

他挨个呼喊着手射的名字，推推这个，摇摇那个。然而，谁也不会再答应他了。

他发疯似的抱起一个小射手的遗体，弹片是从脖颈穿过的，整个前胸被血糊满了。眼睛还睁着，木然地望着天空。

“柱子！柱子！你醒醒！”

喊声里带着呜咽。

他轻轻地放下柱子，又爬到另一个射手的身旁，摸摸他的脸，把耳朵紧紧地贴在他的胸口，听听里面的心脏是否真的不再跳动。12条生命啊，怎么可能一瞬间便猝然消失。

当冷酷的事实终于把他残存的最后一线希望击碎，他再也压抑不住暴涨的悲愤，“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哭声撕肝裂胆。他举起那一挺挺被炸烂的机枪，拼命地往地上摔，他不知道怎么来发泄心中的痛苦。

“哭什么！混蛋！”

一声威严的喝斥。

机枪排长抬起头。

营长的目光冷冷的像一道雪亮的利剑，任何人见了都会不寒而栗。

机枪排长一下把哭声噙了回去。

战争，这就是战争。它可以有鲜血，有死亡；有失败，有胜利，却不能有眼泪。

纷飞的弹雨中，4纵30团2营5连被阻在火车站铁路路基

下。正前方是敌人的铁甲列车，左翼是一个居高临下的碉堡，右翼是正大饭店的火力点，交叉的火网压得人根本抬不起头来。几次爆破均未成功。

连长刘其子阵亡。

指导员刘明哲身负重伤。在被抬下去之前，他把一块沾满鲜血的怀表，递到排长刘增银手里。

“全连剩下的19个人全交给你了，你要把担子挑起来，哪怕剩下一个人，也要拿下车站北道叉，记住，咱们是突击连！”刘增银点点头。他挑了两个最大的炸药包，大吼一声：

“从现在起，我代理连长，共产党员们，跟我来！”

一个只剩下20人的连队，挑起的却是一副比山还要重的担子。

19名勇士，跟在刘增银身后，枪口吐着火舌，心里喷着烈焰，嘴里高声叫骂着敌人的爷娘，像呼啸的浪潮一样冲上去。

他们忘记了安危，忘记了自己，甚至忘记了那迎面扑来的枪弹会致人于死命。

敌人被震慑了。

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打仗的。

眼前只觉得一个个黑糊糊的东西雨点般飞来。直到爆炸，也没弄清究竟是手榴弹、是爆破筒，还是别的什么。

铁甲车被炸成了几段，死蛇似地瘫在地上……

落后的号外

明晃晃的灯光把窗根映得像一块闪亮的金箔。

自打石家庄战役发起，每天这里的灯火都彻夜通明。

不大的屋子里满满当地摆着几张桌子，七八个人各自占据桌子一角，聚精会神地写着什么。有的用钢笔，信马由缰地在稿纸上奔跑；有的用毛笔，在写好的文稿上删删补补；有的用铁笔，把一个个漂亮的仿宋字，整整齐齐在刻在蜡纸上。屋里很静，只有笔尖划过纸页发出的“沙沙”声。

靠墙的桌上，摆着一台油印机，满屋都弥散着一股油墨的气味。

门帘一撩，杨成武走进来。

坐在里面的几个人，恩绪全被手头的稿子牵着，居然谁也没有察觉。

只有对门坐着的杨朔发现了。他刚要打招呼，杨成武摆摆手，示意他不要声张。

杨成武是去一线部队传达中央电报的，路经此地，特意来看看这帮秀才们。

照说呢，杨成武也算得上是个大秀才，舞文弄墨，吟诗对仗，样样拿得起，放得下，只是因为涉足军政界，所以，这方面的“细胞”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不过，对报社的记者们，对文工团的团员们，他历来都很关心。

杨成武走到油印机旁，桌上堆着一叠刚刚印好的战报。

《我各路大军全线突破内市沟》，醒目的通栏标题下刊载着几篇战地记者采写的通讯、见闻。

杨成武看了一会儿，放下。又拿起另外一张。

这是同一天出的号外。在《猛穿插，街巷激战；连天夜，刀光火影》的总标题下，分别登载着几篇记述巷战的文章：《8旅激战西南兵营》

《10旅力克军部大楼》

《9旅血战新华路》

《11旅抢占赛马场》

《冀中兵团、晋冀兵团主力已向市内延伸》

“最新消息！最新消息！”

一个戴着眼镜的记者，连喊带叫地闯进来，一抬头，看到杨成武，“咕咚”把后半截话咽了回去，不好意思地笑笑。这时，大家才注意到杨政委来了。

“说嘛，什么最新消息！”

杨成武知道，他一定是从司令部作战室来。

“我各路攻城大军已占领市区主要街道，负隅顽抗的敌人只剩下大石桥、北兵营、东焦村3个孤点。”

“哈哈！你这个新闻已经是旧闻了。我刚才来的时候，东焦村、北兵营已经拿下来了，就剩下大石桥一处了。”

听杨成武这么一说，那人不由得闹了个大红脸。

“政委，你给出出主意，怎么才能改变我们工作的被动局面？”杨朔站起来。其他人也“呼啦”一下把杨成武围在中间。“要我说，这不是坏事，是好事！战斗的发展比我们预计的要快。如果你们的报纸今天也是血战内市沟，明天也是血战内市沟，那才真正糟了呢！”

说到这，大家轻声笑起来。

“当然，我们办报的宗旨，不仅仅是追踪已经发生的事情，还要把一些可能发生的事情讲在前头，进行宣传，引起大家的注意。刚才，我接到朱总司令的电话，朱老总指示我们：石门是我军解放的第一个城市，部队一定要严格遵守纪律和政策，特别要注意保护好大兴纱厂等几家民族资本家的企业，中央为此还专门发了电报。我就是准备到前面去传达落实中央的电报精神。在这方面，你们考虑一下，应该做哪些配合宣传，入城前发的政治训令，约法9章，是否可以再重点宣传一下？”

杨成武看了看表，“我该走了。你们工作得很辛苦，要注意休息。”

临出门，又折回身。

“这次战斗，很多部队都涌现出一批战斗英雄，事迹很感人。从明天起，你们除了留下值班的，争取多派些同志下去，及时把英雄事迹宣传出去。”

“是。”杨朔代表大家敬了个军礼。

顺手牵羊

黄昏时分，班长张惠凤带着9个人，打到了大石桥东面的铁路公寓。

这是一幢灰色的大楼，有四五层高，底下的窗户都被砖头堵死了，马蜂窝似的修着一些密匝匝的射击孔。

他们悄悄潜到墙根底下，仰起头，好高呵！笔直的楼壁仿佛压疼了鼻尖。

“你们说，咱们敢不敢捅这个马蜂窝？”

几个人望了望张惠凤，没吱声。

在这之前，他们解决的多是地堡、平房和几栋小楼，对这幢威严而神秘的灰色宫殿，谁也没碰过。

他们只有9个人，一挺歪把子和几颗手榴弹。敌人有多少兵力不知道，能够看到的光值班机枪就有好几挺。

实力如此悬殊，不得不三思而后行。

张惠凤似乎看出了大家的顾虑。“咱们人是少了点，但以少胜多的事例，自古就有。我的意见，不用再等后续部队了。我们分成3个组，顺着墙根去摸摸情况，能下手就下手，见机行事，不要莽撞。”天色渐渐暗下来，寒风吹得身体瑟瑟发抖。过内市沟时，大伙儿嫌棉衣累赘，都扔在沟那边了，仅剩的两件单衣哪里抵得住初冬的严寒。

走出一段，张惠凤发现，这楼并不是四四方方的，它像一个多边的几何图形，这凹进去一块，那凸出来一坨，他们围着楼转了半圈，竟然没找到门。

又往前走了一段，跟在后面的汪书民轻轻叫住张惠凤，“班长，你看，这好像是个门。”

张惠凤回过头，果然，墙上有一处砌的全是新砖，像个补钉。“来，咱们顶顶看。”

三个人把肩膀扛在墙上，合力顶了几次，还真顶裂了缝。他们顺着缝把活动的砖一块块抠出来，抠开一个洞，依次钻进去。楼里光线很暗。深深的走廊，像一眼望不到底的井。

张惠凤贴着墙壁观察了一下，不远处有一座楼梯。楼梯口有个巡逻哨，那单调而机械的脚步声，似沉重的钟摆，在走廊里甩过来，荡过去，时远时近。

张惠凤他们趁哨兵走过去的当口，蹑手蹑脚地上了楼梯。楼上有一处亮着灯，“嗡嗡”的嘈杂声不住地从门缝里透出来。张惠凤使了个眼色，汪书民敏捷地闪到门边，张惠凤飞起一脚，将门踹开，高举着手榴弹冲进屋里，大吼一声“缴枪不杀！”屋里的人坐得满满当当，似乎正在聚会，被这突如其来的喊声吓懵了，一个个愣怔怔地戳着，像庙里的泥胎。

“叭——”一声枪响。

张惠凤机敏地将头一歪，子弹擦着耳轮飞过去，撞在砖墙上，又弹回来，跌落在地。

“哎哟——”一声惨叫。

还没容射击者扣动第二下扳机，汪书民枪膛里飞出的弹丸，已在他胸腔里炸开。

张惠凤举着手榴弹，跳上一张桌子。“弟兄们！你们的师部已经被解决了，别再替刘英卖命了！赶紧放下武器，第一，保证生命安全；第二，不没收私人财产；第三，不打不骂；第四，愿意回家的还发给路费。”

屋里静得没有一丝声响。只有那带着思索的喘息声。

“ 哐啷 ” 第一支枪扔在地上。

“ 噍哩噍啷…… ” 扔下的枪堆成一座小山。

俘虏们一个跟着一个，排成长长的一串，几乎占了半个院子，细细数来，竟达 350 人之多。

由东线向大石桥推进的 4 纵 11 旅，由于穿插速度过快，打到了敌人眼皮底下，敌人还蒙在鼓里。

咚咚咚……

一阵凿墙声。

驻守休门的敌 94 团 1 营 1 连，以为是溃退下来的友军，急忙派人联络，想打听打听前面的消息。先派出两个士兵，不见回音，连长迫不及待亲自出马，谁知，刚出去便被守在洞口的人捆了起来。“ 为什么抓我！为什么抓我！ ”

他声嘶力竭地喊着，把解放军误当成了督战队。直到被带进临时设置的营指挥部，也没有弄清对方的身份。

“ 我指挥部打得很积极，几十箱子弹打得只剩下几箱了，为什么还抓我？ ”

审讯的人知道他弄错了，并不急于点破，问：“ 你手下现在还有多少人？ ”

“ 102 人。 ”

“ 如果让你带领他们投降行不行？ ”

敌军官以为是督战队对他的试探，故作姿态地挺起胸脯。“ 身为党国军人，头可断，志不可辱。不成功则成仁，乃委员长一贯教诲，鄙人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怎能率众投降？ ” “ 罗历戎不是已经投降了吗？ ”

“ 那纯属共军造谣，堂堂党国军长，即使被抓去，也是一个死的。 ”

“ 如果你被共军俘虏了会怎么样？ ”

“ 立即自杀，以身殉国。 ”

审讯员笑了笑，“ 那就请你立即自杀吧。 ”

“ 你们是…… ” 敌军官疑惑地抬起头，方才的英雄气概骤然减去了一半。

“ 我们就是你说的共军，你现在就是我们的俘虏，你可以履行你的诺言了。 ”

“ 原来是这样。 ” 敌军官如梦初醒，苦笑着撇撇嘴。转瞬，换了一副面孔。

“ 我不知道你们是共军，多有冒犯，你们说需要我干什么？ ” “ 立即指挥你的部队缴械投降。 ”

“ 是。 ” 敌军官诚惶诚恐的点点头。

就这样，不费一枪一弹，俘虏了敌人一个连。

第 17 章 最后的战斗

血染的地旗插上了正太饭店楼顶，在冬日的艳阳里燃烧。

出奇的摘心术

昏暗的灯光把洞穴般的小屋映得阴森森的，一个因灯光折射而变形的身影，孤零零地投在弧形的墙壁上。

刘英把半截烟狠狠地一口抽完，低头喷出一团浓浓的烟雾，与空气中已经浮动着的烟气混淆缭绕在一起，画出了他思绪的茫然。周围的枪声很紧，但他却觉得一片浩瀚的宁静，甚至能听到自己心脏的跳动声。

如果说，战役发起之前，他脑子里偶尔闪过可能失败的念头，却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竟败得这么快，这么惨。“兵败如山倒”。只有此时，他才真正理解了这句话的含义。

一阵冷风从没有堵严的窗口吹进来，将桌上的一张纸片旋起，飘飘悠悠地落在刘英脚下。那是蒋介石拍来的电报，上面的内容，他早已背得滚瓜烂熟，其中两句甚至使他感激涕零。

……吾弟乃党国栋梁，石门局面全赖吾弟全力支持

堂堂党国领袖，对一位下属将领称兄道弟，不能不使刘英受宠若惊。可此时，他却连把那张电文捡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

隔壁传来一阵窸窣窸窣的声音，透过裂开的门缝，几个人正围着一只麻袋，拚命地往怀里揣着什么。有他的卫士、勤务兵，也有手下的副官。那是师里本月的军饷，领来后还没有来得及下发。放在往常，撞上这种事，他准会大发雷霆，甚至杀鸡给猴看地毙上一两个，他很注意在士兵中树立自己的形象。可眼下，他却装做什么也没有看见。

刘英从烟盒里又抽出一支烟，呆滞恍惚的目光凝视着脚下那一片散乱的烟头。

副官走进来，“司令，人到齐了。”

刘英愣怔了一下，才猛然想起，下午他让副官通知过，晚上 8 点要开一个会。

黯然的烛光有气无力地摇曳着。应召而来的副师长彭定颐、参谋长贺定纪、新闻室主任周新和两个团长，都默默地坐着，相对无言，气氛显得格外沉重。

刘英清了清嗓子，声音仍旧嘶哑得像个无油的车。

“诸位，目前之处境已于我十分不利，我几面阵地均遭共军突破。目前，除了核心工事，已再无抵挡共匪之屏障，倘若阵地再被蚕食，石门前途将危在旦夕。今天把大家召集来，就是重新研究防御部署，各位有何妙策良方，不妨都谈一谈。”

没有人发言。彼此的心态都是复杂的。尽管他们都盼望有回天之力，却又都苦于无力回天。

95 团团团长王孟祥望了大家一眼，“事到如今，粮弹消耗殆尽，官兵士气消沉，单靠我们的力量，恐怕难以摆脱困境，唯有保定或北平出兵援助，内外夹击，才有可能打破共军重围。”没有人赞同，也没有人反对，空气依旧沉得像一块铅板。在座的谁心里都清楚，自内市沟被突破后，在不到 48 小时的时间里，刘英先后给保定、北平、南京发出的告急电，已达四五十份之多，

得到的答复始终是“固守待援”之类的空头支票。只有从蒋介石的回电中获得些许安慰：

望吾弟不惜一切代价，扼守石门，兄当令空军竭尽全力配合。

电报收到之后，果真来过几架飞机，狂轰滥炸了一通，因双方军队参差交错，炮弹又不长眼睛，各自都有损伤，刘英只好打落门牙往肚里吞，再也不敢提请空军助战之事。

刘英把脸转向贺定纪：“参座有何高见？”

贺定纪见刘英点了将，迟疑片刻：“从目前局势看，这里已是死地，多耽搁一分钟，就多一分危险，只有全力打出去，方为上策。”“参座所言极是。只有迅速突围，别无他途。”96团团团长随声迎刘英狠狠瞪了他一眼，心里骂道：整整一个团，连一条沟都守不住，被共军打得七零八落，还有脸在这谈什么突围。

贺定纪见刘英脸色难看，也不再说什么。

闷了一会儿，副师长彭定颐抬起头：“师座，我们总不能在这坐以待毙呀！”

“那你说怎么办？”刘英已经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

“依我看，我们可以分散突围，趁共军的包围还没有形成铁桶之势，突出去多少算多少。”

刘英脸色阴沉着，“那叫什么突围！把重武器全部丢光，部队建制弄得七零八落，就算突出去，又以何颜面见人？”

彭定颐被刘英的话噎得面如紫靛，嘴唇翕动了一下，没吭声。突围，刘英不是没想过，而且下午已经组织一些部队付诸实施了，结果，非但没有杀出一条血路，反而把部队打得放了羊。刘英把没有抽完的半截烟狠狠地掐灭，站起来。

“诸位都是党国军人，如今，时局艰危，求援无望，突围不成，留给我们的只有一条路，为国捐躯，誓与石门共存亡。”

全体肃然，每个人心里都如同敲响了丧钟，沉重的钟摆在心壁撞出一片悲怆的回声。

刘英酝酿了一下感情，正想接着往下说，一声猝不及防的声响，门意外地被撞开了，从外面卷进一股寒风。

他正要发火，定睛一看，心跳一下子定格了，全身的血液“呼”地涌向心底，一支乌黑的枪口正对着自己的胸脯。

“不许动！动就打死你们！”

声音尽管不大，但对屋里的人来讲，胜于耳边炸响了一个霹雳。

刘英迅速把手伸进兜里，手指已经触到那硬梆梆的枪身了，却怎么也没有勇气掏出来。

这时，窗口又架起一挺机枪。刘英知道，那里面装着无数张去往那个世界的通行证，只要手指轻轻一勾，就会得到签证。接着，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走进来，威严的目光从一张张失魂落魄的脸上划过。当移到刘英脸上时，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停顿了足足有几秒钟。

“你们这里谁负责？”

“我，我负责。”

刘英没敢抬头，从声音听得出，是参谋长贺定纪。他心里不由得一热，绝望中浮起一丝侥幸。

“你是谁？”

“参谋长贺定纪。”

“你能负得了责吗？刘英在哪？快说！”

刘英只觉得一股寒气“嗖”地一下升到头顶，他真怕贺定纪扭过头来，哪怕是朝自己看上一眼，就什么都完了。就在这时，不知谁用力摇动了一下桌子，顷刻间蜡烛翻跌在地上。

屋里陷入一片黑暗。

“快把蜡烛点上，不点就毙了你们！”一声怒喝。

“就点，就点。”新闻室主任周新摸索着，从地上把蜡烛捡起来。昏黄的火苗忽闪着，烛头不时冒出一缕缕黑烟。灼热的烛泪滚出来，在几乎燃尽的烛身上留下一道道凝固的泪痕。

一阵“踢踢踏踏”的脚步声，走出屋去。

躲在床底下的刘英，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是趁刚才蜡烛熄灭的瞬间，滚进来的，床隙很低，里面积满了灰尘，头发上沾了一层蜘蛛网。此刻，他已顾不得那么多了，身体紧紧地伏在冰凉的水泥地上，屏声静气。

听到脚步声被门关在了外头，他轻轻挪动了一下身子，准备爬出来。

“哐啷——”门又重新被推开了。从声音中可以判断，进来的不止一个人。烛光把晃动的人影投在墙上，他们好像在找什么。刘英那刚刚落地的心，又重新被拽到嗓子眼儿。

“喂，出来吧！”有人撩起了遮着床沿的军毯，朝里面喊着。刘英装做什么也没有听见，他弄不清对方是真的发现了自己，还是盲目地咋唬。

糟糕！擎着蜡烛的人朝这边走来，他真恨不得把那烛光掐灭。藏是藏不住了。

在一阵高呼低唤中，刘英狼狈不堪地从床底下爬出来。这位堂堂黄埔生，石门的最高军事长官，落到这步田地，确实有伤风雅。刘英直起腰，拍了拍膝盖上的土，想到古代大军事家韩信也曾受人胯下之辱，心里不禁坦然了许多。能伸能屈，乃大丈夫也。他从兜里掏出一枚图章，递给面前的战士，“小兄弟，你把这个拿上，上司会大大奖赏你的。”

那战士接过图章，不屑一顾地揣进兜里，“请走吧。”“上哪？”刘英惶惑地问。

“去你应该去的地方。”

刘英迟疑了一下，他不知道这个“应该去的地方”指的是什么？是黄泉？还是俘虏营？

“能不能把我送到你们解放区去？”刘英的声音有些颤抖。“会去的。不过暂时还要委屈你一下。”

眼睛被蒙住了，嘴巴被堵住了，只有耳朵还能听到远远近近、时紧时缓的枪声。刘英磕磕绊绊、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越走心里越糊涂。脚下明明是自己的领地，怎么竟在家里做了俘虏？他百思不解，心里浮起了雾一般的谜团。

谜底在4纵30团1营2连连长刘士杰手中。

天刚擦黑，隐蔽在核心工事附近的4纵30团1营2连，抓到了两个俘虏。经审问，一个是95团的副官，另一个是马夫。他们送团长到大石桥指挥部开

会，回来的路上开了小差。

“开什么会知道吗？”

“大概是作战方面的会。”

“都什么人参加？”

“都是些头头脑脑的，上午已经开过一次了。”

“上午的会什么内容？”

“主要是组织突围，让我们团开路。”

“突出去了吗？”

“突什么，人都突散了，这会儿，正往回收拢部队呢。”天赐良机。

连长刘士杰心里一动。他让指导员接着审讯，自己去给团部挂电话。

团政委王海廷听了刘士杰的汇报，觉得这确实是一个大胆的举动。如果能顺利地插进去，直捣敌人指挥所，将对整个战役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可是，如果插不进去，或者插进去出不来，涉及到的将是整整一连人的生死存亡。同意，还是不同意，他有点举棋不定。团长、参谋长都不在，旅部又联系不上。话筒几乎被他捏出了汗。

“你们对这次行动究竟有多少把握？”

“把握谈不上，但有利条件有三点。第一，敌人在突围时把建制打乱了，目前正在收缩部队，我们可以乘机而入；第二，我连1班的两名解放战士，原是3军军部的，地形熟悉；第三，我们有智勇双全的战士。”

听了刘士杰的分析，王海廷心里踏实多了。谁也不是算命先生，不可能在行动前便精确地预测出行动中的每个细节，只要取得胜利的条件是确实的，决心就可以下。

“好，我同意你们行动。切记，要大胆、谨慎。我马上通知1营在外面接应你们。”

……

几颗寂寥的星星在空漠的天幕上沉思。

透过迷离的夜色，前面出现了一道黑黝黝的曲线。

“里面就是核心工事，这道围墙是分界线。”解放战士郑从发趴在刘士杰耳朵上，低声说。

“走，过去看看。”

刘士杰让部队停下，自己带着郑从发和张勇发，悄悄地潜过去。

岗哨很密。每隔三五步便是一个端着刺刀的哨兵，像密匝匝的篱笆。不时还有一些巡逻的哨兵来回走动，“嚓嚓”的脚步声在静夜中显得格外清晰。

“连长，能过去吗？”

“别急。想想办法。”

刘士杰嘴上这样说，心里也不免犯开了嘀咕。如此森严的戒备，倘若一两个人混进去也许还有希望，可自己带的是整整一个连。

刘士杰正想着，张勇发扯了扯他的衣袖，“连长，你听，那是什么声音？”果真，不远处传来一阵乱哄哄的噪音。一团朦朦胧胧的影子正向这边移动。

一定是敌人收缩回来的部队。刘士杰告诉郑从发，“立刻通知部队，跟在这伙人后头。”

敌人的队伍越来越近，歪歪斜斜地走着，横不成列，竖不成行，像一群散乱的羊群。

走到岗哨前，队伍停住了，值勤哨兵“嘟嘟”地吹起哨子，“两长一短。”

对方也响起了哨音，“两短一长。”

哨兵问也没问，自动闪开一个豁口，看来，这是事先规定好的联络暗号。

眼看敌人的队伍快走完了，带着部队上来的一排长赵傲尔问刘士杰：“我们怎么办？”

“有哨子吗？”

“有。”

“记住，他们正着吹，我们就反着答，他们反着吹，我们就正着答。”

站岗的哨兵看见又过来一队人，把哨子衔在嘴上，这回吹的是“两短一长。”

赵排长回答的是“两长一短。”

哨兵没有再问什么，刘士杰急忙向后一摆手，部队顺利地进入了核心阵地。

阵地上燃着一堆堆篝火，跳跃的火苗像破碎的红布条，在空中抖动。大股的黄色烟柱不断地盘旋上升。借着火光，可以看见那高高低低坟茔一样的碉堡。几乎被掘烂了的阵地上，堆满了加固工事用的钢轨、沙袋，一箱箱子弹散乱地扔着，稍不小心就会绊个跟头。刘士杰命令，1排径直向大石桥摸进；3排侧后接应；2排返回哨卡，寻机干掉哨兵，乔装警戒，使部队进得来，出得去。走出不远，忽然，背后传来一阵杂乱的枪声和奔跑声。“别放跑了他们，捉活的！”

刘士杰悚然一惊。但很快便辨认出，喊声不是朝他们来的，是在追堵开小差的逃兵。

终于，看得见大石桥那弯弯的脊背了。

除了三孔桥洞露着微弱的光亮，其余的都黑洞洞的。

大桥前停着一辆瓦蓝色的小轿车。

两个荷枪实弹的哨兵，像固定在钟表上的摆锤，机械地走来走去。

排长赵傲尔带着两个战士匍匐在桥墩底下，一枪未放，便把哨兵俘虏了。

“刘英在哪？”刘士杰问。

“当官的都在里面开会。”哨兵指了指那眼亮着灯的桥洞。于是，便发生了前面那戏剧性的一幕。

投降令

“叮铃铃——”

云盘山4纵指挥所的电话铃欢快地叫起来。

曾恩玉抓起话筒，“什么？你说什么？这是真的？你等一等，杨得志司令员在这里。”

曾恩玉把话筒递给杨得志：“傅崇碧的电话，他说，30团2连巧入敌穴，抓住了刘英。”

杨得志急忙接过话筒。

“俘虏先不要押下来，你可以代表我和刘英谈谈，命令他的部队立即停止抵抗，以减少部队伤亡和城市损失。”

跌跌撞撞地不知走了多久，刘英被带进一间屋子。有人为他除去了眼前的黑布和堵在嘴里的手巾。他用力睁眼，打量着周围的环境。这不是一间普通的房子，整个建筑呈圆柱状，天花板很高很高，正中有两根漆成银灰色

的粗大的铁管子。墙壁上高低错落地修着不少轻重机枪的射击孔。

刘英认出来了，这里是水塔。核心工事的制高点。他曾派驻一个加强连把守，怎么……

“哪个是刘英？”

傅崇碧的问话打断了刘英的思路。

“鄙人就是。”

一张苍白、倦怠、毫无生气的脸，从棕黄的呢子大衣里露出来。傅崇碧笑笑，真不知当初那“有我无匪，有匪无我”的神气哪去了。

“知道我们让你到这来干什么吗？”

刘英默然地望着傅崇碧，不作声。

傅崇碧正要往下说，塔下骤然响起一阵枪声。刘英不动声色地听着，黯淡的眸子里闪烁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光亮。

傅崇碧注意到了刘英的表情，“你认为他们会把你救走吗？”刘英没有回答，嘴角微微向上一翘，那神情好像在说，别以为没有这种可能。

傅崇碧原地转了个圈，“如此说来，咱们的谈话只好暂停片刻喽。”

不一会儿，枪声越来越稀，2营教导员穆大法报告：围攻水塔的敌人已被全部击溃，毙敌100余名。

傅崇碧意味深长地望了刘英一眼，“我们的谈话是不是可以重新开始？”

刘英又恢复了先前的呆滞，灰青色的额头积着一层失意的阴

云。

“我代表晋察冀人民解放军前线司令员杨得志向你传达命令，必须立刻下令，让坚守工事的残部全部停止抵抗，缴械投降，将功补过。”

刘英把头埋在胸前。

傅崇碧略微提高了声调，“你吹捧能坐守三年的石门，现在已成为一只摇摇欲坠的破船，连你自己都做了俘虏，全部解决只不过是一两天的事情。”

傅崇碧一边说一边观察着刘英的反应。

“我们人民解放军说话是算话的，只要你叫部队投降，可以将功赎罪。”

“身为一个军人，被俘已是最大的耻辱，对此，我没有什么话好说。至于弟兄们投降还是抵抗，那是他们的事，于我无关。”刘英扬起脸，空漠的目光中透着一股淡淡的傲气。

“你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傅崇碧威严的目光直射过来，使刘英刚刚抬起的头又垂了下去。

“你把成千上万的士兵驱赶上战场，把石门20万市民投入火海，事到如今，你的战车已经陷入了不能自拔的沼泽，还想让无辜的士兵陪着你殉葬吗？”

刘英把头垂得更低了，额头上沁出一层细小的汗珠，他感到了那目光的灼热。

“实话告诉你，我们并不乞求于你。投降书写与不写，石门都可以打下来。我们只不过设身处地地为你着想，也是为交战的双方着想，尽量减少流血。”

说完，傅崇碧再也不看刘英一眼，背过身去。

刘英偷偷抬起眼皮，从傅崇碧那伟岸的背影，他仿佛感受到一种泰山压顶的气势。

参谋把纸铺在桌上。

刘英移动脚尖，轻轻地向前蹭了半步，似乎期待那身影能转过来。

没有任何反应。他又往前挪了一步。

傅崇碧仍旧背对着他，那不动声色的冷蔑，把他那残存的精神支柱彻底击垮了。

刘英终于走到桌前，用颤抖的手抓住笔，直到把写好的纸条交到参谋手里，傅崇碧始终没有转过身来。

傅崇碧接过纸条，上面只有一句话。

“如果支撑不住，可以停止抵抗。”

傅崇碧乜了刘英一眼，随手把那张纸条扔在地下，命令参谋，“重新给他拿一张纸。”

刘英这次不敢再耍滑头，捏着笔杆，皱着眉头，一字一句地斟酌着措词。信是这样写的。

32 师的弟兄们：

我和两位团长被俘，你们待援无望，再打必亡。晋察冀人民解放军前线司令要我下令，让坚守核心工事和范村据点的部队停止抵抗，缴械投降。为吾诸位仁兄及士兵兄弟安全计，我接受了前线司令代表的奉劝，并派贺定纪参谋长、周新主任代我传达命令。

特致

刘 英

“哪位是贺定纪和周新？”

应声从俘虏中走出两个人。

“刘英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们了。”傅崇碧摇了摇手上的纸片，“我相信，你们俩不会辜负我们的期望。”

“当然。”两人用力点点头。

“那好，”傅崇碧示意身边的参谋，“带他们去吧。”

贺定纪手里高举着那张纸，朝正太饭店走去，一边走一边喊，“不要开枪，我是参谋长贺定纪……”

血祭胜利旗

太阳升起来，洒下一片灿灿的微笑。

连续几天，迎接她的都是枪鸣弹啸。

今天，却出奇地静，静得使她感到一种隐隐的不安。

她好奇地俯视着脚下那几乎被钢铁犁翻的土地，从飘飘袅袅的硝烟中寻找着答案。

自刘英下达投降令算起，时间已经过去了6个小时。

核心工事的枪声由密而疏，天亮前终于停止了。

从四面八方打进来的各路攻城部队，全部云集在核心工事四周，密匝匝地筑起了一道厚厚的人墙。

每双眼睛都紧紧地盯着正太饭店楼顶那面猎猎作响的青天白日旗。打到这一步，不容易呀！倒下了多少生命！洒下了多少热血！如今，胜利在望，谁不想亲手把红旗插上正太饭店的楼顶！

尽管晋察冀野司三令五申，一再让一些部队后撤、疏散，可是，不少部

队的建制在穿插时都被打乱了。打在前面的自然不肯让开，打在后面的又像源源不断的潮水，后浪推着前浪，使本来已经很厚的人墙仍在不断地加厚。

“白旗！快看，白旗！”

所有的目光几乎同时投向正大饭店。果真，从一扇窗口里伸出一面破破烂烂的白旗，像是临时撕扯下的一块白被里。

“敌人投降了！”

“我们胜利了！”

狂欢的人群把枪举过头顶，呼喊着的，跳跃着的，手舞足蹈地向正大饭店涌去。到处是举起的手臂，像一片褐色的枝丫；到处是挥动的帽子，像一朵朵翻卷的浪花。走在前面的人群已经接近正大饭店。平日十分壮观的正大饭店，此刻，在喧嚣的人海里，突然变得那么小，犹如一叶颤动的小舟。

白旗还在摇动，一支支枪从窗口扔出来。

涌动的人群如滚滚沉雷，眼看就要踏上台阶，眼看就要冲进大门。

太阳妩媚地笑着，仿佛在为胜利的人们祝福。

“哒哒哒——”

一串猝发的尖利的枪声，使沉浸在胜利中的人们打了个愣神。谁也没有想到，那沉寂的射击孔还会喷出火焰；那刚刚散尽硝烟的天空还会重遭污染；那通往胜利的道路上还会血花飞溅。眼看着一排人扑倒了！

又一排人扑倒了！

这些历尽千辛万苦、九死一生才打到大石桥的勇士们，却在撞开胜利大门的时候倒下了。

他们的眼睛睁着，望着正大饭店，望着茫茫苍穹，分明是在诉说，在呼唤，在告诫后面的同志们……

疯狂的机枪带着死神的咆哮。

部队由于队形过于密集，血泊中，仍有人不断地倒下。

粗砺的青石上，潮润的黄土上，到处溅满了殷红的血花。复仇的大炮怒吼了！

顿时，正大饭店淹没在一片火与血的怒涛中。

人们因愤怒而激起的近似疯狂的激情，化做了超人的蛮勇，向正大饭店发起了又一次壮丽的冲击，犹如海潮扑岸，发出“哗哗”的震响。正大饭店随时可能被淹没、被肢解。

猛然，从人们意想不到的方向，斜刺刺射过来一发炮弹。正好落在人群中，刹那间，一支血写的悲歌随着飞溅的弹片升起。原来，这是一辆装在火车上准备运走而尚未运走的坦克，冲锋时谁也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发现它时，已经付出了血的代价。“他奶奶的！”

4纵11旅4连爆破手徐志文、许史玉，抱着炸药包直冲过去。未等硝烟散开，康德才、杨大海飞身爬上坦克，用手榴弹敲开舱盖。

杨大海将枪口抵着坦克手的脑壳，“听我的命令，目标：正大饭店。”

炮塔缓缓地移动。

“开炮！”

坦克手迟疑了一下，杨大海用枪管点了点他的脑壳。

“咚！”一发炮弹呼啸着砸向正大饭店，不偏不倚，正好打在楼顶的旗杆上，歪倒的旗帜立刻翻跌在地。

“再打！不许停！”

30发炮弹流星似地飞过去，敲响了他负隅顽抗的丧钟。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94团团长朱剑征、副团长梁光义在地下室被活捉。1000余名俘虏畏畏缩缩地从大楼里走出来。血染的战旗插上了正太饭店楼顶，在冬日的艳阳里燃烧。

第 18 章 辉煌转折

从农村到城市，从游击战到攻坚战，历史正在这一片枪炮声中发生着转换。

军人的节日

胜利了！

当这深埋在心底的愿望终于变成了现实；当这盼望已久的时刻终于来到了身边：人们意外地发现，那些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军人，那些流血不流泪的男子汉，眼眶里竟盈满了泪水。望着那布满创洞的战旗，望着那硝烟熏染的军装，他们想起了什么？

是冲锋时倒下的战友，
是阵地上留下的血迹，
还是那一双双临死也不肯闭上的眼睛……

这些用生命为新生城市奠基的勇士，当祝捷的锣鼓敲响，却再也无法分享用鲜血换来的胜利。

有人举起枪，枪口 45 度朝着天空，枪口的火团在瞳仁与太阳间闪烁，一条火带笔直地接通了大地和云空，子弹一颗接一颗接受着撞针的敲击，向云端、向长空发出深情的呼唤，遥远的回声久久地传递在天地间。

这是一种庄严的致敬！这是一种只有军人才有的特殊的致敬！

弥漫的硝烟尚未散尽，耿飏驱车来到市中心。

街道上到处狼藉着敌军的汽车和坦克，忽明忽灭的火苗，东一簇，西一簇，有气无力地跳动着，一股股焦腥味直呛鼻孔。不时能见到一些雄赳赳的解放军战士，从布满弹迹的几近坍塌的工事里，押出一队队疲惫不堪的俘虏。

妩媚的阳光穿过散乱的云霞，为新生的石家庄罩上了一层朦胧的玫瑰色。

按照野司命令，部队打扫战场完毕后，便疏散隐蔽。此后不久，敌人果然进行了象征性的报复。成群结队的敌机，成“品”字形，由远而近，像暴雨前飞卷的乌云。

飞临大石桥上空，翅膀一抖，一串串炸弹倾泻而下。

不知是渲泄心中的懊恼，还是追悼哀兵的亡灵。其中几颗炸弹正好砸在油库和弹药库上，持续不断的爆炸，惊天动地，火光映红了半边天，远远望去，正太饭店仿佛悬浮在红色的气浪中。

杨成武诙谐地笑笑：蒋介石在为我们的胜利祝捷呢！

持续 6 天的石家庄战役结束了。

全歼敌 32 师、刘化南所部独立团、敌伪河北保安第 9、第 10 总队，以及保警大队和一些还乡团。

毙伤敌人 2,489 名；

俘虏以刘英为首的敌官兵 20,188 名；

缴获各种口径的山炮、野炮、榴弹炮 99 门，轻重机枪 764 挺，长短枪 10,175 支，掷弹筒 123 个，坦克 9 辆，汽车 280 余辆，铁甲车 5 列，子弹 155 万发，炮弹 6,000 余发；

解放土地 1,000 余平方公里。祝捷电报雪片般飘来。

正在陕北转战的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来贺电

聂荣臻同志转全体指战员：

庆祝晋察冀我军攻克石家庄歼敌两万余人之大胜利！最近数月来，我解放军举行全面反攻；东北我军于最近 50 天的攻势中歼敌 6 万余人；南线刘邓、陈粟、陈谢三军深入敌后，歼敌数万人，早已站住脚跟；彭张在西北、许谭在山东也已转入反攻，大量歼灭了敌人；整个敌军战线处于进退维谷、疲于奔命之境，在此有利形势下，尚望继续努力，团结全军，积极寻找机会歼敌，争取冬季作战之大胜利！

朱德总司令在河间冀中军区司令部发来贺电

聂荣臻同志转全体指战员：

仅经一周作战，占领石门，歼灭守敌，这是很大的胜利，也是夺取大城市之创例，特嘉奖全军。入城后，遵守纪律，迅速恢复秩序极为重要。军队应如此，其它方面亦需如此，要切实办好。

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在阜平发来贺电

聂、肖司令员转前线全体指战员：

祝贺你们攻克石家庄的重大胜利！此役以神速勇猛之动作，一举攻克此一华北战略要点，从此我两大解放区打成一片。此间军民闻捷，莫不兴奋异常，特电致贺。南线的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东北的林彪、罗荣桓，华东的许世友、谭震林，以及中共中央西北局、中共中央晋冀鲁豫分局、晋冀鲁豫军区、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晋绥军区、晋绥行政公署都发来贺电。

朱总司令在发布嘉奖令的同时，禁不住诗潮澎湃，在一个 64 开的小笔记本上，仿杜甫《秋兴》韵，以《攻克石门》为题，写下一首七律。

如今，这首诗就刻在石家庄解放纪念碑上，从那豪迈的诗句中，不难领略诗人宽广博大的情怀。

石门封锁太行山，
勇士掀开指顾间。
尽灭全师收重镇，
不叫胡马返秦关。
攻坚战术开新面，
久困人民动笑颜。
我党英雄真辈出，
从兹不虑鬓毛斑。

赴陕北向中央请示工作的陈毅，路经河北阜平城南庄，特地去看望老战友聂荣臻。

“什么风把你吹来了？”聂荣臻感到有些意外。

“你们打下了石家庄，我少不得来参观参观哟！怎么，不欢迎？”“当然欢迎，你是稀客，请都请不到呢。”

两人进了屋，陈毅盘腿坐在炕上，聂荣臻特地为他冲了一杯绿茶。陈毅双手捧住杯子，贪婪地凑近杯口，用力吸动鼻翼，嗅着那袅袅热气蒸腾出来的茶香，连声叫道：“好茶！好茶！”

“当然是好茶，要是别人来，我还舍不得呢！”聂荣臻小心翼翼地扣上茶叶盒的铁盖。“我不白承受你的这番款待，我给你看样东西。”陈毅说着从牛皮公文包里掏出一张毛边纸，“这个权当见面礼吧！”

聂荣臻把纸仔细展开，是一首诗。上款写着一行小字：《平山呈朱德同志》

滹沱河畔与君晤，
指点江山气象殊。
南指中原传屡捷，
石门北望庆新都。

“怎么样？”陈毅 了一口茶，在口里含了一会儿，慢慢咽下去，轻轻喷着嘴。

“当然不错，对你老兄的文采，当年在法国时，我便有所领教。你的很多佳作名句，我还会背呢！”

“惭愧惭愧。”陈毅哈哈笑着，从炕上跳下来。“你这有笔砚没有？”

“怎么？心里又痒痒了，想再作一首？”

“有一首诗，我琢磨了好久了，不吐不快呀！”

“那太好了，我先睹为快。”聂荣臻说着，帮他找来笔砚纸墨。陈毅拿起笔，略加思索，随即笔走龙蛇。一行草书跃然纸上：《吟反攻形势》

百万旌旗大展开，
蒋匪到处成飞灰。
空心战术今已矣，
重点进攻安在哉？
江汉飞传刘邓捷，
中原重见李郑回。
陈谢挥戈下宛洛，
聂杨立马薄燕台。
关陕伐狐张天网，
辽吉猎虎布火雷。
谭许胶河收一线，
苏鲁前线逼两淮。
反攻形势见远略，
动员群众赖雄才。
举国艳说新民主，
土改狂潮遍地来。
南天民变羽书急，
准备审判蒋独裁！

陈毅一气呵成，放下笔，又从头到尾念了一遍，把头转向聂荣臻，“献丑了，还请老兄指教！”

“不错！来得快，气魄大，只是没写你陈毅自己的名字嘛！”“我陈毅有什么好写的！要是真写上，岂不成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了！”

两人一阵开怀大笑。

聂荣臻指了指墨迹未干的诗词，“这个归我了！”

“当然归你。改日我从陕北回来，还真要到你石家庄去逛逛新城！”
11月16日，新华社发布了解放军总部发言人对石家庄之捷的评论。

发言人指出：此次石家庄守敌达两万以上，并得到美国供给的蒋匪空军积极援助，然而仅仅6天，该城即被攻克。在突破敌人每一阵地时，每次只需二三十分钟，可见蒋匪军士气之异常的低落；而我军的军事技术，多谢蒋美运送的新式武器，已经空前提高了。蒋介石此次命令石家庄蒋军死守，并允许立即给以增援。但是战斗已经结束，增援的部队还不知在哪里。我军大举反攻，蒋介石兵源更加枯竭，同时蒋匪军又不断被我歼灭在战场上，就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当具有战略意义的城市被我军包围时，蒋根本派不出援兵，那时像解放石家庄这样的胜利，就会一连串地到来。这种情况已经不远了，石家庄之捷本身就是个开头。

外国通讯社以敏锐的目光迅速对此作出反应。

合众社：“石家庄之战，是解放军可观的胜利。保定省政府官员闻风乘车逃往北平。”

路透社：“石家庄一役，对蒋介石是一次新的挫败。”然而，国民党国防部新闻局局长郑文信，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却自欺欺人地宣布：石门乃国军出于战略关系，主动放弃之。蹊跷的是：就在这位局长大人发言的第二天，国民党竟在已经解放了的石家庄撒下数千份《告石门军民书》，号召石门军民通力合作，誓死保卫石门。同时，还撒下了许多投降证，奉劝解放军战士速速持证投降国军。

简直令人啼笑皆非。

功与过

红旗，红花，映着红红的脸膛；掌声，鼓声，和着怦怦的心跳。3纵司令员郑维山站在临时搭起的台子上，庄严地宣读着嘉奖令，每宣读一个名字，台下便卷起一阵炽热的旋风。政委胡耀邦将一面绣着“能攻善守”四个大字的奖旗，授予在石家庄战斗中荣立大功的8旅23团。

团长张英辉接过奖旗，高高地举过头顶，仿佛擎着一轮炽热的太阳。那鲜红的色块上，写满了军人的骄傲与悲壮。

颁奖完毕，胡耀邦走到台前。

“同志们：今天是喜庆的日子，我们纵队涌现出那么多特功、大功臣，这是纵队的骄傲，也是每个军人的光荣。本来，在这种场合，我不应该宣读这个决定。可是，为了严肃军纪，我必须宣读。”台下静得没有一点声息，只有一个个凝重的方块。

“鉴于8旅23团4连入城后严重违反军纪，纵队决定，为23团记大过一次。”

刹那间，所有的人都怔住了，充满疑惑的目光望着瘦小精悍的胡政委。23团，就是那个刚刚捧走奖旗的英雄集体，就是那个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井冈山战绩卓著的红军团队，处分，这晦涩的阴云，怎么会蒙上他们的头顶？

人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转向23团，团里所有的人都齐刷刷地把头低下。头垂得最低的是4连连长张鸿。这个喝白洋淀水长大的血性方刚的汉子，脸羞得像一块红布，心疼得宛如数支利箭穿过，他真恨不得给自己一枪子儿。

那是12日晚上，石家庄战斗已经结束，打得只剩下30多人的4连又困

又乏。他们摸黑走进一条小胡同，只见顶头的院子四门大敞，几间房子全都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影。张鸿顾不上多想，便安排部队住了进去。

战士们过内市沟时把棉袄都扔了，这会儿一个个冻得瑟瑟发抖，看到墙上挂着几件衣服，黑灯瞎火的，也没看清究竟是什么颜色，便胡乱套在身上和衣而眠。

睡到半夜，张鸿懵懵懂懂地爬起来去查哨，走进靠门的外间屋，眼皮子一扫，睡意顿消。炕上的人全没了，枪也不翼而飞。他脑袋一热，抄起家伙便追了出去。追出不远，隐隐地听到前面有脚步声。跑到跟前一看，眼前的景像使他目瞪口呆。几个战士赤裸着臂膀，衣裳被扒得只剩下一条单裤，双手反绑着，嘴里塞满了破布条。战士们见张鸿过来，拼命地扭动着手臂，嘴里发出呜呜咽咽的声音，目光里充满了委屈。

张鸿以为绑人的是土匪，一句话没说，抬手就撩倒了两个。后来才得知，这些人不是土匪，是巡逻的民兵。他们奉命去查抄警察所长的住宅，发现炕上的人都穿着“狗皮”，误认为是伪警察，便不问青红皂白把睡梦中的战士给捆了。

一场误会酿成了一个血案。

为此，张鸿的大功功臣被抹掉了，连长职务被撤销了。无论给他多重的处分，他都认了。可他万万想不到，全团都要跟着他背黑锅。此刻，他真恨不得有条地缝能钻进去。

对于此事的处理，在纵队党委会上，有人曾经建议，是不是将功补过，功过都不要记了。

胡耀邦不同意。

记功，是为表彰部队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记过，是对违反纪律行为敲响的警钟。二者怎么能互相抵消呢？英雄的部队不一定没有过失，勇于正视自己错误的团队，才是真正的英雄团队。纵队党委接受了胡耀邦同志的意见，对 23 团同时做出了两个决定。

军纪，是铁。

我们所以有铁的军队，因为我们有铁的纪律。

石破天晴

经过战争的阵痛，经过鲜血飞溅的庄严的分娩，新生的石家庄像一个哇哇坠地的婴儿，它充满着鲜活的朝气，也遍布着满目的疮痍。

国民党飞机几乎天天轰炸，恨不得把大街小巷炸成一片废墟，几家大工厂全部停工，数千名工人失业，20 万市民挣扎在饥饿的死亡线上。

国民党曾经有人预言，即便共产党打得下城市，也管不了城市。

朱德同志针锋相对地指出：

“石家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收复的第一座城市，其意义不仅在于军事方面，同时也在政治方面。我们不仅要学会打城市，还要学会收复和管理城市。”

11 月 14 日，石家庄市人民政府、中国人民解放军石家庄卫戍区宣告成立。曾担任过张家口卫戍司令的郑维山，被任命为石家庄市卫戍司令。

当日，军地双方联合发布了第一号布告。

全体市民同胞们：

石家庄解放了！石家庄已成为人民的石家庄。使 20 万父老兄弟姐妹，从日寇蒋匪 10 年的蹂躏奴役下解放出来，获得了民主自由。

同胞们起来！建设人民的新石家庄！彻底废除蒋伪的一切反动措施，镇压反动分子的破坏行为。迅速建立革命新秩序。

工人们！贫民们！起来保护公产建筑，组织纠察队维持治安。

农民们起来，彻底实行耕者有其田。

工商学各界，迅速复工、复业、复学。

一切蒋伪机关人员，不得离职逃匿，立即到民主市政府登记听候处理。一切蒋伪机关、团体、仓库、公有企业主管人员，需负责保管一切建筑资料、档案图书，听候接收。如有逃匿、窝藏、破坏、盗窃等行为者，必予严惩。一切军火弹药，军事物资，不论公有私有，一律送交民主政府，如违不报，必予严惩。

全体同胞们！石门市解放了！从此，粮食物资供应困难自可减少，民生尚可安定。无论男女老少各行各业，望安居乐业，维持秩序，不得听信谣言，自相骚扰。如有奸细特务破坏分子，造谣惑众，扰乱治安者，人人得以检举，交由民主政府或人民法院予以惩办。

此布

市长 柯庆施
卫戍司令员 郑维山
政治委员 毛 铎

为解决市民的温饱，维持新生政权的稳定，晋察冀贸易局先后从冀中、冀西调拨粮食 120 万斤，食油 50 万斤，盐 30 万斤，运送物资的大车，一辆接着一辆，络绎不绝，宛若长蛇。

民主区公所、街公所纷纷成立。

《新石门市日报》于 11 月 18 日正式创刊。

许多长期受国民党欺骗宣传的市民，通过自己亲身的所见所闻，逐渐认识了这支军队，看到了这支军队比水晶还要纯洁的心。

石家庄一共有三家大银行：中央银行、中国银行、石门银行。在一次敌机轰炸中，石门银行不幸中弹起火，正在附近执勤的 3 纵 8 旅执勤分队的战士们，冒着生命危险，从火海中抢救出银行的全部现钞。银行行长随手抓起一把，非要往战士们身上塞。战士们婉言谢绝了，没有一个人私自拿走一分钱。鬓染霜雪的银行行长感慨万端：“这些年，各种各样的军队我见得多了，从来没有见过像你们这样的仁义之师。”

很快，解放军的美名传遍了石门。

北花街一位老妈妈，断炊已经好几天了，她颤微微地领来为数不多的救济粮，把仅有的几斤白面全部烙成饼，背到街上，一张一张地塞到执勤战士手里。战士们推回来，她又塞过去。凹陷的眼窝里浸满了泪花，使每个战士都不忍再拒绝老妈妈的挚爱。华北联大的学生自发组成了劳军团，不少同学把身上穿的毛衣、毛背心脱下来，把藏在箱子底层一直舍不得穿的衬衫、鞋袜献出来，各种物品一共筹集了 600 多件，每一件都用红线端端正正地绣着：“打到南京去！解放全中国！”字里行间凝注着深沉的寄托。

正当石家庄军民为新生的政权欢欣忙碌的时候，蒋介石却在为石门的陷落而沮丧。

11 月 14 日，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了国民政府国务会议，讨论华北、东北局势。

11 月 18 日，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召集傅作义、孙连仲等高级将领举行重要军事会议，以石门失守为题，部署华北联防剿共。

11月26日，蒋介石偕熊式辉、俞济时、李惟果、郑彦棻、蒋经国由南京飞往北平，督导华北“剿匪”军事。

蒋介石的眼睛像罩着一层雾，失去了自信的光焰。在众人面前常常挺得笔直的脊梁微微驼下来，变成了一张佝偻的弯弓。他不看任何人，目光始终盯着面前的茶杯。

李宗仁小心翼翼地俯下身，轻声道：“委员长，人到齐了。”

蒋介石依旧盯着茶杯，点点头。

石门的惨败，使他伤透了心。

从上一次军事会议至今，满打满算不过40天，竟发生了这种令人意想不到的局面。

石门的失守，其意义远远不在于损失了一些人，丢失了一块地盘，它标志着危险的开端。他万万想不到。当年被他追剿得已无还手之力的共产党人，居然羽丰翼满，甚至打起他城市的主意来了。

石门开，石门开……

嚶嚶的声音总在他耳畔回旋。

石门开，石门开……

可怕的幻觉总在他脑际萦绕。

咆哮的、不可抗拒的洪流，仿佛正从那敞开的石门涌进来，涌进来，涌进沈阳，涌进北平，涌进南京……当晚，蒋介石在《本日反省录》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全国各战场皆陷于劣势被动之危境，……12日石家庄陷落以后，北方之民心、士气尤完全动摇，加之陈毅股匪威胁徐州，抵毁黄口（江苏）至内黄（河南）铁路，而后进逼徐宿。陈庸股匪窜扰豫西，南阳、安阳震动。江南各省几乎遍呈风声鹤唳之像，两广、湘、豫、浙、闽“伏匪”蠢动，李济深、冯玉祥且与之遥遥相应，公然宣告“叛国”，以诚存亡危急之秋也……

美丽的憧憬

12月5日凌晨，新的一天刚刚揭开。

朱德乘坐一辆中吉普来到石家庄。

新生的城市已经入睡，月光铺洒的大地格外安谧。车轮碾过路面，发出一片柔和的“沙沙”声。

透过夜色，到处可见一座座炸翻的地堡，一片片烧的焦土，一截截死寂的沟壕。

战争虽然停止，战争留下的创伤还在淌血。

前面是大兴纱厂了。

朱德示意司机停下。

厂区黑糊糊一片，依稀可见那几经敌机轰炸而坍塌的残垣断壁。

同行的石家庄市市长柯庆施告诉朱德，自石家庄解放后，敌机一直狂轰滥炸不止，仅大兴纱厂这弹丸之地，先后投下的炸弹便达175枚之多。炸毁厂房、仓库452间，炸毁细纱机、络经机、络纬机及其它机器设备50余台，以及足够300台布机使用10多年的各种机物料。

朱德围着厂区转了一圈，“大兴纱厂的主持人现在何方？”“不知道。

大兴纱厂被炸之后，由于厂房设备严重破坏，致使1,500多名职工失业，约计2,000名职工家属生活无着。为尽快恢复生产，解决工人生活问题，姚依林已派霍然同志临时接管了大兴纱厂。市内其它几家工厂，铁路大厂、机械工具厂、发电厂、炼焦厂，也都组织了有专业技术的知识分子干部接管。”

“估计什么时候能够恢复生产？”

“目前，工人们已经充分发动起来，热情很高，日夜抢修，用不了10天，机器就会重新运转。”

“好。”朱德高兴地笑笑，“我们要让蒋介石看看，我们不仅能够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且能够创造一个新世界，我们管理的城市一定比他管理的强得多。”

汽车继续在静寂的夜色中穿行。

朱德沉思的目光始终凝视着窗外，视野里一片深黛。他的思绪却插上了飞翔的翅膀，用彩色的笔，描绘着石家庄的蓝图。在这片丰腴而多情的土地上，在这片荒漠而贫瘠的土地上，在这片孕育过无数英雄豪杰的土地上，在这片布满了污血和创伤的土地上，应该播撒些什么样的种子？

应该播撒一颗工业的种子。以现有民族工业为基础，再建几座大工厂。工业是发展生产力的骨架，而石家庄这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恰恰为工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应该播撒一颗商业的种子。商业是工业的润滑剂，广泛发展贸易，修几条大马路，盖几幢大商店，最好能把石家庄建设成一个繁华的商业城，把世界上的博览会、交易会，也吸引到这里来召开。应该播撒一颗科学的种子。科学是国民经济的先导。中国虽然有四大发明的荣耀，但近百年来，科学已明显地落后了。我们应该建立起自己的科学院、研究所，去开垦自然科学领域那一片片神奇的处女地。

应该播撒一颗教育的种子。让我们的娃娃们都有书读。革命的路还很长，新中国的大厦需要栋梁，需要许许多多的科学家、艺术家、教育家……

应该播撒一颗幸福的种子。它的花瓣是五彩缤纷的，米黄色的是公寓大楼，湖蓝色的是水上公园，粉红色的是儿童影剧院，浅绿色的是街心草坪，乳白色的是医院、疗养院……

对了！一定不要忘记，再播下一颗历史的种子，沉思的种子，修建一个烈士陵园。让那些为解放这座城市洒尽鲜血的烈士，也分享一点幸福的阳光，让那些吮吸着和平乳汁长大的孩子，也懂得一点革命的艰辛……

他想啊想啊，不知不觉地东方透出一抹淡淡的晨曦。清凉的晨风从窗缝里挤进来，轻拂着他的脸颊。视野里又叠出了连绵不断的弹片、焦土、废墟。他自信地笑了笑。

当年，红军在井冈山创建的时候，他也曾这样笑过。

他仿佛看到那一颗颗种子，正在焦土和废墟中萌芽、含苞，缓缓地绽开，一朵，又一朵……连成灿灿的一片，到处是花的锦绣，花的芬芳……

尾声：记住昨天

一个忘记了历史的民族，是失去了灵魂的民族。

1988年清明。

一个春意融融的早晨。

一个柔肠寸断的节令。

笔者在保定搭上了国防大学的一辆大轿车，前往清风店采访。汽车沿着平坦的京广公路飞驰；窗口闪出一片片绿色的田畴。他们是到清风店进行实地教学的。据说，这是教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让学员们从课堂里、地图上、沙盘中、从枯燥刻板的教学模式中走出来，培养实际指挥作战的能力。

清风店战役虽然属于昨天的战争，无论规模和战略，与明天的现代战争都无法相比，但它毕竟是载入中国现代军事史册上的一次漂亮的战役。

车子一直开到当年战斗最激烈的西南合村。

学员们各自提着一只小马扎，以班为单位，围成一个个圆，用80年代的眼光，重新审视着这场已经过去的战争。

他们滔滔不绝地阐述、争议着各自的观点。无疑，扮演的都是一号人物杨得志的角色。我走出村子。去寻那座1948年建成的清风店烈士纪念碑。一路上，不时能碰上三三两两上坟的人。路两侧几座视野可及的土坟，坟头的蒿草全被铲得光溜溜的，新添的黄土显得格外扎眼。几张被砖头压住的白纸，在微风中瑟瑟抖动。

一孔圆圆的纸钱在空中飘泊。不时被什么东西挡住，停顿片刻，旋即又飞起来，飞飞停停，沉沉浮浮，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什么。

走着走着，一个苍老的声音响在耳畔，“闺女，你这是打哪来呀！”

我扭过头，身边站着一个瘦弱的老人，头发稀少，白得透明，在脑后挽成一个小小的髻儿。

“哟，敢情是打北京来的。”老人眯起的眼睛溢出和善的光彩，“你也是来给他们上坟的？”

他们？

我微微一怔，但很快便醒悟过来，老人所说的“他们”，一定是指清风店战斗中牺牲的烈士。

我点了点头。

“好啊！亏你还惦着他们。”老人笑了，满脸的皱纹舒展开，像一朵舞动的菊。

纪念碑座落在村子的东南角上。

正前方是一个牌坊，漆着醒目的红、绿、黄三种颜色，两边对称地悬着三副挽联。

烈士浴血捐躯建不朽奇功
军民协力歼敌获空前大捷
精神不死，浩气长存
忠勇绝伦，万众仰戴
为革命争取胜利虽死犹荣
为祖国创造新生英名不朽

走进去，有一座古朴、端庄的亭子，青石镌刻的纪念碑就竖在其中。

碑文是肖克将军亲自撰写的，简洁地记叙着那场战役的经历和战果。

我一步步走上台阶，把脸贴在石碑上，隐隐地，仿佛听到了一种声音，那么厚重，那么沉凝，那么遥远，像是来自地壳深处，又像是来自云天之上。片刻，声音消失了，感受到的只有一种缓缓升腾的庄严。

我怅惘地摇摇头。或许，根本就不曾有过什么声音，只不过是心与历史回音壁相撞，发出的回声。

我抬起头，不远处，一只雪白的风筝，像鸽子，在蓝天上悠悠地飞，时高时低，时东时西，翅膀与空气相接，发出嗖嗖的声响。细细的丝线牵着几只跳动的小脚丫。

一片片烧纸留下的灰烬，被小脚丫踩起，似轻盈的黑蝴蝶。白鸽子在天上飞。

黑蝴蝶在地上飞。

孩子那无忧无虑的小脸上漾满了暖融融的阳光。

沙沙沙……

一阵扫帚声划过地面。

举目望去，一个佝偻的身影正缓缓地移动着。

不用问，一定是守墓人刘国祥了。

他并不是清风店人。打清风店时负了伤，伤愈后，胳膊残了，不能再归队。组织上问他，是回原籍，还是进荣军院，他选择了清风店。他怕那些留在这里的战友们寂寞，他要给他们做伴。

从此，不管风吹雨打，不管春夏秋冬，他都像护卫神灵一样，默默地、虔诚地守护着这座纪念碑。

冬天的北风太冷，他捡来一块块砖，为纪念碑垒起院墙，纪念碑不再感到寒冷。

夏天的烈日太毒，他在院子里栽下一棵棵松柏，用心血编织成一片绿荫。

他不愿让杂草、碎石玷污纪念碑的圣洁，无论什么时候走进来，地面上都是光溜溜的。

我走近守墓人。

他直起腰。

身上穿的也不知是哪个年代的旧军装，袖子很短，肩头打着补丁。

眼睛不大，皱纹蜡缩的眼角微微抽动，瞳孔里浓缩着40年的风风雨雨。

他憨厚地朝我笑笑，从兜里掏出一个红塑料皮的小本。那是他的残废证。

“每年能领多少残废金？”

“过去每年40块，现在好了，连看病的钱算在一起，一年能有260块。”

笑波在他脸上抖动，舒展的皱纹里蓄着一种满足。

正午的太阳亮得耀眼，像一个熔金的盆。

当年罗历戎的指挥所，已被辟为清风店战役纪念馆。

院子不大，灰色屋脊上长着一簇簇衰败的蒿草，门楣的油漆早已剥脱，东西厢房锁着。打通的三间北房里，挂着几张照片、作战图和朱老总题写的诗词，简单得不能再简单。

院子里坐着两位老人，是县武装部部长特意为我找来的采访对象。一个叫李正义，当年西南合村的党支部书记，1939年入党。一个叫刘福子，打清风店时的民兵排长。

武装部长为两位老人各敬了一支烟。淡蓝的烟雾飘飘袅袅，扯动着脑海深处那丝丝缕缕的记忆。

“那一仗下来，这村子简直都要不得了。房盖炸的尽是窟窿，地上没有3尺平地。死的人多了。顽军的尸首，整整拖了3天。咱们的人也整整抬了3天。远远近近的大树，家家户户的门板，连箱呀、柜呀什么的，都锯了、拆了，做成了棺材。一直到来年开春，这村里还有一股散不尽的血腥气。”

风吹过来，杨树叶发出哗哗的声响，仿佛涌过来一股浪。我从院子里走出来，在老人的指点下，来到昔日掩埋烈士的那片墓地。这里已经又种上了庄稼，翠绿的麦苗鲜嫩得像汪着一层水，间或点缀着几片金黄的油菜花地，花开得正闹，惹得蜂飞蝶舞，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清香。

那个古老而庄严的话题，重新悬浮于脑际。关于战争；关于和平；关于军人……

无疑，每一个善良的人都向往和平，然而，当人民的利益需要他们走进那埋葬邪恶的硝烟血火，这种投入，这种流血，便成为每个军人崇高而神圣的使命。

不少人倒下了。倒在了风雨交加的夜晚，倒在枪林弹雨的黎明。

他们并不后悔，因为，正是这千千万万生命编织的纤绳，才拽出了新中国那红艳艳的光明；正是这点点滴滴侵入大地的热血，才奠基了子孙后代的安宁。如果没有那些义无反顾地走向死亡的军人，和平的阳光怎么肯如此慷慨地普照大地。

我仰起头，天空蓝得透明。那只“累了”的鸽子，仿佛正站在人类的屋顶，遥望，一块金黄的斑点，停泊在空间与时间辽阔的海面。石家庄。

靠近红军路有一座部队干休所。淡紫色的斜晖从颤抖的树叶缝隙间筛下，映着那一栋栋造型别致的小楼。住在这里的人，大多是昨天那场战争的幸存者。尽管他们每个人都有着各自不同的经历，却在这里找到了共同的归宿。时值黄昏，笔者踏进这个绿荫匝地的小院。院子里的人，活得那么散淡洒脱，又那么匆忙扎实。有的手里提着满满一篮青菜，大概刚从自由市场归来；有的步履蹒跚地追逐着孙子，地上印着一长一短两个身影；有的汗流浹背地经营着门前那块巴掌大的试验田，乐滋滋地栽着刚刚从特种蔬菜生产基地淘换来的新品种——美国绿菜花；有的正在草坪里练气功，双臂缓缓浮动，一招一式都透着独特的韵味。从外表上，你很难看出，他们曾经是怎样的一群人。这个院子我已经来过不止一次了，很多人都接受过我的采访。就是这些貌不惊人的老人，当他们不经意地拉开抽屉，你会发现，里面竟躺着那么多奖章。他们很少向人炫耀，甚至连自己的儿孙们都不知道。昨天的战火把他们锻造成了英雄，他们又把荣誉还给了昨天的历史，留给自己的，只是那悠远的回忆，无尽的怀念，和那曾经被子弹咬过的一小块紫铜色的枪疤。

他们是幸运的。他们额头的皱纹，同时连接着昨天和今天，他们是最懂得战争与和平的一群人。

一个雨后初霁的早晨。

笔者再次来到石家庄解放纪念碑前。

一所小学校正在这里举行少先队员入队仪式。鲜艳的火炬旗帜在蓝天下飘摆，铿锵的队鼓叩击着太阳的足音。一双双纯净的眼睛凝神地望着高耸的纪念碑，仿佛在与历史进行一次深长而动情的对话。

授巾仪式开始。

看着那一团团炽烈的火苗，把一张张小脸映红；看着那一条条高举过头顶的红领巾，汇聚成一片飘动的红霞。我的心不由得沸腾起来。20多年前，我也是在纪念碑前入的队。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

红领巾是烈士的鲜血染成。

这质朴而深刻的道理，曾深深地镌刻在我幼小的心灵，托举着我的精神，托举着我的人生。

转眼，又是一代人……

鼓点还在继续，队旗还在飘摆。

我悄悄地走开了。

走出一段路，再回首望那纪念碑。在鳞次栉比的楼群中，它还是那么高大，那么威严，犹如历史长河中一根高高耸立的桅杆，俯瞰过去，俯瞰现在，也将同样俯瞰未来。

每一个生活在今天的人，不管你是否从中领悟到什么，意识到什么，它的存在，本身对社会就是一种昭示，一种鞭策，一种警醒。它是昨天的一个缩影。

它是历史的一双眼睛。

它是民族的一份财富。

我深信，不管过去多少年，它将永远是这个城市生命的根，跃动的魂。

1991年12月第二稿改于北京

